

T r a u m (a)



Albus Dumbledore
Gellert Grindelwald

m o i n m o i n

Traum(a)



moinmoin

校对: Commelina

致同我共做清醒梦的亲友们



版权没有

欢迎翻印



目录

| | |
|-----------------------|-----|
| 囚鸟 | 1 |
| 摄魂·舍念 | 10 |
| 如何饲养一只名叫盖尔的小猫咪 | 20 |
| 小猫咪番外：盖尔的移动城堡 | 42 |
| 心病 | 51 |
| 心病番外：超时空来信(AU版) | 68 |
| 超时空来信（原著版） | 74 |
| 癌 | 96 |
| 盖勒特梦游霍格沃茨 | 101 |
| 盲目 | 105 |
| 记忆牢笼 | 114 |
| 星尘 | 128 |
| 分裂 | 132 |
| 泪 | 141 |
| 镜子里的陌生人 | 150 |
| 真与假 | 160 |
| 梦中人 | 165 |
| 一日迷情 | 171 |
| 救世主格林德沃与白魔王邓布利多 | 177 |
| 救世主番外：复婚 | 189 |

| | |
|---------------------------------|-----|
| 假戏真做 | 198 |
| 谁来爱你 | 203 |
| 谁来爱我 | 210 |
| 若非梦境 | 216 |
| 邓布利多的秘密行动 | 225 |
| 死期未至 | 232 |
| 祸根深藏 | 236 |
| Be My Guest | 245 |
| Be My Guest番外：操是什么意思 | 286 |
| 感官 | 297 |
| Trauma | 300 |
| till death do us together | 319 |
| 画像 | 335 |
| 圣人与诗人 | 341 |
| 秘密 | 351 |
| 残忍 | 356 |
| 我最喜欢的人类 | 363 |
| 失眠 | 372 |
| 屠龙勇士 | 378 |
| 演技 | 381 |
| 回头 | 393 |
| 雨夜 | 403 |
| 他们的正义 | 412 |

| | |
|--------------------|-----|
| A Good Death | 425 |
| in limbo | 434 |

注：

AU的设定会在每篇故事的首页注脚内解释说明，
没有额外注明的即按照原著设定开始发展（但可能发展为AU）。

食用愉快！

囚鸟

七月末

猎猎声很吵，他睁眼看到白色的窗帘飘过眼前。阳光落下，刺痛感顺着瞳孔摄入大脑。

“你醒了。”一个平静的声音对他说。

不用看也知道是谁，但他还是艰难地转动脖颈望向那人。长长的红发打着卷儿，随着那人的动作轻轻晃动，肆意落在洁白平整的褂袍上。声音的主人终于转过身来，可他却眼神模糊，再看不真切。

右臂被缓缓扶起，上药的动作轻柔，尽管他早已对疼痛麻木。

门突然被推开，一个慌张的身影闯了进来。“你感觉怎么样？！”来人的问话让他一个哆嗦坐了起来，后背隔着单薄的衬衣贴上墙壁，冰凉的触感让他瑟瑟发抖。那个黑影一把推开穿褂袍的男人，一手便拢住了他瘦

削的双肩，左手向下，握住了他的右手腕。他感到自己的脉搏在他的触碰下发病似地汨汨挣动，这让他猛然想起……

窗外狂风暴雨，雨滴击打窗框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

“不要……”他下意识地呜咽。

「盖勒特……」

被紧紧掐住手腕，疼痛加剧了。他被人从跪姿一把拽起，却站立不稳匍匐到那人的身上。

“放手……”他触电般地向后躲闪。

「醒一醒……」

“现在，愿意告诉我了吗？”他猛一抬头，房间昏暗，但他对上的那副眸子里疯狂闪烁的光清晰可见。

“不……”

咔哒。

咔哒。

好吵……

咔哒。

“盖勒特！”一声焦急的呼唤打破沉寂。

他猛地睁眼。

“梅林啊，你终于醒了。”他茫然看向近在咫尺的红发少年，目光还难以聚焦。

“你是怎么了？突然晕倒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感觉自己躺在一张躺椅上。目光从身边人游离向不远处坐在餐桌前的阿不福思身上。

咔哒。

哦，那是他抖腿的声音。发出噪音的人双手托腮，神情烦躁却一言不发。

“我……”发出的声音沙哑，他清了清嗓子，“我没事。”时至今日，他早已习惯了这种事，虽然在恋人面前倒下还是有点丢面子。

“撒谎。”阿不思抬高了语调，“你为什么要隐瞒你是先知者的事实？”

他直起身，有些讶异。“你怎么知道的？”

“还能怎么知道的？”不远处的阿不福思抢答道，一手摊开，向角落里堆积如山的书本示意。

伏在他身侧扶手上的少年缓缓站起身来，似是斟酌了一下用词，皱眉道：“现在没事了吗？你究竟看到什么了？”

怒气骤然腾起，盖勒特想要起身，却发现自己依然腿脚发软，只能扬着脖子沉声道：“这不关你的事。”

阿不思对他的反应一愣，犹豫道：“是和我无关……我只是担心……”他看了眼身后的阿不福思，“你晕倒之后，一直在挣扎，还有呓语……”

“我说什么了吗？”他突然紧张。

“也没什么。但你似乎很恐惧。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那么可怖吗？”

“我不会说的。”他撇过头。

“我只是想帮你……”

“闭嘴。”他突然有了站起来的力气，咬牙切齿道。他凑上前，气息喷在后撤一步的红发少年的鼻尖上，“没有人能帮我。人们都帮不了自己。”

“你看看你们！”阿不福思打断了他们的争执，“我说我要是去了巴斯，你们两人再这么争吵，还怎么看顾得好安娜！”

盖勒特突然一怔，转身看向他。“你……”他眨了眨眼睛，“刚才不是在我身边？”

嘶啾……

照理来说，阿不思准备的牡蛎浓汤还算挺好喝的，但一边阿不福思响亮的吸汤声让一切都不再美味了。

餐桌上的气氛沉闷，没有人说话。盖勒特内心叹了口气，阿不思没有再继续追问，却也闹别扭似的完全不理睬他了。生气归生气，看来还是要多花点时间哄一哄身边人了。

一顿饭毕，阿不思站起身进厨房收拾，阿不福思也随后站起，却被盖勒特拉住了。

“巴斯，就不要去了。”他低声道，看阿不福思愣在原地，又加上一句，“你那个朋友，叫什么来着，让他还是去吧，多留一会儿。他父亲不久于人世了。”

阿不福思瞪大了眼睛。

八月末

“为什么要我知道这些事呢？”盖勒特坐在床边摇晃着双腿，“知道，却又改变不了什么。”

“嗯……我想，”蹲在地上的男人握住他乱动的脚踝，给擦伤处消毒，“未来不是用来改变的，而是用来体验的。”

“他……就不是这么想的。”他扭过头，看向窗外花园里叽喳的鸟雀，“不能改变的话，预言不就完全没有用了嘛？”

“好了。”身下人为他绑上绷带，站起身来，白褂依然一尘不染，他微笑着，“不会啊。知道了，才能好好告别啊。”

“盖勒特！”

一声惊呼打破了他的梦境。他不满地从自家沙发上支起身子。

“伊曼的父亲真的得了霍乱……”阿不福思气喘吁吁，手里攥着信纸，“这可附近几十年都没听说有人得这个病了。”

“是东方。新的一波马上要在那儿爆发了。”他坐起来揉揉眼睛。

“你真的什么都知道？”阿不福思突然凑了上来，握住了他的肩膀。

凑得太近了……让人彼此厌恶的总是某些小习惯，比如噪音，比如接触。奇怪的是阿不思的接触从一开始就不让他讨厌。

“不。只是当时你正好在我旁边。”他拉开对方站起身，不想再多说。

预言时间不定，内容不定。总是从大规模的事件开始，但可能受身边人的影响聚焦到更细微的事上。

对命运之神来说，每个人的情节又有什么意义呢。盖勒特叹了口气。

“听说今天你又和阿不福思起争执了？”阿不思从他身上翻下来，枕上他大张的手臂。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很自然地侵占别人的私人空间。”

“你可是在怪我？”阿不思扬起头亲亲他的下颌角，“我也很自然啊……哈……”

盖勒特使坏的手在他腰间挠痒，让他笑得蜷缩起来打滚。

闹过一阵后，怀中人支起身，点着他的胸膛道：“我知道你对陌生人的肢体接触很敏感。”他仰起脸看向对方，他们首次见面时他连和阿不福思握手都不情不愿。

“但你要知道，”阿不思凑近，一手托着他的后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双眼，“亲近是有魔力的——压力或是爱意，总会让人原形毕露。”

“你是在教我使坏吗，小圣人？”他抬起下巴想要吻他。

阿不思却抽身浅笑，背过身，重又枕上他的右臂，手指轻抚他腕部的伤疤。“和我……再讲讲那个人的事吧。”

盖勒特抿着嘴轻轻吁了口气，用左手捂着阿不思脑袋上凌乱的红发。

“他喜欢叫我杰瑞。”他缓缓开口。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但他说在美国的话我就会这么叫。作为家庭医生，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远超寻常。你知道，一部分是因为……我确实经常需要治疗，”他顿了顿，“另一部分，我喜欢……听他讲他在美国医治麻瓜的奇怪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事。”

说起来，他已经几乎记不得他的容貌了，只记得那一头温暖的红卷发，象征着他童年全部的温存。如果没有那人的话，他可能熬不过家庭教学的那些年吧。

“有私家医生真好。”怀中人喃喃道，似乎意有所指。

“私家医生，私家教师，就是没有自己的爸妈。”盖勒特很少抱怨，更少提自己的事。但在阿不思身边，他总是没有那么多顾忌的。

“原来盖勒特从小就有私家教师啊。怪不得那么聪明！”阿不思轻笑。

自从发现他是先知，叔父便帮他请了家庭教师，目的是让他更早地理解预言的内容。他没有想到，那会是噩梦的开端。

想来，他可能从来没能给他别有用心的老师什么有用的信息。早年是因为不能，而后是因为不肯。十一岁，本应上学的年纪却被困在了宅子里，像一只笼中鸟。他抗拒的方式便是对预言的内容撒谎。谎撒得越来越大，惩罚也越来越重，但每次发作后都会有补偿。

他扯了扯嘴角。拼命忘了那人的嘴脸，却还是记得那个眼神，充斥着好似发自肺腑的懊悔。

“告诉我……”但不久之后，他又会听到这句话。

“什么也学不到。”盖勒特应道，“就和德姆斯特朗一样无聊。”

五年前他第一次来到戈德里克山谷。隔着门板断续地听见巴希达的声音：“那就想办法送他去德姆斯特朗吧……作为筹码的话……那么偏远的地方……”他还不太理解，但大概知道他们在逃亡。但他不明白为什么魔法部带走了他的家庭教师，他什么错事也没做的美国医生就要带着他东躲西藏。

盖勒特攥紧了胸前的血盟挂坠。无论是什么东西，都太易碎了，本就不应该投注太多的情感。

眼眶有些酸疼，脑内嗡嗡作响。距离上次也才过了一月而已，不管怎么说都还太早了。

阿不思没作声，也许已经睡去了。他打了个响指熄灭了光源。黑暗中，他还能看到那张模糊的面孔最后略带慌张的神色。被簇拥着与他交身而过。

他再也没能见到他。

他刚幻影移形出现在阿不思家客厅，阿不福思便突然从外面摔进了门，失魂落魄的样子。

“啊，你可终于回来了。市集玩得可好？”厨房里传来阿不思的声音，“我去把梅子派给巴沙特夫人送去，一会儿回来。”

啊，这就是为什么屋里弥漫着一股甜香。阿丽安娜正跪在椅子上，左手还握着一颗被咬了一口的硕大草莓，便又迫不及待地伸出右手，从桌上摆着的盆子里抓起一把蓝莓。那大概是做派剩下的。

阿不思一般喜欢用走的，他说自己吃了太多甜的，要多运动运动，但这会儿恐怕是整了什么精致的装饰怕弄坏了，都没露脸便从厨房里幻影移形走了。

真不巧。

盖勒特靠上桌沿，挑出一颗红丹丹的蔓越莓放进嘴里，却突然被来人揪着领子拽过身来。

“告诉我，”阿不福思的气息喷在他的脸上，高声道，“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告诉我怎么救安娜！”

他的呼喊似乎惊到了一边的小姑娘，她的蓝莓掉落到地上，怔怔地抬头盯着扭在一起的二人。

盖勒特屏息不语，他钳住阿不福思的手，拉开了他。不料，那人竟激动地反手捏住了他。

“今天……”他声音发颤，“我们去市集玩，看一个疯子，他每天都在那边疯言疯语地作占卜，没什么好怕的。但他、他今天突然抓住我，问我怎么还有空在这转悠。他说……他说安娜今天就会……”他目光可怕。小姑娘是颗定时炸弹，所以盖勒特知道他大概想说什么。

“啧……”腕部的触感让他感觉恶心，挣了几下却没有挣掉，“这种疯话你也信。”

“你是不是……”阿不福思继续吼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肯定是！你在等着这一天！不，你会促成这件事。因为你和阿不思……你们……”阿不福思的声音越说越低。

“你在瞎说些什么！”盖勒特怒道。

对方却突然抽出了魔杖，直勾勾地抵着他的胸膛：“你的预言……告诉我！”

手腕伤疤被捏住的热度伴着这句话的余波撞进了他的大脑。眼前的画面在颠簸间模糊。

“阿不福思！住手——”

一片红云闪过……“阿不思？”他努力集中视线。

面前的红发巫师用魔杖点着他，不，并不是刚才的阿不福思。他这才意识到这是又一个预言。

他看到鲜血淌过面前人的额角，也顺着杖尖滴落到他的身上。天旋地转，他这才发现是自己躺在地上。从没有一个预言像这个这般真实，这般细节。

他看到过残垣断壁、尸横遍野，看到过人世悲欢、潮起潮落。事实上，他从没有看到过什么吉利的预言，向来都是不祥之兆。那些出现多次的画面早已令他麻木。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或许是他最怕的事。

他挣扎着要清醒过来，想要透过幻象看到现实，他不想知道！但任凭他目眦欲裂，眼前的画面却还是不断冲撞在他的神经上。他仿佛听到命运之神的嗤笑。

他逐渐感到有人在搂着他，体感正在回归，他知道自己快要浮上水面了。魔杖从衣袖滑出。

他从没有从预言中恢复得如此之快。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让他推开身边人站了起来。视线几乎刚一恢复，一道爆破咒便向罪魁祸首劈去。

“盖勒特！”一旁被冷不丁推倒在地的人大吼。

伴着阿丽安娜的尖叫，咒语稍稍偏离击碎了桌面。

阿不福思愣在原地，抓着魔杖的手颤抖不已。

盖勒特一手用掌根抵着额角。他想起来了。他的启蒙老师最喜欢的咒语。

一道绿光闪过。

彻底结束了一切。

沙——

树叶依然翠绿，林间的鸟儿依然叽喳，甚至阳光都依然明媚。

盖勒特仰着脸诅咒太阳。为什么？这么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么平凡无奇的一天。如果天降骤雨，如果夏末飘雪，或许他还能得到些抚慰。

自作多情。

天神哪管人事。

他可以选择回头，但然后呢？他已经知晓了结局。

不可改变的结局。

最不可思议的结局，在告知于他的那刻，他们就已然向它跨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他撇撇嘴，紧了紧身上的行囊。真是造化弄人。

他有所有的选择。他别无选择。

奇怪的是，在那之后，他的预言不再尽是噩兆。时常夹杂着幸福的画面，有重建、新生、希望。

他却从没跟人提起它们。

他愈发清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

他认真地走过了每一步。从格里戈维奇的隐秘屋隅一直走到斗兽场的中心。

毕竟，那是他的谢幕，是他作为命运的囚鸟的最后尊严。

这回，他等了四十五年。这回，他没有落荒而逃。

他有时会再想起那张模糊面庞上微笑的温度。

“知道了，才能好好告别啊。”那人说。

摄魂·舍念

1933年 秋

多瑙河畔微风徐过，月牙只余一丝光晕，若有若无地挂在一抹淡云上。入秋后的布达佩斯还是让人有些瑟缩，天台上更是风大，邓布利多紧了紧风衣的立领。

他盯着格林德沃手里玛瑙绿的物件。啪——随着那人的一个拨动，燃起一簇火苗，随之四下的路灯暗去，似是被它吸走了光亮一般。格林德沃不紧不慢地点起了烟斗。

新习惯？邓布利多扬起了一边的眉毛：“这是什么魔法？”

“这个？”格林德沃抬手举起那物，“这是麻瓜的新发明。我改进了一下。”

他顿了顿，扯起嘴角：“你应该会喜欢吧？这种方便隐秘行动的工具。”

行阴翳之事的是谁啊？邓布利多没有说出口，一是无意激怒面前人，二是他也知道，所有巫师都活在阴影里。

而很快，这个人便要挣脱他的阴影，行径越发露骨，火焰越烧越猛，直到轰然爆发、化为灰烬的那天。

1945年 冬

皮鞋轻轻踏过铺着黑线白格地毯的走廊，从排排高窗斜射入屋内的阳光映射着安静漂浮在空气里的微粒。纽蒙迦德的每间房内都还残留着生活的痕迹，邓布利多一间间巡视而过，嗅着沉闷的老旧书页的气息。

夕阳坠入雪山的最后一刻，角落里的什么东西反射出一瞬微弱的闪光，落在邓布利多的眼角。他看向凌乱房间的一角，一个圆柱状的小东西滚落在那儿，那暗淡的玛瑙绿让他想起了什么。

他走上前，掸去落灰，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他顺着记忆中的动作，打开一头的银盖，拨弄侧边的按钮。这回没有火苗燃起，但屋顶装饰夸张的金色翅状吊灯却突然亮起，四下顿时一片明媚。

“怎么了么？”赫克托·波德摩探进头来。国际巫师联合会终究还是不放心的，让这位资历深厚的英国代表全程陪同他。

“奇怪……”他试着拨弄了几下开关——又是时髦的新发明——却毫无反应，“刚才明明是坏的。”

邓布利多默默将那小东西塞进口袋。这里带魔法的收藏摆饰几乎全被执法人员收走了，生怕犄角旮旯里还藏匿着什么惊天秘密。恐怕是没人会在意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

他环顾四周，偌大的办公室如今灯火通明，却莫名多了一丝寂寥。他走过桌案，上面堆着一叠纸卷，他凑上前。

“重要的文件自然都被运走了。”赫克托解释道，“虽然他似乎早有准备……总之，这些不重要的东西他们明天会再过来打扫。”

不重要的……么。邓布利多低头，看向那些潦草的画卷。

“你在画什么？”阿不思在草地上翻过身好奇问道，“给我看看。”
半躺着的金发少年将手举得高高的。“不行！”

“为什么？”阿不思不满地坐起身。

“我在画……对未来的畅想，”他慢慢收回手，难得地目光躲闪，
“所以，是个秘密、惊喜。”

“那好吧。”阿不思俯下身，凑向对方唇边，他嗅到新鲜的羊皮纸的
气息。他猛一伸手，去够那张纸，却被对方轻易躲开……

最终，他没能见过那人的画作。

还真是个不能戳穿的未来啊。邓布利多自嘲。

他翻动那些精致的小牛皮纸，好几张画着不明所以的形状，有林立的
粗矮烟囱，有尾部带翅的巨型子弹，还有一些星象图，笔触狂放但精准。
说精准，是因为好几张他并不陌生。他蹙起眉毛，辨认出其中一幅应当是
天文塔，但这个仰视的角度让他最爱的角落看起来有点陌生。另一张似乎
是霍格沃兹独有的环形洗手台，纸页角落里还画着一个蛇形的装饰——这
就太奇怪了，格林德沃应该从没有到过这些地方才对。

“我们走吧？”一旁的赫克托终于打断了他，似乎实在不耐烦了。毕
竟，他们已经在这儿逛到了日落还没办正事。

终于站到了选定的囚室前，他深吸一口气，举起魔杖，像个准备开演
的指挥家，奏响的却是《告别交响曲》。

1946年 春

“已经快半年了……”纽特难得这么高声讲话，纠结的情绪让他说得
断断续续的，“我不想逼您，我知道……但这样太绝望了。凭您的能力，
一定可以……”

邓布利多直到站在纽蒙迦德堡前，依然踌躇着。每一秒都在劝慰自己，
大不了下一秒就幻影移形走。

但他知道不可能。

从年初就陆续传来纽蒙迦德囚徒的消息。魔王的倒台自然不是一切的终结，伤痛还在延续——效忠者肆意破坏，负罪者四处逃窜，潜伏者蠢蠢欲动。各国的魔法部都在施压，各派人手想要从格林德沃的口中套出更多的情报。

邓布利多也曾承受过一些，但当时毕竟没有证据，魔法部不能用真格的。他逼自己不要多去想象。

显然，他们还没能成功。巫师联合会和英国魔法部第三次找上门，说是如今不单单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还出现了负责审讯的巫师精神失常的状况。“当然，我们也是让他吃了苦头的。”美国大使阿诺德·古兹曼补充道，却被一旁的赫克托使了个眼色。

前两次都是以一番囚犯保护条例的老生常谈搪塞而过，这回，邓布利多终于还是应下了。

“不要让我等得太久了。”是对方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当时，他只剩记住这些音节的气力，几乎无法思考是什么意思。

而此刻，他第二次踏入城堡，不由自嘲自己总是故作矜持地不动如山，到最终总还是要踏出那一步。

看守为他细细检查了一番后，便领他去往囚室。

走廊里再没有书页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消毒水的味道，似是为了掩盖什么。

“啊啊，我们的大英雄可算是来了。”铁门内传来闷闷的声音。

邓布利多走进屋内，立即对整间房施了闭耳塞听。他的目光自下而上扫向床沿正襟危坐的男人，纯白的长裤和纯白的套头衫，似是崭新的，铂金般的发丝垂在脸侧，衬出他凹陷的眼窝和双颊，一切干干净净，和周边灰黑的墙面格格不入。

他终于直视那双熟悉的眼睛，一如往日暗藏诡谲的光，却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常。

格林德沃扬起左手，示意自己的打扮：“看，他们可是把我全部打理干净了，送到你面前呢。”

邓布利多瞥见他在膝上握拳的右手在微微发颤，抿了抿嘴。

“所以，你是来封口的吗？”格林德沃突然站了起来。

“什么？”邓布利多讶异。

“那些预言——可是只有你知我知……”格林德沃一步步缓缓接近他。他举起魔杖，比起紧张更是无措，毕竟对方没什么攻击的能力或理由，但压迫感还是让他作出防御的反应。

杖尖抵上格林德沃的左胸，但他似乎毫不在意，伸手摸向邓布利多的领口后方，手腕处熟悉的疤痕磨蹭而过，令他全身一滞，却没有攻击。只有一瞬的接触，曾经的黑魔王收回的手里揪着一个黑乎乎的小器械，他将它扔到地上一脚踩碎。

“别忘了防着麻瓜的窃听术。”他轻声道。

邓布利多默然，是刚才搜身的时候……联合会的成员恐怕埋伏在不远处。他检查了一下自己周身，应该没有其他的设备了。

从慌乱中平静下来，他突然不知如何开口，沉默了一会儿道：“你刚说的，是什么预言？”

格林德沃玩味地打量了他一番，后又退回床边坐下：“你能也坐下吗？”他示意了一下一边的椅子，“仰着脖子疼。”

邓布利多将那张朴素的木椅召来，在格林德沃的斜侧坐下。

“这是说给他们听的。但……”他抬眼道，“你不也确实是来封口的吗？”他发出一声嗤笑，“我们之间见不得光的私会会影响到你的声誉吧，大英雄。”

“你知道我不是为此而来。”

“你是对我的大脑封闭术格外有信心呢？还是太低估世人的流言蜚语了？”

“我只想听你亲口告诉我，奎妮……究竟去了哪里？”

格林德沃扬了扬眉毛。“哦，亲口。你会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以为我会因为是你，就将情报拱手奉上？”

邓布利多的嘴角微动，沉默了一瞬后轻叹道：“格林德沃，我不想这样，你知道结果是一样的。”

格林德沃的目光下移，看着邓布利多手中的老魔杖道：“哦，来看看，我的老朋友，最强大的魔杖。你们交相辉映一定能长驱直入，你还在等什

么呢？”他的眼里满是戏谑，“哦，莫非你还在怜惜我千疮百孔的大脑？半年来，你不都放任我落在这群人的手里吗？怎么？只要不是自己动手就没关系？你的伪善还真是几十年如一日啊。”

邓布利多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他攥紧了手中的接骨木，避开面前人的目光。

格林德沃没有等他的回话，只是放低了声调，近乎循循善诱地一字一顿道：“放心吧。我在你面前就是本摊开的书。我不会反抗的，所以也不会受伤。进来。”

邓布利多依然抿着嘴，格林德沃撑膝从床沿站起，继续道：“你不想套到流亡圣徒下一步的计划？或许会阻止恐袭，救下千百人的性命哦？”

“你说这些究竟是什么目的？”邓布利多终于抬起头。

“哦？看来你想听点切身相关的？”格林德沃的眼里闪烁着疯狂的光，“那这样如何——”

邓布利多的手腕被凑上前的身影一把攥住。“你不想知道究竟是谁导致阿丽安娜的死吗？你不想知道……”

“住口——”

“我，究竟是怎么看你的吗？”

邓布利多一把甩开他的手，根本没用力却让面前的人向后趔趄了一步，一手撑在了侧面的墙壁上。这反应让邓布利多一愣神。

“算了……”格林德沃看上去像是玩够了，直起身子道，“你想知道奎妮去了哪里，嗯？来，对我用摄魂取念，你会知道全部。”

邓布利多举起了魔杖，却犹疑着皱眉。格林德沃深吸了一口气，呢喃着开口：“卡罗琳娜、兰尼、史蒂文森……”

“格林德沃！”

“邓布利多！”他吼道，“你的学生、全世界的巫师受迫害，像苍蝇般死去的时候你在哪里？这原本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麻瓜的科技将远超魔法，大势已去，我们将永不见光！”

邓布利多上前一步，掀起格林德沃的领口：“那么莉塔、忒休斯、克雷登斯……”每一个名字都带着越来越多的重量，“你利用的、你抹杀

的、你惧怕的，他们就该死吗？”他终于架起右手，抵着格林德沃额角的杖尖闪烁出光芒。

“这才有点像话了……”格林德沃对上他的眼睛，伸手覆上他执杖的手。邓布利多恍惚间似是看到格林德沃的嘴角勾起了一丝微笑。

“那我，就把这些托付给你了。”

眼睫扑朔，他定了定神，微微垂首看向前紧闭着眼的红发少年，听到胸膛里的沉重的心跳声，他们正掌心相对、十指交握。这是……血盟的记忆。怎么回事？

异常平静的开场后，便是扑面而来的记忆碎片，如漩涡般将他裹挟而去。

你知道三兄弟的故事吗？

醒一醒……

你在画什么？

我们的未来那么可怖吗？

亲近是有魔力的——

我一会儿回来。

安娜！！

格里戈维奇的窗前一闪；波黑首都街头的枪声；凡尔赛的喷泉在夏季绽放；柏林残垣断壁间婴儿的啼哭；纽约街头的小报漫天；暴雨中迎向夜骑马车的身影；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蓝火中搜寻的目光；布达佩斯天台上短暂的宁静；慕尼黑的元首行馆前一片欢呼。

没人料到，那却是更深的苦难的开端。随后便是一片黑暗，只余隆隆的机械声在远处沦为背景音，直到一声熟悉的噪音让画面重又亮起——

“你想当英雄吗？”克拉科夫的维斯瓦河水声滔滔。

“什么？”邓布利多还眉头紧锁地深陷在沉思中，没有理解这句冷不防的问话。

格林德沃却又噤了声，那双异瞳在他眼里搜索着什么，随后别过头，重新望向那一刻不息却又一成不变的河面，平静道：“也是。这个世代，最不需要的就是英雄了。”

画面一转，是狂风卷过空旷的斗兽场……

邓布利多如溺水般深吸一口气，后撤一步却被面前人拉住。“不要停。跳过它们。”他说，“然后，去看你们的未来。”

压低的帽檐下露出一双深棕色的眸子：“我叫汤姆·里德尔，新来的看守，格林德沃先生。”

“呵，礼貌的里德尔先生，那原先的看守，是被你杀了吗？”

邓布利多诧异地盯着那自称里德尔的人，他的脸庞却扭曲为一条巨蟒冲他扑来，临到眼前却虚化为一团黑雾散去，露出的是霍格沃兹校长办公室的滴水嘴石兽，石像转动，他听见凤凰的啼鸣。

“福克斯？”他低呼。看见的却是一处不起眼的民居在魔法运作下缓缓展开，一只家养小精灵的阴影印在二楼窗前。他听见身后传来嘈杂的人声——“教授！”

猛一回头却发现自己身处霍格沃兹的中央庭院，周围火光冲天，他多次见过这番景象，却没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它在霍格沃兹上演。

场景不断变换，时空交错间，不知是谁的情绪闯入胸间，符号、面孔、呼唤轮番争夺着他的注意力却让他什么也分辨不清。

这……这就是你每每历经的预言幻象吗……

邓布利多感到手上的温热触感消失了，视觉回归，面前人俯身低头，双手垂落身侧，双肩耸动，他一瞬间以为他在啜泣，却听见逐渐响亮的笑声。那人佝偻着背，逐渐跌坐到地上。

这会儿自上而下，他方才看见一道道蓝紫色的疤痕爬满了格林德沃的背部，顺着颈部直至后脑，略长的发丝也盖不住那触目惊心。

格林德沃好像笑够了，后背抵上床侧，仰起头看向他。他好久没在这张脸上看到如此松弛愉悦的表情了。

“怎么样？”他眨眨眼睛，絮叨道，“我对摄魂取念的改进如何？虽然没有魔杖需要对方先发起……”

“你都做了什么？”邓布利多打断了他，跪到地上，抓住那人的肩膀，声音沙哑，“你……你还记得多少？”

“所以，你有你的答案了。奎妮那边，里德尔那小子帮忙传传讯还是得力的。”

邓布利多感觉眼眶有些发烫，他紧盯着格林德沃的双眼，努力想从他眼底探查出些端倪。

被死死盯着的人叹了口气：“放心，若是你一来我就变成了白痴的话，可就显得我太费尽心机了吧。”他顿了顿又道，“只是……我也要有歇息的时候，不是吗？”

邓布利多依然不说话，他便接着说道：“你走了，帮我叫看守来送最后的晚餐吧，矮胖的那个——虽然里德尔聪明的话应该早走了。”

邓布利多默默站起来，背过身。“你知道自己做了多残忍的事吗？”他听到自己的嗓音连带着执杖的指尖都在微微发颤。

“阿不思……”他听到身后的人轻轻地叹息，“我已经不是‘我’了，又有什么好多留恋的呢。”

“我诅咒你……”邓布利多听见自己说道，一时怀疑自己是否曾经用过这个词。好似火盾护身的蓝火从他垂向地面的杖尖缓缓淌下，触及地面后如湿气般向囚室的四角散开，顺着墙根向上爬去，在屋脊交汇后为整个房间打上了一层蓝色的柔光，又慢慢隐去。

“你要活下去，要用余生忏悔。”他没有回头，一字一顿道，“有意伤害你的人再无法能闯入这里，也别妄想自戕。”他往外走去。

“阿不思。”

他止住了脚步。

“永远……不要再回来这里。”

moimoin

如何饲养 一只名叫盖尔的小猫咪

阿不思

“不比英国简单粗暴的教学方式，”台上的讲师继续滔滔不绝道，“我们布斯巴顿讲究的是优雅、是技巧、是完美！”马克西姆女士显然被自己感动到了，阿不思心想，默默将目光瞟向窗外。至少，南法八月的天气是相当宜人的——即使是在每年最令他压抑的时日。

多年没有坐在台下了，借此机会来进修一趟，也借机散散心。

“邓布利多先生！”突然的点名打断了他的神游，“能告诉我们大家，如果学生突然受到正在逼近的物理威胁该怎么办吗？”

似乎是走神被捉了个正着呢。阿不思暗笑自己也有今天。

AU背景设定：格林德沃1915年前后才在这个故事里与邓布利多初遇。阿利安娜于1899年夏意外身亡，与格林德沃无关。

“呃，取决于是什么样的威胁吧。”阿不思顿了顿，“但我想，用冰冻咒应当可以化解瞬间的险境。”

“各位，”马克西姆扬起脸，本就高大的个子显得更加威严，“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实用但粗暴。您有没有想过束缚类咒语对生物体的伤害？如果有替代，我们要选择更优雅的手段，比如‘减震止速’。”

阿不思有些窘迫地意识到自己似是成了一屋子各国教员反面教材，但他认为马克西姆的批评意见确实在理。

“魔咒的考量对生物体和非生物体是不一样的，就像有清理咒，大家还是得洗澡是不是？”教室里传出一阵轻笑。

生物体啊……真是脆弱的存在呢。阿不思继续神游开去。

“你确定不和我们一起吗？”米勒娃在阿不思身边踱着轻快的步子。

“你们年轻人的聚会，我就不打扰了。”阿不思看着眼前图卢兹熙熙攘攘的街道微微笑了笑。

“‘你们年轻人’，”米勒娃学着阿不思的样子，“就是你一直端着架子罢了。”她扯了扯阿不思脱下后挂在前臂上的西装背心——即使天热，他一早出门时还是添了件装饰功能的背心。

她偏头看了看阿不思的样子，又恍然大悟道：“哦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想独自享受一下法国风情呗！”

“我才不是……”

“我懂我懂，他们好心把我们安排在图卢兹而不是深山老林里，”她拍了拍阿不思的肩头，“确实不能浪费机会。看来法国作为麻瓜的时尚之都也真是名不虚传啊，不光是他们说的巴黎诶……”她的目光飘向马路对面，“这个城市也有打扮得那么精致的……”

阿不思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却见一个小小的黑影突然从街头的邮筒边窜了出来，跃上了十字路口，大摇大摆地向对面冲去，对不远处驶来的一辆绿顶汽车熟视无睹。

在他意识过来之前，他就已经冲了出去，减震止速似乎已经令近身的一切安静了下来。下一秒他便发觉自己越过了车轮蜷着身侧卧在地，怀里多了一团黑乎乎的毛球。

人群里发出一串惊呼。“你有病吗！！”车内的人扯着嗓子大骂道，伴着汽车的轰鸣留给阿不思一脸的尾气。

米勒娃冲了过来：“发生什么事了？！”阿不思环顾四周，人群刚刚才反应过来，聚集上前。看来马克西姆女士的提议相当实用，“优雅”到都没有在麻瓜面前露出马脚，连消除记忆的步骤都省了。

他慢慢松开了一些用背心卷成的小包裹，米勒娃探头看去，一只全身漆黑的小猫咪抬起脸望向她，凶巴巴的样子——虽然还有些瑟瑟发抖。

她扶阿不思起来，回到路边，帮他掸了掸身上的灰。“你的格兰芬多时刻，也不多见啊。”她调笑道。

阿不思没好气地瞥了她一眼，却没有反驳。他揪起小猫的后颈，查看着它，对方张牙舞爪地挣扎着。虽然全身乌黑，但中长的毛发还是看得出脏兮兮的，竟是异瞳，它正用一只蓝色、一只灰色的圆滚滚的瞳孔愤怒地盯着自己。

“愤怒”……吗？还真是一只善于表达的生物啊。阿不思心想。

“似乎只有几个月大呢，应该把它留在这边等它妈妈来吗？”阿不思喃喃道。

“这附近没有他的亲人哦。”米勒娃答道——大概是作为阿尼玛格斯的交流感应吧，“但幸好，你家就在转角吧？”

“我？”阿不思吃了一惊，“不不不，我不可能照顾它的。我连植物都养不好。”他慌张地思索着借口。

米勒娃眯起眼凑近了些：“那你大可以选择把你刚救下来的小家伙丢回路上，而要去苏菲和托马斯公寓的我自然抽不开身照顾它了。更重要的是……”她直视着阿不思的眼睛，“至少一只猫，你总得让谁走近你的生活吧。”

阿不思垂首为难地看着怀里撕咬着背心、往街对面的方向拼命挣扎的毛团子。

“将就一下啦，只是一两天而已。”米勒娃笑着安慰他道，“我之后就帮着去附近问问呗……”

回到自己进修暂住的公寓，阿不思面对着直勾勾瞪着自己剑拔弩张的坏脾气脏团子，思虑良久。看起来很不喜欢自己的样子，强迫对方留下是不是还是不太好呢？还不如就放走了，也不用背负什么责任了……

“还是先用传统方式给你洗个澡吧。”他又想起马克西姆的话。要温柔。他对自己说。温柔就不会伤到任何人——任何别的人。

他再三确认了水温，将那不知名的小黑猫抱起来往浴缸里放。小猫却像即将受刑一般挣扎扭动着，喉咙里发出威胁的咕噜声，终于在脚爪触水的刹那发出了第一声凄厉的——“喵！”随后空气一阵凝滞。

阿不思有一瞬觉得它比自己还要被吓到，一时间乖了一些。

不管对方怎么不情愿，阿不思决定了的事是一定要达成的，他拿起浴巾开始帮它擦拭身子。嗯……是个男孩子呢。正这么想着，手里的团子却突然亮出了爪，在他的右手腕上留下三道血淋淋的印子，刺痛让他松了手。黑猫一跃——其实还是狼狈地滑了两滑——出了浴缸，向门边冲去。

阿不思举起右手，看着手腕上的血渍面无表情地思索了几秒。

他转过身的时候已经抽出了魔杖。他感到小猫咪的注意力似是立即转移到了他的魔杖上，停顿了一瞬后，又开始拼命地挠门。

他一步步地靠近，猫咪开始折起尾巴发出恐吓的嘶嘶声，但随着他逼近至近前，它也退到了墙角，缩成了更小的一团。

阿不思叹了口气，一个温柔的热气咒让面前湿哒哒的煤球重新蓬松起来。他收起魔杖一挥，公寓门便被打开了一道缝。

“要走便走吧。”阿不思声线平稳。

刚经历了生死搏斗的小猫似是有些疑惑，它看看门又看看阿不思。

阿不思走到一旁烧上水，拉开窗下小方桌边的椅子坐下，将一只孤零零的茶杯翻过来放在茶托上，抬眼看向它。

小猫试探地向门边踱去，见阿不思没有反应，便轻巧地钻了过去，没入了廊道的黑影里。

盖勒特

事情变成这样完全不是盖勒特的错。到今天为止，盖勒特觉得自己攀登权力顶峰的计划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即使他目前只能作一个当权巫师的附庸，即使他被相中为参谋的理由竟是“听说这小子是因为实验禁术被开除的，应该能管得了你家小儿子吧”——盖勒特撇撇嘴——如果他现在还能实现“撇嘴”这个动作的话。

那位“小儿子”就是他落到现在这番窘境的罪魁祸首。他努力仰起脖子辨识周边的路牌，但这个角度什么也看不清。太阳躲进云层，周边陌生的建筑此刻仿佛高耸入云，重重黑影向他压来。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迷路了。

要不是看在“目前的”——盖勒特在脑中强调——上司的面子上，他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监督什么小孩子的魔法实验。与他聪明沉稳的姐姐不同，十六岁的菲尔是个跳脱的烦人精。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对方在啃古籍、搞发明上确有一丝自己当年的影子。但……这回他是被附带伤害的那个。

“格林德沃先生！格林德沃先生！”菲尔的每次恳求都会以这样凄厉的呼唤开始——还要重复两遍，“应该可行的！但对小妖精的实验从没有过效果！您帮我看看呗！”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我看了有什么用？”他嘟囔，但每次还是会去看看，一是罗齐尔家的继承人真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不好交代，二是菲尔身边喜欢打小报告的管家眼神疼得慌。

他就不该答应！盖勒特拉长了身子在旁边的一颗小树上挠出深深的爪印。他记得菲尔边走去练习室边兴奋地解释：“那是能将敌人变‘脆弱’的古老咒语……”“变脆弱”？不会太泛泛了吗？他当时只是这样想着，却懒得多考虑。

发明这个咒语的人是不是对“脆弱”有什么误解？还是对猫有什么特殊癖好？为什么咒语在关小妖精的笼子上反弹之后会单单影响到远角落的他呢？不是阿尼玛格斯的他为什么可以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保留着原本大无畏个性的盖勒特自然不会惊慌失措，但的确吓到他的，是他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身上的魔力流动这个事实。他突然变小，菲尔那傻小子竟然吓得飞奔而出，完全没有去检查被盖在衣物之下的他！现在没有魔杖，更感觉不到魔力，连个原形立现都没办法给自己施。

不行，他必须要找回罗齐尔家！但他突然感到……肚子好饿哦。

他环顾四周。明明差一点就能引起文达的注意了！不料竟被人当街截下，这是第一点奇怪的地方，他们的对话也古怪，直到他的绑架者抽出魔杖，他才意识到对方也是巫师——而且还有些眼熟。

他在街巷里成功地扑杀了一只麻雀，舔掉嘴边的血渍，从刚才受制于人的落魄里找回了一丝自信。

伴着天边沉沉的雷声，开始有点点冰凉的雨滴落在他的脑袋上，让他打了个激灵。这个处境真是比想象得狼狈多了。

他蜷缩到垃圾堆边的一张硬纸板下，开始有些怀念刚才的热气氤氲。对方似乎没有恶意，盖勒特回忆着，他离开时那人的表情，让他有一丝困惑。

正困惑着，小雨却突然变成了暴雨，砸在纸板上发出隆隆声，威胁着随时要将他唯一的遮蔽掀翻在地。

然而雨声淅沥以外，他如今灵敏多了的耳朵似乎捕捉到了别的什么声音。由远及近，他渐渐听清了，是叫“小猫咪”。他几乎笑了出来，那人难道以为猫能听得懂吗？

但他意识到，来人似乎更是在对自己讲：“小猫咪——小猫咪对不起……”盖勒特探出一点头，看着那红发巫师一边呼唤着，一边弯腰在路边搜寻。虽然用着伞咒，却还是因为动作，衣衫湿了大半。

盖勒特意识到自己有些纠结，更为自己的纠结而感觉奇怪。他不应该绝对坚定地躲着任何潜在的威胁吗？但那人的一声声无措的呼唤，打湿的发尖上坠下的雨滴、傻乎乎地执着张望的神情，都让他难得有了某种“不忍”的情绪。

况且……既然对方也是巫师，想办法让他施原形立现也没什么问题。他这样告诉自己。随后便下定决心从硬纸板下钻了出来，向那个被大雨模糊的身影跑去。

“啊，我就知道你还在附近！”对方急忙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冲他伸出手，手腕上的爪印依然清晰可见。居然都不知道为自己施个愈合如初吗？盖勒特突然鬼使神差地伸出舌头舔了舔伤处。

“呀，谢谢你！”——真是喜欢和动物对话的奇怪家伙。

“伤口之类的，还是让他们自己好比较好，不是吗？”

他被一把拢进怀里的时候有些晕乎。“对不起啊，小猫咪。你还那么小，我……我不能这么留你在雨里。”他边走边继续嘟嘟囔囔的。

盖勒特趴在他胸口打了个哈欠。他不明白这人为什么要道歉，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为一只猫大费周章。特别是——盖勒特现在从这个更近的角度观察，终于认出来了——他不就是报纸上时不时出现的“年轻有为”的邓布利多教授吗？

不得不说，这可真是机缘巧合。

“我叫阿不思。”红发巫师把他放在小方桌上，施咒将他和自己都烘得暖暖的，看上去心情大好，“唔……叫你什么好呢？”

“小黑？”盖勒特嗤之以鼻。

“团团？”盖勒特别过身去。

“蛋蛋？”盖勒特不可置信地扭头，瞪大了眼睛。

他默默环顾四周，惊讶于不大的桌面上堆积的各种报纸，除了《石像兽之喉》、《预言家日报》之外，居然还有一些麻瓜的报纸。他叼出一份《每日电讯报》，沉吟了一会儿，便趴在了标题旁边，盖住后四个字母，然后用爪子在剩下的字母下方划了一道，示意阿不思倒着念。

“哦？”阿不思将食指贴上嘴唇，扬起一边的眉毛，“盖——利——特？”盖勒特忙摇头，又划了一道。“盖——雷——特？”盖勒特如果还是人形的话一定翻了个标准的白眼，英国人……他心里骂道。

似乎是见他还是一脸忿忿，阿不思和解地笑笑道：“要不，就叫你盖尔吧！”

盖勒特稍微一滞，上次有人叫他的昵称恐怕要追溯到他失落在记忆里的童年了。

见他并没有像之前一样明显表示反感，阿不思似乎是觉得成了，便开心地一边轻呼着“盖尔”，一边抚摸着他的脑袋。他原是想躲开的，但温热的触感却吸引他抬头埋进对方的掌心里。阿不思大概是轻笑了一声，盖勒特或许也发出了轻轻的咕噜声，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会在他恢复之后烟消云散。

现在，他只需要努力引起对方足够的怀疑，对他施显形咒，在那之前他还是可以在这温暖的怀抱里小憩片刻的。

在睡梦中，他似乎听到了壁炉燃起的声音，但这并没有将他唤醒，直到……一阵预示着绝佳美味的香气勾起他肚子里的几声响亮的哼唧。

盖勒特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翻身睁眼，却突然失重下坠，然后“啪——”的一声稳稳地四足着地，但他却被吓得呆在了原地。

“饿了吗，盖尔？”蹲在不远处的阿不思回头冲他微笑，扬起下巴向食盆的方向示意，“我给你准备了晚餐。”

刚回过神的盖勒特战战兢兢地迈步向前，意识到自己刚才就是从阿不思为他临时用毛线团拢的小窝里翻了出来，而阿不思现在似乎是在铲什么东西，身边散落着一大堆似乎是刚买来的物件。

好奇心驱使盖勒特迈向食物的步伐打了个弯，跨过三四根坠着颜色各异的羽毛、布偶的逗猫棒，半打会自己到处跑的魔法耗子球，还有一瓶“猫猫听话水”——让他打了一个寒颤，好几样甚至打上了“隐藏处最佳”的标签——这人莫非是往巴黎跑了一趟？他凑近阿不思，意识到他是在准备猫砂盆……他好心的“主人”站起身，将一本厚厚的《爱宠养护必备魔咒》和一册《猫咪读心术：从入门到精通》摆上本就满满当当的书架。

“嗯？不喜欢吗？”阿不思看了看还没有动的食盆，“我不知道你的品种，唔……不过我有一个学生也许能鉴别。”他沉吟了一瞬，“不过你那么聪明，兴许是和猫狸子杂交的魔法生物说不定。所以我两种都买了，混了混……”

“和猫狸子杂交”这几个字深深地撞在了盖勒特的胸口。见他一脸阴沉，阿不思抽出一根逗猫棒，末端拴着一只米白的鸟儿玩偶，他挠了挠后脑道：“我考虑了很久什么样的玩具你会喜欢。店长说这种卖得特别好。”

盖勒特看着蹲在地上机械地左右晃动小鸟的阿不思，面无表情。那人叹了口气，猛地撑着膝盖站起，丧气地转身将小鸟甩到身后。下一秒回神，盖勒特已经跃起挂在了逗猫棒上。

“瞧瞧，你还是喜欢的嘛！”阿不思惊喜道。

盖勒特赶忙松爪跳下来，又一次因本能受到了惊吓。他决定还是去吃点东西定定神。不能表现得太像猫了。他告诫自己。否则怎么能让阿不思对他用咒呢？

饭毕，他经历了人生最尴尬的时刻。在努力掩埋了罪状之后，他决定将刚才的记忆从脑内删除。但却受到了阿不思的表扬：“哇，盖尔果然是一只绝顶聪明的小猫咪呢！一次就学会啦。”

重重尴尬让他瞬间有一种再次逃跑的冲动。但这个念头在阿不思沐浴完毕、裸着上半身出来的那刻便烟消云散了。他一时间避开了视线，莫名有一种“怎么能刚交换了名字就赤忱相见”的抱怨，然后马上晃了晃脑袋，打消了这种荒唐的念头，强迫自己看向对方以证明一切如常。

阿不思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是三十出头的年纪，出浴后半湿的微卷发丝乖巧地蜷在耳后，他颌首，拉出背部优美的弧度。

盖勒特对阿不思的印象仅限于报纸和闲谈间，人们提及的那个才华洋溢却不显山露水的魔法师。他的名声仅限于学术和创新，从不议论政事，即使麻瓜世界已然摇摇欲坠，即使格林德沃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版面——但这不能解释他的藏书里有那么多从古至今横跨巫师、麻瓜两界的社会哲学典籍。据他所知，他只是个变形术还是黑魔法防御术的教师——

阿不思撤下毛巾，盖勒特最终还是埋下了脸。

盖勒特

“我数到三！一、二——”

“哎，那里危险！”

“小心罐子！等……快下来！”

盖勒特在储物架的最顶上对着阿不思怒目而视——准确地说，是对着他手上的粉红色项圈。

“盖尔，你就试戴一下呗。”底下气喘吁吁的人和气地和他商量，

“店主说这是最新款，据说有追踪功能，还可以无限伸缩，戴着可舒适了。”

到底是哪家店主那么多事，等他恢复之后一定要他好看。就这几天功夫，盖勒特的“等我恢复后”心理账本已经记得老长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算脾气很好了，但项圈和牵引绳是绝对的大忌——如此奇耻大辱，让他恢复之后如何有脸做人？

“好吧好吧。”阿不思看上去终于放弃了。事实上，这些天他搬回家的新奇物什多半被这位猫主子弃之不顾，却依然浇灭不了他天天逛各大宠物店的热情。

他将项圈和牵引绳随手扔到一边的角落里，那儿已经堆满了被抛弃的玩意儿，叹了口气在沙发上坐下：“你那么小，居然那么敏捷，满屋子都逮不着你。”盖勒特从架顶一跃而下，若是想，阿不思自然可以一个咒语将他截下，但那人似乎下定了决心不对他用咒。

“不想戴了项圈出去玩，那你想做什么呢？嗯？”

盖勒特跳上沙发，凑近阿不思身边，将下巴枕在他的腿面上，如愿地获得了对方轻柔的抚摸。他最近也很不好过，虽然清醒的时候一切如常，但作为幼猫，他并不能获得太多清醒的时间！

他时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醒来，仿佛梦游一般：时而在沙发缝隙里，直到听到阿不思急切的呼唤才终于爬出来；时而在阿不思堆在角落的凌乱手稿里——他已经全翻阅了一遍，但完全没记得自己睡着；几次日间小憩被阿不思从糖罐后面或是洗衣篮里面成功救出——“盖尔你混在一堆花花绿绿的东西中间可真好找呢！”他记得阿不思这么打趣道。但对他来说，就完全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儿了。他知道血咒兽人会逐渐无法变回人形，即使他的情况不同，他也万分在意自己短暂失忆的状况。

他的解决办法——尽量不睡觉。但那实在太难了，若不是他周身漆黑，他现在恐怕要顶着深深的黑眼圈了。强迫失眠加重了他的焦虑，阿不思每天的阅读——现在成了朗读——时间是他最大的安慰。

而阿不思也确实每天都准时回家，他觉得对方似乎并不是为了他才特别这样，而是向来如此。一切按部就班，独来独往。这让他感到既安心又困惑。为什么像阿不思这样才貌卓著、性情谦和的巫师看起来那么孤独？

他把爪子放在一卷羊皮纸上。“还是想听我读书？”盖勒特点点头。“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找本童话书之类的。我记得我有诗翁……”盖勒特慌忙摇头，这书要读也是等他恢复之后——他的本子上又多了一条。

“我看的对你不会太无聊了吗？”盖勒特瞪圆了眼睛，抬起爪子重重拍在阿不思几日来作的研究笔记上，阿不思笑着退让道，“好吧好吧——”

他拿起了纸笔，翻到标签处。“人，是政治动物，”他清了清嗓子，“每个人都有天生的社交冲动。我们用语言、道德和法律寻求共存的方式。每个社群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大的利益。一个国家——社群的最高等级——则代表了最伟大的利益。”他瞥向盖勒特，不小心捕捉到了他点头的一瞬，眼里闪过一丝惊讶，却又很快回到书页上。

“所谓美德，可能带来毁灭，时而丑恶，反能造就安乐……正义的战争——”阿不思翻动书页，“有些人类天性适宜被统治，同时不服于统治，针对他们的战争原则上便是正义的。”阿不思沉吟片刻，做了个标记。盖勒特出神地看着他垂首凝神的样子，一缕发丝从耳后滑下挡住了侧脸，让他有一种替人撩起的冲动，但显然……

盖勒特内心叹了口气，看到阿不思依然紧皱着眉头写着什么，便扭头拽过了另一本这位书虫天天睡前都会翻两页的诗集——虽然是麻瓜的读物，但还是换点轻松些的吧！他内心这样想着，却只能用鼻音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

“想改读这本吗，盖尔？”阿不思搁下笔笑道，“天色也不早了，我们一起去床上读吧。”

盖勒特迟疑了。“和我一起睡，不会有事的。”他猛地抬眼看向阿不思，对方却已经转身向卧室走去。他总觉得他的临时主人仿佛会读心一般。

阿不思在床上躺好。盖勒特默默攀上枕头，蜷在他头顶上方。“这样舒服吗？”平躺着的红发巫师笑道，见盖勒特似是认定了这处，便将左手垫在脑后，右手举起了手里的书。

“先了解自己吧，切莫狂妄地揣测上帝；”他听着阿不思平缓而有力的声音阖上眼，“人类的研究始于个人。”盖勒特将脸埋进阿不思的发丝间，呼吸轻缓。

“他愚昧地聪明，拙劣地伟大，
“他意图怀疑一切，却已见识过多，
“他心向禁欲之道，却又意志薄弱，
“他悬持中间，犹豫不定，是动还是静；
“犹豫不定，是自视神灵，还是野兽；
“犹豫不定，是要灵魂，还是肉体；
“生就半要上升，半要下坠；
“既是万物之主，又受万物奴役；
“真理的唯一裁判，又困于谬误迷离：
“他是这世上的荣耀、笑柄和谜题……”

盖勒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挪动了历史最短距离——从阿不思的头顶到颈窝，他正像一条围巾一般缠绕在阿不思的脖颈上。

“盖尔？你醒了？”身下人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动静，他忙撒开身，阿不思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拉伸四肢，“睡得可好？”他一边敲着肩膀，一边回头笑道。

这人不会是怕吵醒自己不敢翻动吧？盖勒特惊讶到都忘了给反应——又错过了一个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猫的机会。他默默走向食盆。

“今天有客人来哦。”阿不思一边煮水泡茶，一边道。

盖勒特猛地抬头，嘴边的肉末都掉到了地上。终于是时候了，他想。

他眯起眼，漫不经心地瞅着在他面前端坐着的花斑猫。阿不思带来的第一位“朋友”，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居然是阿尼玛格斯。他想起来了，初遇那天便是她和阿不思在一起。

“你试试和他交流交流？”阿不思俯下身对花斑猫小声道。

“你家在哪里？”

不管他接受到的是猫语还是人话，他的脑子清晰地为他转译了这句问话。他确实有过一瞬的激动，终于有和人类交流的机会了。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意识到，自己丝毫不信任面前这个女巫。事实上，他除了阿不思谁也信不了。

他怎么能确认对方不会在了解到他的真相后秘而不宣，反而对毫无反抗之力的他出手呢？他树敌无数，若是他的秘密被不怀好意的人得知，有一千种死法等着他。

但也不能就这么耗着啊，他盯着对方沉思良久后，终于张嘴：“喵——？”

这个被阿不思亲切唤作米勒娃的女巫恢复了人形。

“怎么样？”

“嗯，不太行，大概是方言。”

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又一天过去了，盖勒特正在对着猫头鹰刚送来的报纸出神，上面陈述着沉寂多日的格林德沃的一篇新社论。

门开了，盖勒特立即跳下餐桌迎了上去。但阿不思这天下课回家的神情非比寻常，他默默地填满猫食盆，回到卧室关上了门，把盖勒特挡在了外面——阿不思从不会这么做。

盖勒特凑在门前，不一会儿，他听见开窗的声音。门内传来一声巨响，随后便是暴躁的人声。

这是……一封吼叫信？

盖勒特断断续续地听到“安娜”、“躲着”、“现在才说”、“法国”这几个词儿。他开始焦急地扒门。在纸张粉碎的声音过后好一会儿，阿不思终于开门，他抱歉的微笑此刻很是僵硬，似是想说点什么，却因为竭力止住盈满眼眶的泪水而什么也没说。

他缓缓来到窗下的桌边，向窗外凝视了一会儿后便坐了下来，垂首将额头枕在交叠的手肘上，西沉前的最后一抹暖阳洒在他的后颈。

盖勒特跳上餐桌，安静地蹲坐在他面前。在阿不思终于又抬起脸时，舔去他的泪痕。咸咸的，盖勒特想，他已经很久没有落过泪了，此刻竟因为别人不明所以的哭泣而鼻头酸酸的。

“盖尔，不好意思，”他以他惯常的道歉开场，“今天是我亲人的忌日……之一。”

阿不思搂过盖勒特，将脸埋进他漆黑发亮的毛发里，虽说是枕靠着他，却温柔地留着力道。盖勒特恨自己还没变回来的心情达到了顶峰。

“我只是觉得，这世上大概……没有人再爱我了。”盖勒特听到他这样说着，翻身用前脚掌托起他的脸，直视他的眼睛，将自己毕生仅剩的情感投注到这个眼神里。

“哈，好了好了，盖尔，我知道你爱我。”阿不思眯起了还挂着泪的眼睛，这个笑比上一个真诚多了。

他犹疑一瞬后抽出了魔杖，盖勒特后撤了一步，他这是终于成功了吗？阿不思将魔杖指向盖勒特，喃喃道：“我想知道……”

盖勒特

盖勒特不由扬起脸闭上了眼睛，明明是期待已久的关键时刻，他内心里竟浮现出一丝恐慌，这是否意味着一切的终结？阿不思会怎样看他？他还不想……

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流露出的畏缩，他听见阿不思叹了口气道：

“唉……我恐怕是疯了。”

盖勒特睁开一只眼睛，见阿不思已经收起了魔杖，一时不知道该懊恼还是欣喜。疯的，恐怕是我吧。他内心嘀咕着，从桌上跳到阿不思的大腿上，任凭他心情低落的主人温柔地一下下从头撸到尾。

次日的暖阳射入室内，昭示着一个周末的开始。几只图卢兹不多见的雕鸮和雨燕徘徊在窗前，盖勒特眯起眼慵懒地注视着它们。

懒觉醒来，阿不思的心情却不见回转——即使脸上的招牌微笑已然回归，但这骗不了盖勒特。他的眼睛尚且有些红肿，动作也略显迟钝，坐在桌前撑着下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搅拌着碗里的麦片。

盖勒特思索了一瞬，一头扎进了角落里的玩具堆，从里面叼出了连着长长的牵引绳的粉色项圈，拖到门口，又看向一脸惊讶地盯着自己的阿不思，用前爪挠了挠门。

“不是吧，盖尔？”阿不思困惑道，“你愿意戴项圈了？”

重点是要让你出去散散心啊。盖勒特内心重重地叹了口气。这点牺牲也是可以承受的。

“那正好，”阿不思丢下了手里的勺子，环顾四周，“本来也想让纽特过来这里，现在连除垢咒都可以免了。”

纽特是谁？为什么要见？这里有什么需要打扫的？盖勒特满脑的疑问，不由咀嚼起嘴里叼着的项圈。不过，重点还是，纽特是谁？

图卢兹再怎么寒酸，市郊的植物园倒确实是块好地方，他——还是人类的时候——也常到这里来漫步思考问题，或是和有意追随者私会。

但是！现在的好天气、好心情、好机会却完全被前面和他的阿不思并肩而行的黄毛小子打破了！

“我很高兴您能在这里和我见面，教授。您知道吗，这里生长着上百种独特的魔法植物和药草，”盖勒特竖起耳朵听着可疑人物的絮叨，“连麻瓜都知道他们的妙用，在旁边建了医院，虽然这打扰了部分魔法生物的作息……”

阿不思却一直耐心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牵着盖勒特的手背在身后，缓缓地走在石子路上。他们谈论纽特在野兽办公室的新工作，谈论他的转职休假和自己的研究，瘦高的青年腼腆地笑着，很少抬起眼，但阿不思依然偏着头，每句话都礼貌地追寻着对方的目光。

这种并肩而行、相视而笑的氛围让盖勒特心里莫名痒痒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纽特突然站定了脚步，回头看向盖勒特，“不管怎么说，牵着猫咪散步会不会有些太时髦了？感觉大家都在看我们。”盖勒特看了看四周，他确实注意到了一些路人的目光，但那只是可察的部分，更多的是一种来自阴影处的、如影随形被窥视的感觉。

阿不思偏着头打量了一下一直闷头跟在后头的盖勒特，走上前，一把将他捞了起来。“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盖尔太可爱了，”阿不思将盖勒特捧在胸前，向纽特道，“看，他可乖了，也过分聪明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研究研究，看有没有办法调查清楚他的品类。”

盖勒特在阿不思手里扭动起来。“您是怀疑他是魔法生物？”纽特迟疑着探出手。

“嗯……其实，即使不是，我也希望你能替我更好地照顾他，或者……”阿不思蹙起眉毛顿了顿，“找个有意向的好心人。”

这话让盖勒特吃了一惊，一时没有动作，被纽特抱过去时还一脸困惑地望着阿不思。却在被阿不思脱手的一刻突然出了爪。

“哎，盖尔，冷静些，不要伤到纽特了。”

这话却让盖勒特愈发怒火中烧，埋头一口咬在纽特的手指上，竟然没有让对方马上松手。纽特只是吃痛地哼了一声，便蹲了下来，把他小心地放回地上。他一触地便即刻起跳，攀上纽特的西裤，扯出道道挠痕。

“盖尔！”盖勒特感到颈部的绳子收紧了些，却没有用力，于是他继续向上爬。

“你再不停下我今晚就不让你进卧室了！”阿不思的威胁着实喝住了盖勒特，他思索了一下，悻悻地松开了纽特，回到阿不思身边，蹭了蹭他的脚踝。

“他……确实很惊人。”纽特愣了几秒才终于评价道。

“真不好意思，他平时不是这样的。”盖勒特居然被阿不思瞪了一眼，一时有些委屈。

“唔……确实值得研究。不过我想，你们俩可能还需要一些心理建设？”纽特看看阿不思，又看看盖勒特，“他显然非常喜欢您。”

“你这是怎么了？”阿不思一边往茶里夹方糖，一边略带责备地嘀咕道，“我的进修期都快结束了，我总得为你……哎，这个不行！”

盖勒特把脑袋强硬地探进阿不思的袖口，想把魔杖往外带。“你是……想让我对你施咒吗？”盖勒特一点头。“原形立现？”盖勒特端正地坐在桌面上，又一点头。

他突然觉得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有一些话想要说，一些事想要做，虽然脑内还乱乱的理不清个所以然，但他知道这些都必须是他变回人形后才可能达成的事。不抓紧的话，他总觉得，那个叫纽特的家伙就要把他或者阿不思中的一个给夺走了！

“那好吧。”

他仿佛听到阿不思的语音有一丝颤抖，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回，他没有闭眼，听着魔咒响起，看着杖尖点亮，感受魔法流过全身，然后……

没有变化？？

他反复确认自己依旧是猫咪的形态，感觉被一盆冷水迎头浇下。

“哈，看吧，看来还是我想太多了。”阿不思倒似乎松了口气。他站起身来，回厨房烧水。

等……盖勒特感觉自己不太好，不光是因为魔咒未能起效的惊讶，而是一阵由内而外升腾起的热度和晕眩，他在作预言时有过类似的体验，但……难道猫的形态还能预言吗？

他感到自己下坠、触底，却感觉不到疼痛，仿佛听到有人声呼唤，却理解意义。黑影将他笼罩，直到阴影中一个身披黑袍的人形冲他展开了双翅……

“唔……”新鲜空气涌入喉道，盖勒特如溺水者般猛地吸进一口气。

睁开眼，他从天花板上熟悉的花纹分辨出这是在罗齐尔家提供给他的私人寝室里。他缓缓撑起身，周边是他在图卢兹的这段时间日夜面对的沉闷摆饰。唯一不同的是，此刻床前站着好些人，他的追随者们、管家、靠在门边的文达，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阿不思在这里？

“啊，您终于醒了？”“感觉如何？”“快端水来！”“还有汤药……”周围的人声吵个不停，他用左手掌根揉了揉跳动的太阳穴。

直到此刻，记忆才如潮水般涌进他的大脑，以及，他不知何时变回了人形的认知——这不是在做梦吗？

咔哒。阿不思把什么东西重重地丢在了地上，他的半张脸隐没在阴影里，但他绷紧的下巴和微颤的双肩还是令他的恼怒昭然若揭。

“阿不思——”盖勒特沙哑地开口，即刻清了清嗓子，意识到这还是他第一次对阿不思开口说话。

“不用叫那么亲热，格林德沃先生。”阿不思后撤了一步，偏头向文达的方向，“那我信守承诺，就此了结了。”他看都不看盖勒特一眼，推开围绕着他们的人群，转身就要走。

“等一下……”盖勒特慌忙翻身下床，差点被脚边阿不思丢下的粉色项圈绊倒，“听我解释，阿不思。”

面前的红发巫师却冲着扑上前的盖勒特举起了魔杖，他们周围的众人也立即紧张地摆出攻击架势。

盖勒特见阿不思的身体更紧绷了一些，烦躁地一挥手，身后人便纷纷成了被魔杖吊起冲天举着手的姿势。

文达上前，背对阿不思重重地挡在了他们之间，将老魔杖递给盖勒特：“您遗落的东西。”

“谢谢。”盖勒特送给文达一个真诚的目光，对方肉眼可见地浑身一滞，似是有些惊讶，但马上便回过了神闪开身。

“解释？”阿不思哼了一声，“你要怎么解释？”

“我们回家说。”盖勒特冲上前，右手搂住阿不思的肩头，左手端起魔杖，似是想幻影移形，却愣在原地——

“啊对了……”盖勒特抱歉地看向阿不思，“我不认路。”

“请相信我！我确实是被混小子的魔法实验陷害成那样的，没有任何预谋。”

“哼。”阿不思双臂抱在胸前，半坐在沙发后背上，别过头不看他。

盖勒特觉得他的一番解释极尽了自己毕生的诚恳之情，但只换得阿不思的一声鼻音。

“无论如何请你原谅。”他深深思考了一下，自己是不是第一次说出这句话。

“你有什么需要原谅的？”阿不思冷漠地反问道，让盖勒特一时哑口无言。

他环顾四周，发现屋内一片狼藉，不光窗玻璃碎片落了一地，屋内的家具也七零八落的，沙发坐垫被翻出，床下的行李被拖到门边，每个抽屉都敞开着，连架子上阿不思最宝贝的书册和糖罐都散落在地。

这是——阿不思为了搜寻他而翻乱成这副模样的吗？

于是，他再次开口：“让你担心了。”

这回，阿不思终于抬起了眼。

盖勒特小心翼翼地凑近了一步。“我没想丢下你，阿不思。”他又前进一步，微微俯身偏过头，以便更清晰地看到对方的表情，“虽然不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但你要知道，这些天……我很高兴。”他顿了顿，“能遇到你，我很高兴。”

他感到阿不思终于松弛了下来，一手撑着靠背，一手捂住了口鼻。盖勒特抬起双手，轻轻放在阿不思的肩头，等候他平静下来。

“你那时候很烫，我叫你也没有反应，”阿不思用力地眨着眼睛，睫毛颤动，“阿利安娜那时也是这样。前一秒还是鲜活的，后一秒就渐渐失去了温度。”他抬起眼，直视盖勒特的眼睛，摊开的双手举在虚空中，“就在这双手里。”

盖勒特的心底闪过一丝刺痛，他先前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能力如此共情。他握住那双手，将它们环到自己的后腰，然后深深地搂住了阿不思。“这次不会了，”他喃喃道，“以后都不会了。”

盖勒特让阿不思靠在自己的肩头平静了一会儿，然后在他耳边低语道：“你知道先知者吗？”

“你是想说，你有话要从死神那里传达给我？”阿不思耐心听完盖勒特的解释，挑起了眉毛问道。

“不光是传达给你，更像是一个机会，给所有人的机会。”盖勒特思忖着更好的措辞，但阿不思依然满脸狐疑，“总之，你得回答我的三个问题，三个重新决定命运走向的问题。”

“好吧。”阿不思似是恢复了一丝精神，重新抱起了双臂。

盖勒特深吸了一口气，开口道：“我若要你不要离开、留在我身边，你愿意吗？”

“嗯……”阿不思沉吟着，“罗齐尔家的房间也太沉闷了。而且，我也不想和人挤在这个出租屋……”

“我可不常驻在那儿！我在奥匈帝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有一座城堡，现在有四十六间房了，还可以继续往上盖，”盖勒特蹙起眉毛，“但这不是住宿的问题吧？”

阿不思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盖勒特有些着急地继续问道：“那，我想让你当我的盟友，你愿意吗？”

阿不思似乎终于认真了些，他思索了一下道：“但你的计划里，并没有我的位置。”

他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巧舌如簧在这个关键时刻什么用都派不上。该怎么传达呢？他努力让焦躁的自己平静下来。“我向来追求完美，也热衷计划，”他缓缓开口，“但只有我知道，我的计划始终都缺了点什么。”

盖勒特扬起脸，深深望向阿不思蔚蓝的双眼：“我不需要多一个下属，我想要你和我并肩。我知道你可以。”

阿不思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抹红晕攀上了他的脸颊：“莫佳娜啊……我这段时间都和你说了些什么啊。”盖勒特默默勾起嘴角。

“你是认真的吗？你可是会多一个处处和你作对的盟友哦？”

“没事。”

“和你作对，还干不掉。”

“正合心意。”

“嗯……那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嘛……”盖勒特难得的有些磕巴，“你愿意和我、允许我……”

“嗯？”阿不思好奇地挑眉。

不知为何，盖勒特突然能领悟到求婚的习俗里单膝下跪的缘故，因为此刻他感觉自己完全站不住。

“让我当你的……”他凑上前，一把拢住阿不思的肩膀，在他觉得自己终于从对方的体温里汲取了足够的勇气时，开口却是，“你的……小猫咪吗？”

他和阿不思同时浑身一滞。然后，看着怀中人开始笑得前仰后合，他慌乱地解释道：“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一直和你这样吃饭、睡觉、读书，一起散步，一起……”

“好吧。”

“什么？”他慌张地抬起头。

“我答应你，盖尔。”阿不思睁开笑弯的眼睛，勾着下巴瞧向盖勒特，用食指和中指夹弄着盖勒特耳边的发丝，“但你看我为猫咪置办的那么多东西都没用了，是不是该去领养一只呢？”

盖勒特回忆了一下阿不思对作为猫咪的自己是如何百般呵护、各种亲昵的，斩钉截铁地答道：“不行。”

“嗯？为什么？”阿不思好笑道。

他拢上阿不思的腰，认真道：“你要喜欢猫的话，我可以去练阿尼玛格斯。”

阿不思轻笑出声。“你以为你想变什么，就能变成什么？况且，你要是真成阿尼玛格斯，那也应该是……”说到这里，他却噤了声。

“应该是什么？说呀。”盖勒特使坏地在他腰间挠痒。

“哎呀，别闹……啊！”阿不思嬉笑间突然停下了动作，严肃道，“盖尔，我们是不是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样的答案会引向更好、而不是更糟糕的未来？”

“管他呢。”盖勒特嘟囔道，“和你在一起，别的都不用多想了。”

“嗯……和你在一起。”阿不思似乎在品味这几个词落在舌尖上的味道。

“那既然答应了，”盖勒特用手指捋着下巴，“就从一起洗澡开始吧！”

“什么？”

“你看我都干瞪眼那么久了。”他一边对四周施着修复如初，一边将怀中人向浴室推搡。

“这就是我每次洗澡你都在一边盯着的原因？我还以为是猫咪都有的奇怪癖好！”

盖勒特没接话，只是打了个响指。

“喂，你别随便用魔法脱人衣服！”

阿不思持续的埋怨被逐渐淹没在水声中……

小猫咪番外： 盖尔的移动城堡

“哎，这个不行——”阿不思飞身上前，护住一旁只到他腰际的小男孩，石子重重地砸在他的右膝后侧，让他吃痛地一哼。

“无论如何，也不能使用暴力。”他转过身，教训那急得满面通红的小女孩道。那小姑娘五六岁的模样，双手捏紧了裙摆，恐怕是刚被那群男孩子欺负了，眼里噙满了泪水。

面对这幅景象，阿不思是怎么也生不起气了，他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摸了摸她的小脑袋道：“有委屈就来找老师，不要一个人憋着。”

阿不思靠坐在一棵榆树下歇息，一边守望着那群在草地上玩耍的儿童，一边揉搓着自己的膝盖。看顾一群小孩子的任务很是琐碎，但作为戈德里克山谷幼儿园老师的职责不容推却，他知道自己必须留在这里，必须

时刻警醒，但——这个平静到沉闷的城镇里究竟能发生什么大事呢？除了……

他抬头看向远处的群山，永远地云雾缭绕、深不可测，那里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魔法师。关于这个城堡，镇子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胆敢去探险的勇士们都对它的位置和样貌有大相径庭的描述，于是，大家都相信这是一座会移动的城堡，甚至还有人看见它在天上飞呢！

但比起令镇上人痴迷的巍峨城堡，阿不思对那位魔法师有更多的好奇，大家传说他才华洋溢、法力无边，却是一位性情难测的危险人物。

明明都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阿不思将双手垫在脑后。住在那种地方，想必是个很寂寞的人吧。

“对……对不起！”

他听见一个稚嫩的声音在身侧响起。偏过头，是刚才的小姑娘腼腆地站在他身旁不远处。他冲她招了招手，让女孩凑近些。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他温和道，伸手轻轻抚摸她金色的发髻。

小姑娘送给了他一个微笑，伸出刚才背在身后的手，手里攥着一簇不知名的小黄花：“送你！”

风吹起她柔软的金发，让阿不思有一秒失神：“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嘴唇微动。他清晰记得那幅画面，但却想不起她究竟答了什么。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机械声从河对面传来，阿不思带着幼儿园的孩子们在高高的河堤上观望对岸的盛况。那是人们在欢迎“战争英雄”的归来——阿不思玩味地思忖着这个词，但空中掠过的战斗机的轰鸣打断了他的思绪，人群中爆发出更狂热的呼声。

阿不思感到有人轻扯自己的衣摆，低头发现是那个金发小女孩。她睁大了亮晶晶的眼睛急切地看着他。

“看不清吗？”

女孩点点头。阿不思蹲下来，将女孩抱到河堤栏杆上坐着。

又一队飞机掠过，阿不思抬起头，恍惚间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于飞机的黑点。他眯起眼定了定神，确实有个东西，不，是个人——一个骑着扫帚的人！

他惊惶的瞬间，忽听栏杆上的女孩突然大喊：“看，那是什么？”她既不看对岸也不看天际，却急迫地伸着脖子、探出右手指向河中。阿不思凑上前，似是看到了什么粉色的东西漂浮在水面。

“啊！”女孩身形一晃，竟跌下了河堤。阿不思几乎没时间思索，便飞身越过了栏杆，也随着她跃入河中……

恍惚之间，他似乎听到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有什么人搂着他的腰，不一会儿便安静了下来。

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感到唇间有一种奇怪的触感，瞬间意识到是有什么人压在他的脸上。他猛地将人推开，喝道：“你是谁？你干什么？那落水的孩子呢？我在哪儿？”

晕头转向的他问完一长串问题，才终于看清眼前的人影，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少年，身披和周边格格不入的黑袍，手持一柄形态奇特的扫帚。他站起来，神色却是超出年龄得老成，冷静道：“那孩子没事的。不用担心。”他将被打湿的金发搔到脑后，舔了舔嘴唇，这提醒了阿不思，他猛地伸手捂住嘴巴。

“我在帮你做人工呼吸，”他毫无怯色，理所当然道，“至于我是谁嘛……”他撑着扫帚叉起腰，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微笑，“要么是负责清扫这片草坪的，要么是个魔法师。”

阿不思吃惊地一时说不出话，半是因为对方就是传说中的魔法师的事实，半是因为这位魔法师恐怕拥有他所见过最好看的笑颜。

“初次见面，就叫我盖尔吧，”他伸出一只手，“你叫什么名字？”

“初次见面，我……我叫阿不思。”阿不思几乎条件反射道，他握住了那只手，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这个名字让他皱起了眉头，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涌上心头。轰隆——是什么东西被引爆的声音，他们同时向河对岸望去。

“恐怕是狂欢引向了不可测的方向吧，不用去管他们，”似是要打断他的疑虑，魔法师抽出他的魔杖，“请允许——”魔杖在他的头顶绕了个小圈，阿不思感到湿透的衣物里的水分被温柔地吸走，凝聚成小水球，落在在一边的草地上，然后他又对着自己施了遍法。

“太厉害了，盖……不行，”阿不思顿了顿，“我还是得称呼您为——魔法师大人。”

他的魔法师大人讶异地扬起一边的眉毛。“真是劳烦您救我。我……我自己回去就好！”

阿不思向对方鞠了一躬，却没有听到回应，疑惑地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抬眼看去。这位金发少年却突然凑近，几乎要碰到他的鼻子，似是仔细端详了一下他的脸。

“怎……怎么了？”

“唔……没什么。”他仿佛看见对方的耳尖有丝微红，少年挠了挠额角道，“‘魔法师大人’……啊，为了我的未来考虑，请务必还是叫我盖尔！”他忽略了阿不思不解的目光，指了指扫帚道，“怎么样？想不想试一试飞天扫帚？”

阿不思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相貌平平、毫无资质的自己会有一天抱着一位惊世绝伦的魔法师的腰，和他一起飞翔在空中。说是为了观光，但他根本没精力去看什么风景，他倒是不寻常地毫不恐高，只是和梦中人如此亲近的事实让他不由闭起眼将脸贴在对方的后背上，试图平复心情。

“阿不思，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盖尔的声音突然异常严肃。

“嗯……我不知道。”阿不思思索了一下，“我就待在戈德里克山谷。哪儿也不去。”这话让驾驶着飞天扫帚的少年沉默了。

“啧，情况还真是严峻啊。”他听见盖尔轻道，便探出头向下看去，街道上人群躁动，沿路是星星点点的火光，时不时还有房屋倒塌。他平静的戈德里克是怎么了……

“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回纽……城堡吧。”盖尔回头向他莞尔一笑，让他只记得木木地点了点头。

城堡的外观一如他想象中的恢弘，虽然这座雪山间的高塔多了一丝冷峻。阿不思满怀期待地跨入大门，一阵莫名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但屋内却几乎可以用“一片狼藉”来形容，似是很久没有人打扫了，桌上杂乱地堆积着各种书卷，地板积满了灰，堆满了灰烬的炉灶旁是叠成山的还没清洗的餐具。

盖尔打着手势，挑出仅剩的两只干净的茶杯，又让炉灶烧起了水。

这景象让阿不思皱起了眉，脱口而出道：“施个清理一新没那么难吧。”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这话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打断这一切的是又一声轰隆——而这回是从头顶上传来的。盖尔连忙抽出魔杖：“看来要雪崩了，做好准备。”随着连续的吱呀声，阿不思感到脚下一阵剧烈的晃动后便再无任何震荡。

“啊，我们这是……飞起来了么？”阿不思激动地跑到窗口，看着城堡渐渐升起，仿佛画报上的飞艇一般，载着他们腾升到云层里。

“没什么稀奇的，”盖尔拉过椅子坐下，交叠起双腿，将其中一个茶杯推到对面，“来吧，你的茶好了。”

阿不思一边回到桌边，一边忙不迭地回头，好奇地望着擦过窗前的云朵。他抿了一口茶，发出一声惊叹：“嗯……您怎么知道我的喜好的？”

“这个……我也喜欢。”

“您明明喝的是黑咖啡！”

“唉，我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还算什么魔法师？”

阿不思思索了一下也有理，便没有再追问什么。盖尔放下茶杯，将下巴垫在十指交叉的手背上端详着他，让他心里有些忐忑。

“那……阿不思最害怕去的地方在哪儿呢？”

阿不思猛地抬头，瞬间脱力的手指令手中的茶杯都滑落在地。伴随着瓷器清脆的碎裂声，他突然想起了女孩当时告诉他的名字——“阿利安娜”。

就在这一刻，又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擦过城堡，瞬间远去。“什么东西？”他失魂落魄地站起来，慌张地问道。

“恐怕是轰炸机，”少年沉声道，“向镇子的方向去了。”

他立即紧拽住对方的衣袖：“不好！我得回去，去救阿利安娜，去救孩子们！”

“你说什么？安娜也在这里？”盖尔沉默了一瞬，点点头道，“我知道该去哪里了。抓紧我。以及，屏住呼吸！”

随后便是一阵天旋地转……

重新有了实感的时候，阿不思感到自己正在水中，而盖尔在他的身后。水下一片寂静，没有人声嘈杂，也没有机械轰鸣，只有阳光射入水中的波光浮动。这带给了他出乎寻常的平静。

“去找到它，你遗留在这儿的東西，在等着你。”他听见盖尔在他脑内的声音。

他向更深处潜去。离河底的水草丛越近，他的心跳就越快。就好像他心怀一种急切的渴望，却又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

突然间，一抹粉红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是一顶宽檐太阳帽，被水草层层叠叠地困在其中。那抹亮色似乎刺痛了他的双眼，浸没在水中的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落泪。阿不思匆忙地向它游去，划水的手脚都不再协调。

终于触碰到它的一刹那，一切都消失了。

浓雾之中，阿不思紧抓着那顶太阳帽，低垂着头，跪坐在潮湿的草坪上。他感到身后有人靠近。

盖勒特的声音响起：“放手吧。放下幻境中的东西，一切才能终结。”他却将帽檐攥得更紧了。

“你怎么猜到的？”他声音沙哑。

“你说起过，”盖勒特小心地开口，“你妹妹是溺亡的。”

“不是溺亡。”他淡淡地开口，嘴角带着一丝自嘲的笑。

“这顶帽子，是我母亲的。母亲过世后，安娜一直吵着说它很寂寞，要带它出去晒太阳。那一次，因为我的疏忽，安娜偷跑了出去，直到我在河边截住了她，但帽子被吹到了河里。她不由分说就跳下去捞，”他保持着平稳的语气，似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只是更紧地捏住了帽子，“她自

是没学过游泳的。当然，溺水刺激了她的爆发，而那条河边尽是镇子上的人，还有很多小孩子……”

阿不思突然抬头，用满是绝望的眼神看向盖勒特：“是我！是我牺牲了她啊。是我将她四射的魔力困在了一团水球中。感觉只有几秒的功夫，一切淡去，她也再没有呼吸。”

俩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听见盖勒特的一声轻叹。几个萤火虫般的星火从浓雾中飘浮而出，竟逐渐凝聚成一个小姑娘的形态，十四五岁的年纪，逐渐从安详的神色苏醒过来，睁开碧蓝的双眼。阿不思错愕地盯着她，一时哑然。

“说话，阿不思，”盖勒特凑上前，向他摊开手掌，掌心静静地卧着一枚蓝紫色的棱状晶石，“她确实是阿利安娜。”

阿不思不可思议地注视了一会儿复活石，眼神又回到阿利安娜的身上。女孩偏了偏头，送给他一抹微笑，既熟悉又陌生，令他喉头微动。

“死亡……”阿不思感觉开口十分艰难，“疼吗？”

阿利安娜摇摇头：“不疼哦，比睡着还快。”

阿不思突然哽咽，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说的话其实一直以来只有——“对不起……”

懦夫，他骂自己。罪无可赦，却又寻求宽恕。他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应答，不再敢与她对视，忍着抽噎弓起了背。

“没关系，”他感到一只手掌的重量落在他的后脑，虽然没有温度，却让他从头暖到了脚，“不是你的错。”

他却再止不住泪水：“我是你的兄长啊。我……本该为你而死。”

阿利安娜也跪了下来，凑上前，拢住他的肩膀道：“谢谢你，好好为我而活着。”

阿不思在那臂弯里平复了一会儿心情，默默凝视了一会儿那张与记忆中如出一辙的脸庞，这个他怜惜过、厌弃过、维护过、亏欠过，却一直深爱着的女孩。他抬起手，将那顶粉色的太阳帽扣在她的头上，对她来说果然还是太大了，几乎盖过了她的整个额头。

尚且湿着的帽子上有水珠滴落，女孩一手扶起帽檐，咧嘴笑着，像一朵雨后的百合花。

阿不思感到身后有人为他披上了一件大衣，他伸出左手，握住右肩上的手，闭上眼睛。他们终究会重逢，只是不是现在。

重新睁眼时，女孩和她的笑脸已经开始渐渐淡去、消逝，如同他脸颊上不知不觉间被风干的泪水。

阿不思听见地下实验室沉重的铁门开启的声音，除他以外能来这里的只有一个人。

“终于回来了？”

“还不睡？”

“嗯……我在研究一个新东西，”阿不思摘掉眼镜，调亮了灯光，“你那边情况如何？”

“全都招供了。就是一群激进的纯血旁系心怀不满，意图趁我在外搜寻复活石，拿你来要挟我，”盖勒特卷起袖口，半靠在实验台上，好奇地盯着桌上的大小器具，“不管怎么说，你也太心急了，没查明情况就急着赶去人家的陷阱。”

“我是激进派的眼中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阿不思语气无奈道，“这回他们伪造了你的手印来传急信说你身陷囹圄，我自然不能耽搁，我也没想到他们能制造那么厉害的幻境。”

“不是他们厉害，”盖勒特略带好笑地挑眉，“我们一早就制服了他们。你却依然自己把自己困在里面。于是我就只好只身犯险咯。”

“顺便变了个年轻的样子过来招摇。”

“为了融入你设定的剧情嘛。”盖勒特挠了挠后脑勺。

“总之，”阿不思拿起桌上的一个玛瑙绿的圆柱状物什，“为了避免未来再出现这种误会，这是我做的一个雏形。”

“嗯？这不是我的熄灯器吗？”

“我改良了一下，”阿不思勾起嘴角，“现在，只要你念着我，我就能马上定位移形去你的方向。”

“我自然是时时刻刻念着你的，”盖勒特嘟囔道，“那岂不是说我就没有自由了？”

阿不思瞥向盖勒特，眼里带着一丝危险的气息：“你要那‘自由’有什么用？”

盖勒特马上缓和道：“是、是，魔法师大人。”

一抹绯红攀上了阿不思的脸颊，他别过头去。

盖勒特接过改良版熄灯器把玩着。“不过，你可真是太厉害了，能用想象力精准描绘这么大一个城镇，”他抬眼与阿不思对视，“却不给自己魔法。”

阿不思思索了一瞬道：“也许……我一直在等你。”

盖勒特眼波微动，俯身凑上前，在吻上阿不思的双唇前耳语道：“久等了。”

心病

在等待下一堂课的学生们落座的间隙，邓布利多一边心不在焉地盯着笔记本，一边不自觉地抚了抚胸口，指腹蹭过衬衣下的吊坠熟悉的弧度。他从今早起就有一些烦躁感——想来也一月有余了。

所以，当猫头鹰难得地打断了他的授课，直飞上他的讲桌时，他不由感慨自己的预感之准。他皱眉思量了一下，便继续对学生们道：“我来作最后一个示范，然后你们就能完成这周的作业了。”

但当米勒娃·麦格在他的示范中途出现在教室后门时，他意识到，这回必然又是一次大挑战。他挑眉看向麦格，对方带着和他如出一辙的无奈表情冲他挥了挥手里的信纸。看来这周学生们的作业又得减半了。

AU背景设定：格林德沃患有躁郁症，郁期被学校开除后在家禁足，因而迟到数月才抵达戈德里克山谷，期间阿利安娜意外身亡。因为有邓布利多的存在，格林德沃掀起的革命较为温和。

偌大的厅堂内除了他舂捣日光兰根的声音外寂静无声，纽蒙迦德的一切喧哗都被隔绝在了重重屏障之外。

邓布利多的目光扫过面前长桌上的瓶瓶罐罐，细细清点了一番需要的药剂。然后，一边继续手上的动作，一边环视着这间为特殊时期准备的房间。每一次来似乎都有一点不同——比如这回，他注意到，那只滴答作响的精致挂钟被请走了，一切玻璃器具都被清理殆尽，就连窗玻璃上的防护咒也增加了一层。

等待魔药熬制完毕的空隙，邓布利多将带来的日光兰放入玻璃花瓶，摆在窗前的边柜上，用了一个生水咒，然后小心翼翼地侍弄了一会儿。他退后了两步，若有所思地观赏着这室内唯一的亮色，小小的白色花苞紧紧地拢着，一如床上蒙在被子底下的人。

屋外传来闷闷的呼唤声，邓布利多过了一会儿才分辨出那是在叫他。身后宽阔的大床上传来翻身的声音，以及烦躁的叹息。感知到魔力的躁动，邓布利多向窗边瞥了一眼，花瓶中的水随着玻璃的共振起了细微的波澜。他转过身，微微带笑道：“亲爱的，你不会是把隔离屏障推到走廊上去了吧？连门都不让敲？”

心知并不会收到回应，邓布利多打开门，迎向被阻隔在三米开外、焦急等候着的莱克丽丝·布莱克，接过她手上用地下实验室的坩埚熬好的魔药基底。布莱克是他教职转正后的第一批学生之一，而现在，作为格林德沃这边为数不多的知晓全部隐情的亲信，逐渐承担了他俩之间的大部分沟通任务。

“谢谢，真是辛苦你了。”

“这回……大概要多长时间？”她略带担忧地向虚掩的门内瞅了瞅。

“唔……不好说，不过如果这版药剂如我所料，应该也就这几天吧。别担心，有什么事我都会帮忙。”他安抚地微笑道。

看着她转身离开的背影，邓布利多默默叹了口气。

重新回到室内，他将基底和配料分成三份，将一碗调配好，让它向床上缩成一团的鼓包飘去，自己则紧随其后。越靠近，他越能感受到那愈发紊乱的魔力波动，他知道那人醒着。

“盖勒特，”他柔声道，“坐起来喝药吧。”

这张床太大了，坐到床边的他还几乎够不到蜷在中央的那人头顶的被子。在他掀开被子的刹那——

啪——药碗撞在对面的墙壁上，发出凄厉的声响，四溅的水花被邓布利多无动于衷地挡在身外，这场景让他似曾相识。他抽出魔杖——

啪——瓷碗从阿利安娜脱力的指间坠落，在地上碎成无数片，飞起的汤药让阿不思猛地撤身站起。

“母亲不会回来了。你也是知道的，不是吗？”这句话的余音还在屋内盘旋，就见坐在床边阿利安娜垂着头，豆大的泪珠落在支撑在膝盖上紧握成拳的手背上。

阿不思也不知道他最近是怎么了，似乎始终冷静，却又时不时脱口而出会让自己后悔的挑拨话语。但今晚，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多听一句“妈妈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的无稽之谈。

他的妹妹在母亲逝世后——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便更加恶化了，虽然多数时候可以分辨是非，但时不时——特别是到了夜间、身处卧室的时候——她似是会完全不记得发生过的事。

这让阿不思的夜晚相当不好过。

犹豫了一瞬后，他默不作声地跪到地上，一点点拾起碎片。尽量不在阿利安娜面前使用魔法，这是阿不福思和他约好的。

“对……对不起！”阿利安娜的声音在头顶上方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她着了魔般地反复着，声音逐渐由可怜变得恼人。

“别说了，”阿不思抬起头，却没能打断对方的呢喃。

他忍无可忍地提高了音量：“我不想听到你再说一句‘对不起’！”难道她不知道吗？“对不起”是世间最无用的话了。

就在那一刹那，屋内的小物件——书本、玩偶、衣物，还有阿利安娜一直摆在床头的、母亲的宽檐帽——突然不安地震动起来，随之向上飞起，一枚阿不思正准备去拾的瓷片陡然窜起、划破了他的左脸颊，闻声而来的

阿不福思也猛地推开房门，震惊地看向跪在地上的他和惊吓之间用双手捂住嘴、满面泪痕的阿利安娜。

“发生什么了？”阿不福思的闯入似是让阿利安娜的情绪缓和了些许，腾空的物件逐一落下。

阿不思抿了抿嘴，什么也没说，只是捧着碎片离开房间。

那一晚，他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度过的，将各种做满了标记的魔药典籍丢在一边，随意地从最古老的秘闻传说翻阅到最新的变形理论。但更多的时候，是一边听着楼上断续传来的哭闹声，一边将手背贴在眼前缓 and 心情。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调配各种他觉得可行的魔药，或是发明讨妹妹欢心的小玩具。但在屡屡挫败后，他意识到自己才智的局限；在累积的怨气里，他探知到自己情感的边界。

将一切丢给阿不福思，就一晚，他是这样想的。

只可惜，那是阿利安娜存在于世的最后一晚。

“清理一新。”

他收起魔杖，不紧不慢地召来第二只碗，微笑着将再次调好的药汤送到床上阴云密布的人面前。

“你醒了？”

“我一直醒着，”格林德沃接过了药碗，却只是紧紧盯着它，“在噩梦里醒着。”

邓布利多安抚地一笑：“亲爱的，这是我特别改良过了的，保证不会恶梦魇。”他顿了顿，“味道也细心调配过了，不试试吗？”

他看着对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端起了碗，喉结微动，默默咽下最后一滴液体。有一瞬间，他觉得面前的中年男巫像个乖巧的学生。

“你对调味的定义，就是疯狂加糖吗？”——但也只是错觉而已。

“我用的明明是罗汉果，”邓布利多笑道，“我也是很注重健康的。”格林德沃撇撇嘴，让碗飞回长桌，转而又闷头睡下。

“盖勒特，不吃点东西吗？”

没有回音。

“我可以睡你身边吗？”

依然没有答复。

邓布利多便只当默许，轻轻地顺着格林德沃姿势侧躺在他的身后。

“你没有课需要去上吗？”身侧终于传来了一声嘟哝。

“和以往一样，我在这里陪你。”

“你的惺惺作态足够感动到自己了吗？”邓布利多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只觉得他语速缓慢而沉重，几乎没有起伏，“走吧。你只是出于愧疚，把我当作你妹妹的补偿罢了。”

邓布利多沉默了一瞬：“我说过的，你们全然不同。我在这里，只因为是你。”他顿了顿，“况且，我也不那么奢望。‘你得不到救赎，也不需要原谅。’你是这么对我说的，记得吗？”

“不记得，”格林德沃用双手捂住额角，“我还能记得些什么呀。”他不知道，魔力场的自相挤压摩擦是否是一种痛苦的具象化。

邓布利多感知着对方身体的紧绷，伸手捋过他铂金色的发丝落到肩头，轻道：“没事，我记得清楚，特别是我们初遇那段时间的事。你还记得我们最开始是在哪里见的吗？”

“几十年前的事了，阿不思，”格林德沃的身体稍稍放松了一些，“不是在巴希达家吗？”

“是在戈德里克的墓地。”

“唔……”似是在慢慢回忆着，他感到格林德沃的魔力波动平静了一些，他在手上加了一点力度，示意身边人翻身面向他。

他终于对上那双隐在阴翳之下的异瞳，继续道：“我讲给你听，好吗？”

阿不思：

暮色里，周围一片死寂。我用手抚去石碑上的积雪和表面的冰霜，露出阿利安娜·邓布利多的名字，然后将手缩回大衣口袋里，默默地立了一会儿。

即使是在安娜的墓前，使用魔法竟依然让我感觉不自在。

距离圣诞节还有不到一个月，这是我给自己定的留在这里的最后期限，虽然我还没有信心和勇气去多思考下一步。

冰冷的空气让肺部微微疼痛，我默默地蹲了下来，抱住膝盖，像是要离她近一点，又像在尽力缩小自己的存在。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这片教堂公墓的唯一一人。

一个瘦削的身影正立在墓地中央最高的一块石碑前，荧光闪烁的光芒证明他也是个巫师。他弓起身子，似是在仔细研究着墓碑上的字——显然是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的碑文。他凑近了些，杖尖的荧光映在他冰蓝色的眼里，略长的金发落在脸侧，阴影将他的眉目勾勒得更加分明。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屏住了呼吸。

“你在这里做什么？”话出口我便后悔了，这听起来仿佛在守护什么不存在的领地。

无论如何，这声质问确实吸引了对方的注意。他转过身来，敞开的黑色风衣摆起一个弧度，在雪地里依然显得十分单薄。他竟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甚至更年轻——的少年。我注意到他的另一只眼睛是晨雾般的银灰，在高颧骨和薄唇的映衬下流露出一丝凌冽。但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后却笑了。

“有趣的开场。不是问我是谁，来自哪里这种无聊的问题，”他一步步向我走来，“虽然，‘我是谁’确实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不得不承认，我被勾起了一丝兴致：“你不住在这里，但你看起来并不像是童话故事的狂热爱好者。”

他轻笑着走到我近前，又凑近了半步。“要知道，很多童话故事可是暗含深意的。”

一阵狂风突然席卷而过，我低下头，施了一个护身咒，将衣着单薄的陌生少年和自己罩在其内。

“哦？”他抬起头看了看瞬间平静的四周，“令人印象深刻，阿不思·邓布利多。”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得意的笑：“不难想见。从远处就知道我在看谁的墓，一眼就知道我是生人，必然在这里久住。凛冬时节的夜晚在这里守着，恐怕是为了亲人，”他瞥了瞥墓碑，面色凝重起来，“不愿回家的、邓布利多家的孩子。虽然临近圣诞，你弟弟也有可能回来了，但……”他又环顾四周，微笑道，“有这样的才智的只可能是你——阿不思·邓布利多。”

他念我的名字，似是带着乐曲的旋律，让我一时哑然。

“你妹妹的事，我很抱歉，”他转身面对墓碑，单膝跪地，“兰花盛开。”

他的杖尖划过一个圈，幻化出一只花圈，其上的白色小花缓缓绽开：

“凭什么如此鲜活的，却要枯萎呢？”

已经过去数月了，我的鼻头却又突然有些酸涩：“或许是环境恶劣，不适合她吧。”

“那就去改变环境。”少年突然转过头，抬起眼无比认真地盯着我道。

就在我思索着如何回应时，我注意到一朵雪花落在他的金色的发丝上。又开始下雪了。

我萌生了一丝想为他掸去的冲动，但他却又站起了身，举起魔杖加强了我用以保温的屏障，雪花便不再落下。

“其实，让雪花落在身上也挺好的。”我喃喃道。

他似是思索了一下，杖尖便又发出光芒。这回，雪花透过屏障后变成了点点萤火虫般的光亮缓缓下落，在掌心融化却并不觉冰冷，让整个防护罩像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球一般。我摊开双手，讶异地观赏着这般难得的美景。

“轮到你了，阿不思。”

“什么？”

“我知道了你是谁，那你来猜猜我是谁吧。”

这人的一切都很陌生，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谁？但我并不想被小看，于是迟疑地开口道：“你……你的口音听起来应当是德语母语？”他鼓励地笑着点点头，“你肯定不是霍格沃兹的学生，否则我不会错过你这样的……”我抿了抿嘴，“但比起布斯巴顿，我认为你更可能来自德姆斯特朗。”

“的确。”

“你熟悉我的家事，又没有随身行李，恐怕是借住在我熟悉的某位邻居……但我猜你并不姓巴沙特？”他继续笑着点头，眼里的光越来越亮，也让我更受鼓舞——虽然在此之后，就没什么准确的线索了。

“你用着我没听说过的咒语，充满了创造力，却毫无顾忌。我猜你在学校才华洋溢，却不循规蹈矩。我……”我突然注意到，他眼角处有一道不显眼的血痕，我伸手撩起他用以遮掩的发丝，“梅林，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对吗？”

他却继续微笑着，偏头靠向我的掌心：“只是家里有些喜欢使用暴力的野蛮长辈罢了。”他抬起左手覆上我的手背，“我看得出，我们很合得来。”

“盖勒特·格林德沃。幸会。”他将我的手放到唇边，在手背上落下一吻。

我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慌乱地抽回了手，扯开话题道：“你确实是来这儿追寻所谓的圣器的？”

“没错，”我避开他的目光，却感到他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但现在看来，有更惊喜的收获。”

我装作不知道他意有所指：“那你恐怕要失望了，几世纪不见踪迹的它们恐怕只是传说而已。”

“不是传说。因为我‘看’到了——我会寻得它们，我会阻止接下去要发生的悲剧。”

我惊讶地抬眼道：“你是先知者？”

他点头道：“所以，阿不思·邓布利多，你要仔细地听好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咽了咽口水，目光落在他开合的唇上。

他一字一顿道：“我还看到，我们会并肩而立。我们的名字，会为世人所知晓。”

阿不思：

再次见面是在巴沙特家，我怀揣着要还的书，忐忑地站在餐厅，等候巴沙特从厨房里忙完出来。

随后，便听到楼梯上传来响亮的脚步声，先是看到一大堆比人还高的杂物、书册和不知装着什么的麻袋飘下了楼，随后是盖勒特——头上裹着有些好笑的头巾，袖子高高卷起——控制着那个夸张的杂物堆走下楼，他的身后还跟着拖把和提桶。

他终于从杂物后注意到了我，马上咧开嘴，恣意地笑了。“早啊，阿不思。”他一把将头巾扯了下来，被解放的发髻纷纷落下，张扬的亮色一时让我觉得有些刺眼。

“你来找我吗？”

“我……我来还书。这些是先前问你的姑婆借的，现在用不上了。”我将那几本厚厚的古籍放到餐桌上。

“哦？我看看。”他将悬空的杂物丢到一边，掸了掸手向这边走来，他看向第一本《大脑封闭术的演化史》，撇嘴道，“毫无实用。”

他拿起第二本《魔药对灵魂的作用》，却没有置评便放到了一边，修长的手指掠过剩下的关于巫师纷争和律法演变的编年史，不屑地道：“巴希达果然只会借你这些没用的历史书。”

“说什么没用呐？”巴沙特从厨房出来，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

“与其读这些历史，还不如自己去创造。”他挥挥手，让这几本历史书飘到了书架上各自的专属位置上。我只觉得有趣，盖勒特虽然嘴上鄙弃，但显然他早就知道这些书的内容，否则也不会不用看就能分门别类地放好。

他大概以为我嘴角的浅笑意味着不屑，便将手放在嘴边，凑近道：

“你不要不信我，我在学校可是被称为‘梅林再世’哦。”

巴沙特举起那本仅剩的魔药书——也是最厚的一本——敲在他头顶：

“什么‘梅林再世’，就是个肄业生。”

“巴希达！”他高声抱怨。

“还不懂礼貌，”巴沙特向我示意道，“打过招呼了吗？来，这是……”

“阿不思·邓布利多，”他念我全名的方式依然给我一种特别的感受，“我们早就见过了，对吧？”他向我挤挤眼睛。

他的指尖有意无意地扣过魔药书的封面。“问题不在于你是谁，也不在于你从哪儿来，”他凑近了一步，“而在于你准备做些什么。阿不思·邓布利多，你还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阿不思：

盖勒特·格林德沃是个怪人。

他似乎永远精力充沛、神采飞扬。他自身像是一团火，让山谷的严冬都不再寒冷，也让他身边的人都为之感染。我没有多去考虑这团火会不会有熄灭的一天，又会不会有一刻失去了控制点燃一切，更没有考虑自己究竟是坍塌还是飞蛾。

总之，我无法拒绝他的任何邀约。所以，当我与他一同走上河堤时，想要一直这么走下去和想要转身就走的矛盾感近乎撕裂我的肺腑。那是阿利安娜葬身的河流。

“和我讲讲她以前的事吧。不要泛泛而谈，我想听具体的。”盖勒特似是下定了决心处理我的心病。他决定了的事就没有什么可以动摇。

我叹了口气，抬头看向西沉的太阳，回忆道：“她很喜欢画画，也画得很好，”直射的日光刺得我眼睛生疼，但我没有回避，“她其实很聪明，所以……也更痛苦。成日关在室内的时候，阿不福思会采摘各种花卉回来给她反复画。我们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即使花朵枯萎衰败了，安娜画的却如出一辙得鲜活。”我顿了顿，意识到两人已经沿河走到了一片小树林里。

“先前有一只濒死的麻雀撞入室内，安娜对着它的尸体画出的依然是鲜活的样子。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一直抱着希望。”盖勒特声线平稳地道。

我停下了脚步，捂住了左胸：“她六岁就能催开玫瑰，就能将枯叶变成蝴蝶，此后却再没见过多少外面的世界。”盖勒特也驻足，转身面向我，我伸手慌张地扶住他的肩膀，“而我——受尽馈赠的我——却……盖勒特，我一定曾在心里想过‘没有她就好了’，然后，她便真的……”

盖勒特紧紧抓住了我的手，有一丝疼痛，他说：“阿不思，你得不到救赎，也不需要原谅。”我想我可能发出了一声啜泣，对方的声音柔和了

些许，“曾有人对我说过，目睹重要的人死亡，那个人的一部分灵魂便寄居到了你的身上，”我抬头看向他，似是从他眼里看出了一丝缅怀，“你作出了你的选择，你会永远记得，你会永远背负。这就够了。”

我吻向他，半是要堵住自己的抽噎，半是急需借用对面人的温度。意识边缘，我感觉到他抽出了魔杖，对准了结冰的湖面，火焰熊熊落在他唇边像一句誓言。我看见有蔚蓝的光彩在冰面下涌动，随后破冰而出。我从没见过水面上的火焰，一如幻境。河水重新开始涌动。

他的杖尖划过河畔，积雪渐化，露出土壤。“速速生长。”他轻道，光秃的河畔重新翠绿，随后鲜花盛开，黄白交加的日光兰在周边的霜雪里显得格外明媚——代表野心和解放的倔强的花。

我也许早该意识到的，从他左手腕上的新旧伤疤，他每每初醒时眼底陌生又冷峻的光，他在我脆弱时刻出口的血盟邀约——

但说到底，我如何想来也是无法逃脱的，就像这样的時候，当他用魔法作诗；当我们的身体相触，簇拥在他创造的、不合时宜的春色里；当他向阿不福思意有所指地夸赞我的“执杖手势”值得他学习；当他谈及未来，就像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荣光。

“嗯……平安夜的九点，在教堂见面如何？”我是这样回复的，如此意义重大的事，我期待着一个特殊的时刻。

只是，他没能赴约。

阿不思：

等待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太多的不安。我早已习惯了等待，甚至是漫无目的的等待。所以，像现在这种盼着一个人到来的时光，并不难熬。我更多的是为盖勒特不把这么重要的场合当回事而有些气恼，但他可不是一向如此吗？我想象着他这回姗姗来迟会找什么样的借口，直到——“他改主意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清晰。

当教堂响起今年最后一次钟声，我开始挪动脚步往巴沙特家的方向走去。我摸了摸魔杖，但还是没有幻影移形——兴许能在沿路迎面碰上他呢？

这条熟悉的道路莫名地有些陌生，我边走边思索着，终于意识到，往日巴沙特家二楼的窗户几乎时刻透着灯光，在雪地里映出一片明媚的反光，而此刻，那儿却是漆黑一片。我一向惊讶于这点，而问起他时，他却只是打趣地搪塞道：“生活如此有趣，哪有空睡觉。”

仅凭这点就断定有什么事发生了未免有些神经质，但我还是下定决心去敲门。

当身着睡袍、裹着毛毯的巴希达开门见到我时，她几乎马上理解的表情确认了我最坏的猜想。

“哦，亲爱的，那孩子一定是答应了你什么事，对不对？”她皱着眉，语气里带着抱歉，“他在楼上，但可能不想见你……他明天就要走了。”她闪身让我进门，却又挡在了我面前。

我沉默了一会儿，挤出着一句：“我能上去看看吗？”却已经迈步向前。巴希达最终还是闪过了身。她在我身后低声道：“你不要太怪他。这是家族里的毛病。”

当我逐渐靠近盖勒特的房间，就已经可以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果然，一道屏障横亘在我与房门之间，我将手抵上它，纯防御性质的魔力在我的掌心淌过。

“盖勒特？我知道你听得见。我们谈谈，好吗？”我只是稍微提高了一点音量，不想显得太过急躁。

但我不能否认内心的焦灼和困惑。没有任何回音。我注视着面前的屏障，考虑了一下将它强硬攻破的可能，但我能感觉到手心的一丝温度，那是熟悉的气息。

我否决了这个想法，靠着墙边坐下，一手依然抵在屏障上，或许是期待它有一刻会自己消失，又或许是因为我只有这样才能感知到他的一丝存在。

“那好，我就在这里等你。”我一手抱着膝盖坐着，就像初遇的那晚，只是那时被挡在外头的是狂风和雪片，此刻却是我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期间巴希达来给我递了条毛毯，似乎并不打算劝说我回去。

直到我困倦间歪过的头也抵上了隔离屏，它却突然消失，让我几乎一头砸在了门上。我匆忙站起来，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门。

屋内虽然昏暗，但我依然能发觉异样。我点亮杖尖，注意到地上是收拾了一半的行李——说是收拾，却只是散乱一地的杂物罢了，还夹杂着玻璃碎片和撕碎的纸张，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更是令人不安。

我向床头看去：“盖勒特？”

掩于阴影里的人看起来近乎陌生，他将右手前臂抵在额前，似是不满于我带来的光源。那双原本灵光流转的异瞳里此刻满是冷峻和厌倦。

生人勿进的气场让我止了步。我寻思了一下道：“谢谢你，终于愿意让我进来了。”虽然有千百个问题，但我还是想先缓和一下气氛。

“啧，只是太累了，”他将手臂下移，完全盖住了眼睛，一字一顿道，“保持着屏障也是很费精力的。没有人像你这么缠人，阿不思。”

我张了张口，一时无言以对。

僵持了一会儿后，我终于问道：“盖勒特，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什么明天就要突然离开？”

“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资格管我的事？”对方慵懒而拖沓的语调让我觉得好是陌生。

我几乎立即答道：“因为你原本与我有约——不只是今晚，还有、你还说过……你说，你有过预言，你看到我们会并肩而立。你说‘我们的名字，会为世人所知晓。’”

床头传来一声轻笑，然后愈发刺耳，最后近乎狂笑。我腾升出一丝想要马上逃走的欲望，因为我知道接下去会听到如刀尖般锋利的話——“你原本只是个实验或是说挑战任务，阿不思。事实证明，你比我曾经的同学还要容易得手，”陌生的声音从被褥和枕头间传出，显得闷闷的，“那些自然是假的。我并不会预言到那么细枝末节的事情。”

我攥紧了拳头，将手心扣得生疼：“那你给我看过的那些灾难画面……”

“哦，那是真的，大概。我也分不清真假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也阻止不了、改变不了，”他终于推开被褥坐起身来，眼里不再凌冽，而是一片死水般的暗淡，“所以，你看到了，阿不思，我不是什么梅林再世，

只是天天被噩兆束缚的困兽罢了。既然知道了真相，便走吧。”他瞥了眼伫立不动的我，又道，“我不想再见到你。”然后别过头望向窗外。

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分裂的叛徒、冷酷无情的厌世者，他要我相信的是这样的形象吗？我咬了咬牙，开始迈步离开。但在转身前的最后一瞬，我仿佛看到那张棱角分明的侧脸上有一道闪亮。我有些惊讶地驻足看向盖勒特，一点月光打在他雾霭般的那只眼眸里似是有丝湿润。

应该是错觉吧。

但我终于决意道：“你，明天不要走，我会等你。你留下来的话，我会一直等着你。”

阿不思：

那一晚，我自然没能休息好，只是辗转反侧间迷糊地睡了一小会儿，却又被梦境惊醒。

门钥匙的晕眩场景在脑内盘桓了数次，直到早晨的阳光时候射入窗内，我几乎可以确定远处的那间小屋里一定又只剩下希达孤身一人了。

我第一次幻影移形去往那么近的距离，却绕着屋外的花园转了又转。终于敲门的时候几乎下了至此为止最大的决心，而这颗悬着的心也终于在看到坐在餐桌前漫不经心地搅着麦片粥的盖勒特时落了地。

“早上好。”我压下激动，一如往常地打了声招呼，又补充道，“生日快乐！”

盖勒特却只是回了我一个眼神，将碗推到远处。

我凑上前，将口袋里的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送到他面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些甜的会有好处。”

我收获了一声烦躁的咂嘴：“你是在怜悯我吗？”

“怎么会？”我笑道，“我只是奖励你罢了。谢谢你，没有走。”

对方终于认真地看向我，虽然读不出情绪。

“我是来把那本魔药学的书再借回去的。我会找到有效的方法的。”

“不要因为你失去了一个，就觉得有义务把我当成你的下一个课题，”他冷漠道，“我不会当谁的替代品。”

还真是尖锐呢。我在笑容背后默默叹了口气。

“你们是不同的人。我在这里，只因为认定了你。”我隔着餐桌俯身凑上前，在他耳边道，“给我这个机会，好吗？”我小心翼翼地触碰他的唇，像掸抚一件瓷器。

“这可不是那么好治疗的，否则我也早就……”巴希达的声音突然从厨房传来。

我匆忙抽身时，才注意到她已经抱着书走到了桌边，她看了看一脸漠然的盖勒特，又看了看我，勾起了嘴角：“要是这样的话……可就不一定了。”

我接过了书，决定留给盖勒特一些独自休息的时间。离开前，我又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对了，盖勒特，”我努力确认捕捉到了对方飘忽的视线，“你还欠我一个血盟。”

盖勒特许久没有波澜的眼里终于闪过一丝情绪——诧异。我等了好久之后，他开口的却是：“你疯了？”

“当然，你最终还是答应了。”邓布利多带着笑意道。

“嗯……你趁我某个不清醒的时候提的吧，”怀中的脑袋扭动了一下，抬起来望向他，“我就一个打发你走的愿望，还没能达成。”格林德沃用手肘撑起头，又咕哝道，“不过，当时我也想着反正会被交际花抢先。”

邓布利多轻笑道：“梅林再世还是黑魔王，他们都是你。”他用手玩弄着胸前的吊坠，“你还留给我什么选项呢？你随时可能会不告而别，或者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自我伤害。”他从床上坐了起来，“平安夜，等你做决断的那晚，我还作了个特别真实的梦，梦见两个彼此深爱的人老死不相往来……”

“哼，”斜倚着男人不屑道，“那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如果真的相爱，自然是隔着穷山恶水也会去见的。”

邓布利多些许伤感的情绪完全被好笑盖过了，他斜睨了一眼床上的人道：“怎么？感觉好些了？”

格林德沃抬起一只手夸张地扫过身侧，示意邓布利多审视他绝佳的状态，一脸的毋庸置疑。

随后，他又有些紧张地问道：“几天了？”

邓布利多已经站了起来，开始换上衬衣：“不用管多久。你没错过什么，”他抓过床头柜上的文件，丢到格林德沃面前，“和纯血派的联会已经安排妥当。你去就行了。”

格林德沃没有马上开口，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凝重了一分。

“你有刻意瞒着我吗？觉得我会反对？”

格林德沃小声道：“没有隐瞒。我和你提起过的。”

邓布利多一边套上裤子，一边仰着脖子寻思了一会儿：“嗯……？是趁我某个不清醒的时候提的吧。”

他听见身后被褥翻动的声音，然后便被人拦腰抱住，温热的气息抵在腰窝处。

“不行哦。要去上课。”邓布利多转过身来面对他，招了招手，让一小瓶针对另一种极端情况的药剂飘了过来，“我可不能一直让人代课。”

格林德沃一脸不悦地看着那管绿莹莹的液体：“你果然还是更喜欢那家伙。”

“再次重申，都是你，”邓布利多回答得几乎不假思索，“来，喝药。”

格林德沃撇撇嘴，咕哝道：“我刚感觉好一点，你也忍心。”但还是接了过来。

“这版的口味也有调过，应该更好了。”邓布利多一边打着领带一边道。果然没有镜子还是有些麻烦。

“啧，你管这叫好？”格林德沃皱着眉头，将还剩一口的长颈瓶递到邓布利多面前，“不信你尝！”

邓布利多思考了一瞬，接过瓶子，仰起头一口抿入，然后按着格林德沃的肩膀轻轻吻下。他们缓缓回落到床面上的时候，药剂便也一滴不剩地灌入了他的病人的喉道。邓布利多趴在格林德沃的身上，在他耳边低语道：“明明是甜的。”

在对方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便又抽身站起：“好了，我还是得去上课。”

不顾身后的抗议，他向壁炉走了几步，又回身道：“还有，你什么时候过来代课？你可是欠了我好些呢。”

“啧，”又是一声咂嘴，接着是格林德沃一如既往的抱怨，“我才懒得管那些小屁孩。”

邓布利多抱起双臂，不动声色道：“什么时候？”

“……周四。”

“好。不准再迟到早退，”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他勾起嘴角看向窗外，喃喃道，“学生们其实还是蛮喜欢你的。”

他注意到，窗边的日光兰已经完全盛开了。

“如果我回来前这花有一丁点儿蔫了……”在踏入壁炉前的最后一刻，他带着笑警告道，“就继续饿着。”

抱怨声被火焰腾起的噼啪声盖了下去……

心病番外： 超时空来信(AU版)

“时间旅行，”邓布利多宣布，“这就是你们这周的作文题目。要求照常。”

他注意到，教室里一半的学生眼里闪出跃跃欲试的光，另一半则垂头丧气地抱怨起来。一名学生举起手来提问道：“但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没人真的了解时间旅行。”

“确实如此，所以才值得研究，不是吗？”邓布利多笑道，“比如，我们可以收集一下现在已知的时间性质，谁有想法吗？”

“我知道有一种特殊的设备可以用来操控时间。”一名学生道。

“没错，时间转换器，”邓布利多应道，“但我不会称之为‘操纵’时间。比如，目前还没有能去往未来的方法，仅能回溯。那么时间转换器的局限与风险便是一个可写的方向。”教室里一片点头。

“但是预言不是可以看到未来吗？”又一名学生提问道。

“确实，但这是否属于时间研究的范畴，还是值得探讨的，”邓布利多顿了顿，“但冥想盆或者将记忆附于器物的魔法也可以算作时间旅行，只是一种被动参与的‘记忆’旅行的形式。大家可以多加了解，但最重要的是——”

多年来已经精于授课的教授环顾教室，“对于时间这样神秘而危险的东西，我们还有许多未知，因此必须心有敬畏。”

当一只浑身发光，散发着焦味的球体突然撞进窗户时，盖勒特率先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抽出魔杖。但那东西只是有气无力地滚动了几下，舒展开来，看起来是一只衰弱不堪的鸟儿。

“怎么了？”阿不思也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睡眼惺忪。他最近觉得自己视力越发不好了。

“有一只奇怪的鸟飞了进来，”盖勒特凑上前，突然震惊道，“诶，阿不思，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凤凰吧？”

阿不思也一惊，急忙上前查看这个翎羽耷拉、灰头土脸的生物。

盖勒特直起身来，咂舌道：“不得不说，这可是我见过最衰的凤凰了。”

阿不思白了他一眼：“就好像你见过真的凤凰一样。不论它是不是凤凰，它看上去经历了不少磨难呢，”阿不思试图触碰它，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藏在它身下，“嗯？盖勒特，你看这是不是……信？”

盖勒特俯身看了看，一把便将信抽了出来：“真的是，还有两封呢。”话音未落，其中的一封原本雪白的表面显出了字迹：

致：盖勒特·格林德沃

白：盖勒特·格林德沃

滴血亲启

盖勒特惊讶之余正准备开口，就见地上那形似凤凰的生物瞬间燃起一团火，阿不思猛地缩回手。几秒后，火团化为灰烬，一只还未长齐羽毛的雏鸟从里面挣扎而出，慢慢睁开了眼。

“这下，我们可以确定它确实是只凤凰了。”阿不思惊叹道。

“这个，”盖勒特将另一封仍是空白的信封交给阿不思，“你试试看。”

阿不思疑惑地接过来，就见上面出现了字迹：

致：阿不思·邓布利多

自：阿不思·邓布利多

滴血亲启

他俩犹疑地看向彼此。

格林德沃这几天都闷闷不乐的，原因仅是一只他莫名收到的傻鸟。现在，他正坐在办公室里，和它面面相觑。

这只特别的凤凰是来自东方巫师界的礼物。他还从未亲眼见过活的凤凰，而现在也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让他苦恼的是这家伙的另一个特性——“这只凤凰生于世纪之交，”使者介绍说，“是象征轮回的生物，它可以用它的生命为您寄一封信。”

“凤凰？寄信？”格林德沃看了看面前尾羽华丽、器宇轩昂的鸟儿，又看了看一边自己的猫头鹰，觉得简直暴殄天物。

“没错，但这封信将能准确地寄给过去的自己。”使者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过去的自己……啊。

格林德沃知道自己不能一直瞒着他的爱人，但想到对方可能会写的内容，他还是有些惴惴不安。

啪——随着一个响指，盖勒特手里的信燃起了蓝色的火焰。

“啊，你为什么？”阿不思急得从先前蹲坐的姿势跳了起来。

“无论是不是真的从未来寄来的，我都不想看，”盖勒特不假思索道，“我受的控制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加一个老头子的说教。”而且——不

会也太厚了一些吗？他捏着即将烧完的信封心想，明明阿不思的信就很薄……难道我老了会变成一个可悲的话痨吗？

阿不思不置可否地抿了抿嘴，捏紧了自己的信。

“你的也别看了吧。”盖勒特伸手就要去夺信，被阿不思退后几步举得高高的。

“我……让我再考虑考虑。”他低声道。

盖勒特皱起了眉头，似乎做了个艰难的决定：“既然如此，我也不干涉。但你要保证……”

“我保证，”阿不思将信背到身后，真诚地承诺道，“无论看或是不看，什么都不会变的。”

“你说，它最远能回溯多久来着？”邓布利多用手指托着下巴沉默了半晌后终于开口。

“不能超过它本身的生命，所以是1900年。”格林德沃应道。

邓布利多点点头，眼神略有些黯淡。“你想写吗？”他问道。

“当然！我有太多想对那臭小子说的啦！”格林德沃难得那么激动。

邓布利多挑眉：“我以为你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唔……”格林德沃似是被问着了，“虽说我现在来看是没什么可再后悔的了。但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嘛。比如当时理解错的预言，早可以干掉的障碍，还有……总之会是很好的机会。”

邓布利多似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笑着点点头。他又思索了一下道：“我在想，凤凰只能寄出一封信吗？我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我们都在场的时点，是不是可以将两封信带给我们两人？”

果然，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想……是可以的。”格林德沃咬了咬唇道。他毕竟没有任何理由予以阻止。

“放心，”邓布利多笑着打趣道，“我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就算是在你的问题上。”

阿不思坐在卧室的书桌椅上发着呆。小凤凰已经被他清理干净，裹在一团毛巾里睡着了。他将那封被自己揉皱的信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正中央，苦恼地向后翘起椅子。

窗外被薄雾渲染的月光格外柔和，却还是抚慰不了他忐忑的内心。为什么自己不能像盖勒特那样决断分明呢？他知道对方所担心的——如果未来的自己叫他即刻远离盖勒特怎么办？如果他被告知未来的最优解他就该听从吗？如果未来一片灰暗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但思前想后，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对此弃之不理的。他最终还是将魔杖对准了自己的食指……

咚、咚——敲打窗玻璃的声响惊醒了刚睡熟的小凤凰，也让阿不思猛地将信纸丢到一边，但还来不及收回嘴角的浅笑。

盖勒特又用扫帚的顶端轻撞了一下窗户，点着河岸的方向冲阿不思示意。对了，他们约好了今晚借着夜色一起去调查一下隐形斗篷的线索。他们顺着佩弗利尔的族谱摸到波特家并非难事，既然近在咫尺，自然没有不去探查一番的道理。

阿不思跳上了盖勒特的扫帚，搂住他的腰。“你……还好吗？”盖勒特的声音混在夜风里，他听不出对方的语气。

“嗯，”他望着面前人飘扬的金发，微微勾起嘴角，“都好。”

亲爱的、年轻的阿不思：

展信佳。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了你的一个旧友。我能给你的谏言或许比给我的学生的都要少，但我还是想将这几个字带给你：

谢谢你。

盖勒特一边控制着方向，去向村庄的边缘，一边轻声地开口道：“我想好了。我要回一次家，了断一些事。我也会在那里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开始我的计划。”

你将面对漫长的离别和孤寂。

谢谢你，没有放弃。

阿不思咬了咬嘴唇，他知道他终究要听到这句话，这是好的。

“要按时吃药！”他最终说道，他听到身前的人轻笑着点头，“我也决定了，阿不福思毕业后，我会回霍格沃兹从最基础做起，培养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开始我的计划。”他学着盖勒特的话笑道。

你将作出自己的抉择，开启自己的征途。

谢谢你，恪守初心。

“阿不思，凭你的能力，你真的决定要做个教书匠？”盖勒特一如既往地不满道。

阿不思自顾自地摇摇头：“一个人的力量终究还是太弱了，我们想要的未来是需要更多、更多强大的伙伴才能开启的。”

你将要面对的，我无能为力。但我只想对你说，你
比你想象的更坚强。

你或许挣扎了许久才决定看这段文字，忌惮我来自
于哪个未来。但这都已经与你无关了，未来，一切都还
尘埃未定。

而你身边的那人恐怕已经将那封来信弃之不顾了，
所以，请你替我告诉他一点：

“哦对了，”阿不思凑上盖勒特的耳边，“未来的我有一句话带给你，虽然我是很不想说啦——”

督促我早日控糖，用魔法修复的牙齿总不如原来的
好用。罗汉果是很好的替代品。

未来的阿不思

信的灵感来自终结者（1984）。

LOFTER原文地址：[超时空来信（AU版）](#)

超时空来信（原著版）

1. 属性

“铁甲咒，”盖勒特手心向上擒起魔杖，“完全取决于施咒者本人实力的咒语。可以强大到抵御除了不可饶恕咒外的一切魔咒，也可以脆弱到一碰即碎。而且用途很广——”他边施咒边转了个圈，“有反幻影移形的屏障，”然后，他转而放下魔杖直指地面，屋子四周光芒一闪，后又消失了，“也有防范窃听手段的隔离墙。”他瞥向坐在桌边双手托腮的阿不思。

阿不思看上去丝毫没有被他展示惊艳到，他眨了眨眼礼貌地笑了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盖勒特扯了扯嘴角，继续道：“接下去便是重点了，我最近的新发明，”他将魔杖平举到身前，阿不思听到他呢喃的咒语“*Protector Diabolica*”，一道清晰可见的蓝色屏障在阿不思面前展开，将房间一分为二，“这可是像魔杖一般有灵性的护盾，挡的只是敌人，友人不会被伤到分毫。”他带着毫不掩饰的自得解释道。

这下，阿不思有了兴趣，他伸出右手，穿过屏障晃动了一番，要不是那抹蓝色，他丝毫感觉不到屏障的存在。他打趣道：“这样也证明不了你发明的魔咒有效啊。”

盖勒特收起屏障将双臂抱在胸前：“呵，等那放羊的小子回来就知道了。”

阿不思站了起来，笑着摇摇头，默念道：“Protego Diabolica，守护加上恶魔，”他绕过桌子走到盖勒特面前，挑起眉毛道，“你说你是要抵御恶魔呢，还是在发动恶魔守卫你呢？”

“只要能检验真心，有什么差别吗？”盖勒特不以为意。

“盖勒特，你做的改动可是掺杂了黑魔法？”阿不思直视对方的眼睛。

盖勒特抿了抿嘴偏过头去，似是在思考如何答复。阿不思想了想，将魔杖举到胸前：“我越来越觉得，每个人的魔力都天生附带不同的属性，虽然很隐晦，但……有些人善于创造，”他从杖尖变出一小束玫瑰，接着道，“有些，则擅长毁灭。”玫瑰在盖勒特惊讶的目光中被一束烈火烧尽，阿不思将空着的左手探向背后，几副刀叉从壁橱飞来，在飞行途中糅粹变形，到阿不思手里时，已变成了一只银色的高脚杯，他移动魔杖，引导那簇火苗进入杯中，它在里面乖巧地燃烧着。

阿不思抬眼看向盖勒特：“每个人都有天生感到契合的东西。黑魔法也不一定邪恶，我想，关键在于用途。”盖勒特若有所思地盯着那团火苗，突然伸手与阿不思合握住魔杖，火舌骤然蹿升，倒映在他眼里的火光由橙转蓝。

他笑着道：“看，这样‘火盾护身’是不是气派多了！”

“清水如泉。”阿不思在那抹青烟里没好气地瞥向盖勒特，“你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讲话？”

“有！当然有，”盖勒特撤回手挠了挠头道，“那按你的理论，你的属性是什么？”阿不思沉默了一瞬，被盖勒特抢话道，“我看，你这么擅长变形术，”他接过那只银杯，凑到阿不思耳边道，“恐怕……是‘伪装’吧？邓布利多大圣人？”

盖勒特如愿以偿地收到了一枚白眼，阿不思推开他戏谑道：“那你呢？成天研究各种铁甲咒，又是天生的大脑封闭术大师，把自己裹得像只洋葱一样，可不是‘隐瞒’奇才？”

阿不思错觉盖勒特满脸的笑好似凝固了一瞬，他退开一步。“不是天生的。”他淡淡道。

在探讨发明咒语之前，他们在摄神取念的话题上不欢而散，虽然盖勒特答应了为彼此敞开心扉实验几个来回，但阿不思完全不能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深于表面的信息，他也没有给出理由。看来，阿不思是推测他是生来便会大脑封闭术。

“我说过了，这不受我控制。”他看着阿不思欲言又止的样子，接着道，“我不想多提这件事，好吗？”

2. 变故

不速之客闯入室内时，盖勒特正在阿不思家的客厅里。当那只浑身发光、散发着焦味的球体冲他飞来时，他紧张地抽出魔杖，但那东西只是有气无力地滚动了几下，舒展开来，看起来是一只衰弱不堪的鸟儿。

“怎么了？”阿不思从厨房出来，指挥一盘烤好的饼干飘到桌上。

“有一只……什么鸟飞了进来……”盖勒特凑近，发现它的爪下还抓着一封信，他触碰到信封的刹那，上面浮现出字迹来。

阿不思也好奇地凑近，但还没到近前，那灰头土脸的不明生物瞬间燃起一团火，几秒后，火团化为灰烬，一只还未长齐羽毛的雏鸟从里面挣扎而出，慢慢睁开了眼。“天哪，这不会就是凤凰吧？”阿不思惊讶道。

“不但是你念叨过的‘会救邓布利多于危难’的凤凰，还给你带来了一封信呢。”盖勒特将信封递给他。

阿不思低头，上面确实是用他的笔迹清楚地写着：

致：阿不思·邓布利多

滴血亲启

阿不思犹疑地看向盖勒特。

“打开看看吧，兴许是给你送凤凰的好心人的致辞。”盖勒特满不在乎道，他弯下身，向那只凤凰雏鸟探出手指。

阿不思思索了一下，还是禁不住好奇戳破食指打开了信封。信并不长，但立即抓住了他的目光，他的神色随着每一行字迹愈发凝重，信纸的边缘被越捏越紧，他逐渐背过身去。

盖勒特逗弄了一会传说中的凤凰后，才觉得气氛有些古怪，他一手将雏鸟将灰烬中捧起，一手搭上阿不思的肩头：“阿——”

阿不思却在他的触碰下反应过度地颤栗了一下，让他好生奇怪。阿不思稍一回头却又马上换了个方向背过身去，盖勒特好似在他眼中看到了一抹闪亮。“你不会……哭了吧？”

“嗯？才没有……”阿不思重重地眨了眨眼，在盖勒特看不见的角度，一滴泪滴直直落在信纸上，信纸便突然燃起了火焰。阿不思一惊，立即脱手，烧成灰的纸屑飘落在地。

“居然还施了这种法术，”盖勒特凑上前，将手指架在唇间道，“恐怕写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吧？你真没事？”

阿不思似乎还在恍神，他撤开一步，回避着盖勒特的目光道：“没……什么，只是……嗯，叫我要好好抚养这只凤凰。”

“是谁写的？”

“……没有落款。”

“真的什么别的都没提？”盖勒特怀疑地挑眉。

就在阿不思觉得自己的伪装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咚咚。”敲击声从楼梯上传来，两人同时抬头，是隐在阴影里的阿利安娜在轻叩楼梯扶手。“哥哥……”她小声呼唤道。

阿不思吁了一口气。“我妹妹叫我，今天就不和你多聊啦。”他摊开手掌，让小凤凰颤颤巍巍地爬到他的手心。

“但——”

没等盖勒特开口，阿不思抢着道：“我还要好好研究一下怎么照料凤凰，你也帮我查查吧，”话没说完他已经转过身，逃亡一般地去往楼上，最后撂下一句，“也想想帮它取什么名字吧！”便将满脸狐疑的盖勒特扔在了楼下。

3. 凤凰

格林德沃从天黑等到天亮，凤凰的啼鸣才终于在窗外响起。

他面对高窗在地上正襟危坐，面前排满了一条条被撕碎的纸屑，那是他感受到纽蒙迦德的防御魔咒消失后在夜里撕毁的信件。现在，他正借着清晨的光重新拼凑着。

又是一声悲鸣，然后，他感到一个阴影挡住了他的光源。“你来做什么？”他头也不抬道。

“这世上已经没有值得你的人了。”那阴影丝毫没有动静。

他看着满地破碎的信，突然抬头道：“想回去吗？”他撑着膝盖站起身，“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那阴影噗的一声消失了，然后一只有着火焰般赤色翎羽的大鸟出现在了他的肩头。

“那好吧，但我们得想个主意。写给我是没有用的，年轻时候的我就会把那封信烧了……”他看向肩头的凤凰，凤凰也看向他，“但我知道有人是会信的。”

4. 答案

深夜，阿不思坐在床头毫无倦意。他循着为猫头鹰造窝的样子，为从天而降的凤凰搭了个简陋的站杆立在窗前，小凤凰此刻已经长齐了毛，虽然还是和一般雏鸟没什么分别。

阿不思将手探向床的另一边，就好像还能继续感知那人今早留下的温度一般。他疲惫地扯了扯嘴角。今早醒来看见他时还无比安心，一如信里描绘的傻瓜——

“你有心事。”阿不思撑起脑袋，抬眼看向半坐在床头的盖勒特。

“嗯……”他避开目光，盯着面前的墙壁道，“我最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魔法，叫血盟。”阿不思咽了咽口水，他确实有所耳闻，但那是……

“缔结双方以血盟誓，将不能伤害彼此，更重要的是——”阿不思紧盯着他扇动的睫毛，他预感得到接下去他会说什么，若他说下去的话，他会……答应的。

“阿不思！！” 门外的喊叫声瞬间打断了屋内稍显凝重的气氛，“我们家的餐具都去哪里了？！”

“啊，糟糕，” 阿不思道歉道，“忘了把杯子变回去了。” 他翻身起床，向盖勒特做了个让他赶紧溜的手势，被对方白了一眼。

现在想来，阿不福思的介入倒是刚好打断了这一切。“不要轻信，不要流连……” 信里反反复复陈述的便是这样的警告，他有过怀疑，但那的确是自己的字迹，只是更潦草了些，那满是怨怒悲恨的字句让他隐隐感到一丝不对劲，但或许……接下去要发生的事真的对他的性格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幸好……才刚刚一个多月，还不至于……这么想着，他却感到鼻头一阵酸楚。他想起对方的隐瞒，想起自己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想起即使这样他也义无反顾。

他握紧了拳头。凤凰好似知道他的心事，扇翅飞来了他的身边。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阿不思。” 信上如是说。这有点不对，比如，在遇到盖勒特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孤独，即使过去痛苦不堪，此刻束缚累累，未来犹未可知，但他还是可以一天天挨过去，但为什么，现在的他想象远离盖勒特的日子，却觉得如此地……孤独呢？

他看向身边的凤凰，用拇指轻轻蹭过他的小脑袋。“你是来救我的吗？” 他呢喃着，“来警告我，要我免于危难吗？” 他苦涩地笑了笑，凤凰却突然直视向他，然后，他感到一股吸力自右手传来……

当阿不思重新站稳脚跟，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熟悉的房间中——盖勒特的卧室。

“什么人？” 盖勒特被那诡异的动静惊醒，瞬间坐起，点亮了魔杖指向阿不思的方向。

凤凰扇了扇翅膀，盘旋在半空中。阿不思扭头，眼里还闪着泪光，着实吓到了盖勒特。“阿不思？你怎么了？你……怎么进来的？我的房间是有反幻影移形屏障的……”

“看来，凤凰可以带着人一起幻影移形，”他咀嚼着“屏障”这个词，“而且不受铁甲咒限制。”

他在盖勒特惊讶的目光中抽出魔杖。“这不是我计划之内，但既然我来了这里，那我想，我必须问清楚，”他对盖勒特说话的语调从未如此冰冷，“你究竟在隐瞒什么？”

盖勒特沉默了一会儿，眯起眼道：“是因为那封信，对吗？”

阿不思举起魔杖，点向他的前额：“抱歉，盖勒特，我必须要知道。你告诉我，或者我自己找。”

出乎阿不思的意料，盖勒特勾起了嘴角，眼里是他读不出的情绪：“哈，邓布利多圣人，那就来试试吧。”在盖勒特挑动魔杖的一刹那，阿不思带着前所未有的决绝发起了摄神取念。

这一次，他不再手下留情，他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强行突入盖勒特层层紧锁的思维世界，他仿佛听见碎裂声，但他没有收手。在他真正进入对方思想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盖勒特的挥杖动作似乎只是佯装。

“先生？先生！”有稚嫩的童声从身后传来，阿不思扭过头，一个金发异瞳的男孩从团团黑雾中逐渐成形，他紧跟在一个男人的身后走过阿不思的身前，“那两个黑色的长条盒子究竟是什么？”他追问着。

阿不思意识到那是幼年的盖勒特，大概也就五六岁大，除了他以外的人却全部面容模糊。

黑发男人驻足看向盖勒特。“有这一——么长。”盖勒特张开双臂比划着。

那难道是……棺材？阿不思为自己的联想不寒而栗。但他心中的问题刚一浮现，画面便真的转向了两具漆黑发亮的棺槨，被人架着运出宅邸。他看到黑发男人和盖勒特的背影也在注视着这一幕，他听到——或者是当时的盖勒特听到——四下有人在轻声议论格林德沃夫妇不适时的死，以及他们见不得人的死因。他看见那黑发男人跪下来，紧紧搂住盖勒特发颤的双肩。

他是谁？阿不思心道。似是在回应他，周围的场景再次变换，这次是在一间书房，黑发男人坐在桌前翻看几卷羊皮纸，坐在他侧面的盖勒特看上去稍微年长了一些，有些不安地紧盯着男人的面容。

“对历代先知的研究做得……很好，”他的手落在盖勒特的头顶，男孩的眼里闪出一丝光亮，“但为什么没有上回预言的记录？我是雇来帮助你理解你的预言的，你若是不说，我又怎么帮你呢？”

“但我的不一样，”盖勒特嘟哝道，“他们都能像帮神明转述一样讲出来，我的不行，”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看到的只是画面，完全不知道怎么表述。”

“这样啊，”男人放下手头的纸卷，转而面向盖勒特，依然模糊的面容带给阿不思一股诡异的气息，他注意到男人手中滑出的魔杖，“那我可以帮助你。”

阿不思一惊，莫非他是想用摄神取念强行提取？砰——摔门的声音引得阿不思转身，是已经有他胸口那么高的盖勒特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同一间书房。“你在消除我的记忆？”他冲到办公桌前，对着那男人吼道，“你真当我是你养的牲畜吗？”

看不出表情的男人淡然道：“怎么会？你是我最爱的学生，像我的亲儿子一样，”他站了起来，绕过桌子，单手托起盖勒特的脸颊，盖勒特厌恶地后撤了一步。再开口时，他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况且，我可是你父亲和叔叔最信赖的人，你‘唯一’的监护人。”

盖勒特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惧。那人叹了口气继续道：“作为我唯一的学生，你从没让我失望过，怎么奖赏你好呢？”他轻踱了几步，背在身后的魔杖轻敲着背部，“想不想要魔杖？”

阿不思看见盖勒特的瞳孔放大了些，他有些喜不自禁：“那不是十一岁才能得到的吗？”

男人轻笑道：“天赋异禀之人自然不必在意那些条条框框，你说呢？”

天赋异禀这点他恐怕是说对了，阿不思寻思着他究竟有没有考虑到，有了魔杖的盖勒特还会不会任他摆布。场景随着他的思绪再次转换，这回他看见盖勒特正坐在床上潦草地画着什么，画卷散落一地，眼里闪烁着近

乎疯狂的光。咚咚——咚，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阿不思听来好似某种暗号。盖勒特猛地抬起头，发丝凌乱地散在眼前。

阿不思听到有脚步声逼近。盖勒特跳了起来，挥杖让满地纸片飘向半空。“火焰熊熊。”

门被猛烈地转动了一下，然后似是受到了魔力震动，却依然没有打开。“盖勒特！”门外人的怒吼响起。就在最后一页纸化为灰烬坠落的时候，门被强力轰开，发出一声轰鸣。

来人二话不说便除了盖勒特的魔杖，大步上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按到了墙上。“我们之前可都是合作愉快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对我用大脑封闭了？”他声音沙哑道。

盖勒特似是想回应，却因为窒息而发不出声音。“你以为这样就躲得过吗？”男人抬起手，向他展示手里的药剂瓶。阿不思听到盖勒特发出一声好似受伤小兽的呜咽。

男人挥了挥手，身边的几个仆人上前将盖勒特按倒在床。他转而对身边的另一个随从道：“那个照顾少爷的女仆，叫什么来着？处理掉吧。”

“是。我会让她今天就收拾行李走的。”

“啧，我是说她必须消失！”男人抬高了声调。

“唔——”被制在床上的盖勒特猛烈地挣扎起来。男人移步坐到了床边，用近乎温柔的语调道：“好了好了，”他轻轻挑开盖勒特额前的散发，“所以我和你说，不要交什么朋友，这样的你只会伤害身边人。”他抬起手中的药剂——

阿不思突然觉得自己不忍心再多看一秒了，他从没做过强行突入他人大脑的事，此刻手足无措地企图撤退。慌乱间，他感到被人捉住了手腕，他想努力看清眼前的现实，却被面前眼眶发红、双肩颤抖的盖勒特吓了一跳。

“屏障毁都毁了，你继续啊……去看你想看的，”他喘息着沉声道，“你不是……想知道吗？”阿不思想要挣扎，却被他捏得更紧。盖勒特猛地凑上前，另一只手拖住他的后脑，与他前额相触。

情绪，强烈的情绪涌入阿不思的心头。这种感觉和自己摄神取念时很不一样，他觉得全然是盖勒特把握着主导权，将过载的画面和心思塞进了他的大脑。他还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都是他所熟悉的他们二人历经的场景，却与陌生的情绪丝丝牵连。先是狂喜，从初遇的那刻起，各个角度、各种表情的阿不思忽闪而过，怀疑的、好奇的、沉思的、慌张的……耳边充斥着他们的对话——

“我们只认识三周而已。”“时间的流速于我们不同。”

“但你要知道……亲近是有魔力的——压力或是爱意，总会让人原形毕露。”

“我觉得自己这样不太对劲。”“没有什么不对。欲望，阿尔，是人活着最重要的东西。你若想要，全世界都是你的。”

随后，是恐惧。他看到盖勒特一次次从梦中惊醒，一个人时会小心地检查屏障，在阿不思身边时，则沉默地注视着他的睡颜，又或是像今天清晨一样，不请自来地攀上阿不思卧室的窗沿。

他听见剧烈的心跳声。“我最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老的魔法……”他开口。阿不思感受到的却不是他先前猜想的处心积虑，而是极端的不安。

他感到对方终于放开了他的手腕，他喘息着搭着盖勒特的双肩，拉开一些距离，一时不知如何面对他。他一定是伤到他了，在他已经被伤害那么多次之后，他竟然……

盖勒特的脑袋沉沉地搭在阿不思的左肩头。“福克斯。”他发出闷闷的声音。

“什么？”

“你的凤凰。福克斯是个好名字。”

5. 重建

阿不思的猫头鹰第二次把他的道歉信退回来的时候，他实在是坐不住了。

虽然自己的怀疑也算事出有因，但却没想到产生了如此可怖的附带伤害。他知道，毁坏大脑屏障意味着所有被尘封的回忆将卷土重来。盖勒特把它们锁起来是有道理的，他难以想象现在的他必须要面对些什么，而他却在昨晚被对方推了出来之后——字面上的意思——便没有勇气再不请自来地去打扰他了。

他捏着信封在屋内焦灼地反复踱着步，目光落在了凤凰——不，福克斯——身上，它一夜之间好似又长大了一些。阿不思凑近了些，福克斯也认真地转头看向他，他叹了口气道：“真不好意思，福克斯，我能再让你帮个忙吗？”

福克斯大方地噙起阿不思手里的信，便振翅向窗外飞去。阿不思扶着窗沿等着，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这回不但没有回信，连福克斯都消失了！

半个小时之后，站在巴沙特家门口的阿不思握紧了拳头，反复告诉自己总得把福克斯找回来。

巴沙特夫人开门看到他时满是欣喜。“太好了，”她忙不迭地把一个餐盘塞到他手里，“我是懒得管他，但总不能让他就这么饿着，”她一路推着他来到楼梯口，“去吧去吧，就交给你啦。”

阿不思一边步履沉重地踏上台阶，一边深呼吸。看来是盖勒特又把她挡在屋外了，但他又怎么会让自己这个罪魁祸首进去呢？

终于站到了房门前，阿不思垂着脑袋拖延时间，眼睛依次扫过手中的面包结、奶酪和咖啡，就是没有敲门的勇气。门却突然在他面前打开了。

他一惊，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福克斯从他面前闪过，在屋内盘旋了一圈后，落到了盘腿坐在床上的盖勒特头顶，认真地看着他手里的画板。门在阿不思身后砰地关上了。

“盖勒特……”阿不思开口才意识到自己声音沙哑，他清了清嗓子，将餐盘轻轻地放到一旁的桌子上。

“嗯……”盖勒特似乎依然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上，头也不抬地哼声道。

阿不思觉得不该继续打扰对方。看着地上凌乱的纸张和书本，他默默抽出了魔杖，将纸页整理成堆，书本归类放回柜子里。

“你觉得如何？”盖勒特突然抬起头，将画板转了个面朝向阿不思。

阿不思凑上前。画里是一座于悬崖峭壁间拔地而起的城堡，盖勒特的笔触很是细节，像是从一个罕见的鸟瞰视角描绘的，带着遗世独立般的冷峻和肃穆。“这是……？”阿不思不解地将目光移向盖勒特。

“这座城堡将会属于我、属于我们。这是我记起的东西……之一，”出乎阿不思的意料，盖勒特似乎并不低落，反而带着兴奋，“托你的福。”他戏谑道。

“对不起，盖勒特，我不该对你做这种事的，”阿不思低下头，满心愧疚道，“你生我的气我能理解……”

“我没在生气，”盖勒特打断道，“或许，我就是在等有人能强大到深入我的内心，”他歪过头，对上阿不思惊讶的目光，随后，他又将目光收回到那幅画上，“我想叫它——纽蒙迦德。”

他余光瞥见阿不思似是受到惊吓般后退了一步，他扭过头掂量了一瞬道：“阿不思，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实话？”

阿不思心知他是指那封信，但他还没做好和盘托出的准备，一方面他都不忍心说出那些字句，另一方面，他总觉得，自己要是说了，一切就会成真，或者至少一切都会被改变。在他拿定主意之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阿不思轻声道。他知道这不公平，盖勒特都已经对他坦白了心声——以如此残酷的代价，但他却还在踌躇。

然而盖勒特只是担忧地瞅了瞅阿不思，便应下了：“好吧。”到底是什么让阿不思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不能确定，但他隐隐觉得和他们的未来有关。习惯了预言的他并不打算逼迫对方给出一个答案，毕竟，命定的不可更改，未定的又何必探知。

“盖勒特……”阿不思再次犹豫地开口道，“关于我们昨晚看到的，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问吧。”盖勒特将画板搁到一边道。

“那个药剂，是什么？”

“原本只是用来放松大脑的，防止精神异常的巫师对自己产生伤害，”盖勒特顿了顿，“如果阿利安娜被发现……那种地方会用这样的药剂，”这话令阿不思紧张地咽了咽口水，他接着道，“你不能对昏迷的人使用摄

神取念，但加大剂量用这种药的话，就可以让大脑失去抵抗力。”他平铺直叙的语调好似只是在作医药介绍。

“痛苦吗？”阿不思声音发颤，他紧盯着那双异瞳，似是想要看穿它们之后藏匿的往事。

盖勒特却满不在乎道：“或许吧，就算是，反正也记不得了。”

阿不思想起记忆里模糊的人脸和遗忘咒的痕迹，他蹙着眉道：“那些都是不可逆转的吗？”

盖勒特想了想，却勾起了嘴角：“这倒不一定，”他抓起阿不思执杖的手，让他的杖尖指向自己的前额，“我听说，钻心咒可以逆转遗忘咒的效果，来帮帮我？”

阿不思像触电般地缩回手，生气道：“我怎么可能这么做！”盖勒特带着坏笑，但他隐隐觉得对方并非完全在开玩笑。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抱起双臂道：“但有件事我倒是可以帮你。作为赔罪，我会竭尽所能帮你重建你的大脑屏障的。”

“哦？”盖勒特挑眉，“你在这方面也有研究？”

阿不思稍稍扬起下巴：“在教学方面，我可是有十足的自信的。毕竟，教别人也是自己学习的好方法，我在霍格沃兹的时候可是经验丰富。”

盖勒特似是悟到了什么，夸张地点点头道：“哦哦，原来这就是受人爱戴的邓布利多笼络人心的妙招。唔……”一只突然飞来的面包结堵住了他的嘴。

阿不思与盖勒特面对面站着，牵起他的手道：“记住，你的任务是不给我任何反馈，察觉不对就试图把我推出来。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抽手示意，我会立即退出来的。明白吗？”

虽然是阿不思自己提出为盖勒特系统重塑大脑封闭术，但他此刻还是万分紧张。盖勒特反倒是一副轻松的姿态，他浅笑着点了点头。

阿不思深吸一口气，举起魔杖，带着与先前全然不同的心情开启摄神取念。

看来清空思想的第一步盖勒特完成得很好，阿不思环顾四周，浓雾正将落于浅层思维区的他团团围绕。

接下去，就看他能不能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不透露信息了。阿不思对着那团雾气发问道：“告诉我，你上学期间最喜欢哪节课？”雾气缓缓飘荡，没有动静。他接着道：“最喜欢的教授呢？长什么样？”依然没有画面凝聚，很好，阿不思心道。

他寻思了一下又问道：“那最讨厌的呢？”此话出口，阿不思明显感到雾气开始变得乌黑厚重，逐渐开始摩擦碰撞起来，“同学间呢？谁最讨厌？”他接着问道。这下，雾气化作了激烈旋转的漩涡，阿不思甚至看到里面屡屡有闪电划过。

他皱起了眉头，抛出最后一个问题：“你害怕什么？”

出乎他的意料，四下的躁动瞬息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亮白。阿不思意识到，那是一面墙壁。“对不起，杰瑞。”他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不要这么叫我！”

“我……并不知道他们会这样滥用我的药。我带你走，好吗？”

画面天旋地转，是病床上盖勒特翻身面向那人，赤褐色的长发映入眼帘。虽然是一样的模糊面容，但阿不思可以猜得到，对方就是盖勒特先前提及的家庭医生。

“真的？”

他看到面前人重重地点了点头。在画面转变之前，阿不思便急忙抽离了盖勒特的精神空间，他听过盖勒特的叙述，他不想目睹这个人被押解着从盖勒特身边带走的画面，光是听着都让他想起与自己的父亲诀别的画面。

阿不思不禁有一丝疑惑，为什么如此平静的场景会是对恐惧的回应？

感官重回到了现实，他一把抽回了手。“不及格！”他夸大了生气的语调责备道，“你太容易被撩拨了，特别是负面的情绪。而且，已经被提取记忆了，为什么还不赶我出来？”

盖勒特微微一笑：“你是不知道，你在我脑子里的感觉并不坏，我可不忍心赶你出去，”他如愿遭到了阿不思的一记眼刀，“况且，‘藏匿’也只是一种方式。我最近好好想了想，‘灌输’或许是另一种有效方法。”

“什么叫灌输？”阿不思疑惑道。

“既然很难控制住自己不按进攻者的指令思考，”盖勒特伸手托起阿不思的脸颊，用拇指轻触他的额角，“那倒不如反客为主，集中精力送给对方一段预设的记忆。”

阿不思强行突入的那次，盖勒特无意中使用了类似逆向摄神取念的魔法，他在之后反复思考实验了多次。虽然还没有完全摸清机制，但能将预设的画面直接传输到对方脑中，似乎是个十分有用的技能——从各种层面上。

如他所料，阿不思的耳尖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他猛地挡开他的手，后撤了一小步。

“不喜欢吗？这可是我的珍藏呢，”盖勒特笑道：“看，明明你也很容易被撩拨嘛。”

阿不思似是想反驳，犹豫了一瞬后，却突然凑上前，吻住了盖勒特的唇。

盖勒特被他难得主动的恋人惊到一瞬，随即发出了一声舒畅的闷哼，加深了这个吻。他的手指穿过阿不思的发丝轻轻摩挲，发髻的长度已经快要触到肩头了。

阿不思终于不得不开亲吻大口喘息。拉开距离时，发丝从盖勒特的指缝间滑过。“留长好吗？”盖勒特呢喃着，一丝他读不懂的情绪闪过阿不思的眼底，但也只是一瞬。

“好了，盖勒特，我今天还要回去帮你的姑婆烤梅子派，我答应她的。你晚点再过来我这，好吗？”盖勒特却一脸不满地把阿不思圈在怀里，再次倾身凑近。

阿不思推都推不开他，这让他想起了黏牙的糖果，自觉好笑。“最近……我在训练福克斯……”阿不思出口的话被盖勒特的追逐亲吻打得零碎，“像这样……”

他打了个响指。盖勒特感到一阵风从身后袭来，然后怀中人便噗的一声消失了。

“炫耀。”他忿忿地嘟哝道。

6. 决斗

盖勒特刚在阿不思家幻影显形，阿不福思便突然从外面摔进了门，失魂落魄的样子。

“啊，你可终于回来了。市集玩得可好？”厨房里传来阿不思的声音，“我去把梅子派给巴沙特夫人送去，一会儿回来。”

啊，这就是为什么屋里弥漫着一股甜香。阿利安娜正跪在椅子上，左手还握着一颗被咬了一口的硕大草莓，便又迫不及待地伸出右手，从桌上摆着的盆子里抓起一把蓝莓。那大概是做派剩下的。

阿不思一般喜欢用走的，他说自己吃了太多甜的，要多运动运动，但这会儿恐怕是整了什么精致的装饰怕弄坏了，都没露脸便从厨房里幻影移形走了。

真不巧。

盖勒特靠上桌沿，挑出一颗红丹丹的蔓越莓放进嘴里，却突然被来人揪着领子拽过身来。

“告诉我，”阿不福思的气息喷在他的脸上，高声道，“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告诉我怎么救安娜！”

他的呼喊似乎惊到了一边的小姑娘，她的蓝莓掉落到地上，怔怔地抬头盯着扭在一起的二人。

盖勒特知道阿不福思指的是预言的事，虽然他无意间帮过他一次，被他知道了自己的先知身份，但这也不代表他全知全能啊。可是，既然事关阿不思的妹妹……他逼迫自己耐下性子道：“冷静些。出什么事了？”

“今天……”他声音发颤，“我们去市集玩，朋友们拉我看一个疯子，他每天都在那边疯言疯语地作占卜，没什么好怕的。但他、他突然抓住我，问我怎么还有空在这转悠。他甚至知道我有个妹妹，他说……他说安娜今天就会……”他目光可怕。小姑娘是颗定时炸弹，所以盖勒特知道他大概想说什么。

“啧……这种疯话你也信。”

“你是不是……”阿不福思继续吼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肯定是！你在等着这一天！不，你会促成这件事。因为你和阿不思……你们……”阿不福思的声音越说越低。

“你在瞎说些什么！”盖勒特怒道。

对方却突然抽出了魔杖，直勾勾地抵着他的胸膛：“你的预言……告诉我！”

阿不福思的姿态和话语似曾相识，让盖勒特怒火顿生。他也不想抽出魔杖，却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这是……预言真的降临了？

“阿不福思！住手——”这是在意识涣散前，他最后听到的声音。

他逐渐感到有人在搂着他，体感正在回归，他知道自己快要浮上水面了。魔杖从衣袖滑出，他下意识地推开身边人，挣扎着爬起来，用杖尖对准面前模糊的人影。

“盖勒特！”阿不思吼道，他闪身挡在盖勒特的面前。阿利安娜的尖叫让他清醒了一些，视觉逐渐恢复，他看到阿不思张开双臂站在自己对面，恍若与刚才预言中的画面重合，竟让他不由想要发笑。

他跨前一步，抓住阿不思的手腕，他觉得这么讽刺的笑话必须要与人分享。

被盖勒特抓住的阿不思没有闪躲，像先前练习时一样，他感到盖勒特的精神存在叩击上他们之间的思维联结，他让自己放松，撤去自己的屏障，但这回传递来的画面却并非记忆。

……透过盖勒特的眼睛，他以仰视的角度看到面前的红发巫师正用魔杖点着他，鲜血滴过面前人的额角。一只翎羽华丽的凤凰从半空中降落到巫师的右肩头，高昂着头俯视着他。他意识到，那人是年长许多的自己。但他所感受到的，相比震惊更是盖勒特的暴怒和绝望——他不确定这些情绪是来自未来还是此刻的盖勒特——毕竟，那封来自未来的信已经叙述了那场命定的摊牌。

“阿不思！”阿不福思慌张的呼唤打断了这个仿若定格的瞬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迫地摇晃着阿不思的肩膀。

视觉回归了现实，阿不思的第一个念头却是，自己向往的预言天赋原来是如此残酷的东西，一封不请自来的信已然将他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面前的人不知要在多少个日夜里为世人尚且不知的灾祸所折磨。

但盖勒特恐怕并没有理解阿不思怔怔盯着自己的意味，他看了看邓布利多兄弟俩，便面无表情地转身就走。

“他终究会头也不回地离开你……”信里的字句浮现在阿不思的眼前，一丝恐惧涌上心头。他夺门而出。

“盖勒特！”他吼道。几米开外的人站定了脚步，却没有转过身来。

“都给你看了预言的内容，”他沉声道，“聪明的话，你就不该追来。”

“还是说……”他猛地转过身举起魔杖，“你想干脆就在这里把决斗的事了结了？”

看着对方眼里陌生的、凌冽的光，阿不思只觉得一阵愤怒，他向盖勒特奔去，却突然被一道凭空生出的蓝色火幕所阻。他意识到，那是他们先前一同研究的火盾护身。怒火让他来不及多想，他一头扎进那道无谓的屏障里，随即喊出福克斯的名字。

阿不思穿过火盾护身时，周身都挂着蓝色的星火，让盖勒特有一瞬失神，随后一抹红云晃过，人便在眼前消失了。又一眨眼，一股力量重重地撞向他，让他站立不稳，向后跌倒在草坪上。再定神时，他平静地看向骑坐在自己身上、用膝盖压制了他双臂的人，他感到对方的魔杖正轻抵着他的喉部微微颤抖。

“是不是该庆幸我们还没有结盟？”他扯着嘴角道，“来，做你想做的，杀死我？夺魂？消除记忆？这可是阻止预言——阻止我——最后的机会。”上方阿不思的阴影投射在他黯淡的眼里，对预言里的画面他也震惊而困惑，但他似乎终于懂了阿不思这几日的反常，他的理智清楚地告诉他，这意味着什么。

看着对方依然在沉默地犹豫着，他又道：“你已经从那封信得知了吧。”

“我……我不相信，”阿不思回避了一下目光，又摇头道，“未来的事还没有确定。”

“我相信。”盖勒特直白道，如期对上阿不思惊讶的目光。

“你知道我最开始的时候从你身上看到了什么吗？”他一字一顿道，“一个机会，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追逐着阿不思闪避的目光，微微捏紧手上的魔杖，“卓越却迷茫的灵魂，还有足够的私人理由站到我的身边，而且——”

一直围绕在他们四周的蓝色火盾瞬间向上空收敛，汇聚成一只巨大的火鸟俯冲而下，擦过阿不思慌忙召出的护盾，将对方掀翻在地，周围的草坪已化为一片焦土。

当烟雾散去，阿不思以半跪的姿势直起身，盖勒特正站在他几步开外的地方，用魔杖点着他的方向：“……还手软。”但他只是上下打量了一下阿不思，便垂下了持杖的手，向他走来。

盖勒特向阿不思伸出手，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却依然紧紧抓着他的虎口，一把将他带向自己身边：“和你不同，既然知道了，你以为我会坐以待毙吗？”盖勒特狠狠甩开阿不思的手，退开两步，似是又要转身。

“不，盖勒特，”阿不思急道，“你要的答案就在这里，我之前就发现……”

“阿不思！”盖勒特粗暴地打断道，“我要你的全部，或者什么都不要。”

对方冰冷的目光让阿不思胸口闷痛，他感到自己想象中信的内容一旦被对方知晓会发生的事正在无可扭转地成为现实，仿佛一个荒唐的自证预言。

就在这时，一枚金色的羽毛从天而降，翩翩飘落在他们之间。一个警告，阿不思想，凤凰会在危险临近时用羽毛发出预警。他猛然回过头，在房屋发出吱呀呻吟时慌忙向回跑去。

7. 告解

他听到阿利安娜的尖叫。

“阿不福思！”阿不思吼道，“离开那里。”他立在门口，想用魔法将那团几欲挣脱阿利安娜身体的黑雾压制住。阿利安娜捂着脸跌坐到地上，围绕她小小的身体飞旋的是纯粹无序的魔力，有她本人的数倍大，仿佛是绝望的投影。阿不思努力吸气想要保持冷静，但他杖尖发出的每道蓝色荧光都被轻易弹开，屋内一片狼藉，四壁都在震颤。阿不思步步后退，他不能伤害妹妹，却又从没有面对过如此失控的景象，他甚至不知道这间屋子还能坚持矗立多久。

直到又一步后撤让他的后背抵上了什么人，数道红光闪过，直直撞上那团力图挣扎一切束缚、仿若有生命力的黑雾，引起一阵阵波澜。虽然依然无法刺透它的表面，但还是让它仿佛受伤般地蜷缩蛰伏了一些。阿不思转头，惊讶地看向盖勒特的侧脸。

一时间，屋内一片电光石火，红蓝魔法围绕着那团不断脉动的力量四下飞舞。盖勒特眉头紧锁：“还是不行。”

阿利安娜更加尖锐的啜泣让阿不思转回视线，那团逐渐凝聚的黑雾强有力地钳制住了她，将她举向半空中。从声音判断，她似乎难以呼吸了，它……是要勒死它的宿主吗？

阿不思咬紧了牙关，他对再次失去亲人深深恐惧，但同时，他并不感到绝望。他意识到，他从没有与一个同自己势均力敌的巫师并肩作战过。他只是听说过这个理论，还从没有实践过，但若说有什么机会一试的话，恐怕就是现在了。

他将魔杖交换到左手，右手探向身边人，他感到正在施法的二人指尖靠近时仿佛有火花擦过。他一把握住了盖勒特的手，给了他一个眼神。对方愣了一瞬后，便会意地微一颌首。

他们同时平举魔杖，同时念出咒语，魔法同时从他们的杖尖迸发。阿不思此刻不光能感到身边人的魔力波动，更是感受得到他最深处的魔力源头的温度，这让他全身一阵战栗。盖勒特的感受显然也是一样，他深深吸进一口气，为他们的联结带来的纯粹的力量而瞳孔收缩。

想要守护的心愿带着一道亮如白昼的光芒将阿利安娜周身的阴霾覆盖，温柔而决绝地将它压制下去，直到只剩下阿利安娜小小的身躯瘫软在地板上。

阿不思这才意识到，自己讶异于那无与伦比的契合感，全程都屏住了呼吸，一时间有些脱力。他正想奔向阿利安娜，查看她的状况，却感到脚下剧烈一震。“小心——”

再回过神来时，他被盖勒特扑倒在门前的石阶上，眼前是一片倒塌房屋的废墟。“阿利安娜！”那是阿不福思和他同时发出的嘶吼。

悲痛席卷过他的大脑……

但也只是一瞬。

伴随着一声“噗吡”和轻微的啼鸣，阿利安娜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福克斯站在侧躺着的阿利安娜的手臂上高傲地仰起头，又振翅飞到了半空。

“安娜！”阿不思跪倒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腕。阿不福思也将紧闭着双眼的她轻拢进怀里。脉搏在阿不思的指腹下轻微却坚强地跳动着，那微热的触感让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多年来，他不是没有怨恨过、迷惘过，但他此刻想的只是，太好了，阿利安娜还没有放弃他。

他透过泪水望向阿不福思，虽然看不真切，但他觉得多年以来，他们第一回带着相似的表情和心情。他抚过阿利安娜周身检查伤势，用快快复苏和愈合如初作紧急处理。

一只手落在他的肩头，阿不思抬头看向站在他身旁的盖勒特。逆着光，他除了对方金灿灿的发髻看不清他的表情。“自作多情了吧，”他平静地开口道，“‘危难的邓布利多’指的其实是阿利安娜。”他抬头望向依然在空中盘旋的福克斯，语气里的调笑让阿不思抒出一口气。

但随后，他却背过身，又要抽身离开。“盖勒特，”阿不思一把抓住对方的袖口，“你看，我们已经打破了一个预言！剩下的也都没有尘埃落定！”他着急地高声道。

他揪住的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终于放松了肩膀。他微微扭头道：“我只是去看看周边有没有需要消除记忆的麻瓜。”他挣了挣手臂，却依然没有挣开。

阿不思借力一骨碌爬了起来：“我……我和你一起去，”他抱歉地看向坐在地上白了他一眼的阿不福思，又道，“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修复房屋，安娜就拜托你一会儿！”

当他们将房屋的大概结构修复如初，终于让阿利安娜安稳地躺回床上时，已经是深夜了。

坚持为阿利安娜守夜的阿不思坐在床边，一道隔离声音的魔法屏障如帷幕般笼罩着阿利安娜周身。

他抬头看向抱着双臂靠在窗边的盖勒特。“我之前还没说完，”他开口道，盖勒特的目光从正立在简易站杆上眯着眼的福克斯回到他的身上，“你的预言还有我的信上都显示，凤凰是在我们……最终决斗时才前来助阵的，但……”阿不思将目光投向福克斯，那根站杆对现在的它来说显然有些局促了，“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个变数。”

盖勒特眨了眨眼，没有置评。“还有，”阿不思从床边站起身，接着道，“谢谢你和我分享你的预言。关于属性的事，我觉得我说错了。在了解了你的过去，还有那么多次被你倒灌思想之后，我认为你建立重重壁垒并不是指向‘隐瞒’，”他向盖勒特凑近了一些，“你层层防范、索求真心，你在找的，是能放心听你‘告解’的人。”

盖勒特的瞳孔微微放大，他沉默了一会，又平静道：“可不要为你的揣测洋洋自得，邓布利多大圣人，”他挑眉，“你的信里没有提醒你这点吗？”

阿不思轻笑出声，对方每次带上轻松打趣的姿态总能让他放松一些。

“那么，你结盟的请求过期了吗？”

癌

水下，盖勒特猛地睁开眼，发丝飘舞在眼前，让他什么也看不真切。他张开嘴，气泡从他的身体里涌向水面，仿佛他的生命在被抽空。窒息感从四面八方挤压向他，但他的四肢却如同灌铅，全然动弹不得。

他怎么在这？他该怎么离开？肺部的灼烧感让他难以思考。一种他从未品尝过的味道涌上舌尖，他闭上眼，心想，那便是……死亡。

他突然听到什么东西落入水中的声音，四周水波动荡，随后有什么抓住了他的手臂，又从腋下勾住他的肩。他再次睁眼，身边的人正带着他向水面游去。那人赤褐色的发丝随着他的游动一下下耸动着，他目光专注地盯着前进的方向，没有一丝恐慌。

好熟悉……是谁？他也转头朝向水面，射入水下的阳光晃花了他的眼，然后——

哗……他们破出了水面。“盖勒特！”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他。

AU背景设定：格林德沃晚年罹患绝症，保外就医，被接到了邓布利多身边。

但盖勒特还自顾不暇、来不及反应，他急促地喘息着争夺空气，被旁边的人连拖带拽地游向岸边。肺部的灼烧感退却了，转而是极度的困倦席卷而来。

“盖勒特，你还好吗？”那个声音又道。

他撑着岸边的一棵橡树拼命地咳嗽着，稍微舒缓后，他抬眼看向身边的人。他眨了眨眼睛：“阿……阿不思？”如同大梦初醒，他打了个激灵。但这个名字在他舌尖上的滋味很是奇异——熟悉异常，却又仿佛很久未曾出口。他刚才为什么会忘了呢？他这是怎么了？

“嗯，是我。”阿不思听到他的声音满意地一笑，他伸手抚过盖勒特的身躯，手过之处将他全身的湿冷化为干燥而温暖。有什么不对劲，但他只觉这种舒适感让倦意更甚了。他靠着树干跌坐下来。

阿不思也随他坐下，手绕了一圈回到他的头部，捋过他的发丝，停留在他的太阳穴处轻轻揉搓着。

“我刚才怎么了？”盖勒特吃力地问道，努力撑着眼皮看向阿不思。

“你不记得了吗？”阿不思立即答道，“你说你要测试腮囊草的剂量与作用时长的关系，所以在水下做实验。”

“哦、哦。”盖勒特点点头，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但他居然会溺水，还被阿不思救，真是丢脸啊……他只是这样反反复复地想着，眼皮便越来越沉了。

“睡一会儿吧。”阿不思可能看出了他的疲惫，柔声道。

盖勒特冲着对方眨了眨眼，他总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说，张口却不知从何说起。他也确实太困了，等睡醒了一定和他好好聊。他这么想着便点点头，靠上了阿不思的肩头……

当他再次睁眼，先是一阵长久的黑暗，然后，黄昏的斜阳开始将画面星星点点地送到他的眼前。面前还是那条河，身后还是那棵橡树，身下也还是那片草地。他感觉刚才的小憩并没能排解他的疲倦，反而让身体更加慵懒了。

一只萤火虫在草丛中忽闪而过，让他错觉是魔杖的萤火。魔杖？萤火？阿不思？他倦意全无，猛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在胸前摸索了一下，又疯狂地搜索着周身。“阿不思？”他叫道，“阿不思！”

“我在这儿呢。”橡树背后转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将手背在身后，带着温和的微笑。

“阿不思，”他跨出一大步扑到他面前，慌张道，“我的……我们的血盟吊坠呢？我找不到了！”

阿不思先是一愣，片刻后又镇定道：“你可能放在家里了吧，”他牵起盖勒特的手，“走，我们回家。”

盖勒特一把甩开阿不思的手：“不可能！我每时每刻都戴在身上的！”

阿不思又沉默了一会儿，抿了抿嘴后转为一副调皮的样子：“好了，我开玩笑的，看你过多久才会发现，”他抬起那只一直背在身后的手，指间缠绕着吊坠链子，他张开五指，那枚信物就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光是让我拿一会儿你都不让，我就自己拿咯。”

盖勒特急切地接过那只银瓶，颠来倒去地观察了一番呢喃着：“太好了……”见他还在掂量把玩手中的吊坠，阿不思似是不耐烦地转身道：“快回去吧，我可不等你哦。”便跨着明显放慢的步子向前走去。

盖勒特用指腹轻轻磨蹭过银瓶的精细雕饰，其间仿佛共舞般围绕彼此旋转的血滴让他入迷。只可惜……他感到一阵闷痛从胸口传来，说不清是心还是肺，痛觉带来一阵清明。

他捂着胸口，轻哼着逐渐屈膝弯腰，似是这个姿势能缓解一些疼痛。

“……盖勒特？”走出不多远的人听到不对劲，立即转身向他奔来。他的到来让盖勒特稍微能透一口气。

“差不多了……”盖勒特抬起脸，注视着那双蓝眸，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可以了，阿不思，阿尔。”

他看到对方逐渐放大的瞳孔里渗出的哀伤，伸手托起他的脸庞。“让我再看看你，好吗？”

疼痛的知觉很清晰，却也很遥远，仿佛是谁在隔着纽蒙迦德狭长的议事厅敲打着大门。大势已去，那个声音说，这里是你的起点，也是你的终点。

只是这回，他并没有拼死一搏的气力。

他知道，是有人正在为他执拗地拉远了他与疼痛之间的距离，那层纱布一旦撤去，排山倒海的疼痛便将冲垮大门，倾泻而下，将他席卷、束缚、折磨，剥夺他的最后一丝尊严，宣告他的终结。

即使，他的终结无论如何也要来临了。

“还是没能瞒住你吗？”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那是自然的，即便阿不思能在多年之后依然将那吊坠的细节描画得分毫不差，已然令他感慨，但与它朝夕相处的是他，留下的每一丝不可察觉的痕迹，每一道明暗深浅的光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就算是数载之后。

再一次睁眼，他费了很长时间，才终于聚焦在床边人的脸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双眼眸——即使周边已满岁月的痕迹，那儿透出的光却依然丝毫不变。只是这会儿，它们已经布满了血丝，眼下是深深的阴影，看起来，他为他很久没有合眼了。

阿不思的一只手轻轻抵着盖勒特的头顶，大概就是这样将他与病痛拉远的，甚至好心地送给他一个又一个幻梦，一次又一次地救他的精神于濒死的深渊。

无辜之人都不得不经历的苦痛，他盖勒特这样的恶徒竟被赦免了？岂有此理。他扯了扯嘴角，想让阿不思省省吧，这么持续不断地施咒，他也不是年轻人了。“你也不……”刚发出几个音节，他就立即被噎到般咳了几声，但很快却因为没有咳的力气而化为窒息的呜咽。身体的阵阵抽搐令阿不思一时慌乱，一股疼痛瞬间击穿了他的脊梁，令他睁大了眼睛，但很快又化为被小心隔绝的闷痛。

“嘘——不要说话。”阿不思凑近了些道，盖勒特也意识到自己是想说也说不出的，干涩的喉头泛起一阵阵苦涩。对方柔声道，“想要什么，你可以在脑内告诉我。”

阿不思握紧了他的一只手，他感知到对方手心的薄汗。盖勒特知道，要抑制他越来越强烈的疼痛对阿不思来说已经愈发艰难了。

稍微稳定一些后，盖勒特吃力地转动眼眸，流连过阿不思地脸庞和周身，他轻轻吸气，再缓缓叹出——毕竟每一口都可能是最后一回了。

他自嘲自己最看重的被一样样剥去，事业、权力、财富、信徒，然后连身体也背叛了他。最后剩下的，竟是他年轻岁月里最先选择抛却的：最后在他身边的，是他最不配寻回的。

「放手吧，阿不思。」他满足地收藏了眼前的全部，重新阖上眼。

「如果你不想和我一起去见梅林，就立刻从我脑内撤出去。」他竭尽全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松开他们交握着的手指。

「现在。」新一波困意的袭来却令他感到释怀。

他感到头顶的手掌在微微发颤，随着他的意识涣散，阿不思温热的存在感也逐渐淡去。

当最后的疼痛如期冲破了那扇门，他在会议桌的最远端站起了身，立得笔直，他正了正胸口的血盟挂坠，轻道：

「Adieu, meine Liebe.」

盖勒特梦游霍格沃茨

被软禁在纽蒙迦德的前黑魔王意识到，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想起那个人了。

曾经，每一天都仿佛争分夺秒的战场；曾经，他追寻世间最昂贵、最崇高的意义；曾经，他以为他熬不过被困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

而现在，无尽的时光仿佛密不透风的围墙，在无意义的滴答中诞生又逝去。他不确定牢狱是否带来了那所谓的反思悔过，但他沸腾的灵魂第一次安静了下来，正如这个平庸保守的世界。

无论如何，他很高兴自己已经不必为那个人的记忆所扰了。这算是一大进步。

至少，是在他预见到邓布利多的死亡之前。

他惊醒时，窗外将将透入微弱的晨曦，他的右手几乎麻痹，先知梦境里，他好像试图去够那个枯叶般飘落的身影，自然没有成功。他从没傻到介入预言，他可能真的老了。

他用左手握住右手带到眼前，遮住视线，一根一根地将麻木的手指掰成拳，好让颤抖和痉挛缓解一些。

若那只是一个梦境就好了，但做梦是先知者不可得的奢侈。曾是这里的主人的时候，他的梦被血腥的预视画面塞满；成为这里的囚徒之后，他再没有做过梦。他不确定自己希不希望梦到些什么。

直到——一声巨响让他猛地坐起、睁开眼。其实也并不是多响的声音，但对于无人踏足的纽蒙迦德来说，诡异异常。

他的目光疑惑地扫过这个陌生的场景，他枯朽的灵魂大概已经失去了表示惊讶的能力。古堡，但不是他所熟悉的古堡；清晨，但不是他所身处的清晨；面前红发巫师的年轻脸庞是他忘不了的面容，但并非他所认识的那个人。

“对、对不起，”那个熟悉的陌生人慌张道歉，“我没看到有人。”

盖勒特瞥了一眼散落一地的书。这是……谁的记忆吗？还是我的梦境？

他爬起来一本本拾起书——《哑炮还是奇迹？》、《魔法寄生：已知的情报》……这些是，研究默然者的书吗？

身后魔杖一闪，手里和地上的书纷纷飞回了年轻巫师的怀里。盖勒特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使用魔法的潜意识了。

“我知道，偷禁书是违反校规的……”那人支吾着，小心翼翼地走近，“但你要知道，我必须想想办法，这是我的亲人唯一的希望。”

盖勒特垂首，怔怔地盯着那只向他伸出的、尚且稚嫩的手。

“我叫阿不思·邓布利多，”他偏了偏脑袋，故作镇静地摆出友好的姿态，“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个学院的？”这个叫阿不思的男孩压低了语调，神秘兮兮地继续道，“你知道，我是级长。你要是不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可以给你们少扣些分。”

盖勒特只是疑惑地挑眉。他直起身，借着走廊上火把的光看向窗外的倒映，自己竟也是少年模样。

他想回答对方的提问，但一时不确定是否该用个假名，自己的名字好似一道咒语，他突然间十分不想打扰这个梦境里的人儿。

“哦！你不是霍格沃茨的学生，对吗？”男孩突然讶异地道。他抬手，捧起盖勒特的脸庞，手心火热，让久未被他人触碰的肌肤痒痒的。

他看到镜像中的自己开始变回他所熟悉的样子，面容逐渐衰老，发丝逐渐留长，眼神逐渐黯淡。

但面前的小巫师毫无惧色，温暖的手依然搭在他的脸侧。“很精湛的易容魔法。”他目光灼灼。

“盖勒特，”他突然嗓音沙哑地道，他不确定自己已经多久没说过话了，“名字是，盖勒特。”他放弃了思考假名，若这是他最后的梦境，他只希望能再听那个人叫一遍自己的名字。

或许这个名字确实是道咒语，他听到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

“那么，盖勒特，”阿不思的手从他的脸颊滑落到他的胸口，“你目睹过死亡吗？”

他抿了抿唇。“无数。”

年轻的巫师点点头。“我听说，目睹过死亡的巫师灵魂会变得坚硬。”他的阿不思曾和他说过他感知得到巫师魔力的光环，但盖勒特不知道，他们初次相见时，对方是不是就已经看得到了——看穿了他层层加固的灵魂，却还是选择……

“你导致过死亡吗？”

盖勒特讶异于这个措辞，不是杀死，而是导致——直接或间接，这令他毫无回旋余地。

“很多，”他顿了顿，“你呢？”

“唔……没有。截至目前，还没有。”阿不思眨了眨眼睛，“你阻止过死亡吗？”

“是的，但少阻止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是啊，”面前的少年若有所思，“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死亡，也只有一个而已，那就是——”

“你爱人的死亡。”

“你自己的死亡，”阿不思为盖勒特与他同时出口的答案笑了，“看不出来啊。盖勒特，你竟是这么情深意切的人。”

盖勒特却没有笑，他握住贴在他胸口的手。“你不害怕吗？面对这样一个时空扭曲产生的、杀人无数的游魂？”

阿不思摇了摇头。“我的直觉告诉我，不必害怕。我是对的吗？”他凑到他唇边，温热的吐息搔过他干涩的唇角，“盖勒特，你……会伤害我吗？”

“不会，”他泯灭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点距离，蜻蜓点水，“截至目前，还不会，”他认真望进那个人的双眼，“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去做。”

你要去爱，和被人爱；去伤害，和被人伤害；去救赎，和被人救赎；去缅怀，和被人缅怀。

“能见到你，我很高兴。”他决定坦白，“我会等着你。”

等着你来。

等你离开。

等你亲手写上我的结局。

再次苏醒时，正午的日光已经洒满了整张床，送来冬日里难得的温暖。

盖勒特决定起身去给梦到的人写封信。关于预言，他自然一个字也不会提，预知未来的诅咒他一个人承受就足够了。但他觉得，有必要和那人谈谈霍格沃茨级长作弊的严重漏洞。

盲目

盖勒特

盖勒特站在窗前，静静地俯瞰向楼下，看着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男孩扶着轮椅从草坪上走过，轮椅里的女孩大概是他的妹妹，他们经常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盖勒特在窗前缓缓挪步，好让目光追随那抹跃动的红色更久那么一点，但对方还是很快掩入了他视线的死角。

他叹了口气，身后传来母亲的呓语，她服了药后，便陷入了沉眠。盖勒特跨坐到窗沿上，透明的双腿在半空中摇晃。若是从这儿悄无声息地落下去，会有人注意到他吗？母亲醒来，发现他真的消失了，同父亲一样，她会落泪吗？还是会解脱呢？

AU背景设定：现代，无魔法；格林德沃是透明人，邓布利多天生眼盲。
灵感来自 *Mon Ange* (2016)。

认真考虑许久过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楼下的那一大片花丛会印出他的痕迹——或许是因为它们很美丽，又或许也因他的男孩喜欢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休憩。

果然，红发男孩很快便又从楼里出来了，这次手里拿着魔杖，若有所思地盯着那片过分艳丽之花丛。

疯狂的念头总是出自转瞬之间，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势不可挡。盖勒特决定，十六年来第一次踏出这间病房的大门，步入这个注定永远对他陌生的世界。

盖勒特盯着男孩的背影，看他胸有成竹地举起魔杖，随后，鲜花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涌到他的怀里，只是不知名的野花而已，却逐渐形成一个色彩协调的花束。

对方全神贯注的样子让盖勒特突然想做个恶作剧，他抬起脚边的一块光滑的小石子，向男孩的肩头丢去。

“哎哟！”正中目标，男孩似是憋了一口气，在脚边摸了半天，终于重新拾起石子，在回身的瞬间向他丢来，“你干嘛！”他忿忿道。

盖勒特没有躲，石子重重地砸在他的心口，发出砰的一声。他震惊地盯着不远处一脸得意的男孩。

“打中了吧！是你先动手的哦。”对方笑道，直视着他的方向，却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

盖勒特悄声走近一步，他开始意识到了，对方漂亮的脸蛋上有什么不对劲。“你……”他盯着面前人似是蒙着一层晨雾的蓝眸，迟疑着开口，“看不见我？”这是除了母亲外，他第二个对话的人类。

“但我能听到你、闻到你、感知到你，”男孩仰起头，抱紧了怀里的花，“所以，别以为我好欺负。”

他的男孩是失明的。他一时不知这是上天的玩笑还是馈赠。

盖勒特抬起透明的手，缓缓探向他，对方却及时后撤一步。真的感知得到？盖勒特的心脏狂跳。“别捣乱，这是给我妹妹的花。”他似是认定了盖勒特是个捣蛋鬼。

盖勒特盯着花束，心生疑惑。“你看不见，是怎么挑选花朵的颜色的呢？”

“唔……我不知道，但我就是知道，”男孩挠挠头，“这听起来很蠢，但我感知得到，我的魔力感知得到。你若是要我挑一朵红色的花，我做不到，我们的定义一定是不同的，但如果怀着某种心情，”他举起魔杖，“比如，想让阿利安娜快乐的心情，我就能制造出美好的东西，”他怀里的鲜花化为了一个别致的花环，“毕竟，很多很多事，是眼睛看不到的。”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半带伤感的微笑。

那天，盖勒特有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朋友。

他的朋友名叫阿不思。

阿不思看不见这个世界，却“看”得到他。

盖勒特在他的身边，好似一个正常的男孩。他们谈天说地、嬉笑打闹，除了他每次溜回去前都要花更多时间检查身上有没有沾染泥土或者草叶外，他的人生似乎更无烦恼。

——几乎更无烦恼。

“你长得英不英俊，盖勒特？”阿不思在草地里翻了个身，凑向他，蒙着雾霭的目光准确地聚焦在他的脸庞。

盖勒特抬手将盖住他侧脸的发丝夹到耳后。“我不知道。”他无比诚实地道。

“那我认为……”阿不思猛地扑上前，大手大脚地摸过他的脑袋，“我们盖勒特一定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孩子。”他嗤嗤地笑着，手上粗鲁的动作柔和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缓缓穿过他的发丝。

“我猜，你是金发。我有没有猜对？”他跃跃欲试。

“你怎么猜的？”盖勒特疑惑道。

“嗯……你的头发摸起来暖暖的，给我的感觉和这个很像，”他抬起手，捧起一缕阳光，“我到底有没有说对？”

盖勒特怔怔地看着上方的人两秒，然后缓缓开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阿不思叹了口气。“敷衍。”他喃喃道，继续让手指描摹过他的五官。

“你有高高的眉骨和颧骨，左脸颊比右边肉一点点，”他又笑了，捏了捏盖勒特的脸颊，而盖勒特只是恍惚间任凭他乱摸，“我猜你有一只白昼的眼睛，和一只黑夜的眼睛，”他顿了顿，不满道，“说话啊，我把你描绘得那么与众不同！毕竟也只有最与众不同的人，才愿意和我这个眼盲的巫师做朋友。”

阿不思声音减轻，逐渐俯下身。

他凑在他唇边，手指也同时游移到了唇上。“我感觉得到，昼夜之间，鼻梁是温柔的山脉，还有世界上最柔软的……”

盖勒特微微挺起上半身，让他们双唇轻触，这对他来说是从未曾想象过的事，但开启的那瞬，却又似是世间最天经地义的事。

他拢住阿不思的双肩，一时想大力将他揉进骨血，一时又战战兢兢生怕碰碎他的珍宝。

“我很想看到你，盖勒特。”疾风骤雨般的亲昵过后，阿不思凑在他耳边告诉他。

“你一直都看得到我啊。”盖勒特感到了一丝紧张。

阿不思低下头，手指打着转。“我在想着……等我妹妹的情况稳定了，我想去巴黎找一位炼金术师朋友。他说——有一定可能——我能重获光明。”

不要去！盖勒特听到他心底的尖叫。

“那真是太好了。”他道。

阿不思的妹妹没有好转。她在夏末的时候和鲜花一起凋亡了。

阿不思不久之后便踏上了旅途。“等我回来。”他道。

盖勒特知道，这大概便是结局。

阿不思

阿不思没料到，治疗会耗时如此之长。从炼制元素到手术恢复，他焦灼的心情逐渐变为了某种遥远的信念。远方，重要的人一定在等他回去，一定。

“复明只是一个开始。”离别前，赐予他光明的炼金术师这样告诫他道。

又是一年夏末秋初，阿不思终于回到了家乡，熟悉的街道、花园、祖屋，本已烂熟于心的地点莫名地变得陌生，逼着他重新认识他的世界。

他寻遍了记忆里的每一个角落，却唯独寻不到他心心念念的人。

盖勒特。盖勒特。

他问了无数人，却没有一个对这个名字有印象，直到一位老妇人提及，那似乎是她隔壁被关到精神疗养院的疯女人臆想出来的孩子的名字。

阿不思心灰意冷地来到墓地，他寻得了盖勒特母亲的墓碑，是在他们分别不久后入土的。母亲离世了，他一定就离开了，还有什么理由守在这个阴沉的方寸之地呢？

阿不思重重地擦去溢出眼眶的泪水，这是他复明之后第一次落泪。

他踌躇了一会儿，便转向他妹妹的墓。那里摆着一束搭配别致的花束，和一本老旧的日记本。

阿不思拾起日记本，刚读过第一页上书写的文字便不禁破涕为笑。

亲爱的阿不思，

对不起，我必须远行。但你可以用这本魔法日记本与我交流。只要你睡前把你想对我说的话写下来，并保证一夜不偷看，第二天早上，我的回复便会出现在下一页上。

*你的，
盖勒特*

阿不思认真地履行了约定。他想试试这个所谓的魔法有多么高深。事实证明，除了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之类的问题，日记本知无不言，而且听来确实是盖勒特的口气。

但阿不思心中的疑惑还是愈发滋长。每夜躺在床上，他虽然不偷看，但时而会听到有轻微的动静。

半是出于对盖勒特仍然不见踪影的不耐烦，半是出于学术好奇，阿不思终于在一天夜里伴着第一声悉索声从卧室冲进了客厅。

客厅却空无一人，他疑惑地环视四周。随后，他只感到一阵凉风掠过眼前，窗被猛地掀开——

“盖勒特？”他大吼一声，冲向窗边，“盖勒特！”他冲着黑夜嘶喊，入眼的只有漆黑，入耳的只有他自己的回音。

从那天起，日记本的魔法便失效了。

阿不思甚至失去了得到盖勒特只言片语的权力，他困惑不解、挫败懊恼，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般折磨自己。

有一个模糊的理论在他心间逐渐成形，但他无法验证。

他依然在日记本间书写着他想传递给对方的话，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他的泪水时而会晕染了字迹，他自从复明之后，眼泪似是一发不可收拾。

亲爱的盖勒特，

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尝试和你说话——我知道我上一次和上上次也是这么说的。但我想让你知道，我之前没有请求你一起去巴黎，没有向你作出更多承诺的原因。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勒梅先生警告过我，手术风险极高，我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但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我说过，我想见你，盖勒特。我真的想见你，即使就一眼。

阿不思还没写上落款——他依然执拗地保持着书信般的仪式感，仿佛这样盖勒特就真的会像远行的游子一样回来——他便必须将脸埋进手肘，以防决堤的泪水毁了纸页。

他极其疲惫了，他想起了他的早年时光，被质疑、嘲弄、怜悯的童年，最难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无尽的孤独。

他记得，他坐在窗框上向下瞧，思考自己就这样坠落，也不会有任何人在意。直到，他感到那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那个温柔的、与众不同的光晕。他能描摹轮廓，却永远无法真正看清的那个人，他害怕会因此失去他，但讽刺的是，此刻，他才是真正地远去了。

阿不思大约是枕着手臂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当他终于苏醒，他惊喜万分地发现，自己潦草的字迹下方是他熟悉的笔迹：

阿不思：如果你还能不凭视觉就制作花环，也许，你就能再见到我。

阿不思立在花园里，将绸带蒙上双眼，作了个深呼吸。

他举起汗湿的魔杖，眼前却是一片沉重的黑暗。我做不到，他心想。他已经切实地看到了五彩的世界、五彩的花卉，又让他如何记起当年微妙的感知。

他的右手颤抖着放下又举起，绝望令他感到窒息。直到——

一粒小石子击中了他的右肩，轻悄得几乎难以感知，但他的身体突然一滞，一种无法用言语的欣快感一时间冲散了无助，是的，那个人就在近处，在看着他，他能感觉得到了，那个特别的气息、那种独特的温热，曾经击穿黑暗的那道光在他紧闭的眼前闪烁。

想要见到他，即将见到他，这样难以抑制的心情填满了他的内心，从他的杖尖飘散而出。直到他的怀里聚满了沉甸甸的鲜花，他不用看就有自信，它们一定能编织成配得上这个久别重逢良机的花环。

“盖勒特！”阿不思一边转身，一边想抬手扯下绸带。但他的手却被强硬地握住了，下一秒，他被重重地吻住，他发出一声惊讶的呜咽，但很快放松了下来。花香和盖勒特的气息将他环绕，让他晕晕乎乎的。

幸福的感觉如此陶醉，他觉得他可以让这一刻永远持续下去，永远寻找着生活的理由，永远盲目地爱他。

阿不思半梦半醒间将手甩到床的另一边，砸落床面的感觉让他瞬间惊醒，他一把扯掉已经被睡得松松垮垮的绸带，手上还感觉得到体温，身边却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被睡皱的痕迹了。

枕头上放着一张字条，阿不思一把抓了过来翻开——

阿不思：永别了。不用来找我。

房门半敞着，阿不思一个翻身下床，就往门口去，但却在门前定住了。

他深呼吸，一次、两次、三次。然后，他闭着眼转过身，面向屋内。

“你还在这里，对吗，盖勒特？”他缓步向前，“但我看不到你，是不是？没人……能看得到你。”

他应该来到了窗前，因为阳光撒在他的眼睑上一片血红。他伸出手，如愿地感受到了温度，他从背后将那团火种拥入怀中，将脸深深地埋进他看不见的爱人的颈窝。

“我不该留在你身边，”盖勒特的声音听来异常平静，像是在自言自语，“不该打扰你正常的生活。你会像母亲一样，被当成疯子关起来。”

阿不思沿着他的臂膀细细抚摸向下，直到紧紧牵住了他的手，然后缓缓睁眼，对着坐在窗框上的透明人道：“我坐到你身边，可以吗？”不等对方回复，他便将腿跨出窗外，继续小心翼翼地握着对方的手。他向下望去，下方是一汪湖水，他掂量着这个高度是否致命。

他看向身边。“盖勒特，”他试探地开口，“看着我，盖勒特。”

他顿了顿。“你没有在看我。”

沉默的一瞬过后，身边人终于开口：“你的眼睛，真的很好看，”阿不思能感受到目光在他的双眼之间流转，“可惜里面永远不会有我的倒影。”

阿不思用空着的手捧起盖勒特的脸庞，认真地道：“不会有。因为，你就是我。”

“我可以闭上眼，看到你；睁开眼，和你看向同样的风景。”他伸手举向半空，指向远方清晰可见的地平线，但他的动作幅度太大，突然身形不稳。他想，他是失重了的，但却没有从高空坠落，而是安全地倒回地板上。

“还有一次次地被你救。”他畅快地笑了，但他感觉得到盖勒特带着后怕的恼意，便只好捂住了嘴。

无论躲到哪里，我都能找得到你。

你的模样，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

你就是独属于我的最完美的恋人。

在亲吻落下之前，阿不思便闭上了眼……

记忆牢笼

“魔法是意志的一种，哑炮、默然者，乃至麻瓜都具有这种意志。”魔法部研究委员会史上最年轻的演讲者从容不迫地道。

台下一片喧哗。霍格沃茨的六年级学生阿不思·邓布利多向讲台前的志愿者微微一笑，指向数米开外的一个提篮，轻道：“请。”

志愿者疑惑地抬手，手掌向前一推，手里的小球便如弓箭般直直地射入篮中。

阿不思一挥手，球便又回到了志愿者怀里。“很好，再来一次，”他一点头，“这回，不用魔法。”

志愿者有些惊惶地道：“那怎么可能做得到？”

“试试看。”阿不思露出一个表示鼓励的微笑。

这一回，飞出的小球差点击落了头顶的吊灯，飞入了另一头的幕布后，那里传来研究会长的一声痛呼，人群笑成了一片。

AU背景设定：邓布利多在校期间就研究出了魔力抑制理论，被应用在了德姆斯特朗肇事学生格林德沃身上。

阿不思向台边歉意地一笑，不紧不慢地将球召了回来，一边随意地向半空中抛动着，一边道：“我们的研究表明，魔法是一枚种子，扎根于最深层的自我意识中，一忘皆空都不能抹除一名巫师的魔力，就像幼年的巫师会无意识地流露魔法一样，而外力的限制也可以由外力轻易破除，最有效的魔力抑制手段，是从根源出发，”他点了点自己的脑袋，“简单来说，潜意识里埋藏的积极记忆让魔法成为现实，而负面记忆则会产生抑制。如果我们能将魔力的锚点从负面转向正面，从恐惧转向信念，我们就有可能逆转哑炮和默然者被遏制的萌芽。”

阿不思又将球抛向志愿者，扬手示意道：“请不要思考技巧、角度、力道，让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放松下来，让身体告诉你怎么做。”

志愿者点了点头，作了个深呼吸。

砰的一声脆响，球应声入框。

两年后

维也纳的夏来得快去得也快，阿不思将面前的书翻过一页，抬眼望向咖啡馆的小窗外，街边的一棵为秋季过分兴奋的树已经将自己染成了满身金黄。这意味着，他即将离开这座别具一格的城。

阿不思是暑假期间来这里协助建立哑炮融合教育学校的，虽然一开始有种种不适应，但投入工作中的两个月转瞬即逝，还有了难得与麻瓜世界亲密接触的机会，现在想来还相当留恋。这也是他这些天来喜欢坐在不同的咖啡馆里观察人来人往的原因。

“您的咖啡。”一个声音响起，阿不思下意识地嗯了一声，依然沉浸在思考里，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他注意到将咖啡端到他面前的手臂缠着纱布，视线一路向上，落定在一位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咖啡师脸上，对方正在看他摊开的书。

“这是一种特别的文字。”男孩偏头，转向书的角度，将脸侧略长的金发夹到脑后。

阿不思微微一笑，细细感受着对方温暖的魔力光晕，他没想到还会有同为巫师的人光顾这家麻瓜咖啡馆。

“不好意思打扰了，”男孩直视着他，微微一笑，“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感觉，我们像是认识很久很久了。”

阿不思抿唇一笑。“这真是一句相当老套的搭讪，”他笑道，然后转向手里的书，“是古阿拉姆语，”他注意到这会儿咖啡馆里已经没什么人了，便随意地轻道，“很多失传的咒语都是用它书写的，霍格沃茨只教如尼文真是太可惜了，我希望他们能考虑开设更多的语言科目。”

他的话像是瞬间撕开了一道口子，男孩和善的神色如面具般应声而落，眼里闪过一丝伤痛。他倒退了一步，气息不稳地道：“你知道我曾是巫师？”

对方的过去时没有逃过阿不思的耳朵，他浑身一滞，再次查验少年的魔力场，才留意到了异样——果然是他的“受害者”之一，这个念头如一根尖刺扎入他的心脏。

阿不思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失去支撑的书砰地合拢。“哦，我……非常、非常抱歉。”

少年避开他的目光，哼了一句“那就不必了”，便转身要走。阿不思下意识地想去拉住他的手臂，却在触碰到纱布前住了手。

“等一下。”他脱口而出，虽然他其实还没下定决心。见对方停下了脚步，他犹豫地道：“你知道，我是……”

“阿不思·邓布利多，”他的话被生硬地打断，“我知道，我想起来了，刚才一时没对应上真人，”阿不思盯着他的背影和微颤的肩头，他可以想见对方要说什么，“我怎么会忘了这个名字，是你、你的理论，让我落到了这一步。”

他扭头，冷冷地道：“你还想说什么？”

阿不思一时默然，皱着眉思索着，在魔法部终于反应过来禁止应用魔法抑制理论之前，他曾逼迫自己研究过他所知的每个“受害”巫师的档案。他这会儿终于想起了，那个因伤人而被德姆斯特朗开除，同时“顺便”被作为实验对象驱逐出了巫师界，从此销声匿迹的少年。

盖勒特·格林德沃——曾被唤作这个名字的少年见他就不应声，便转身回到了吧台。但阿不思再无心情看书赏景，即使隔着一段距离，即使他让自己的目光集中在桌面上，他依然能无比清晰地感知到那人的存在，他的魔力的存在，然而他却再无法使用曾经如同手足般的力量，那是一种怎样的痛与恨，阿不思无法想象。一个计划逐渐成形，他决定去做他第一时间打算做的事。

阿不思一直等到了歇业时分。

“他们剥夺一个年轻巫师的未来是错误的，”阿不思凑近吧台，对着无视了他全神贯注清理台面的盖勒特道，“就因为伤到了别人。”

盖勒特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不是‘别人’，是一个声望极高的纯血种家族的后裔，”他抬眼冷冰冰地瞟向阿不思，“而且，还下手得很不是时候。”

阿不思吞咽了一下，继续道：“我……或许可以帮你。”

这话引起了盖勒特的兴趣，他挑眉道：“你愿意帮我消除记忆锚点吗？”

魔法抑制理论是为解除禁锢而生，但却被人反其道而行，将魔力的锚点转移到最深切的痛苦之上，从而使人在潜意识中如同惧怕死亡一般对使用魔法产生难以自制的抵触。确实，如果能消除痛苦的根源，或许就能解绑对魔力的遏制，但是——

“格林德沃，你听我说，我并不主张消除任何记忆，但我们可以试着建立更多积极的联系——”

少年嗤笑着打断了他。“没用的。”他喃喃道，将注意力转回锅碗瓢盆上。

“我们试试看，好吗？”阿不思急道。盖勒特将一条毛巾甩上肩，转身要进厨房。

阿不思撑着吧台，勾着脖子喊道：“给我两天。如果不行，我就消除你的记忆！”

第一天

“所以，第一天你就打算让我们——谈谈？”盖勒特怀疑地挑眉。

“我们不知道用以束缚魔力的记忆究竟是什么，所以对你多了解一些会对我们之后的寻根究底有很大帮助。”阿不思坐在办公室的沙发椅上，慢悠悠地道。虽然作出一副真正的治疗师般泰然自若的样子，但他心里很没有底，他还从没有尝试过逆转他自己的理论。如果最后还是落到抹除记忆——抹除面前人的一片人格，他依然觉得自己与刽子手无异。

“好吧，”盖勒特叹了口气，“你想知道什么？”

“对你来说，魔法是什么？”阿不思严肃地开口道，让笔记本和羽毛笔飞到半空。

“随心所欲的力量。”盖勒特不假思索地道。

“被剥夺之后，这个想法改变了吗？”

他在几秒的沉默后平静地答道：“没有。”

阿不思抬手，让羽毛笔在这个答案边打了个问号。“你觉得，可能是什么样的记忆被绑定了呢？”

“我不知道。我是个先知者，我看到过无数人的痛苦和灾难，而且很多是我无法理解而藏在潜意识的，”他露出一丝自嘲的笑，“说起来，我实在是非常合适的实验对象。”

阿不思保持着目光接触，继续提问：“那你，又是为什么那么想回去呢？”

盖勒特的眼里闪过一丝困惑，然后逐渐转为怒意。“为什么这么问？”他低声呢喃道，后又猛地提高了音调，“你为什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我当然要回去，我还有很多要做的事，很多要阻止的事，”他坐直了身子，敲了敲自己的额角，“我被剥夺了魔力，但我都还记得！”

阿不思压下自己的情绪，故意道：“我不信。”他也坐到了座椅边缘，微微倾身向前。“我不信你是因为这么个舍己为人的理由，我不信是别人的痛苦让你再也不敢动用魔力，是为了保卫别人而宁愿丧失记忆也要恢复魔力。”

“是！”盖勒特猛地站了起来，阿不思看着他发颤的手指逐渐握拳，“因为要做那些事的人，必须是我。我要成为特别的，我知道我是特别的。

邓布利多，你的一篇文章就改变了千里之外某人的一生，我也本应撼动超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他摊开双手，举到眼前，他浸满伤痛的视线扫过手心，“就是死，也要死得特别！不能像现在这样，不能是这副模样。”伴随着他咬牙切齿出口的话，他的指缝间闪过一道电光，随后他全身都陷入了癫痫发作般的痉挛。

阿不思一步冲上前，扶住他的后颈，托着他的身体倒向座椅。“格林德沃，”他焦急地唤道，掀开眼皮查验，“放松下来，格林德沃！听得到我说话吗？”

他知道盖勒特有意无意地试图使用了魔法，所幸反应并不严重，他缓缓从后脑施了一个放松的咒语，等着怀里抽搐的身体逐渐松弛下来。

他听到对方的呼吸终于平复下来，让他松了口气，他的目光游移到对方缠着纱布的手臂上。“你手上的伤……？”

怀中人闭着眼勾起一抹苦笑。“听说去霍格沃兹需要穿过一堵墙，”他淡淡地道，“这里的入口，是一座巨型的篝火。”

阿不思一时失语，他脑内浮现出观望着同伴穿过烈火的少年步步靠近火舌的画面，残酷的是，他都看得到，但魔法世界的大门却永远地向他关闭了。

盖勒特似是见他许久不作声，便睁开眼用故作轻松的语调问道：“没有别的要问的了吗，治疗师先生？”

阿不思呛出一声笑，努力思索着计划中的问题列表，怀里的温度让他有点分心。“嗯……你的守护神是什么？”他决定将重心放到建立积极联系上。

“守护神？我没有那种东西。”盖勒特不屑道。

“你没用过守护神咒吗？”阿不思挑眉，“那如果尝试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快乐的记忆？”

对这个问题，盖勒特还是认真地思考了几秒。“我不知道，”他咕哝道，似是阿不思诧异的表情有一丝烦躁，“我可没有亲爱的父母年年陪我过生日，或者爱过谁。”

阿不思一时有点莫名的局促。在扮演冷静中立的治疗师这点上，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什么天赋。

盖勒特继续道：“该是你告诉我啊。你在我脑内没看到什么吗？”

看着阿不思不解的神情，盖勒特也困惑了：“我现在对你来说就是麻瓜，你都没有试图读取我的思想吗？”

“当然没有，”阿不思感到一丝冒犯，“没有你的允许，我当然不会——”

“好吧，好吧，”盖勒特坐起身，拉过阿不思的手触上自己的额角，“道德卫士治疗师大人，能请您有效率一点，进来瞧瞧吗？”

阿不思迟疑地探入其内，他自然对这个先知者的思想满心好奇，但他努力让自己集中精力。快乐的记忆，他对自己默念，我只想找到快乐的记忆。

一片混沌的迷雾中终于闪出星星点点的微光，阿不思猜测着，他可能会看到对方第一次使用魔力的场景，或者第一次获得魔杖？第一次预知未来？光芒里逐渐浮现出事物的轮廓，——桌椅、小窗、人影……他有些兴奋，毕竟快乐的定义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而当一切终于成形，阿不思错愕地意识到这儿正是那家咖啡馆，而盖勒特视角里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正坐在桌边专注地看书，从侧脸看得出，他正微蹙着眉头，似是迷失在了思考中……

第二天

冷。

盖勒特蜷起身子，竭力保存最后一丝温度，但手脚依然冰凉而麻木。

没有魔力流淌的身体空洞死寂，在享有魔力的时候，他从没这样的感受，直到失去了才意识到——原来魔法是这样温暖、令人安心、生机勃勃的火种。

这是在哪儿？他环视这个好似囚室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他遗失的预言画面，未来的牢狱之灾，一定就是这个了，不愧是阿不思，一下就找到了症结所在。他不禁自嘲，这简直是个自证预言，因为对失去魔力的恐惧而提前触发厄运的到来。

时间无意义地流逝，麻木的窒息感让他捂住胸口，哪怕是疼痛也好，他想感受到什么！

而他的愿望似是被听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让他心口颤抖，然而血液却是从左肩淌下，他顺着伤口向身侧望去，一根形状诡异的魔杖映入眼帘，其上有着一节一节的凸起，陌生，却又引发了一丝古怪的似曾相识感。他沿着握着魔杖的手抬眸望去，那个凌驾于他上方的人面目隐在逆光的阴影里，但他知道那是谁，他显然是知道的，而且马上就能想起了！

然而周围的瓦砾开始违背地心引力向半空中腾起，房屋楼宇、树木山河，一切破碎的事物逐渐重塑它们本来的样子，而他的目光被半空中一个耀目的物什吸引，它正吸纳着周围散落的血渍，似是将灵魂与物质糅粹为一。

伴随着刺耳的叮的一声，无数碎片凝聚成了一个吊坠瓶，它在光晕中凭空诞生，然后缓缓坠落在他的手心，他怔怔地盯着它，以及自己手心的伤口。他知道这是什么。

“我不该让你立下这下这种代价深重的誓言。”他脱口而出。

“说什么呢，”面前人却语气轻快，“这是我的主意，而且，重要的是——”

“你跑去哪里了？”一个声音惊醒了他，盖勒特在迷茫中眨了眨眼。

“我在听。”他掩饰道。

面前的男孩叹了口气，从草地上翻身坐起，一把抽出他手里的画，捏着自己的下巴打量着道：“嗯……为什么把我画得这么老、这么伤心的样子？”

因为我并不知道你别的样子啊。盖勒特下意识地想。

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突然涌上心头。“如果我们终将分离，你还会愿意遇见我吗？”

面前的巫师目光灵动，他沉吟了片刻。“我不知道，盖尔，”这声呼唤带给盖勒特一种奇怪的感受，“我只知道，我不会想把你让给任何人。”

对方俯身的时候，颈间一枚明晃晃的吊坠吸引了他的目光——死亡圣器的标志，他眨了眨眼睛，而当他再度睁眼时，眼前的标志被镌刻在了——

座墓碑之上，他怔怔地盯着这个无比熟悉的形状，和其下那个传说中的名字——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

盖勒特扭头，看向不远处跪在另一座墓碑前的少年，他的目光平静地描摹着对方的侧脸。

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记忆锚点并非冰冷麻木的晚年，并非孤影独行的中年，也并非美梦终碎的少年。比失去魔力更残酷的事，是由最重要的人操刀。

所以他在潜意识里逃避，哪怕屈辱地活在麻瓜世界里，他的心也不让他想起他所预知的未来。

盖勒特从蹲姿站起，步步接近坎德拉·邓布利多墓前的少年。

“嘿，”他伸出手，望进对方眼里，“我觉得我们像是认识了很久很久了。”

盖勒特等着阿不思在他脑内的存在感逐渐消失，好似过了漫长的一生。他俩都沉默了许久，直到阿不思终于打破了沉寂。

“所以，你预知了一切，”他扶着额头，艰难地开口，“然后，你来找我。”

盖勒特喉头发紧。“感觉不公平了吗？”除了让自己的语气保持戏谑，他不知如何应对。

阿不思抬眼，寻找着视线接触。“那你现在想起来了，依然打算让我把它们抹去吗？”

盖勒特觉得他的目光炙烤着自己。那只是对未来的“记忆”而已，他告诫自己，甚至不一定会发生，抹除意味着力量，意味着自由，意味着重获新生，但另一方面……

没等他答话，阿不思便会意地点了点头。

“我再问你一件事，”他再次开口，“你也预知了我们的这次相遇吗？”盖勒特注意到他的嘴唇微颤，“你在试图回忆快乐的记忆时，看到的画面……是因为我，还是因为对恢复魔力的期望？”

盖勒特张了张嘴，脑内翻涌而过无数个可信的谎言，阿不思说过，他未经允许不会读心的，对吗？

但还没等他发声，记忆里的主人公便已经抬起手臂指向门口。

“你走吧。”他道。

第三天

阿不思坐在办公室的沙发椅上，他右手搁在扶手上，食指架在唇间，怔怔地望着对面的空座椅。预定的时间已经过去许久，对方果然不准备赴约了。

他不知自己对此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原以为自己会松一口气，但显然并没有。福克斯轻啄着他脑后的碎发，有些痒痒的，他对阿不思的情绪总是格外敏感。

阿不思举起魔杖，轻念：呼神护卫。一缕幽蓝的光束飘散而出，化为凤凰的形态，瞬间盘旋在他们的上方，福克斯发出一声欢快的啼鸣，振翅腾空，与守护神共舞，一时间红蓝交相辉映，倒映在阿不思的眼底。他意识到，自己用了那么多次守护神咒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有意识地关注记忆的锚点。他自问，当他召唤出守护神的时候，回忆起的究竟是什么？

快乐的记忆，他闭上眼，沉入心底。是他被选为级长的时候吗？还是获得优异施咒手法奖的时候？毕业不久便当上实习教授的时候？

他皱着眉睁开眼。福克斯落在他的肩头，他记得，在得知了自己因为妹妹的病情而研究多年的魔法抑制理论被反向利用的时候无比低落，福克斯是那时候飞来的，那一刻，他是快乐的；他记得，学徒时期尼可·勒梅抽出他手里的书，将一张他默默关注多时的马勒演奏会的邀请信放到他的手里，那时，他是快乐的；他记得，成为实习教授后，多吉来找他，他们在天文台聊起学生时期的蠢事，一起望向星空时，他是快乐的。

他想，点亮他的守护神的，并非任何一个荣誉或成就，而是让他觉得活着真好，想要继续活下去的点滴。

他希望，盖勒特也有这种感受。

阿不思豁然立起，急急忙忙地披上一件薄外套，他需要去找他，但他在哪儿呢？他并不知道对方的住处或爱待的地方，他或许可以回咖啡馆问问，但看着窗外太阳已经西斜，他还赶得上吗？

夕阳在窗外的河面上跃动好似火苗，他想起了盖勒特烧伤的手臂，想起了魔法世界的入口，想起了多瑙岛的夏季篝火。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抵达多瑙岛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沿河一路小跑，篝火节是仲夏的庆典，这会儿夏季将逝，已经少有人在这里燃火玩闹了。果然，他不多时便远远地望见一团孤独的篝火，和一旁抱腿坐着的熟悉的身影。

阿不思放慢了脚步，让自己的呼吸平复下来，然后在他身边缓缓坐下。盖勒特只是直勾勾地盯着火焰，没有看向他。

“你迟到了。”阿不思轻道。他追随着对方的目光望向篝火，火光确实有种催眠般的作用，存在却又虚无缥缈，温驯却又暗藏危机。

盖勒特将下巴垫在交叠在膝头的手臂上，像是自言自语般道：“那天，我就是这样坐着、望着，”他抬手，靠近火堆取暖，“魔法世界的入口就在我面前，我都感觉得到，好像我一伸手，就又能……”

见他的手越凑越近，阿不思慌忙一挥手，握住盖勒特手腕的同时，也让篝火熄灭，化为了一缕青烟。

盖勒特眼里一闪而过的渴望和失落让他心碎。

“那段快乐的记忆，不是、不只是因为要利用你，”他纠正道，似是下定决心完整地表露真心，“对于可能帮我恢复记忆的人，我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只知道我要在那儿等你，甚至不知道名字，不知道样貌。但那一刻，我知道那是你，非常高兴那是你，仅此而已……但你说的对，”他用气音道，“我不确定，失去了那些记忆，我还是不是我。所以……”

“躺下来。”阿不思打断了他，牵着他的手躺倒在河滩上，轻轻拽了拽。

盖勒特疑惑地看了看他，然后顺从地躺倒在他身边，仰面望向夜空。

他们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后，阿不思轻道：“我从小就喜欢看这些星星，”他抬手描摹着星座的形状，“但它们很害羞，当你熄灭了所有的光亮，让眼睛适应黑暗后，它们才会现身。但无论如何，知道它们一直在身边，即使多数时候隐没在看不见的黑暗里，让我觉得很安心。”

身边人没有作声，阿不思扭头饶有兴致地道：“你知不知道，据说逝去的爱人会化成星星，等再没有人记得他们了，就会化为流星坠落。”

盖勒特的嘴角微扬。“我以为，霍格沃茨是教天文学的。”

结局 #1:

阿不思轻笑一声，半坐起身，用更认真的语调道：“教，我们还有一座天文塔呢。”

他顿了顿，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道：“我就要回去了，格……盖勒特，我可以带你参观霍格沃茨天文塔？那儿的星空更好看。”

盖勒特诧异地转向他。

“霍格沃茨可没有那么排外。我想帮你制造更多快乐的记忆，”他认真地道，“你一定能重新建立魔力的锚点，”他抬手轻轻捧上对方的脸颊，“因为它们一直在那儿，我也会一直在那儿。”

“……你愿意吗？”

“我愿意。”

结局 #2:

阿不思轻笑一声，半坐起身，用更认真的语调道：“我会来找你。”

盖勒特惊讶地望向他。“记得好好地待在咖啡馆，等我来找你。”就算你不是本来的你了，我也会占据那段全新的记忆。阿不思垂眸看向那双他已经流连多时的唇，或许时候尚早，不是他一贯的姿态，但管他呢，除他以外没人会记得。

于是，他俯下身，撷取记忆消失前最后的吻。

每一天，盖勒特都在咖啡馆从开店待到歇业，他在等一个人，像一个游魂般被一个模糊的执念禁锢在原地。

他不知道那人是谁，直到——

“嘿，”一位坐在露台上的顾客冲他打招呼道，“我觉得我们像是认识了很久很久了。”

“这真是一句相当老套的搭讪。”他随口道，却又步步接近，是他吗？这个疯狂的念头闪过他的大脑。

“我不知道你现在用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你是盖勒特·格林德沃，对吗？”他说着打了个响指，二楼阳台的花盆应声而落，砸向他的头顶。

盖勒特下意识地将对方扑倒在地，紧闭双眼，但意料中的重击却没有到来，花盆在半空中便炸得四分五裂，碎片飞落在各处，单单绕开了他们周围的方寸之地。

“你……是巫师？”盖勒特眨了眨眼睛，向身下人问道。

“是，但这么做的可不是我。”他俏皮道。

在盖勒特消化整件事之前，咖啡馆的主人便追出了门惊道：“上帝啊，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受伤吗？”

盖勒特慌忙爬起。“没事！我马上清理！”

在主人转身进屋的刹那，花盆已经被恢复如初，而自己也被一股吸力裹挟。

当他们在多瑙河畔显形，他几乎站立不稳，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幻影移形了。

他小心翼翼地让指尖迸发出火花，然后难以置信地望向面前的陌生人，他的面容开始与某种遥远的情绪重叠，犹如一个梦中梦，让他一时无法确定是不是预言终于还是烧坏了他的脑子。

“是你？”他喘息着道，“是你帮我解除了禁锢？”

“初次见面，”面前的巫师笑着点点头，伸出手，“我叫阿不思·邓布利多。你的仇敌和恩人，不用谢。”

他从怀里抽出一根魔杖，好似一根自然生长的枝条，但盖勒特却无比熟悉它的每一个曲度、每一道纹路。“为表诚意，这是见面礼。”

盖勒特接过魔杖，淌过身体的热流让他一时哽咽，他吞咽了一下，虽然不记得，但他知道，面前一定是他最信赖的人。

“你偷的？”

阿不思将一根手指竖在唇前，狡黠地眨眨眼。“只是为了测试物证处的安保系统，况且，”他勾起嘴角，“本来就是你的东西。”

moimoin

“说起魔杖——和偷魔杖，我恰好了解到，一根传说中的最强魔杖就在这附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阿不思·邓布利多？”

“我愿意。”

星尘

邓布利多过于漫长的一生中，只自由落体过两次。

穿过指间的风让他莫名想起那段记忆。从悬崖边坠落，赌他会先选择移形逃离，还是满心信赖地落入骑着扫帚划空而过的爱人怀中。

只是这次，他既没有魔杖，也没有骑士。

生命流逝的那一秒仿佛被无限拉长，阴霾侵蚀了眼前的画面，只余下模糊的星光点点。他以为坠落会与飞翔类似，以为他会终于摆脱身体的束缚，以为他会解脱地阖眼，但——

「我一直觉得，我们都是星星的一部分，渺小的尘埃……」这个声音让他猛地看向右侧，但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说话人，一个黑影晃过眼前，他被那个阴影一把拉住，在半空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跌落地面。

“走吧，”那个拽住他的阴影道，“你已经死了。”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被星光穿透的幻影般的身体，后又转向身边的黑袍鬼影。

所以，这就是死神了，一如传说，他将隐形斗篷交给了他的后继者，然后就将欣然告别人世——只是，他并非欣然。他巨细无遗未雨绸缪，但到了最后，他不能与任何人道别，也没能和每一个重要的人说上那句无谓却关键的“你能原谅我吗？”

他——努力了一辈子塑造世人需要的智者形象——却必须死于意外、虚弱与盲目。

“走吧。”最终，他只是这么简洁地道。

他步履沉重，他觉得自己跟着死神已在无尽的黑暗里走了很久很久，一步胜过一步的疲惫，直到不得不停下脚步。“你这样是走不到对岸的，”死神扭头道，“你要是不想成为永远驻足不前、满腹怨恨执念的鬼魂，最好放下它、继续走。”

“它”？他疑惑地抬眸，死神冰冷枯朽的手指戳了戳他的胸口，这一触之下，他听到什么东西决堤的声音。

泪水烫到了他的脸颊。“我能最后去一个地方吗？”他终于还是请求道，“然后，我再和你走。”

自由有很多定义，格林德沃得到他半世纪来最渴求的那种，是在1997年的六月。

那个初夏格外凉爽的凌晨，他重获了决定自己生死的自由。那股恶心了他数十年的、盔甲般沉重的魔力在一瞬间消失，他从半梦半醒间呛出一口气，他该感到轻松，太轻松了，就像是他可以即刻化为尘埃，溶解入虚空。

阿不思·邓布利多魔力的痕迹消失无踪，仿佛从未存在过。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毕竟，他很久之前就预见到了——那是他的最后一个预言。

有趣的是，自从有了生死选择权之后，他竟开始流连于日出日落之间。他缩进了堡垒的最高层，花长久的时间站在小窗前向下俯瞰，没有阿不思·邓布利多的世界，阿不思·邓布利多看不到的日光和月色，他似是执拗地要在他早该厌倦的景色里搜寻出一丝改变——但一切如旧。

“矫情。”他听到一个调笑的声音。

“闭嘴。”他烦躁地对着空气喊道。

没错，他的领地里住进了一只看不见的鬼魂。他对这座堡垒的一切了如指掌，而它到来的那天夜里，他清晰感觉到了它的分量，打破了某种微妙的平衡，似乎让地面都微微倾斜。

“你是哪个我手下的亡魂吗？”

没有回应。

“那你是死神吗？”

依然寂静无声。

当然，若这一切都是他的臆想，他也完全不会奇怪。早在他的鼎盛时期，他就常被失控的臆想困在未来和过去、憧憬与血海之间。事实上，若这真是他疯狂的标志，那会是另一种犹如恩赐的自由。

他的右眼时而会捕捉到一丝半缕的飘忽影像，仿佛某个夹在明暗世界之间的存在。若是亡魂，为何带给他的感受不是寒冷，反而近乎温暖；若是死神，为何会身披白袍，闪着光芒？

他并不反感他的室友，于是，被他作为全世界的房间便一直倾斜着，一个角落里一直徘徊着一个沉静而不可忽视的存在。

对于为自己无意义的一生闭幕这件事，他拖拖拉拉地度过了整个冬季，也许是为了寻求一个虚无缥缈的意义，一个能赋予意义的事件，又或许是无时无刻不坠在身边的那个存在，让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辜负”这个概念。

纽蒙迦德的春雪还未开始融化，汤姆·里德尔终于前来造访。过了半个世纪，曾经志得意满地号称“征服”了死亡的狂妄青年，竟流露着完全藏不住的惶惶不安，让他不禁发笑。

他的笑换来的是久违的钻心剜骨，仿佛将他扔回了刚入狱那个时候，他只庆幸自己的大脑封闭术和当时一样毫无破绽。

“杀了我吧。”他曾这样对着用他的魔杖指着自己的人道。当时，他没能如愿。

而如今，他觉得自己离彼岸终于只剩一步之遥。这样的期待似乎让刺骨的疼痛也更能承受了，如同隔着一段距离的钝击，虽然依旧让他本已麻木的神经犹如灼烧，但他毫无用求饶解脱痛苦的欲望。

他微微睁眼，面前用魔杖指着他的黑巫师身后，一个莹白的幻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当杖尖发出绿光，他看到那个身影向他探出手，与那只持杖的手臂重叠，只是，没有对他剑拔弩张，而是稳稳地摊开了手掌。

恍惚间，他向那光源探去，没有实体的手竟触碰到了彼此，带给他犹如过电的刺激。他的“死神”褪下了兜帽，俯下身拥住他，领他离开那具早已不堪重负的身躯。

他讶异地打量着那张熟悉的脸庞，低头确认了一下他们并没真的变成鬼魂，虽然如果他们被绑定一处的话，他也没什么意见。

邓布利多张了张嘴，似是想说什么，但并没说出口，也没放开他的手。“走吧，”他终于道，“你自由了。”

「我一直觉得，我们都是星星的一部分，渺小的尘埃……」他听到脑内的一个声音道，他仿佛还能嗅到青草的芳香，还能感到指尖发丝的瘙痒，他自嘲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记得的是这个瞬间，他确信对方早就忘了那个平凡的午夜。

“所以，”他应和着记忆里的声音轻念，“死亡不是离别……”

“而是回家。”面前人为他补全了下半句。

分裂

格林德沃是先知者，但邓布利多一直都有某种超凡的直觉——魔杖在手心轻弹，原本匆忙的步履在进门的那瞬被刻意放缓，格林德沃步入赫克托·弗利的办公室时这样想着。

今早邓布利多披上属于他的黑风衣那刻，或是不寻常地带头走在右前侧的决定，又或是他的那句“‘你’一定能安全回去”——“你”而不是“我们”，格林德沃本该留意到的。

直到冲突爆发，平静的夜被魔法的荧光点燃，直到与他生死相系的人消失在漩涡中，他才后知后觉地尝到了某种被人称为“恐慌”的情绪。

门外又传来几声哀嚎，而格林德沃只是将杖尖在弗利的脸上顶得更重了些。

AU背景设定：格邓携手离开了戈德里克山谷，开展革命，但相敬如宾；邓布利多关于爱与激情的那部分人格被留在了阿利安娜受害那天，魔力受抑制的时候会被释放；含有Top!Gellert性描写。

“最后一遍，人在哪里？”当他说“最后一遍”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他没有多少耐心，他还有筹码，他可以一个一个问过来——下一个是斯卡曼德家的长子。看着眼前被束缚在办公椅里无比恐惧却依然一脸正气凛然的那人，他只觉得眼眶发涩，恨意在杖尖劈啪作响。

「住手，」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喊，「不要滥用暴力。」

又有一声尖叫远远传来，对英国魔法部的突袭差不多接近尾声，在增补到来之前，他必须宣布撤退，但依然没有得到关于邓布利多的情报，这让他完全无心抑制自己的暴戾，如果有必要，如果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听到那个人对这次行动的谴责，整个魔法部都可以选择陪葬。

「住手——」格林德沃重重摇摇头，决定用一个钻心咒抒发一些内心的暴怒。

“格林德沃！”又一声呼唤传来，让他意识到那并非自己臆想出来的声音，他猛地转向门口。第一秒内，面前扶着门框伫立的人给他带来的是无比的骄傲，被拖入深渊、饱受磨难，也会一次次攀回他身边的，只有一个人。

但紧接着，他所感知到的让他呼吸停滞。

他受伤了，格林德沃意识到，不只是身上的血渍——那更可能是别人的，而是他的精神和他的魔力，如同被虐待的困兽般疲惫地蜷缩在角落。邓布利多，每身装扮都不染纤尘，每根发丝都服帖规整，他的光与珍宝，此刻虚弱、摇曳，像是随时会熄灭的烛火。

他听到廊道里混杂的脚步声，他和傲罗们交织的呼喊声。“拿下那个人！”有人在喊。

格林德沃立即放开手中目瞪口呆的弗利，向他的伴侣奔去，但在他能触碰到对方之前，不远处一个年轻的傲罗用魔杖指向邓布利多的方向，一个刺目的白色护盾瞬间出现，下一秒，意图攻击的人和邓布利多一同跌落地面。

只是，在触地之前，格林德沃及时接住了他，他失神的双眼让刚刚降下的恐慌再一次涌上心头。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对方染血的手腕上的银环，正在冒着可疑的轻烟，他试探地触上银环，却又瞬间烫得缩回手，邓布利多也吃痛地打了个激灵。

“邓布利多。”他小心地开口。抑制魔法的刑具——恐怕还混杂着其他各类逼供手段——他是熟悉的，但他的伴侣却不然，这让毒液般的仇恨再次向他的指尖凝聚，他们都要付出代价，他们中的每、一、个。

但他知道怀中意识模糊的人会对此说些什么。“够了，格林德沃，要颠覆魔法部，也不能是这样……不能是为了我，”他断断续续地喘息道，“走吧。”

格林德沃的手重新握上他手腕上的枷锁，长痛不如短痛。“不行。”邓布利多的嘴唇都在颤抖，血盟吊坠在他胸口闪着不详的微光。

“它在伤害你。”格林德沃的目光瞥向廊道里的那个已无生息的傲罗，纯粹的、无意识的魔法，就像、就像是当年的……

“我会、我会控制不住。”邓布利多的眼里闪着罕见的不安，但格林德沃的手却握得更紧了，银环开始了急速的震动，可怕的蓝色电流开始在室内无规则地四溢开去，所有人的眼里都带上了惊恐，只有格林德沃微垂的眼中闪出掠食者的光。

“离开！”邓布利多对周围人吼道。

格林德沃感到有人拉住了自己的臂膀。“先生……”不等对方开口他便知道是文达。

“没事。”他从牙缝中挤出这一句，汗水划过额角，他知道他在伤害对方，同等的痛觉由血盟传递而来，但他没有停下——当他停下的时候，便是让那些对他的爱人作出这种事的人还债的时候。

“血盟还在，我不会受到永久的伤害。”他安抚文达道。

在一片器物破碎的嘈杂声里，银环的落地声几不可闻，轻得一如当年从阿利安娜·邓布利多手中滑落的烛台。对方手腕处的血肉模糊让格林德沃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瞬间得以解放的魔力疾风骤雨般从邓布利多的内核呼啸而出，只在格林德沃的屏障强硬的压制下才不至于将整栋建筑化作废墟。

灼烧般的疼痛顺着他的臂膀蔓延而上，躁动的力量侵蚀他皮肤的同时又在尝试愈合。

像极了那个时候——格林德沃心想，无助、绝望，被过于强大的力量撕裂皮囊，但这次，他没有逃离。他攥紧了对方的手，望进那双噙满泪水的眼里。“看着我，”他听到自己喊道，“什么都别想，就看着我。”

“阿利安娜……”他听到邓布利多颤抖的呢喃。

“怎么样？”格林德沃用尽量温和的语调问道。推开了一旁为他的手臂疗伤的属下，他的双臂现在是一片烫伤般的红，但远不及他伴侣的伤触目惊心。

室内气氛紧张，除了治疗师尚且镇定自若外，所有人都垂着目光屏息而立。

“不能进入他脑内细查，因而尚且不知道具体，”治疗师的目光瞥向床上因药物稳定下来的邓布利多，“病人的大脑屏障异常强大，显然即使处于昏迷状态都丝毫不放松，”治疗师取出几管药剂，“但在他康复以前，我们必须对他的魔力稍加抑制，才能确保他不伤到自己。”

格林德沃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方案，他深知每次邓布利多的魔力受抑制时都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

“您知道这会导致什么。”他接过对方递来的药剂，咬着牙道。

但如果这是让他重新好起来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会陪他熬过去——只是，这还不是全部。治疗师紧接着道：“没错，据我过往医治邓布利多先生的经验，我会建议将他转移到一个适合他那个‘人格’休养的地方，”他顿了顿，“并且请您在他康复之前避免打搅他。”

格林德沃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戈德里克山谷九月的气温刚刚好。巴希达·巴沙特泡的茶也是格林德沃那么多年里喝过最好喝的。

但当他喝到第三杯时，他的姑婆终于忍不住了：“所以说，你究竟是专门来这儿打扰我平静的晚年生活的，还是去看阿不思的？”

他手里的茶被一把夺走。

“他……应该在午休吧？”格林德沃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怀表。

“他！”巴希达叉着腰，提高了声调，“我敢确信，自从一大清早从我这里领走了今日份的药——这点上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阿不思需要我的监督——总之，他一直在等你，”她顿了顿，搓着手里的茶杯将目光抛向窗外，“很久没见他那么兴高采烈的了。”

终于得到治疗师的应允后，格林德沃确实是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来的，但刚一落定，他抬腿便转回了巴希达的住处。是为了先问问情况再去见他，他这样告诉自己。

但这会儿，他被狼狽地赶出了门，走上了这条通往邓布利多家的小道，春夏秋冬，他还剩春天没见过，他暗自思忖着，毕竟南英格兰的春转瞬即逝。

他知道自己是在怕什么，他踌躇于面对这样的他，永恒地卡在那个不幸的时点徘徊不前。他已然经历了很多次，却依然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但无论他有多少忐忑，都在打开邓布利多少年时的房门的那刻消散了。窗开着，让门的敞开贯通了室内的空气，带起一阵微风，轻轻卷起乳白的窗帘、桌上的书页、床上人的发丝，还有头柜上五彩缤纷的糖纸。

画面一片安详，只是最后这点让格林德沃有些不安，年少时的阿不思好吃甜食，但自从他们成为合作伙伴之后，他便再没流露出那样的喜好。更令他不安的是压在糖纸之上的药剂瓶，整整三管空瓶，他不知道这是不是邓布利多一次性服用的一一若是如此的话，那便是远超医嘱的了。

微凉的风似是惊扰到了本就睡得不安稳的人，他翻身朝向门口，赤褐色的长发被他卷到了身下，邓布利多闷哼了一声，微微睁开眼。

格林德沃怔怔地迎上他的目光，他一定用了什么魔法，让他本就略长的头发两个月内长得过腰，在他雪白睡袍的映衬下犹如透过薄暮的红军。

那双眼睛里有一瞬的震惊，然后是汹涌而来的欣喜。

“盖勒特？”他的声音里渗透着不可置信，这个不常道出的名字让格林德沃心头一颤，“你回来了！”他喊道，猛地在床上跪立起来。

格林德沃应声上前，如同过去的很多次。“是的，阿不思，”他品味着每个音节在舌尖上的滋味，“我回来了。”

“我等了……那么久。”他的声音哽咽，冰蓝的眼眸应声湿润，每一丝神色都一如数十年前的那天。

格林德沃一手轻抚他的脸侧，一手小心翼翼地托住他的后腰，他立即倾侧入他的手心，如同温暖下逐渐融化的烛蜡般柔软而顺从，为每一丝接触心满意足。

但这自然是个假象，下一秒，格林德沃的脖颈被紧紧揽住，他被拽入一个近乎绝望的吻里，粗暴到好似要将他拆吃入腹。那张嘴尝起来那样甜，混杂着药草的清香，对方身上野莓与芳草的气息让他想象得到戈德里克的春天，一时间令他几乎难以思考——几乎。

“不。”他不得不伸手钳住对方的下颚，强硬地拉远一点距离。看来邓布利多比他想象的更加迷失，所以说，那三管药剂确实是他一次性灌下去的。那么怕会失控？还是怕会……伤到他？

在对方迷茫的目光注视下，他握着那双手单膝跪到床边，阿不思也随着他的动作，坐到自己的脚踝上。盖勒特的拇指轻轻抚过阿不思的手腕，感知着那处在伤疤剥落后新生的肌肤。

“为什么不？”对方的语气听来竟有些受伤。

盖勒特抬眸，阿不思少年时的每一丝神情展现在这张熟悉的脸庞上，那种懵懵懂懂的模样弱化了他平日里犀利的眸光，恐怕药物也有不小的功劳。这副模样让盖勒特禁不住想逗弄一番，但他并不想让自己后悔。

于是，他轻轻吻过对方左手的手腕。“你想要我？”他挤了挤眼睛。阿不思认真地点了点头。

“要我怎么做呢？”

阿不思困惑了，他缓慢地眨着眼睛，咬住了下唇。

盖勒特微微一笑，决定不再逗他了。“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家？”

盖勒特勾着嘴角点点头。“欧洲的心脏。”

阿不思却一个哆嗦，抽回了双手。只是一个简单的词句就可以触发埋藏的记忆，他仿佛都听得到记忆拖过思维表层发出的凄厉尖叫。无力感让他心头抽痛，他从不能保护对方免受一个人的伤害——阿不思自己。

他转而小心地搭上对方的肩。

“我想让你知道……”他叹了口气，道出那句他对这个阿不思说过无数回，但从未被相信的话，“阿利安娜的事，我很后悔。”

但这次，他并没有得到歇斯底里的指控或是冷若冰霜的拒绝。“你，为什么离开了？”阿不思轻轻地问道。

这句问话让他有些意外，但他还是思考了一下道：“大概因为我也会怕，”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苦笑，“但我回来了，不是吗？”

阿不思疑惑地偏头，盖勒特轻轻拢住他的肩，在他的耳畔道：“我回来了，记得吗？在丧礼之后。我们达成了协议，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很多年，我们依然在一起。”

盖勒特自然不期望对方能理解多少，但他觉得有必要讲这些话说与这个阿不思听。

在短暂的沉默过后，他感到颈间微微瘙痒，是阿不思在轻轻点头。“是的，”他喃喃道，“你回来了。你在这里。”盖勒特感觉自己被搂得更紧了一些。

“但现在，我们需要你好好睡一觉，恢复一下……体力。”他将口边的“神智”吞了下去，就他被压迫得呼吸不畅的状态来看，他并不觉得对方的体力有任何问题。

心意传达了便足够了，毕竟，他和他的伴侣之间从来都不关乎身体。

他一手引阿不思侧躺下来，一手捞起他的膝弯，想将他放平到枕被上。阿不思顺从地跟着他的动作，却在他倾身的刹那搂住他的腰，四肢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身体，一个翻身将他带到了床上。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对方骑于身上了。

“你又要离开了吗？”阿不思不动声色，语气里却带着威胁。阿不思牵着他的双手抚上他的腿一路向上，自己则俯身吻过他的锁骨，好似从未被抑制魔力般地用一个响指解开他的纽扣——最晚直到这一刻，盖勒特才终于认识到，今天就是那天了，不管邓布利多之后会怎么罚他，让未发生的事都见鬼去吧。

阿不思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某种急迫，和某种想要将自己赤裸呈现的冲动，他绷直了修长的手臂探向身后，眉头微蹙，双唇微分，脖颈上依然挂着的血盟吊坠垂在他们身体之间，磨蹭过他的肌肤。从盖勒特的角度并看不真切，但他可以想象得到那处的光景，光是看着阿不思用手指准备好自己的画面，就足以让盖勒特感到由内而外的疼痛。

当他终于扶着盖勒特的胸口缓缓坐下，紧闭着的双眼猛地睁开，他迷蒙的眼里闪过一丝清明，那一刻，盖勒特可以确信，邓布利多的意识重新占据了这具身体。他紧张地等候着——紧张，既因为那紧裹着他的丝绸般的湿热近乎致命，也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接下去会如何反应。

在他灼热的注视下，身上人最终只是抬手，让他们十指相扣。缓缓地、极其缓慢地，他开始动作了，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更加缜缜地容纳了他。这让盖勒特一时间松了口气，但马上又屏住了呼吸。太久了，实在太久了。

也许，他们之间说到底还是关乎身体的，他一时为自己过去数十年的相敬如宾感到钦佩。这个人是他的毒药也是他的解药，他的末路也是他的救赎。一旦开启，便如洪水泛滥般一发不可收拾。

他知道他不是唯一一个，他的爱人颤抖不止，但咬上他下唇的动作却近乎狠厉。他的手被按到头侧，身上人微微扭动身子，探索着新的角度。阿不思脸上的神情半是迷醉，半是焦灼，让盖勒特觉得他大可以就这样欣赏一整天，但他自然不想折磨他的爱人。

“我再问你一遍，”盖勒特勾起垂在他胸口的发丝，“你想要我怎么做呢？”

“让、让我，”他听着那个声音颤抖却决绝，“让我不要太快地忘了这一天。”

他不确定这是哪一个人格的呼声，或许他们在这一刻合二为一，但无论如何，他都再无理由拒绝他爱人的愿望。

他探向阿不思最需要的地方，看着他的瞳孔放大，眼睫翕动。

阿不思坚不可摧的心门大开的那刻，他们的思想终于融合在了一起，盖勒特几乎是下意识地翻身，空着的手微微抬起对方的身体，调整角度，然后急不可耐地攫取他渴求了数十年的每一缕甜蜜的颤抖、每一丝美妙的吟哦、每一朵动人的心声。

他记得他决定返回的那刻，记得他执拗地反复请求，记得他的爱人终于许他吻走自己的泪滴。他踏上返程的那刻闪耀着他的暖阳此刻依然在燎过他的每一寸肌肤，从趾尖烧至发梢，直到他们一同堕下悬崖，半是坠落，半是腾飞。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依偎在一起，温热的喘息喷吐在彼此的肩窝。然后，他们同时抬起头发声，后又同时住嘴，邓布利多笑了：“你想说什么？”

“对不起，”盖勒特扯了扯嘴角，“你呢？”

“不客气。”

盖勒特也笑了，将额头抵上枕边人的肩，调笑道：“符合预期？”

“我想是的，”邓布利多抬手，抚上盖勒特的侧脸，声音渐轻，“我想……他也很满意。”

盖勒特抬眸，对上邓布利多逐渐迷蒙的双眼，药剂本就助眠，这对他来说也是格外疲惫的一天了。

或许这一次，他终于有一点点说服了一直苦等在记忆深处的那个阿不思，或许，他们终于能达成和解，他这样心想着，吻上枕边人的额角。

“睡吧，”他道，“睡醒了，我们一起回家。”

他感到搭着他肩膀的手指加了一点力度，便又补充道：“我就在这儿，哪也不去。”

泪

盖勒特听到身边人擤鼻涕的声音，从手中的一堆研究报告中抬起眼来。

“又读到毁血盟那里了？”他扭头看着半坐在床侧的阿不思一只手抬起眼镜，一只手从床头柜上召来一块手绢。

他抹了抹眼睛，重重地点点头。

“你摸摸自己胸口，至于吗？假的东西一遍遍地读。”他不屑地哼了一声，目光转回到手稿上。

“不是假的，是预言！”阿不思认真地道，“是特里劳尼的预言，只是不小心预测到了另一个时空发生的事，没人相信罢了。”

盖勒特挑眉瞥向他，一副“你认真的吗？”的表情。

“其实前半篇都还挺符合事实的呀，”阿不思忧伤的情绪似乎有所恢复，轻快地道，“直到我终于劝服你来霍格沃茨的那天。”

AU背景设定：格林德沃与邓布利多同在霍格沃茨任教；格林德沃任职研究教授后，通过抗议取缔了占卜课，因而没有面试特里劳尼，也没有预言之子一说；伏地魔的萌芽早被格邓联手打败，但还有零落的魂器未被销毁，时间来到了1996年7月。

“这显然是胡扯，”他夺过阿不思手里的书，随意地翻着，“你看看，这儿还写着你在厄里斯魔镜前面腻腻歪歪、自怨自艾……”

身边人突然陷入沉默。

“……是真的？”盖勒特难以置信地问道。

“嗯……也不是完全属实啦，比如说你为了除掉我想了138套方案那里就有点瞎编了。”

这回换盖勒特沉默了。

阿不思几乎从床上一跃而起。“盖勒特？！138？那是一年里每三天不到就想出一套啊！”

盖勒特避开目光。“我一套都没用过不是吗……”

“那你计划这些干嘛？”

“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些小爱好，不是吗？”

在阿不思的怒目注视下，他悻悻地让手里的书和纸张都飘到写字桌上。

“总之，早点睡吧，这就是个骗人眼泪的故事。也不知道丽塔·斯基特给特里劳尼灌的究竟是吐真剂还是迷魂药，”他撇了撇嘴，躺进被窝里，“不过确实是让她大赚了一笔。《邓布利多与格林德沃：宿命的轨迹》——这么恶心的标题居然大卖，实在担心现在年轻人的脑子。”他又看向他依然眼眶发红的伴侣，叹了口气，“居然还让你反复读，还哭，还逼我也去看……”

“你真是铁石心肠！”阿不思把被子推开面对他，“后来你对我施了一忘皆空，然后我们决斗，你读到哪里都无动于衷吗？我真怀疑你在我葬礼上哭不哭得出来！”

“我不会比你活得长。”

“什么？”

“我不会比你活得长。”盖勒特闭着眼复述道，他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盖勒特感到事情不对劲是在1996年的七月，事实上，这种感觉已经徘徊许久了，自从——自从那天阿不思接到线报，凭一己之力摧毁了里德尔的最后一个魂器，盖勒特出差中途匆匆赶回，迎接从庆功宴归来的阿不思，

自那时起他就有一种若有若无的不安感，但他只当是阿不思独自攻下最后一战后的疲惫和释然。

但自此之后，他的伴侣在疏远他的感觉就一直挥之不散——这是他们半世纪的朝夕相处中都没有过的。

他最终决定和他谈谈。

“今天又这么晚啊？”他听到阿不思进门的声音，打了个响指，将留着的灯调亮了些。

“嗯，快考试了。”阿不思简短地回复道。

“你要知道……你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和我讲。”他翻过身，搜寻着阿不思的目光，对方因他的话动作一滞。

“一切正常。”阿不思为自己换上了睡袍，将魔杖放到一边。

“我们之间，是不是……”盖勒特清了清嗓子，“有别的什么人了？”

“梅林的胡子！盖勒特！”阿不思难得地提高了声调，“我114岁了！”

“所以呢？”盖勒特挑起一边的眉毛。

“我是一校之长！”

“所以呢？”盖勒特侧躺着撑起脑袋。

阿不思深深叹了口气，无奈地摇头道：“再瞎说一句，就滚出我的床。”他钻进被窝里，将被子拉过头顶。

“那你为什么变了？”

“我哪儿变了？”他的声音闷闷的。

“太多了！”盖勒特伸手去拉盖在阿不思脸上的被子，“比方说，你不牵我的手了，今早的炒蛋也只吃了两口，我特别加了两勺糖——两勺！甚至还挤了覆盆子果酱。”

他好像听到了被子里传来一声轻笑。“知道了，我之后会赏识你的努力的，”阿不思凑上去，亲了亲他的唇角，然后翻身背对他，“睡吧。”

“不要企图搪塞我，”盖勒特忿忿道，“显然发生了什么，还不愿意告诉我……难不成还是得了绝症吗？”

一秒、两秒过后，床侧传来一声平静的“不是”。

“不是”？“不是”？！

走在通往医疗翼路上的盖勒特越想越慌。他说一句话能顶十句的阿不思·邓布利多就回了他一句“不是”？

他大踏步地冲进诊室。“庞弗雷？波皮·庞弗雷！”他喊道，四处张望，终于找到了那个穿着护士服的身影，“啊，您在这儿——”

“嘘——！”庞弗雷夫人带着一脸怒气转过身，压低了声音，“我的病人正在休息呢！”

盖勒特抿住了嘴，竖起拇指指了指门外。

他们刚出门一步，盖勒特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庞弗雷夫人，我想问，阿不思这个月内有没有来找过您？”

“你是说他问我要消化不良的药剂的事？”

盖勒特顿了顿。“有没有……更严重的事？”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焦躁，但他觉得庞弗雷夫人看向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了然。“没有，”她平静道，“恕我直言，格林德沃先生，即使有，根据保密协议，也必须尊重病人的意愿行事，”她停顿了一下，换了一种安抚的口吻，“真有什么事的话，我想邓布利多教授一定会告诉您的。”

阿不思一定不会告诉他的。

他决定了的事，九头夜骐也拉不回来。盖勒特造访了圣芒戈，甚至去了周边的几个私家诊所，一无所获。

他垂头丧气地踏上返程，沮丧于他对自己最亲密的人的心事竟毫无头绪。他即使是在与阿不思针锋相对的年月里都不曾有过这种危机感，唯一一次有这种快要失去对方的感受，是阿利安娜刚过世的那段时光。

阿利安娜，复活石，魂器……

一个念头闪过盖勒特的脑海。那枚被阿不思深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戒指——“就让它沉眠吧。”当时他这么说，盖勒特以为他确实放下了，莫非……？

盖勒特匆匆移形进入校长办公室——这是他好不容易获得的特权，虽然不许被任何人发现。对着抽屉尝试各类解锁魔法的同时，他不断安抚着自己怦怦直跳的心。不会的，他安慰自己，阿不思不会那么傻。

当他终于破除了禁制，将冒着轻烟的抽屉打开，里面躺着的不只有那枚带着死圣标记的戒指，还有一支药剂瓶，和一封信。

他取出那管纯黑的药剂对着日光，上下颠倒，有一层稀薄的金粉浮上表面，又缓缓下沉。盖勒特感到心下一沉，他自然知道这是什么。

他又拿起那封信，意识到自己的指尖都在颤抖。

信封里是一张空白的信纸，他施了显形咒，却并没有字迹浮现；他用指尖掠过表面，毫无反应；“我是盖勒特·格林德沃。”他喊道，依然没有动静；他紧蹙着眉，用杖尖抵上手心，鲜血沾染了薄薄的信纸，却仍是一片惨白。

盖勒特感到胸口发堵，四肢发凉。而门就在这时被打开了，一个气势汹汹的阿不思立在门口。

“你做了什么？”

盖勒特用鼻音哼了一声，举起手上的药剂瓶。“你都瞒着我。”

“这就是闯入我的办公室，毁坏我的保险柜的理由？”眼前的人气得发抖，但显然是为了别的缘故。

盖勒特眼睛微眯，让手里的瓶子直直向对方飞去，被阿不思扬起左手，凌空接下。在他再次抬起头时，盖勒特已到了面前，一把拉起他的右手。

“那就是这只了，”他话音刚落，掌心里的指尖随着伪装魔法的消散逐渐变黑，“你果然戴上了戒指。”

阿不思沉默地抽回手。

“多严重？”盖勒特垂着头，目光依然停留在那只迅速焦枯的手上。

“你已经知道了，不是吗？”阿不思的声音一如既往得平静，此时却让盖勒特无比烦躁。

“还有多久？”

“斯内普说，一年左右。”

“一年？”盖勒特倒退一步，“你打算瞒着我到什么时候？”

“盖勒特……”阿不思上前一步，想去牵他的手，“我还没准备好谈论这个话题。”

盖勒特猛地甩开对方的手。“我也没有！但，我们现在就在谈，必须谈！”

“你就是不准备告诉我的，对吗？”盖勒特怒气上涌，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被一个愚蠢的诅咒逼至绝路，为了那孩子——”

“她有名字，盖勒特，还有母亲和父亲……”

“对，没错，你现在倒是可以早去见他们了，还打算用一瓶毒药了断，完全不考虑我的意见！”

阿不思也抬高了音调。“我确实愚蠢，确实被魂器蛊惑，这么做也确实是我的决定，你没理由对我指手画脚！”

盖勒特将手中的信纸抛向空中，施了个四分五裂，大骂道：“留下一页废纸还不是给我的！”

没有回音。四散零落的纸片随着阿不思的身体一同跌向地面，盖勒特在他落地前最后一刻接住了他。

“没有大碍，”魔药学教授从邓布利多床边站起身，缓缓地道，“只是因为情绪波动，让诅咒有机可乘。”

盖勒特没有看他，依然盯着面前失去意识的人，静静地躺在办公室里被施了延展咒的沙发椅上。他默默点了一下头。

在斯内普走过他身边时，他举起手中的药剂瓶。“这是您给调制的吧。”

斯内普顿了顿，将嘴抿成了一条线，随后平声道：“不是。”

盖勒特抬眸，静静地盯着他看了一秒，又将嘴角扯出一个弧度，将药剂瓶递到他手中。“带走吧，不需要了。”他道。

在斯内普消失在门外的最后一刻，他又轻声开口：“谢谢。”

斯内普在门边微一点头，便转身离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后，盖勒特又抽出了魔杖。自知无济于事，他还是一遍遍尝试着治愈魔咒，他第一次觉得手中的魔杖的的确确就是根没用的木头。

最终，盖勒特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他举起魔杖，小心地让四散的纸片聚拢回手心，修复成原来的模样，坐到阿不思身边。

他揉捏着手里的复活石，怔怔地看向窗外的夜幕。

一年，院内种下的那排柠檬树都还没有成熟，用魔法催生的果只会苦涩。

一年，他（自从丽塔的书畅销之后）一直想写的回忆录还没提笔，阿不思还答应帮他校验的。

一年，他们相遇的百年纪念日都等不到，他都想好了要做什么样的蛋糕。

而那个人甚至都不打算对自己——他血誓的另一半——透露只言片语，残酷、决绝，简直可笑。他发出了一声沙哑破碎的笑，仰起头看向顶灯，看着烛光摇曳，晃得眼前模糊，胸口的梗塞物开始缓缓上涌，疼痛弥漫开去，有热流划过脸庞，从下颚滴落。

他抬手摸过脸颊的湿润，有一瞬的讶异，但当他垂眸，更令他讶异的事发生了：手中的纸页开始从泪水滴落的地方晕染开去，清秀熟悉的字迹浮现，让他瞬间又咳出了几声啜泣。

亲爱的盖勒特，

哈！原来你还是能哭的嘛！

幸好我不必在你身边看着你这张老脸皱成一团的样子！

但我相信，你马上就会发现流泪的神奇之处了，从你重新看清世界的那刻起，你就会开始康复。

一开始，你或许会恨我，我能理解。但我想让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不是因为我害怕死亡，而是因为我失去接下去能与你共度的时间，不能再在你身边睡去、醒来。

只是，我无法承受让你看着我被诅咒侵蚀，看着我拿不起魔杖的那天，看你眼里因为无法帮我解除痛苦而满是自责。

我不想让你最后的记忆是照顾我逐渐虚弱的身体。

我想我会想和你最后跳一支舞，我希望你最后的记忆里，我依然是你爱上我的模样——我知道我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但不知为何，我眼里还是十七岁那年的你，所以我敢说，你也一样。

最后，你要知道，无论巧克力蛙画片上记了我的多少功绩，我心中最骄傲的成绩永远只有一条：那年，那天，让盖勒特·格林德沃选择回家。

如果有天堂，我们会在那儿相见。

如果没有，与你相识，已是天堂。

永远是你的，

阿不思

“你哭了……”一个声音在身边响起，盖勒特猛地回过头，阿不思的目光从他手里的信收回到他的脸庞，嘴角带着一抹极浅的笑，“过来这里。”

盖勒特俯身凑上前，直到对方冰凉的手划过他的脸颊，抹去他炙热的泪珠，他才意识到自己哭得有多狠，可能用尽了他囤积了半世纪的泪。

“我很抱歉……”眼前人用气音断续道，“我也想选择生，但死亡已经不可避免。所以……我只想至少自己决定时点……和方式。”

盖勒特抓过爱人的手，他将镶嵌着复活石的戒指套上对方修长的手指，在指节处落下一吻，然后单膝点地，真诚无比地道：“阿不思，我们结婚吧！”

阿不思眨了至少七下眼睛后，才终于道：“那是……不被允许的。”

临终态度糅粹了三块广告牌（2017）的警察局长威洛比，致命女人SI（2019）的卡尔，和TV版汉尼拔SI（2013）的贝拉。

“我们去丹麦，或者挪威，”盖勒特情绪高昂，“那儿的魔法部已经批准了同性伴侣登记。”

“你为什么……”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举办仪式！我们可以在礼堂手牵手坐在长桌前——”

“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午饭……”

“我一身黑，你一身白——”

“我们平日里也是这样的配色……”

“然后我们对彼此宣誓、交换信物——”

“这件事我没记错的话，97年前就发生过了……”

“别打断我，”盖勒特牵起阿不思的双手，一手紧攥，一手虚握，“我们要去度蜜月，马德里那个有着世界最大魔法藏书的图书馆，你不是一直想去吗？东方魔法世界都没怎么探索过，你可以发表一篇游记！我们可以去格陵兰看极光，去希腊找魔咒起源，墨西哥也要去，你一直想研究血誓的起源，不是吗？”

阿不思只是静静地听着盖勒特滔滔不绝，似乎不忍打断，眼里的哀伤却不散。

盖勒特终于逐渐平静下来，深深望入对方眼里。“多给我一点时间，阿不思，”他一字一顿地道，“我会想出办法的，在那之前，我们是度蜜月的新婚夫夫。”

“如果你做不到呢？”阿不思终于露出一抹无可奈何的笑。

“我不会比你活得长。”他咧嘴笑道。

镜子里的陌生人

河中的水流清澈如镜，阿利安娜仰躺其上，面容安详，好似睡着了一般。阿不思听着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有鲜红的颜色从她头颅之下弥散开去，将水流渐渐染红。血液在阿不思的耳边冲刷而过，心跳如鼓点般渐强，直到整条河流都被染上了暴力的痕迹，他才猛地从梦中惊醒，大口喘息着。

他拿起枕边的老魔杖，为自己换去汗湿的睡袍，恐惧感逐渐褪去，却留下某种堵在胸口的不适。既然已经睡不着了，他决定起身去城堡里巡视一圈，顺便散散心。

他走过一间空教室，又默默退了回来，沉吟着走了进去。他环顾四周，这里显然已经许久未用，废弃的桌椅被堆放在墙边，另一边，有什么高大的东西掩在一块罩布后面。一切都熟悉得诡异，他一定来过这里，但却想不起来为何。

阿不思走到罩布前，好奇地将其撤去，惊喜地看着其后的全身镜——厄里斯魔镜。他怎么会把它忘了呢？这是他学生时期就发掘出的秘密，他

自然知道它的乐趣，他曾在这里观赏自己五彩斑斓的梦想，每一次来都不一样，但每次都让他充满了希望。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把它藏进了记忆深处的呢？显然，如今这面镜子带给他的感受不再是单纯的希望，混杂着某种别的情绪——或许是自己已经过了做梦的年纪吧，阿不思苦笑着心想。

他望向镜子，满心好奇。他会不会看到他自己？他激动地心想，也许他终于够格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

但一向敏锐的魔镜里却是一团迷雾，许久过后，一个人影逐渐成形。阿不思不可置信瞪大了眼睛，眼前是一名全然陌生的少年，十六七岁的模样，身着上世纪的学院派服装，看向他的目光由冷转暖，但他却不知如何回应。

他眨了眨眼，确认了一遍镜子上方的那行字。是不是太过老旧的魔法出了差错？哪有心中最渴望的是陌生人这种事？

他的目光回到镜中人身上，虽然陌生，但却有某种让他驻目的力量。对方向他伸出了右手，好似在等候一个回应，阿不思鬼使神差地伸出左手，抵上少年的手心，冰冷的镜面让他一个哆嗦，镜中人却笑了，某种温暖而熟悉的笑，让他一时晃神。

他收回手，手心痒痒的，那是他每年冬天都会不适的伤口。看来是时候去把自己的手套翻出来了，他心想。

过后的几天里，他依然梦魇，依然失眠，便继续来这里拜访他陌生的友人。令他惊讶的是，镜中人依然未变，甚至一天天在长大。

看来这面老糊涂的镜子错得不止一点半点，他心想。

“对不起，邓布利多教授，”病床边的学生握着床上人的手，话里带上了哭腔，“请不要开除我，我真的只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波皮·庞弗雷在一旁叹了口气，这不是她医治过的第一起迷情剂误伤事件了。

“不是开除，只是停学，” 邓布利多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严肃道，“好让你有机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顿了顿，强调道，“思考一下什么是爱。”

“我只是想让我们都快乐而已，就要……没时间了，” 那名七年级学生避开邓布利多的视线，“但可能，我想要的太多了。”

邓布利多也叹了口气。“你要知道……” 他斟酌着开口，“比起快乐，爱带来的更多是痛，比起得到，爱更意味着失去，” 他的目光若有所思地飘向窗外，像是在捕捉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失去盔甲，失去控制，甚至失去你自己，并且可能永远取不回。那是迷情剂无法带给你的，去经历这些，然后再来谈爱。” 他最终带着一抹浅笑看向面前的少年。

这一番见解不仅让那名学生目瞪口呆，连波皮也停下了手里收拾药品的动作。

“邓布利多教授，您……爱过吗？” 那个稚嫩的声音问道。

这句问话像是将邓布利多从晃神的状态拉了回来，他沉默着眨眨眼，一向自持的他脸上带着不常见的茫然，但也只是一闪而过，然后，他轻道：“没有。”

邓布利多与肇事学生告别后，便来到波皮身边。“庞弗雷夫人，我想问您要一些助眠的药剂，” 他从毛线手套里探出的手指十指交握，“您看，我最近睡得越发不安稳了。”

波皮点点头，来到医药柜前。“会做噩梦？”

“是的，但……” 邓布利多迟疑了一下，“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噩梦，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只是太多的梦让我觉得比睡前更疲惫。” 他苦笑着摇摇头。

波皮拿起一个棕黄色的小罐子，放到邓布利多手心。“请试试这个，如果一周内没有疗效，再来找我。”

她盯着那只遮到指节处的精巧手套，笑道：“您的手套真好看，也很特别。”

“谢谢您！” 邓布利多兴奋道，“这是我自己做的，既能保暖，又不影响写字、挥杖。要知道，那个恼人的伤口每年冬天都不好受。”

“伤口？需要我帮您治吗？”

邓布利多褪下左手的手套，无奈地摇摇头。“没用的，这是治不好的，很多很多年了。”

波皮疑惑地查验邓布利多手心的割伤。“您说什么呢？这当然治得好。”

今天的第二次，邓布利多的脸上出现了茫然和惊诧。在波皮施下那个简单的治疗咒之前，邓布利多猛地收回了手。

纽特·斯卡曼德考虑过避开邓布利多的办公室，但他不仅查阅了图书馆的资料，还采访了好几位教授。邓布利多若是从同事那儿听说他造访霍格沃茨，却不去拜访他，恐怕不好解释。

于是，纽特还是敲响了教授办公室的门。并不是说他不愿见到对方，他其实很担心他，但他害怕自己会说错话，他从来不是擅长保密的类型。

“请进。”一个熟悉的温和嗓音迎他进屋。

纽特支起一个微笑，向他曾经的教授、战友，如今的英雄走去，走过福克斯时冲他打了个招呼。

办公室里朴素了许多，过去的很多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消失了，他不想多问，只想简单地问候一声便离开。但还没寒暄几句，对方胸口的某个物件反射出的光便引起了纽特的注意。他打了个寒颤，后退一步，但总算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怎么了？”邓布利多疑惑道。

“您……胸口挂着的是？”

邓布利多垂头，看向那个雕琢精致的吊坠。“啊，这个啊，”他将它拾起，握在手心，“我在抽屉里翻到的，也许是什么上世纪流行的装饰，我在……别人身上也看到过。”

纽特努力控制着面部表情。“您为什么随身带着它？”

“很好看，不是吗？”邓布利多的笑里有一丝疲惫，他眼睛下方的暗色没有逃过纽特的眼睛，“或许是个护身符，至少对我挺有用。自从戴着它睡觉，我感觉精神都好了许多。”

纽特感到有些不安，正想引开话题，邓布利多却突然敛住了笑意。

“纽特，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纽特避开他的目光，喃喃道：“没有……没有啊。”

他听到邓布利多的一声轻叹。“我想，你一定医治过无数伤痛，但找不到伤口的那种该怎么办呢？”邓布利多的口气里带着罕见的脆弱，让纽特皱着眉抬眸，立即被对方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捉住，“我丢了什么东西，纽特，但不记得是什么。我有个必须要找到的答案，但却忘了问题，”他眼里的哀伤是纽特无比熟悉的，也是他曾以为他再不必面对的，“如果你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请告诉我。”

“我不知道。”纽特垂着头微微握拳，轻声道。

“我请求你。”

“教授……”纽特几乎想要落荒而逃，“下、下周，我下周有空再来看您。那时候我再和您细谈！”

他不等回音便匆匆离开了办公室。还剩不到一周时间，一切便尘埃落定了。他只希望在那之前不会因为自己生出任何差池。

在米勒娃·麦格的再三要求下，邓布利多唯独留下了这件绛紫色的巫师袍。邓布利多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是一片狼藉了，很多东西都被装在大大小小的箱子里，等着运走。米勒娃不想也不敢多问，转变是意料之中的，即使每一个细小决定的原因不明，她也深知，背后的根本缘故。

“看起来很不错。”米勒娃站在邓布利多身后，看着镜子里穿着那件相对华丽的巫师袍的他，点了点头。

“有必要吗？”邓布利多呛出一声笑。

“当然，这是举世瞩目的盛事。”

虽然向来对公开行刑心有反感，但她努力让这件事听起来像是处死盖伊·福克斯一般值得普天同庆的事。

她刚认识邓布利多时，他在她眼中是个诙谐幽默、风度翩翩的长者，但如今，那人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是她忧心忡忡地看在眼里的。她不知道，周一过后，事情会逐渐恢复，还是会急转直下。

邓布利多若有所思地整理着自己留至腰际的头发，冬天里干燥的空气总是让长发不好打理。“我为什么留长发？”他突然开口。

“什么？”

“我为什么留长发？”他喃喃自语道，抬眼看向镜子，目光空洞，“我为什么偏爱紫色？我为什么会去学针织？我有一柜子书，为什么浪费时间积累了一箱子羊毛袜？”他颤抖的声线逐渐抬高，“为什么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印象里我都爱好甜食？但我根本不喜欢那种腻口的东西在舌尖的感觉！”

他一甩袖口，一旁的一只箱子应声炸裂。米勒娃不知如何答复，只是默默抽出了魔杖施修复如初。

邓布利多一把拉过米勒娃持魔杖的手，带着不寻常的急躁。“帮我把头发剪了。”

“阿不思……”米勒娃后撤一步，“拜托了。”

“为什么不？那本来就不是我的决定，”米勒娃看着他眼里的怒气逐渐转为哀伤，“即使是现在，你们也不给我作决定的权力……我丢失的记忆，和他、和格林德沃有关，是吗？”

米勒娃一惊，他不知道对方是如何作出这样的推断的。但他是阿不思·邓布利多，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阿不思。”

“讲给我听，好吗？”邓布利多的声调带上了恳求。

米勒娃垂下视线想了许久，她与阿不思一见如故，一部分原因是年长者对她的理解，她坦白了来霍格沃茨的原因，和她寻求精神避难所的心情，阿不思都心领神会。而现在，她想帮他，却深感无力。

“记忆……”她轻声开口，“不是能讲述的东西，也不会真的丢失，”她伸手扶着邓布利多的脸侧，望进那双曾经澄澈，此刻却布满血丝的眼中，她挤出一抹极其微弱的笑，“只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而已。”

一大早，霍拉斯·斯拉格霍恩走在前往邓布利多办公室的路上，手里拿着麦格嘱咐他调配的凝神魔药，思考着这件怪事。当初，与欢迎会上的

许多同事一样，他以为会迎来一个趾高气扬、得胜归来的邓布利多，从此见他平步青云，兑现他作为全民英雄的所有奖赏。而当他最近一次见到对方时，看到的却是一个面容憔悴、神情恍惚的邓布利多。

他听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马上收到了魔法部的封口令。他本来都不甚理解自己知道的究竟是什么，现在，魔法部的反应自是证明了，他所听说的风声，竟都是真的。

但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料到，自己推门见到的，会是一个躺在地上、失去意识的邓布利多，他的衬衫大开着，有预示着不祥的血色晕染开去，邓布利多的凤凰伏在他身上，发出的哀鸣好似挽歌，大滴晶亮的泪水落在邓布利多的伤口上。

霍拉斯在最初的震惊过后，瞬间反应过来，大步冲到邓布利多身边，急唤着他的名字。那触目惊心的伤口好似烫伤，但他怀疑，真正让人昏死过去的，远不止他所见到的部分。

就在他开始怀疑自己已经来晚了的时候，邓布利多周身一颤，猛地吸进一口气，总算让霍拉斯舒出一声叹息。

“阿不思，感觉怎么样？”他焦急地问道。

好一会儿，邓布利多失神的双眼似是终于聚焦在了霍拉斯身上，他虚弱地点点头，皱着眉抬起一条手臂。

霍拉斯上前扶他半坐起来，靠着办公桌的桌脚。他讶异地发现，曾经华丽繁复的办公室现在看起来近乎荒废，几乎只余一桌一椅和一个书架。

“谁……对你做了这种事。”虽然有另一种怀疑，霍拉斯还是决定发问。

邓布利多颤抖着缓缓喘息，他摇了摇头，有一种会意在他们的视线间传递。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眼前人虽然虚弱无比，但他的老同事似乎又恢复了某种他所熟悉的气质，他湛蓝的眼眸闪烁着湿润的微光。

霍拉斯轻叹一声，在邓布利多的额角施了个镇痛魔法。“我想，你在战场捡到的凤凰救了你的命。”

邓布利多抬头看向注视着他们的凤凰，微微勾起嘴角，用沙哑的嗓音道：“不是捡到的，霍拉斯，邓布利多家族的后裔有危机的时候，凤凰会

来到他们身边，只是……”他气虚地顿了顿，“福克斯，我当初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呢？”

霍拉斯将手中显然已经没有用的凝神药剂重重地敲在桌面上。“没见过你那么不要命的，我去请庞弗雷夫人来看看你。”邓布利多感激地看着他点点头。

在霍拉斯完全离开房间前，他听到身后人轻道：“如果当初我真的发出死咒，你会替他挡下吗？”他扭过头去，疑惑地看着正深情地抚摸着凤凰脑袋的人。他突然发现，这个人看上去比他的记忆里苍老了那么多。

这是盖勒特第一个被解开了束缚、重获了光明、没有审讯官侵扰而在安静的囚室中度过的夜晚。他有一丝预感，他将迎来他的终了。

但他以为，自己还能最后看一次日出的，直到脚步声打破了寂静。

“哦，大获全胜的英雄现在要当行刑官了吗？”他看着眼前不露声色的邓布利多，竟不由有一丝想念战场上那个一身正气的复仇天使，“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不杀死我，就套不到任何情报的事实？”

“你对手下施了一忘皆空。”邓布利多用陈述的口吻道。

“没错，很好用的魔咒，不是吗？”

“但你死了，就会失效。”

“你们大可以试试。我不在乎我死后的世界。”

邓布利多深吸一口气，平静地举起魔杖——他的魔杖。“你施遗忘咒的对象，只有你的手下吗？”

盖勒特挑眉，如果对方时至今日发觉出了什么，于他，不奇怪也无所谓。“否则呢？”他勾起嘴角，“哦，你怀疑你自己……施咒者本人可解，所以你大可以送我一根魔杖试试，”他挑衅地盯着面前人的杖尖，“可惜你不会信任我，那就只好请刽子手大人送我一死了。”

当他闭上眼，他眼前还可以回忆起决斗当日的场景。他自嘲自己的决定，从那一刻，他便意识到，自己处在了绝对的下风——即使有更强大的魔杖，即使有不得不赢的欲望——不，不是因为魔力的高下，而是他惊艳于抛却疑虑的阿不思可以是怎样地正气凛然、决绝狠厉。他在他眼中，终

于是他本身的样子——杀人无数的黑巫师、将他亲爱的学生们引入歧途的恶魔、集万恶于一身必须斩灭的祸根。

接骨木能感知到他的任何一丝犹疑和软弱，感知到他对手的决心和——杀意，所以，从施下一忘皆空的那一刻起，他便拱手让出了自己全部的胜算。

只是，他还傻到不想认输，直到邓布利多的一招失误，盖勒特的杖尖溢出的绿光里映亮的却是一个少年人的脸庞，他张开双臂挡在他的杖前，眼里满是惊惶。他迟疑了一秒，只是一秒，而下一刻，一个简单的除你武器便为这个俗套的屠龙童话画上了句点。

他感到杖尖抵上了自己的咽喉。你现在满意了吗？他对心底那个冲他微笑着的少年道。

然而，意料中的终结却迟迟未至。

“当初究竟是谁？”他不称职的行刑人轻声问道，在盖勒特疑惑地再次睁眼时，他又用轻不可闻的声音道，“阿利安娜……”

他心下一沉。首先是震惊，对方不可能还记得那年的事，他妹妹的死——或许吧——但是三方决斗？他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的，除非……

盖勒特指尖发颤，他意识到自己此刻的动摇比他面对任何拷问时都更甚。确实，他曾暴力击溃过遗忘咒，为了掠取俘虏的情报，但当初可是进行了数小时的持续酷刑啊！十个里或许有一个存活，那一个还更可能非疯即傻。

他在邓布利多的眼里搜寻着答案，但对方只是再次发问：“盖勒特，拜托了，告诉我——”

下一刻袭上心头的是莫名的愤恨，无论是施咒前还是施咒后，对方关心的问题竟然如一，让他几乎想要发笑。

邓布利多紧抿着嘴，像是在抑制着某种不可言说的疼痛，冰蓝的眼眸里是让他战栗的冷漠，但他看得出，眉梢眼角撇不开的，是和当年抱着尸体让他“离开”时如出一辙的悲凉。

这让他记起了那天，记起他因阿利安娜的突然出现微微下垂的魔杖，记起他在怒火中烧的同时还不至于失了自持，记起阿不思颤抖的杖尖微亮，记起阿利安娜的双眼即刻失去了神采。

盖勒特突然意识到，此刻，在冰凉的囚室中，在魔杖的另一头，在死亡的边缘，他才是手持屠刀的刽子手。他望进面前人的眼中，他在等他开口，等他宣判，等他大获全胜——他只需要轻轻说出真相，就那么简单。

“是我。”他道。

除了轻微的喘息声，万籁俱寂，随后，他听到邓布利多轻念起他所陌生的古老咒语。有闪烁着莹绿色的如尼文在四面墙壁上流淌，交织为密密麻麻的网络，耀目到让他感到眩晕。他隐约记得，这似是某种失落的守护魔法，曾记载在那本古籍上——与血盟同源。他没想到这是可能复原的，直到邓布利多对着虚空宣布：

“今夜，纽蒙迦德古老的魔法选择保护格林德沃家族的后人，没有心怀恶意之人可以近身。你将记得，永远记得，这就是你的全部枷锁和刑罚。”

真与假

阿不思

耳边是此起彼伏的喘息，我格外享受这一刻，欢愉完全退却以前，被满足感充盈的生命。可惜下一秒，疑虑又会侵占我的大脑——其中有多少是真实，多少是表演呢？

我喜欢听盖勒特在我耳边轻哼，喜欢确认他也同样沉醉，喜欢他紧紧箍住我的身体，而他完美地满足了我的一切幻想。无论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多么自信，我还没有傻到相信，毫无经验的自己可以技巧高超至此。但我自然是无法责怪他的。

我看得出他的伪装，他小心藏起的秘密，时而会在没注意到我的视线时闪现在他异色的瞳孔里。我看得出，因为我也有同样的罪行，也有一个紧锁的地窖，我等着他将钥匙交给我的那一天。

而现在，我只能尽力索取我能得到的一切。盖勒特的声音本就动听，这些时刻更甚，当我们将彼此逼至极限，我相信，我能见到他更真实的一

面——就像他经历预言的时刻，就像他清晨将醒未醒的瞬间。我希望，这些是只有我得以珍藏的画面。

他尽可以伪装一切，但只要他的爱是真的就行。况且，这样也更显难得和珍贵，我想。

盖勒特

听着阿不思在厨房忙活的声音，我一边看着阿利安娜临摹我带来的画片，一边漫不经心地抚过手边食羊兽带刺的脊背——安东尼奥，这是阿不思给取的名字。

这只幼兽丑得让人心疼，却又毫不自知地粘人，可能是把我当成了好心的恩人。“它吸干了我的山羊的血！”阿不福思气得发抖的模样实在有趣。

救下它原本是为了继续捉弄阿不思恼人的亲属，但这个举动似乎让阿不思很是赏识，这个偶然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一个德姆斯特朗的辍学生，过去和未来都隐在阴霾里，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成为这个人心仪的样子。

而目前来看，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

“安娜特别有天赋呢，”我蹲下身，轻抚过阿利安娜的后脑，半是对她，半是对路过的阿不思说，“现在是临摹，以后会让你亲眼看见。”

我微微抬眸，似是不经意地与阿不思对视一笑。

这些天里，我笑得格外频繁，这是从未有过的。毕竟，我从没有过讨好的必要，否则也不至于被该死的学校开除。但良善的面具习惯起来异常轻松，看来这方面我依然有天赋。

对阿不福思，我知道阿不思自己都不甚在乎，我自是不必表现；但阿利安娜……阿利安娜是不同的，无论阿不思对我倾倒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水，我知道他需要她，需要她的存在作为支点。而我也确实不讨厌亲近她——是的，她会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自己，虽然出于不同的缘故。

阿不思

“你确定要留下？”盖勒特这样询问，而我只是坚定地点头，那是一种荣幸。不单单是因为可以目睹先知者获得至今无人能解的预视，更是因为那将是一种认可，盖勒特应允了，便是将脆弱的时刻暴露在我的面前，那对我有着非凡的意义。

但真正目睹又是另一种体验，感受他的颤抖会给我带来生理上的痛觉，是我始料未及的，就好像我才是更无助的那个。

他蜷卧在床上，我用同一姿势躺在他的对面，他的手在我的手心，但我知道，他的灵魂已经潜入了时间的海洋，时不时像是真的溺水一般发出窒息的呜咽。我紧皱着眉，目光从盖勒特紧闭的双眼飘忽向窗外的橡树，它大概已经立在这儿几百年了，但一个人又要如何承载那么多记忆呢？

我紧攥着盖勒特汗湿的手，心里记着数，大约每隔三十秒会握紧一次，紧到让我指节发痛，他似是想将自己的体感以这种方式传递过来，但我丝毫不介意，我只遗憾无法真正帮他分担，陪伴是我唯一能做的。

阵痛，盖勒特解释说，生育新未来前的阵痛。这样的类比让我感到好笑，也让我好奇，过去的这种时刻，是谁陪伴在他身边，这个类比会不会是那个人安慰他的话，让一切苦痛都有了意义。

我收回目光，将一缕散发从他的额头撩开，用拇指轻轻捋过他皱紧的眉心，可能是错觉，我似乎看到他的神情确实松弛了少许。我意识到，我从没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倾注过那么多精力，毕竟除我自己之外，他人都不甚可控。我有太多需要证明的，我的才华和我的谦逊，我的自信和我的同情，我的父亲入狱但我是无害的，我的母亲孤僻但我是热情的；但对盖勒特……在他身边，我可以赤诚相待。随着他的阳光倾洒而下，从有记忆开始最轻松自在的岁月在我的面前展开。

我早已习惯被人指责虚伪做作，但对盖勒特，我必须让他看到我的真心。我再一次亲吻他的额角。

当他终于睁眼，我看清了他眼里的迷茫，正如他先前解释的——醒来后，他会一时不知自己身处何时何地。“盖勒特，”我轻唤道，“你在你的姑婆巴希达·巴沙特家里，现在是1899年，你和我在一起，你很安全。”

盖勒特

我深深望进那双写满关切的蓝眸里。在我面前，阿不思总是透明得不真实，时刻带着一种献身般的殷切。只是，他敞开一分，我就必须后撤一寸。我很少被除了未来以外的恐惧折磨，但我知道，他看清真正的我的那一刻会是什么反应，而我着实惧怕那一天的到来。

他尽可以献出他的全部赤诚，只要他没有蠢到忘记我们真正想要的就行。

阿不思完全没有询问预言内容的打算，这点还是出乎我的意料。至今为止，我习惯于藏起自己的预知能力，正如巫师不得不隐藏自身的存在，这是一个我早就习得的“非自然”法则——有能力的要么被利用，要么占据牧羊人应得的地位。

但对于阿不思，我觉得并没有隐藏的必要时，而他与众不同的反应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我们的未来，你也不想听吗？”我轻声问道。

他迟疑了。我必须告诉他，我们会在一起，会实现我们的计划，会夺得我们应得的荣光——这是谎言，但我必须告诉他。

对于一个先知来说，我对命运的不屑近乎悖论。毕竟，我曾预见过自己的早夭，并且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写了结局——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手段，但有效。而此刻，我也知道自己需要做的事。

“我们会获得老魔杖，阿不思，”我将重音放在“我们”上，“但怎么共享是一个问题……”我搜寻着阿不思的目光，“你听说过血盟吗？”

阿不思

人愤怒时说出的话可能才是最真实在理的。在阿不思的拳头让我头脑发昏了好几秒后，他的话才印入我的大脑。

“别装得像个悲情故事的主角！”他说。

我花了三天三夜，寻遍了屋子的每个角落，才终于拾起了我丢失了两个月的面具，我需要它，需要它融入我的骨血里，从今往后再也不褪下。

“你装得唾弃，其实珍爱着你的枷锁。”这是盖勒特离开前抛下的最后一句话，他估计是想说来伤害我，但我却觉得醍醐灌顶。他人是我的枷锁和牢笼，也是我的标尺和基石。我已经失去了最珍贵的那个支点，我将花一生去填补这个无底洞。

盖勒特

说到底，我还是不善于扮演那种角色。所以，当我终于把温柔抛在脑后，我想我是松了一口气的。

做回无牵无挂、随心所欲的盖勒特·格林德沃的感觉很好，直到我注意到行李箱底的安东尼奥的那刻。最大的问题在于，在和阿不思尝试一系列黑白暧昧的仪式过程中，这只恼人的食羊兽已经成了不死之身——是的，我尝试了太多次，但每回，它都会自己爬回来，时而拖着残肢，时而断了尾巴，在我的第一次触碰下，它就又会开始复原——肢体和情感上都是，好似永远不懂憎恨，永远不会迷失。

所以，这的确是一大麻烦。

我揉捻着手中的血誓瓶，微微勾起嘴角——不过，总体还是利大于弊。

梦中人

阿不思

你推开门，只见盖勒特正坐在窗沿上，一条手臂架在收起的膝头，一副专注的神情。他在你开门的一刹那挥杖施了个诺克斯，拉着窗帘的室内瞬间一片漆黑。

“你在做什么？”

回应你的是一阵窸窣整理衣物的声音，随后，房间又被盖勒特点亮，一抹标志性的咧嘴笑挂在脸上。“在筹备你的礼物。”

“你迟到了。”

“我这不就来了嘛。”

“我的礼物呢？”

“晚上给你看。”

AU背景设定：写于《神奇动物3》（2022）之前，基于电影预告片，存在与成片有出入的地方。

.....

若不是你的闹钟响了，这个梦注定以悲剧收场，那天是阿利安娜的忌日。于是，那个所谓的“礼物”，也成了永远的谜——你所有遗憾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注脚。

你已经很久没做有关格林德沃的梦了，但你在血盟回到身边的那天起就变了。许多你自以为早已忘却的细节悄悄溜入你的夜晚，以清醒时看来无比可笑而乖张的方式被重演。

但更恼人的，是那些无法再上演的。那天的天气，那处的气息，那人的暗语，以为烂熟于心的细节，近在咫尺，却蒙着一层雾霭，就像叫不上名字的熟人一般令你心痒难安。当然，还有那个决定性的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的记忆就是一片该死的混沌。

如果有冥想盆就好了——但又或许，也并不是件好事。

你将吊坠藏进最隐蔽的保险柜，但你很快发现，这并不可行。除却研究如何打破它的时间，你开始频繁打开保险柜查看它是不是还在，近乎偏执。后来，你有时甚至一下课便疾步回房，引起路人诧异的目光；有时从睡梦中惊醒，也必须起床查验。你终于决定将它挂在脖子上，这或许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但能时时刻刻知道它的存在让你莫名安心。承载着魔力的吊坠是有温度的，胸前的温热让你睡得更深沉，但似乎也带来了更多的梦境——但对于这个小麻烦，你又有什么可多抱怨的呢？

盖勒特

你环顾四周，一家英国典型的小咖啡厅，装饰朴素但规整，显然是麻瓜开的，但好在四下无人，只有你的目标安静地坐在卡座一侧喝茶。你撇撇嘴，这个选择的确很阿不思。

你缓步走近，直到进入阿不思的视线，然后摘下帽子，迎着对方茫然里略带惊讶的目光微微一笑。“虽然迟到了，”你打开衣扣坐下身，“但‘你’的约，我总是会来的。”

你暗示性地将重音放在“你”字上，看着那人脸上领悟的神色推开雾霭，印入碧蓝的眼中。

“咖啡？”阿不思伸手向你身前的杯子示意，自己又抿了一口茶。

你看了一眼面前的黑咖啡，又挑眉直视阿不思的双眼。你试探了一下对方的大脑封闭术屏障，不出所料地被挡了下来，但却没有推远，无法获取任何情报，但思维紧靠在一起的知觉却无法忽视。你考虑了一秒后，还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阿不思挑眉。“不担心我下什么药吗？”

“我们都知道你不是做得出这种事的人。”

“荣幸，”阿不思嘴角一抽，“那么多年了，难以想象我们之间还有信任可言。”

“信任与时间无关，况且——”你的视线扫过阿不思的脸庞，“我们是立了誓、结了婚的。”

阿不思的打扮几乎是有意在和你作对，你曾大肆赞美的赤褐长发被他削去，染成了低调的深褐色，过去张扬的服饰变成了拘谨古板的西装三件套，你痛恨的胡须盖住了他的半张脸。唯独那双眼睛，哦，那双眼睛，透过它们你仍能看见当时的每一丝光影，遥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又清晰得像刚划开的伤口。

“在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意味的时候……”阿不思移开视线，“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时间，但我只想对你说，无论你想做什么——这场竞选，这场革命，这场……战争——停手吧。”

“如果你是来招降的，那你恐怕要失望了。”你的视线扫过对方脖颈间若隐若现的项链。

“你是一个先知，你看得到全人类的命运，但看不到自己的。我觉得我了解你，我看得到，你会失败，然后会有更多的无谓牺牲……”阿不思顿了顿，“我当然知道你不再是三十年前我在巴沙特家的厨房里初次遇见的男孩了，但我……”

“我的房间。”

“什么？”

“我们第一次见，是在我的房间，巴希达让你来催我下楼。”你纠正道。

被打断了思绪的阿不思哦了一声，沉默地拿起茶杯，却意识到茶杯已空，转而去取茶壶。

你摊开手心，瞬间将茶杯召到了手中，虽然周围没人，但阿不思还是瞪了你一眼。“依然那么热衷喝茶，”你勾起嘴角，瞥了对方一眼后收回目光，“我不会停下，邓布利多，”你打量着手中的茶杯，“因为胜利唾手可得。他们的世界就像这只精致的瓷杯，”你将手伸到桌侧，紧盯着阿不思的双眼，“轻易便会破碎。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你的手指一松，茶杯伴着一声脆响在地上四分五裂。

阿不思看着碎片轻轻叹了口气。“因为脆弱，才更值得保护。”他轻道。确认无人旁观后，他挥手将碎片收敛起来，它们在空中盘旋几秒后一归位，重新聚合成茶杯的形状。

你从空中接过茶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它。“但上面的裂痕却是抹不去的。”

“如果你看得够仔细，什么东西都有裂痕，”阿不思不紧不慢地说，“而且，我还觉得这样更美。”你越过茶杯瞄了他一眼，突然意识到你思念这样，显然不是两个情人的欢欣重聚，甚至算不上友人间的平淡叙旧，但这样的拉扯却让你得到了一丝难得的平静。

“是的，魔法能给这样平凡的事物带去奇迹，”你让茶杯飘在空中，仰头看着它，“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不做点更伟大的事呢？”

瓷杯在你们的注视下逐渐融化，裂纹消失了，原本的形态也消失了，它最终化作一个三角，浮纹印刻着死亡圣器的图案，叮的一声落在桌面上。

阿不思垂下视线。“你现在做的事，太出格了。”

“对于你自我安慰的道德心来说太‘出格’了吗？”你哼了一声，“我所做的不过是通过‘必要的暴力’导致了一些连带的牺牲罢了。”

阿不思猛地抬眼。“那安娜……安娜也是‘连带的牺牲’吗？”

你噎了一下。“那是一个意外。”

一秒的停顿后，阿不思轻声开口：“格林德沃，那、那个时候，我……”也许是你的错觉，但在你听来，阿不思的声线有一丝发颤。

“那是一个意外。”你垂下视线，决绝地打断了对方的话。

你听到阿不思叹了口气，他轻声问道：“你知道我的目的了，那你又是为什么赴约呢？”

“当然是为了要回我丢失的东西。”

“我不知道……”

“别装了，邓布利多，你我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顿了顿，“让我看看。”

你抓过阿不思的右臂，阿不思闪躲了一下，但并没有真的试图挣开。你卷起一节衣袖，露出其下的被血盟束缚留下的血痕。阿不思在触碰下皱眉。

魔法不能立即抹去痕迹，但至少能缓解一些疼痛。“啧，”你顺着手臂一路向下，直到覆上阿不思的掌心，在对方撤手前一秒抓牢，“你有那么恨我吗？”

对此，你也是有经验的——在你接受那人是铁下了心背叛誓言的事实之前。说来也是讽刺，你们联姻的唯一证明带来的尽是伤害。

“你还留着它，对吗？”你前倾身体，观察着阿不思眼中的动摇，“告诉我，它在哪儿？”你托着对方的手调转方向，直到你们手心的伤疤对应上了彼此，如钥匙与锁扣，严丝缝合。阿不思瞳孔里的一丝痛楚没有逃过你的眼睛，你觉得自己就要成功了。

但下一秒，他出口的却是：“这是一个梦，对吗？”你猝不及防，一时哑然。

而你并不想立即宣告失败。你没有放手，而是与面前人十指相扣，不许他挣脱。你的眼里闪着狂热的光，快速说道：“对，这是一个梦，所以，对梦中人有什么忌讳呢？告诉我，你有好好保管它，保管我们的信物，是吗？”

阿不思的视线流连在你袖口下方露出一节小臂上，他一字一顿地说：“这是一个梦，但你却是真实的你。”

你不确定这是一句句问句，还是陈述句，但无论如何，恐怕结局已定。

你轻笑了一声，靠回椅背上。

“我很想问是什么露了馅，但也已经没有意义了，不是吗？”你自嘲地勾起嘴角。

阿不思

从梦境盗取情报可能是那人的拿手好戏，但他找错了对象。

你可能早就发现了，你的梦里，他从不会安心地拿起你的咖啡，不会回馈一丝情绪，更不会对阿利安娜这柄利器弃之不用，但你并不愿相信，或者说不想让自己的潜意识将这场被识破的梦境终结。你不会承认，但你希望这场对话持续地更久一点，就那么一点点。

当你瞥见他前臂上的纹身——“为了更伟大的利益”，你一眼看出那是你的笔迹，从那封你引以为耻的信上一笔一划地镌刻下来。记忆突然联通，那个没有机会解开的谜底，这是……你当年的“礼物”吗？

你已经做了太多光怪陆离的梦，再多一个其实很难分辨，但即使是在你最疯狂的梦里，你也没能想象过这样张扬的宣言，没错，这很盖勒特。

坐在面前的他确实是他，这让你一时不知喉头的哽咽是出于被玩弄的愤慨，还是为意外的重逢感伤。你下意识地抬手，凑近他的臂膀，但在手指接触前一秒，面前人便被熊熊火焰吞噬了，最后留下那抹笑意隐没在耀目的火光里。

“盖勒特……”你对着那团火焰呢喃。

周围的一切接连燃烧起来，梦境正在坍塌，你知道，你很快便会独自在火车车厢醒来，后座的人早已不知所踪，留下你和你的那一半梦。

一日迷情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玉米浓汤？他动了两口的？”阿伯内西气急败坏的模样有些滑稽，文达靠在门边不耐烦地盯着他，但也不奇怪，如果他们的“囚犯”还不进食的话，先遭殃的可能是阿伯内西。

“但、但也可能只是蒸、蒸发了一点，先生。”家养小精灵畏缩道。

文达同情地看着双手捂脸的阿伯内西。“还记得先生都是怎么训诫你的吗？”

阿伯内西偏过头，向文达投来求救的目光。“呃，要目光长远？”

“对，要看清任务的最高目标，”文达走上前，凑到阿伯内西耳边轻道，“那你觉得，先生在意的，是那一口饭吗？”

一秒、两秒后，阿伯内西的嘴撅成了一个恍然大悟的“哦”形，他匆忙环顾四周喊道：“把那个清理格林德沃先生浴室的家养小精灵召来！”

AU背景设定：决斗前，阿不思前去谈判，遭到魔法部背叛被关押在纽蒙迦德。

阿不思被眼脸上的晨光唤醒的时候，他下意识地翻身探向身旁，那里还有一丝微弱的温度，但已然空空如也了。他失落地眨了眨眼，感到胸口的闷痛。他要如何度过接下去漫长的独处时间呢？他蜷缩起来，将那人的枕头拉进被窝，紧紧地抱在胸口。他将脸深埋进柔软的枕头里，呼吸着枕面上残存的气息，他的心悸似乎缓解了一些。

他决定继续入睡，但他甚至没有得到一个早安吻。

阿不思像是很久都没好好睡过觉一样在沉睡中忘了时间，当他终于苏醒，窗外的晨曦已经变成了夕阳。他决定去洗个澡，他的长发似乎很久没有打理了，显得油腻又邋遢，他望着镜中的自己有些疑惑。他怎么能允许自己这样面见盖勒特？他试图回忆，但逐渐涌上太阳穴的细微钝痛打断了他的思路。

他没入浴缸，让温热的水流舒缓他的神经。当他带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走出浴缸，他有一丝茫然，他漠然地看了看自己的掌心，似乎缺少了什么。最终，他披上了浴袍，用毛巾胡乱地擦干头发，这个动作似乎很陌生。

他感觉有些冷，盖勒特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当他步出浴室时，他看到窗前的餐桌上摆好了食物，他的心兴奋地一跃，不是因为食物本身，而是盖勒特可能快要回来和他共进晚餐的事实。

他将餐盘摆放端正，坐在桌前等了一会儿，又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终于坐回到沙发上，翻出打到一半的毛衣——如果不找点事做的话，他可能会陷入过度呼吸。

阿不思盯着这件半成品看了一会儿，决定盖勒特并不会喜欢这个样式，他毅然决然地将它完全拆散，又在一堆书柜里翻找印有毛衣样式的杂志，书柜上的书刊摆放整齐，积了一层薄灰，似是从来没被使用过。这自然不太像阿不思的作为，但他还没来得及细想，对盖勒特的感知便如一波浪潮席卷过他的周身。

他回来了，可能在城堡门口，也可能已经进了门，但他还没靠近，他为什么还不靠近？阿不思在门口转圈圈，他想迎出去，但他又不敢走出门，他并不记得原因——他揉搓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思索着。潜意识告诉他，如果他试图出去，就会失去盖勒特对他的爱。

楼下传来一声咒骂，然后是男人的呻吟和东西破碎的声音。阿不思惊诧地驻足，下意识地伸手握门把，却被莫名地电了一下，他吃痛地收回手。但在仔细感知之下，他意识到盖勒特并没有受伤，他松了口气，只要他的爱人没事就好。

他坐回沙发上，劝诫自己要耐心一些。他闭目养神，思念让感官无限放大，他几乎是数着对方上楼、拐弯、来到门前的脚步，然后——

“欢迎回来，”阿不思脚步轻快地迎上前，“今天过得怎么样？”

盖勒特的身形映入眼帘，比他的一切想象都更动人。阿不思努力压制住过载的情绪，避开对方的目光，为他脱下厚重的大衣，他的身体有些过分紧绷了，但阿不思忽略了这点。

“等一下。”盖勒特从大衣左边口袋取出一只药剂瓶握在手心，再从袖口脱出，阿不思将大衣挂到一边的衣架上。

“这是什么？”阿不思盯着盖勒特手中晶亮的液体问道。

盖勒特沉默了几秒，然后看向他。阿不思疑惑地挑眉，微微将头偏向一边，送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

“没什么。”盖勒特最终这么说着，转身将玻璃瓶放回了大衣口袋里。

阿不思便也没有多问，只是凑近一步，从身后环住爱人的腰，隔着单薄的衬衫感受着他的体温，脑袋刚刚好嵌入他的脖颈和肩膀之间，他入迷地深深吸入那人的气息——好似被威士忌熏染的咖啡豆，还混杂着淡淡的烟草和琥珀的香味。他下意识地凑近，就在他的唇即将接触的瞬间，一双手决绝地扯开了他环抱的双臂。

在盖勒特转过身，将他推开一段距离时，阿不思的心沉到了谷底。他做错了什么？为什么盖勒特反感他的触碰了？

盖勒特对上他的目光，似乎在搜寻着什么，随后，他叹了口气道：“对不起，亲爱的，”这个称呼让阿不思的心头又一雀跃，他凑近，在阿不思的脸颊边落下一个轻啄，“我们去吃饭吧。”

饭后，阿不思舒舒服服地枕在盖勒特的膝头看书。当然，他是很难看得进去的，他的目光不断从书本上沿睐向他爱人的脸庞，每一眼都让爱慕如羽毛般轻挑他的心弦。

盖勒特正专心致志地翻看着一叠书信，外面的人给他写的信——外面？突然，一阵懵懂的紧迫感像一道闪电在他的脑后炸开。头疼让他颤抖地叹出一口气，他将书掩在胸口，翻身凑近盖勒特的身体，闭上一遍遍告诉自己：这就是他的全部，盖勒特在这儿，就一切安好。

可能是他身体的微颤暴露了他的内心，他感到盖勒特放下了书信，一只温热的手搭上了他的后脑，让他下意识地仰头靠向热源。

“不舒服吗？亲爱的。”盖勒特缓缓地说，像是在品味字词在舌尖上的感受。

阿不思摇了摇头，他只是抬手搂着对方的脖颈支起身，想快要渴死的人一般撞上了那双唇。这回，所幸盖勒特没有推开他。他有一种模糊的直觉，他需要忘掉很多事，放下很多事，才能拥有这个吻——以及更多。但究竟要丢失多少呢？他并不知道，但只是一瞬也好，他饮下他的解药，亦或是毒药。

那双唇是如此柔软，如此诱人，在他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是跪立在沙发上，分腿骑在盖勒特膝头的姿势了。这个姿势能让他捧着对方的脸好好欣赏，身下人的表情依然有些僵硬，眼神依然复杂，但对方的手也轻托着他的腰胯，呼吸也一样凌乱。阿不思感到头疼已经悄然退却，转而化作难以按捺的欢欣和喜悦。越是难以按捺，就越想珍惜，他俯身，用鼻尖轻轻磨蹭对方的鼻头，然后让他们前额相处，嘴角忍不住地上扬。

“你爱我。”他听到盖勒特的声音，模棱两可的语气介于问句与陈述句之间。

“对，我爱着你，盖勒特。”阿不思直白地说。

“为什么？”盖勒特拧紧了眉头。

阿不思诧异于盖勒特会这么问，印象中他从没质疑过这个问题。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因为你是你，盖尔，从我们第一次见就没有变过，你一直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点亮了我的生活，而我们……我们那么

不同，又那么相像，你对我……很重要，”阿不思温柔一笑，“我觉得我对你一定也一样。”

盖勒特的眼光闪烁了一瞬，又黯淡了下去，他若有所思地轻抚着阿不思的手背，然后在阿不思打算继续亲吻时再次推开了他。

“去睡觉吧。”他向卧室走去。

阿不思按下心头的失落，快步跟了上去。

一个晚上，阿不思都没能好好入睡，他的心脏不安分地跳动着。盖勒特就躺在他身边，却保持着一段距离，他没有言说，但阿不思觉得他并不希望自己越过那道鸿沟。于是，他只好翻过身，等候着对方翻身朝向他时细细描摹过他的五官。也是有趣，他似乎是今天才真正将爱人的容颜看进心底，一切都新奇异常。他的目光化作无形的爱抚沿着眉毛滑至鼻尖，掠过微微翕动的眼睑，顺着被月光柔化的脸颊轮廓一路而下，又在饱满的唇间流连。

直到将近清晨，他才浅浅地睡了过去。当他几小时后再次苏醒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睡梦中贴近了对方的身体。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裤间的紧绷，下意识地伸腿勾住对方的脚踝，挺身凑向身侧的热度。

盖勒特的一声闷哼让他清醒了过来，下一秒，身边人便翻身跨坐到他身上，双手支在他的头两侧，将他禁锢在身体投下的阴影里。他望进对方的眼里，他的瞳孔微微放大，不知是因为刚睡醒，还是欲望，眼角带着一丝湿润。阿不思微微挺身，让他们彼此磨蹭了一下，他完全硬了。

他们同时发出一声喟叹，盖勒特温热的吐息就在他上方，让他眉心微痒。“我想要你在我身边，阿不思，”他听到盖勒特沙哑的嗓音，“我们本该一起重塑这个世界，我和你——真正的你。”

一道艳阳刺穿厚重的雾霭，阿不思的下一声呻吟里带上了痛苦。世界……世界怎么了？他们要将它重塑成什么样子？为什么他的头痛似乎总在阻止他记起什么？

他呜咽着将手揪住一侧的发，朦胧中感到他的热源离开了他，他听到盖勒特更衣的声响。

阿不思作着深呼吸，起身坐到床边，努力抑制着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涌上眼眶的泪水。

穿戴齐整的盖勒特单膝跪到他身前，将昨天的那只药剂瓶递到他手心。“这是给你的，等我走了，喝了它。”

“你要走了吗？”阿不思懵懵懂懂地问道。

盖勒特没有直接答话，他的手指磨蹭着阿不思的手腕，阿不思这才意识到，那里有一对奇特的银环。“你说，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许吧，”他自嘲地勾起嘴角，“但不是‘一直’。你不会原谅我，但这样也好。”

阿不思意识到周围的景物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屋内的布置基本不变，但显然，他们不再身处城堡，幻境逐渐剥落，露出真面目。

盖勒特的手突然握紧，银环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啊！”直到银环应声落地，阿不思才发出一声惊呼，因为一股古怪的热度电光石火般回归他的身体，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身体有多冷。凝聚的能量在指尖劈啪作响，他无助地望向面前人：“……为什么？”

“我很想你，邓布利多，真正的你。”盖勒特作势要起身。

温度脱离他的手心，困惑又绝望的情绪无法宣泄，瞬间在他的指间爆发，盖勒特猝不及防，被一股纯粹的魔力掀翻在地。阿不思急忙奔上前，跪到他身边。“对不起，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盖勒特却笑了，这似乎是这两天来阿不思见到的他最真心的笑。“我答应你。”盖勒特望入他眼中，却说着他听不懂的话。

“什么？”

“你来谈判的目的——一对一决斗的挑战，我接受了。”言毕，盖勒特支起身，走向门口。他在最后一刻转过身，俯视着依然跪坐在地上的阿不思。

“我猜，更仁慈的方式是清除你的记忆，只可惜……”他挑起嘴角，“我向来不是一个仁慈的人。”

救世主格林德沃与 白魔王邓布利多

盖勒特

阿不福思死的消息，是英国魔法部带来的。看着特拉维斯燃烧着怒火和不耐的双眼，即使冷漠如盖勒特也认识得到事态的紧急。那意味着最后一丝谈判的可能破裂，麻瓜与巫师的战争必将以其中一方的惨烈代价终结——或许是种族灭绝，而不管从哪种角度看，凭借科技创造一个又一个“魔法”奇迹的麻瓜都占上风。

更重要的是，那个人还在他们那边。

AU背景设定：角色互换，格林德沃教授对战人称the Professor的黑巫师邓布利多；含有Top!Gellert性描写。

他本该是第一个跳起来维护巫师界权益的那个，但心头的那簇火苗不知是何时被深埋进了灰烬里，或许是那个人头也不回地离开的那一天，他得到了一些新的领悟。

“巫师、麻瓜，只要弱小就没有生路。”那人曾经清澈的瞳仁里灌满了仇恨……

“我很不乐意说出这句话，因为……”特拉维斯的声音将他从回忆中拉回了现实，“我不喜欢你。”

盖勒特呛出一声轻笑，半坐上讲桌边沿。“请相信，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特拉维斯板着脸走近一步，拉长语调说：“但……你是唯一可以和他抗衡的巫师，”他顿了顿，紧盯着盖勒特的视线让他不自觉地仰头拉开一点距离，“我要你对抗他。”

盖勒特咂了一下舌。“我想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他偏过头，几不可察地叹了口气，“我不能。”

特拉维斯抬高了音调：“因为这个吗？”

他一挥杖，空中闪现出一段影像，在其中的人物从混沌的雾气中显形之前，盖勒特就从屋子的轮廓预判到了那是哪里。他不由自主地从桌沿滑下，站直了身子。

十八岁的阿不思在冲自己喊叫着什么，挥舞着手中的魔杖；背景里的阿利安娜一脸惊恐，魔咒的火花映红了她的半张脸。从视角来看，那是阿不福思生前的记忆，那一天，阿不思为了保护他对盖勒特发起了反击，然后——

“阿不思！”他听到记忆中的自己焦急的呼喊。被血盟的银链缠绕住脖颈的阿不思发出濒死的窒息声，持杖手被勒出血痕，连魔杖都握不住。那一刻，他只觉得所有的血液都涌上大脑，停下停下停下，他记得他这样对着某个虚妄的神明祈祷——他从不曾、也再未祈祷过。

“那是血盟，是吗？你们宣誓不能对抗彼此？”

“没错。”盖勒特绷紧了下颚。

“那我需要你想办法打破它，”特拉维斯将一大叠资料丢到他的桌上，“我们已经有了些进展，格林德沃教授。我相信，你一定会尽全力为这个国家、为巫师界效忠。”

是的，他那唯一一次的祈祷奏效了，阿不思不仅恢复了，而且选择原谅了他。血盟是他们共同想要的东西，是一个保证，一个——他以为——可以打破他的预言的变量。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阻止阿利安娜的死亡。

盖勒特将脸没入冥想盆中，他曾千百次重演那天的场景，如果他没有为了方便任由阿利安娜待在他们的麻瓜邻居家，如果他们能加派人手看护，如果……或许无论如何防范，最终的结果依然会是如此；或许阿利安娜注定是个悲剧，因为能力超凡而被麻瓜欺侮，又因为能力不足而不被巫师接受。

他在阿不思的哭嚎声中从冥想盆里重新抬起脸，深深吸入一口气。

他们最终没能找到凶手。一个遗忘咒就能抹杀全部的感情，一个混淆咒就能转移执法者的注意，巫师注定能在麻瓜的世界横行霸道——这是阿不思，未来巫师界的叛徒，得出的结论。

他坐到桌前，漫不经心地翻看着特拉维斯留下的资料。毕竟，血誓瓶现在在那个人手上，他再研究也无济于事。不知为何，这个想法给了他一丝安慰，直到——

他听到一丝尖锐的啼鸣，如此熟悉，但绝不会是……当他回过头，一个火团移形穿过高大的落地窗，跌落在他的办公桌上。能如此无视霍格沃茨的幻影移形屏障的只有一——

“福克斯？”他不甚确定地对着面前黑乎乎的鸟形生物唤道，“是你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说实话，福克斯看起来糟透了，除了眼睛还是黑豆一般亮晶晶的外，全身的羽毛不再火红，而像是披上了一层无法清除的煤灰，整只鸟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发出一声可以被理解为委屈的轻啼。

盖勒特挠了挠他的头顶，福克斯将爪子松开，一个吊坠滚落在桌面上，令盖勒特瞪大了双眼。

没有信，没有只言片语，只有这个退回给他的血誓瓶，便道出了千言万语，这确实是阿不思的作风。

盖勒特撇撇嘴，看着一旁的福克斯道：“你要回去了吗？”

福克斯看起来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绕着桌子兜了一圈，又发出了一声鸣叫，然后突然燃烧起来。盖勒特惊得一把抓过桌上的血誓瓶，跳开数米，但几秒过后，一只雏鸟从灰烬中探出了火红色的脑袋。

盖勒特发出了一声久违的笑。“我都快忘了，你小时候有多丑。”

至少，他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多了个伴儿。

血盟在盖勒特心口的位置闪着幽蓝的光，他知道，它在指引着方向，步步接近他命定的劫数。可恨的是，他和他的小队前行的方向，似乎也正是麻瓜的火力最集中的方位。

数枚炮弹在他们的头顶同时炸裂，无数瓦砾击打在魔法屏障上发出系列震耳欲聋的轰鸣。他们只得掩在一块土坡后修整，他举起魔杖，屏障不断被击溃，又重塑，但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嘶——”身旁传来文达轻微的呻吟，她正在试图给自己的大腿止血，但效果并不好。

“让我来。”盖勒特转身埋头查看文达的伤口，他的魔杖亮起浅蓝的光。

头顶传来一声轻笑。“没事的，”她的声音带着难掩的虚弱，“我有一种预感，盖勒特，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

“你在说什么傻话？”盖勒特头也没抬。

“我是说，你会活下去，但只有你。”

又一声巨响，盖勒特只有停下治疗，重新加固防护罩拖延一点时间。他实在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值得的，他恨这样动摇的自己。“听着，我作了预言梦，我们……我们会活着冲出重围，我们会……”

文达笑着摇摇头打断了他，他们都知道，他为了避免预言梦，已经很久不敢真正入睡了。“我相信你。”

再次苏醒时，他必须推开身边僵直恶臭的死尸才能蹒跚着爬起来，实在是糟透了。他摇摇晃晃地挣扎着站起身，耳鸣让他头晕目眩。他按住胸口，感知着自己狂跳的心脏，和依然温热的血誓瓶。

还有……还有人活着吗？

是的，他没能挡住他昏迷前的最后一波攻击，然而他却没能受什么事实伤害，他眼睁睁地看着透明的屏障在自己头顶张开，看着自己身上溅满战友的鲜血。看来是血盟救了自己，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波攻击的背后是阿不思·邓布利多，那个教给麻瓜对抗本族利器的白魔王。

爱是自私的，他们说，但没有什么比魔法更能将愿望具象化，他苦涩地想。

他一眼瞥见了自己的魔杖，那一根可以轻易混迹林间的枯枝，在这片铁与血的焦土之上竟无比显眼。它被一只纤细的手紧攥着，而手的主人却被深埋在瓦砾之下，盖勒特不用走近便知道那是谁。他轻轻跪倒在废墟上，接过魔杖后为他数十年的友人掀开尘土，伸手为她阖上失去神采的双眼。

“我相信你。”她说。不是宏大的目标，不是辉煌的使命，是他这个人。曾有一个人也对他这么说过，而他——胸口的光芒渐强——他一定就在不远处。

阿不思

暖洋洋的阳光晒在他的背上，脸埋在他最爱的羊皮纸的香气里，微风吹乱了他额前的发丝，他的鼻尖被挠得痒痒的，但他还不愿醒来。

当阿不思被一片嬉笑声惊醒，他慌张地张望四周，只见魔药学教授站在他的桌前，一手拿着魔杖，敲打着另一只手的掌心。

他挑眉，盯着阿不思道：“所以呢？”

看来昨晚熬夜研究是有些过火了，阿不思瞥了一眼黑板，怯生生地说：“呃……这是生骨灵的配方？”

伴随着教授诧异的点头，周围的嬉笑也安静了下来。“你们谁能不听课也答对问题，那我就允许你们上课睡大觉！”教授的目光回到红发少年的身上，无奈地摇摇头，“每天晚上都在忙什么呢，邓布利多先生？那么缺觉。”

“唔……学习。”阿不思红着脸撒谎道。他总不能坦白自己是溜进了图书馆的禁书区研究失传的禁术吧？

他在教授转身前追问道：“我阅读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课后能来找我吗？”

教授点着头的笑脸逐渐模糊在一片雾气中……

阿不思从梦境中苏醒，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事到如今却越发经常地回忆起霍格沃茨的往事。他记得，他第一次躲在昏暗的禁书区，借着魔杖的荧光读到有关血誓的传说时，便觉得那是世间最浪漫的东西。只可惜他是注定孤独的，他将这份痴迷藏入心底，但那时的他不知道，不久之后，就会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将这个美梦变成现实。

他苦涩地扯了扯嘴角。一声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邓布利多先生，”一个声音说，“您先前说起的那位客人，已经到了。”

阿不思刚一进入房间，就被一股蛮力推上了门板。他垂眼平静地扫过揪着他睡袍的翻领、粗重喘息着的人。盖勒特把头发剪短了，脸上沿着他常做的表情多添了几道皱纹，但他燃烧着怒火的异色双瞳，他棱角分明的颧骨和下颚，他的气息和魔力的温度一如当初。

“晚上好，盖勒特。”他说。

盖勒特抿紧了双唇，他眼里的寒意比抵着他下颚的魔杖更让他疼痛。“我们都知道，我们伤不了彼此，”阿不思无动于衷地道，“我看到你把它带来了，”阿不思目光柔和地打量着挂在盖勒特项间的吊坠，“我有时还会想象它缠绕着我脖颈的感受，你那边的体验如何？”

盖勒特轻蔑地哼了一声。“巫师、麻瓜，全都在外面像苍蝇一样死掉，”盖勒特终于松开他，放下了魔杖，却依然满脸警惕，“谁还在意我的死活。”

阿不思轻松地踱到窗边的小桌前，他语气随意地喃喃着：“听说，血盟的一方离世，另一方会承受极大的痛苦，”他挥了挥手，将茶杯翻过来摆上茶碟，“喝茶吗？”

盖勒特不耐烦地走上前。“做点什么，邓布利多，这是你造成的失衡，你一定有办法挽救。”

“听说你成为了霍格沃茨的占卜学教授，盖勒特，”阿不思轻笑一声，“我最讨厌的学科。”

盖勒特的神情毫无松懈，他抿紧了双唇，阿不思的目光在他的双眼之间游移，理所当然的，他大脑封闭术的屏障对他紧紧封闭，但他真的很好奇，是什么让盖勒特选择了这条路，他是预见到了什么吗？他是否依然背负着自己不得而知的秘密？

“我也有想过成为一名教师呢，却没想到是以这种形式，”阿不思继续扯开话题，瞟向墙上自己的那张巨幅画像，诵读起下方镌刻的字样。

“‘上至星体运作，下至微观力场，将未知的力量带进每家每户，为世界带去进步的曙光，因而被尊称为——教授’。”阿不思自嘲地笑了。

“阿不思！”盖勒特怒吼道。

“没用的，盖勒特，”沉静回归他冰蓝的眼眸，“事情早就失控了。谁都不能从人类手中夺走暴力，我早该知道的。虽然他们奈何不了我，但习得的东西，不能再抹除，已经创造出的恶魔，不能再收回，比如这里的这个移形屏障，你我都突破不了，他们可以出师了。”他又是一声嗤笑。

“如果你不愿尝试，”盖勒特双手拍在桌面上，几乎打翻了茶杯，“那就由我来。”

阿不思感到盖勒特灼热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衣袋口，老魔杖的杖柄只露出一小节，但从那木节和其上印刻的如尼文，曾共享这个梦想的盖勒特一定知道那是什么。

“我已化身死亡，万物的毁灭者。”他喃喃着。

盖勒特的身体越凑越近，阿不思知道他想做什么，但只是平静地仰头望着他。“别在那儿假装什么神明，你不过是……”盖勒特的手即将触上老魔杖杖柄的一瞬间，原本安静地荡在他俩之间的血誓瓶迸发出猩红的光芒，脖间脆弱的肌肤被勒出狰狞的血痕，盖勒特瞬间脱力地跪倒在桌边，发出窒息的呻吟，他双手拉扯着颈间的束缚，痛苦地蜷起身体。

阿不思从座椅上滑下，跪到了他的面前。血盟不允许背叛，不允许伤害，他看着盖勒特痉挛颤抖的身躯——这就是他曾经以为的，世间最浪漫的东西吗？

“说你爱我，”他用一只手托起盖勒特的下颚，迫使他把自己的话听进去，“这么说，折磨就会停下。”

“……不。”盖勒特从牙缝间挤出一个音节，他涨红的脸上青筋暴出。阿不思轻轻叹了口气，他将那人搂进怀里。“你当真那么恨我。”

“不……因为……”他听到盖勒特在他左耳边含混地说，“那是真的……”

血盟的暴虐又在一瞬间休止，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我爱你，阿不思，”曾经甜蜜的情话此刻听来只觉敷衍刺耳，“我们在一起，就一定能带领他们走上正轨。”

这句熟悉的话刺痛了阿不思，“带领”？失去妹妹的阿不思也同时失去了那种信心。

“你！是你！”他甩开盖勒特的手，“是你让阿利安娜跟着我们一起来的，这就是个错误，彻头彻尾的愚蠢计划！”

阿不思低下头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几乎是接到神启般灵光一现。“而我……我错得更离谱，”阿不思背过身去，“巫师、麻瓜，只要弱小就没有生路。”他咬牙切齿地道。

然后……然后呢？对，盖勒特吻住了他，就像此刻一样。他们以别扭的姿势纠缠在地板上，身体像是在凭直觉自行移动，贪婪地占据对方的口腔。但与当年不同，他不会再推开对方，不会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他能失去的已经不多。

他们粗暴地撕扯开彼此的衣物，在摒弃使用魔力这点上，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阿不思需要多一点物理接触，即使是痛觉也让他感到久违的亲密。

他被粗暴地摁进床垫里，满意地感受着他爱人的体温嵌入双腿之间。他想挺身，却被死死地按住，一只手探到他身下。

“该死的，”他听到盖勒特的咒骂，“你已经自己准备过了？”

“不……我……”阿不思避开视线。

“你是想说，这是你每晚就寝前的正常步骤吗？”

阿不思笑了。“不，盖勒特，我没有。”

虽然说不出口，但他并不想让盖勒特误会。他知道，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他将得到他渴望已久的，也将是他们的、他的最后一次。至此为止都基本符合他的预期。

所幸盖勒特并没有对此纠结太久，但除了钳制住他腰胯的手，身上人的动作近乎温柔，阿不思受不了他的温柔。血誓瓶荡在他的上方，折射出迷人的光彩，一切恍若多年以前——那天的岔岔路口之前……

“不、不要……不要那么温柔。”他不值得，最不值得的就是这个人的温柔，他——弑亲和背叛者，盗火与纵火犯——他需要被伤害，需要疼痛，需要遗忘，哪怕只是一瞬也好。

他爱人的脸埋在他颈窝里，他感到那里有一丝湿润。“盖、盖勒特……”他在喘息间轻唤着，手指埋入他的发丝，“让、让我看着你。”

这是最后一次的认知让他留恋起每一丝细节。盖勒特抬起头，用力地眨了眨眼。阿不思无法读懂他的表情，从下往上观察他的角度很特别。他痴痴地望进那双眼眸里，惊讶地发现，记忆中银白的那只，虹膜上竟也有星星点点的些许蓝色。

下一秒，他被深深吻住，顺从地闭上眼，他们吞吃着彼此的呻吟，更紧地凑向对方的身躯。热度从最深处弥散开去，身上人的动作愈发凌乱——他尽力深吸气，为结局作好准备。

排山倒海而来的高潮淹没了五感，让一切都蒙在一片遥远的混沌里。阿不思能听到银链断裂的声响，能感到手掌被划破的刺痛，盖勒特似乎是在呢喃着什么。

下一瞬，撕心裂肺的疼痛将他从快感的茧里生生剥出，他睁大了双眼，半张着嘴，痛到极致却什么叫喊也没能发出来。他甚至没听到他们的信物破碎的声响，滚烫的液体从他们交握的双手间滑落，碎片在破裂的瞬间便消失无踪，只留下他们彼此交融的鲜血——此刻的和数十年前的，而他甚至不忍扭头看。

在他终于从窒息的疼痛中回过神，一根魔杖已经抵上了他的下颚，这一次，带着它应有的凌冽和威胁。

阿不思没有丝毫抵抗的表示，他抬眼，平静地望向在他身上粗重喘息着的爱人。他的身体依然在微微颤抖，阿不思知道，他的感受不会比自己轻，无论是生理的痛楚，还是心理的绝望。

“你达到了目的，盖勒特，”不失所望地找到了答案——打破血盟其实很简单，毁灭的过程一如创生，只需要两个拥有同样愿望的人的鲜血罢了，“下手吧。”

阿不思闭上了双眼，但那道绿光却迟迟没有降临。

“你这个叛徒、伪善者、操纵狂，”他听到对方颤抖的声音，“你当初需要我，利用了我，然后放弃了我们。你现在又利用了我，然后又要放弃吗？”

阿不思惊讶地睁开眼，看着身上气得发抖的人。“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是一种特权，盖勒特。”他的眼神带上了一丝恳求。

“那你以为你有资格拥有这种特权吗？”盖勒特的杖尖直指他的鼻梁，“我命令你，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你给我收起你自怨自艾的恶心模样，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弥补自己的罪过！”

“但就算我想……”他们逃脱不出这里，说来也是可笑，困住巫师的方法最初是他教授的。

“你是邓布利多，能把朽木麻瓜变成灭世恶魔的邓布利多，”盖勒特轻蔑地打断了他，“如果你想走，谁能困得住你？”

阿不思皱起了眉头。确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已经很久没有过逃生的念头了——“逃生”，听起来都让他觉得可笑，但现在有一个新的变量。

“毕竟……”跨坐在他身上的盖勒特不依不饶，“魔法就是愿望本身。”

阿不思的瞳孔缓慢放大。

“……魔法就是愿望本身，”遥远的声音传来，“所以，真正想要的东西，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那天课后，他的教授没有嘲笑他研究失传的联姻禁术，而是带给了他一丝希望。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奇迹，在不久的亦或是遥远的未来。

盖勒特的声音打断了突然涌入的回忆。“你一定有想念的地方，我们一起回去，只要你想——”

莫名地，他恍然想起在霍格沃茨的教室里打瞌睡的自己，想起那年的阳光与微风，想起一次次溜进禁书区的自己，脸庞被隐秘的知识点亮。明明是早就逝去的时间，但他想回去，想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想再次在课堂中被点醒，慌张地寻找借口搪塞，身边簇拥着与自己一般年轻的脸庞，那么多希冀，那么多可能性，一切谜题都还未被拆穿。

他感到有暖阳照亮他的脸庞，刺得他干涸已久的眼眶生疼，远方传来似有似无的啼鸣声，他想要……

尾声：

辛西娅

“格林德沃教授。”辛西娅小心翼翼地叫道。她的教授正在忙着整理文件，急匆匆地塞进包里。突然被叫住的人猛地抬头，辛西娅发誓，她看到对方的眼瞳闪过一丝湛蓝，又瞬间恢复成往常的亮银色。

教授友善地温暖一笑。“什么事，辛西娅？”

“哦，您记得我的名字，格……您之前总是不记得，”辛西娅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只是好奇想问问，您确实是格林德沃教授吗？”

她的教授略一愣神，又马上绽放出笑容。“别说傻话，辛西娅，我当然就是‘我’啊，”他让手套帮忙提起包，绕过办公桌，“那现在，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的话，我还有一个又懒、脾气又坏的囚犯需要管理。”

辛西娅怔怔地点点头，在教授步出教室门前，她想起来补充道：“教授，那……能请‘您’多来上课吗？我、我们都很喜欢‘您’上的课。”

教授没答话，只是扭头冲她调皮地一眨眼。

辛西娅觉得，这应该算是答应了。

救世主番外： 复婚

将近半夜，阿不思锁上图书馆的门，踱过空无一人的走廊，向盖勒特的办公室走去。推门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他便闻到了从里屋飘来的酒气。他皱起了眉头，绕过办公桌打开通往卧室的门。

果不其然，盖勒特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喝着他的火焰威士忌，对回屋的阿不思只是微微举杯，就算是打招呼了。

阿不思转身将外套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内心叹了口气。他真不知道当年那个因为从没见过火焰威士忌而不小心把自己灌醉的异国少年去哪儿了。

“我的那个提议，你考虑过了吗？”身后传来一个含混的声音。

AU背景设定：基于角色互换AU——阿不思凭借对麻瓜技术的了解，帮助巫师界重获平衡；作为奖励，阿不思被允许在霍格沃茨内自由活动和工作；含有Top!Albus性描写。

“不行，”阿不思转过身，坚决道，“绝不可能。除非是疯了，我绝不会让自己再戴上那道枷锁。”

对于盖勒特的绝大多数要求，阿不思都是答应的——他不觉得自己处在可以讨价还价的地位。但不知道是被他惯坏了，还是这人耐着性子教了那么多年书终于被逼疯了，盖勒特还真的会提出重塑血盟这件事。

他对盖勒特上回被银链束缚几近窒息的画面依然记忆犹新，反而血盟破碎时的痛已经快被他淡忘了，剩下的只有当时的解脱感。况且——

“我就在这里，还不够吗？”阿不思放低了语调，“还和魔法部长定下了牢不可破誓言，我绝不可能伤得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包括你。”

盖勒特沉默地与他对视了几秒，他的答案似乎并不令对方满意，那人沉静的异色眼眸里有他说不清的情绪。如果能看清他的内心就好了，像曾经一样——他这样想了一瞬，便制止了自己。所幸，盖勒特没有继续追问。

“那么，‘那’件事呢？”他在沙发上坐起来了一些，又抿了一口酒。

阿不思挑眉，随即会意。“不、可、能，”他靠上门板，抱起双臂，一字一顿道，“我已经换了好几次工作了，盖勒特。在医疗翼帮忙，你抱怨我连夜值班不回屋。当药品管理员，你又觉得我和魔药学教授走太近，”盖勒特咳嗽了两声，一脸理所应当的表情，“那我现在当图书管理员——”

“每天都被小崽子们围着问这问那。”盖勒特满脸不屑地插嘴道。

“否则呢？你当图书管理员就是管理书吗？是帮助读书的人！”他一抬手，盖勒特手里的酒杯瞬间飞入他手中，他不紧不慢地将蒸发了里面的液体，转手放回茶几上，“你这回又想把我调去哪里？猎场看守吗？”

盖勒特眨了几下眼睛，似乎是认真思考了一下，然后匆忙摇头：“不，不，那不行。”

阿不思翻了个白眼，只求他不是又在捕风捉影地挂念某个热爱神奇动物的少年。

盖勒特向阿不思伸出手，一副寻求和解的态度。但阿不思怎么都觉得那是因为这个家伙还要和他提要求。果不其然，在他将手交到那人手中后，这个醉醺醺的男人便再次直视着他双眼开口：“还有，今早提起的，你怎么看？”

阿不思甩开他的手，无奈道：“还是、不行……”他莫名觉得面前人的眼神湿漉漉的，让他的拒绝一次比一次艰难，“盖勒特，我不知道你想带我去哪里，但你我都知道，我不被允许离开霍格沃茨。”

盖勒特重重地哼了一声。“你什么时候这么守规矩了，”他仰头叹了口气，“那最后一个要求，我想要个孩子。”

“你什么……？”阿不思已经很久没被惊得呆若木鸡了，这个人绝对是喝糊涂了。

“唉，什么也不答应，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了。”

阿不思嘴角一抽。“要知道，不懂是正常的，毕竟到现在还对我紧闭心门的是你。”阿不思知道自己不该出言指责，但在巫师界，即使平常密友也会对彼此敞开一定的精神交流，而他们——他们曾经那么紧密。不得不承认，阿不思有丝想念那种感受。

“是啊，我不信任你进来，”他感觉自己被对方的目光死死抓住，没错，他们对立的时间远超相处，他有何资格被信赖，“那你又如何呢？”盖勒特冷冷地问道。

阿不思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垂下视线。是啊，数十年身处另一个世界，他难道就准备好了，将脑内阴暗角落的每一段过往、每一个弱点暴露在对方面前吗？

盖勒特突然站了起来，与他面对面站立，他的眼神落在对方沾了酒液的唇边，带着辛辣气息的吐息近在咫尺。他其实并不讨厌酒的气味，甚至可以说相当热衷火焰威士忌——和麻瓜的各类酒种，但自从他回到巫师界，他便再没沾过酒。酒于他是一种对自己的宠溺，而他不觉得自己值得这种宠溺。

“我问你，”面前人表情难得地严肃，他缓缓地问道“我现在对你来说，究竟算是友人、敌人、情人、看守，还是——”他张开嘴，却被阿不思的手指堵在了唇边。

“都不是，”阿不思缓缓吸气，又慢慢吐出，“也都是。”

盖勒特将他的手拨到一边，凑向他的唇，而阿不思坚决地搭着肩推开了他。“但此时此刻，”他勾起嘴角，“你对我来说只是——酒鬼。”

他轻笑一声，便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向卧室走去。“今晚给我睡沙发，我不想一个一身酒气的人爬上……床。”他及时地将“我的”一词咽了下去，因为他突然意识到理论上来说这是盖勒特的床。

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玻璃的脆响，看来盖勒特并没有放弃他清空酒窖的打算。

苏格兰的夏末已经开始凉了，阿不思不由卷紧了被子。半梦半醒间，他感到有热度贴上了自己的后背，一只手沿着他身侧轻抚向下。他下意识地凑向热源，闷哼着捉住那只捣乱的手，逼自己睁开眼。

喝了酒的人有着高于寻常的体温，他将炽热的吻散播在阿不思的脖颈间，然后轻咬上了他的耳垂。

“别闹，盖勒特，”阿不思并不想让对方得逞，他努力保持一动不动，“我明天还要上班。”

“那正好，我明天不上班。”盖勒特在他耳边低语道。这话让困倦一扫而空，嗓音带起的震动让一丝战栗顺着阿不思的脊梁而下。为什么盖勒特总对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阿不思翻过身，允许自己一个亲吻，而盖勒特的唇如此柔软，轻轻含住他的下唇，带着少许酒液的气息，苦涩和香醇的完美结合。不知为何，他回忆起最初的那一次，他第一次品尝少年口中带着药香的味道，第一次将那人美到夺目的赤裸身体尽收眼底，第一次埋入心上人高热紧致的最深处，那感觉仿佛他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当时他就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事实证明，至今为止他确实都还记得。

于是，当盖勒特开始沿着他的脖颈亲吻向下，他没有阻止。这个人的唇掠过的每寸肌肤似乎都成了敏感点。灵巧的嘴来到他胸前，轻轻含住那粒凸起，让他不得不咬住下唇，没有人能对他做盖勒特对他做的事，没有人能带给他盖勒特带给他的快感。他很想知道，对方是不是也是同感？

盖勒特的下身紧贴着他，他能感觉到对方的硬挺抵着自己的小腹。他向下看去，搜索着那双眼睛，他下意识地探向对方脑内，不出所料地被挡在屏障外，但今天，被拒绝的感受却异常地让他窝火。

盖勒特停下了动作，他显然注意到了阿不思的小动作。他微微放大的瞳孔暗得可怕，开口时却带着嗤笑，他在阿不思耳边说：“你想进来吗？你大可以试试看。”

阿不思翻身的动作之快有被施了夺魂咒之嫌。巫师界的罪人没有主动要求过什么，他小心地拘束着一切欲望，只是思念不听劝。就这一次也好，阿不思俯下身，在亲吻间趁机抽出对方的魔杖，一个魔咒便让碍事的衣物消失无踪——是的，除了初体验本身，他同样记得的还有那个快速解除衣物的咒语。

阿不思沿着他的下腹一路向下，亲吻落在他的腰胯和大腿内侧，气息若有若无地扫过挺立的阴茎前端，一双手却死死掐住了他企图向上挺动的胯。

阿不思跪立在床上，拉开一点距离，盖勒特粉嫩怒涨的阴茎在他的注视下溢出更多的淫液，看起来简直秀色可餐，但他提醒自己保持耐心。

“阿不思……”但对方似是等不及了。

“嘘，手握住床头的栏杆，”阿不思的拇指轻轻摩挲过他的前端，逼出第一声低吟，“照做，否则我就停下。”

盖勒特反手攥住栏杆，将腿分得更开。“挑逗不适合你，阿不思。”他嘲道，但下一秒，阿不思握住他性器的动作就让他急吸入一口气。

阿不思了解他的偏好，他的动作不轻不重、不疾不徐，刚刚好让盖勒特陶醉其中的程度。盖勒特紧闭上双眼，仰头陷入枕头里，他的喘息变得愈发急促，气音变成了忘情的呻吟，似乎任何一刻他都能——

阿不思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不！”盖勒特抗议道，他重新睁开的眼里浸润着水汽，“你为什么停下？”

阿不思冲他一笑，俯身亲了亲他挺翘的性器前端，满意地看着他的身体随之颤抖。“我们再试一次，”他的手重新回归盖勒特最需要被触碰的地方，“……或者几次。”

“唔嗯……”盖勒特的身体再次绷紧，但每次当他的呻吟变得更急促，当他的腰胯不自觉地阿不思的手心挺动，阿不思便再次停下动作。

“阿不思……啊、阿不思！”

被呼唤的人却对这个游戏乐在其中，他将空着的手凑到对方嘴边，立即受到了唇舌热烈的欢迎，湿软顺从的舔舐让阿不思头皮发麻。手指抽出时已经挂满了粘稠的银丝，阿不思将手探向对方身下，绕着微颤的穴口打转，额外的刺激显然产生了作用。

盖勒特的呻吟逐渐拔高。“唔……阿不思！我……我要……”阿不思继续着手上的双重刺激直到最后一刻，他捏住了对方颤抖的阴茎底部，盖勒特发出一声痛苦的呜咽。“操你的！”他骂道。

“那得另选他日，”阿不思沙哑地呛出一声笑，“现在，为我打开。”

当然，他指的不仅仅是努力容纳下他手指的甬道。阿不思的手指继续着开拓的动作，那处过于紧致的肌肉紧紧包裹着他，似是在吸引他深入。

“看着我，盖勒特，”他凑近那双被醉意和情欲迷蒙的眸子，“放松。”

阿不思能感觉到推拒着他的精神壁垒开始变得更柔软、更黏腻。他微微屈起手指，计算好的角度刚刚好，盖勒特的身体像一张拉满的弓一半绷紧，他的手终于放开了床头板，紧紧搂住阿不思的身体，像是想将他揉入骨血中。

阿不思感觉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似是同时纠缠在了一起，如此紧密，都令他疼痛。“操、操我。”盖勒特在喘息间耳语着。

“让我进去，盖勒特，”阿不思感到热度在小腹层层堆叠，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忍耐多久，“不要……抗拒我……”他让他们的额头抵在一起，原本威胁的话到了唇边却带上了请求的意味。

在阿不思的阴茎抵上被手指照顾到软熟的穴口时，阿不思清晰地感觉到盖勒特封锁了他数十载的精神屏障终于如冰川般慢慢地——极其缓慢地融化了。首先是汹涌而来的情欲，让措手不及的阿不思一时间头晕目眩。

他屈起对方的一条腿，几乎是一次性插入到最深处。“啊……”痛觉似是破除了那人最后一丝抵抗，阿不思捕捉住那双失神的眼里那点光亮，如愿地跃入他精神世界的海洋里。

起初，他并不能理解涌入脑内的画面，那里的盖勒特和现在的不太一样，他的眼里闪烁着熟悉的野心和决绝——似曾相识，是因为他也曾有过这种自以为超脱世俗的眼神；他们交战——不止一次；他们分道扬镳——

不止一次；他们此后再没有见过面。他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些预视的碎片，来自遥远的过去，关于某个不属于他们的未来。

「你……早就预见到……？」阿不思在脑内自言自语，一时忘了现在对方也听得到他的思绪。

“我……尽力阻止了，”盖勒特用沙哑的嗓音应道，又自嘲地哼了一声，“可惜没什么用呢。”

“你听说过血盟吗？”金发少年翻身面向他，无比认真地望入他的眼里。

阿不思不确定这是他的，还是盖勒特的记忆。那时的他只惊讶于对方先提出了自己的愿望，欣喜于自己即将获得心心念念的浪漫馈赠，迫不及待、毫无顾忌地将枷锁奉为爱的象征。

阿不思感到胸口闷痛，预言是多伟大的天赋，便是多残酷的诅咒。踌躇满志地试图解开天机，最终也只在徒劳无功。他确实改变了命运的轨迹——虽然结局依然天各一方。

“与其怜悯我，”盖勒特扭动腰胯画了个圈，“不如动一动。”

阿不思能感觉到盖勒特在有意识地收缩着内壁的肌肉，让血液直冲他的脑门，他发出一声闷哼，终于开始大开大合地操入这具为他打开的身体，盖勒特也不再抑制呻吟，正如多年前一样，他的名字混杂在恳求和喘息里，阿不思都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知不知道这样的他有多诱人。

阿不思探索着不同的角度，深深地围绕着让他疯狂的那点顶弄。盖勒特显然被逼到了极限，但他已经无法成功组织语言描述自己的需求，他努力抬高腰胯，迎上阿不思的动作，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每一次。

指甲嵌入他背部的肌肉，但他已经顾不上疼痛，在连续数下精准的顶弄后，盖勒特扭动的身体突然绷直，没有得到抚慰的阴茎仅凭身后的刺激便得到了释放。阿不思没有停下，痉挛的小穴让抽插变得更艰难了一些，但他不需要太多了，可能是盖勒特特意绞紧的肌肉，可能是他因为过度刺激难以忍受的呜咽，也可能只是通过精神联结滚滚涌来的爱意，让他在惊讶里达到了顶峰。

他们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和现实中的肉体一样彼此纠缠。不光是快感，更是一种安心的感觉冲刷过他的大脑，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和满足。阿不思瘫软在盖勒特身上，很长时间之后才逐渐平复了呼吸和思维能力。

“谢谢你。”——选择相信。他难以想象这个男人真的许他拥抱自己的脆弱，虽然恐怕酒精也占了不少功劳。

盖勒特勾起嘴角。“别谢我，作为交换——”阿不思心下叹了口气，他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周末得跟我一起离一趟校，”盖勒特顿了顿，好像下定了决心似的继续道，“我查到了阿不福思私生子的麻瓜福利院地址，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拜访一趟，”阿不思瞪大了双眼，“毕竟是你家家的烂摊子。”

“你是说……阿不，他有……”阿不思一时语塞。

“对，对，有个儿子，”盖勒特不耐烦地摆摆手，“应该快到上学的年龄了，如果你想，可以让他来这儿……”阿不思感到自己眼眶发烫，他瞥了眼阿不思，咂了一下舌，“算了，这是后话。”

“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溜得出去。”阿不思皱起了眉头，虽然他并非对盖勒特或他自己的魔力不自信，但这是必须万无一失的事情，否则他就要去阿兹卡班养老了。

“就好像阿兹卡班关得住你一样。”盖勒特接着他的思路反驳道。阿不思突然意识到了思维联结的弊端。

盖勒特一挥手，从衣橱暗格里召来一个长长的盒子，打开盒盖。阿不思看着里面躺着的接骨木难以置信地瞪了双眼，它应该早被魔法部收缴了才对。

“有了这个，”盖勒特将魔杖取出，杖柄朝向阿不思递给他，“就更轻而易举了吧。”

阿不思怔怔地抚过熟悉的杖身，魔杖在他的触碰下如心脏的搏动般汩汩发热。

“我们还需要去趟戈德里克山谷，”盖勒特自顾自地继续道，“巴希达姑婆说——梅林保佑她老人家——她在魔法家族的历史研究中发现，戈

德里克很可能就藏匿着另一件死亡圣器，她要求面谈。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兴趣……阿不思？”盖勒特住了嘴，语调里透出一丝讶异和关切。

阿不思这才意识到泪水已经沾湿了自己的脸庞。“好的，”他用力点着头，“去孤儿院的事，去戈德里克山谷，去寻找圣器，还有……我都答应你。”

他双手攥着老魔杖，抬起手肘擦眼泪，像是抱着重新寻回的玩偶不愿撒手的孩子。

盖勒特拉开他的手臂，好奇地观察他殷红的双眼。“我想象过很多次你被感动到的样子，但没想到可以这么糟糕。”

他如愿收获了腹部软绵绵的一拳。“哎哟，”他夸张地痛呼了一声，“你别太嚣张了，阿不思，它是我给偷回来的，还不知道认谁为主呢！”

阿不思也笑了，他依偎到盖勒特身边，埋进他的颈窝里。这点他们还有漫长的时间可以用来验证。

假戏真做

阿不思环顾四周，确认他们已经与世隔绝。餐厅还是那间餐厅，但旁人尽散，幻境中只余他和他的……难题。

“让我看看它。” 阿不思耳语道，虽然四下无人，但他还是习惯性地压低了音调。

盖勒特一怔，随即反应过来，他右手抽出老魔杖，水平搁置在左手虎口，呈现在阿不思眼前。

“所以……你做到了。” 阿不思喉结微动，道出一句模棱两可的问句。他的目光扫过接骨木的纹路，它似乎有一种让他移不开眼的吸引力，不知道驱使它会是怎样的感受……

他猛地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在盯着杀人凶器观察太久之前，他逼迫自己的视线回到盖勒特身上。

不出所料，观察着他反应的人已经勾起了嘴角。“三分之一，”他收起魔杖，“它本该属于你我。”

阿不思移开视线，避免去想象另一条时间轨迹上可能发生的事。“你需要私下谈的事，”他盯着自己交叠在一起的双手问道，“究竟是什么？”

“我们之间必有一战，”盖勒特开口，他拉长了语调，“你知道，我们无法真的伤害彼此。”

阿不思为这个“无法”扯了扯嘴角，谁知有一天当初的心愿会成为如此令人苦恼的累赘呢？

“——相信我，我也想要避免。但如果事到临头……”盖勒特继续道。

“你想要装装样子。”阿不思抬眼，接上话头。

“只要不是真心伤害，血誓就不会反噬，”盖勒特补充道，“就像我们当初——”

“……练习决斗的时候。”阿不思点点头，简短地总结了对方想要说的话，但被翻动的记忆依然隐隐作痛。

“我不想让我的追随者发觉你是我的……”他顿了顿，似是在思考合适的字眼。

“弱点。”阿不思淡淡地递上一个选项。

盖勒特嘴角一抽。“可以暂且这样形容，”他前倾身体，“那就这样说定了？”

阿不思沉吟片刻，他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但他知道自己已然作出了选择。“只要你也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伤害克雷登斯。”

盖勒特挑眉：“好。”

“你先出去。”阿不思要求道。盖勒特为他的谨慎轻笑了一声，便消失在火光里。

阿不思又抿了一口并不真实存在的茶，任由火舌吞噬了周围的景物。

克雷登斯的倒戈成了推翻盖勒特谎言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扫过周围众人震惊又恐惧的眼神，只觉得无比反胃。他知道，苦心经营的竞选计划算是宣告失败了。

他冷冷地看向混迹在人群中的那个人，他的眼里已经不再有“更美好的世界”，他的口中不再歌颂“巫师与生俱来的权力”，他的心里恐怕也早已没有了……

他咬紧了牙关。“必要的暴力”？他已经费尽心思，选择了一条将牺牲最小化的政途——只要他能夺得权力，只要这群羊羔肯乖乖听从他的指令，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四散奔逃，他本可以免去无数无谓的牺牲。

但既然他们自己选择了毁灭……

他毫不犹豫地举起魔杖，击向面前的罪魁祸首。没反应过来的克雷登斯还愣在原地，阿不福思和阿不思却瞬间挡到了他的身前。这一幕与三十多年前何其相似，让盖勒特都有一瞬的晃神。

而不同的是，这一回，是阿不思挡在最前面，眼神狠厉而决绝。他感到心头一阵异样的刺痛，但在他有机会细想之前，这个像复仇天使一般的阿不思便将魔杖指向了他。

看来他预见的那场战斗还是到来了。

几个回合的试探便让他找到了节奏，无论是缴械、攻击，还是幻觉，他们都能与彼此完美匹敌，如同最尖利的矛与最坚固的盾，与三十余年前一般契合，让盖勒特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他还来不及感慨，阿不思便突然加快了攻击的节奏。他用巨大的保护罩隔绝了他人，一接一道狠厉的攻击咒带着渗人的红光劈向盖勒特，他刚刚好闪身避开分毫，魔咒便让他身后的石像炸得四分五裂。

他瞪大双眼看向阿不思，但对方没给他讶异的时间，快速而沉着地挥动着魔杖，仿佛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步步接近盖勒特，每一步都甩出一个恶咒，每一步都让盖勒特更看清一点他眼里的决绝。

当他的手都因抵挡攻击被震得发麻，当他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他终于接受了两个事实：一，血盟已破；二，阿不思是来真的。

第一道足以致命的咒语从老魔杖的杖尖射出，蹿向对面尽力抵挡的人，火光点亮了他的双眼……

“如果我发起战争，”他扭头看向身边正在读着巫师纷争史的红发少年，对方抬起眼来笑道，“我会免你一死的。”

“这真是我听过最差劲的情话，”他记得他自己说，“而我会说，‘我会为你发起一场战争’，或者……”他掀起少年额前的发，亲吻他的额头，“‘我会为你结束一场战争’。”

下一秒，盖勒特惊惶地感知到那人已经瞬间移形来到了他身后，他太过集中精力于上一个攻击，竟没留意到对方是何时替下了本尊。

太近了……

他急速转身。他知道，那么近距离的话，只有一招致命的机会。他本以为，随着血盟的诞生，他们可以避开那个你死我活的命运，难道说……

一只手护住了他的心口，映衬着他自己下意识的动作。盖勒特一时愕然，这……是一个求和的姿势，是他们那年夏天定下的规则：为了不在决斗练习中伤到彼此或是僵持太久，他们便以碰到彼此的身体为界宣告平手。

那时，无论是一块地毯、一条长桌还是谷仓地上用钉耙划的线，只要是四下无人的地方，他们就能练习决斗，而势均力敌的二人多数时候都会步步紧逼，直到面对面站到决斗场的中心。

那时，每次决斗结束，他都能看到温柔的光融化在那双决斗时无比冷酷的蓝眸里，他们会为彼此抹去汗水，会嘲笑彼此的失误，会重新拥抱在一起。

而现在，现在……阿不思的眼神依然如冰川一般，毫无消融的迹象，他们都粗重地喘息着，警惕地举着魔杖直指对方的咽喉，却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盖勒特发出沙哑的低吼：“你违背了誓言。”——还不止一个。

“你也对克雷登斯出手了。”阿不思的声线出奇地平稳。

盖勒特怔住了。难道是因为对血亲的保护？难道阿不思早就料到……盖勒特难以置信地盯着眼前平静得可怕的人。阿利安娜生前的画面闪过眼前。

“但是当初……”他嘴唇微颤，所幸保护罩外的人听不到，也看不清里面发生的事。

“这就是说，当初……我们谁都没有真的心怀杀意，”阿不思的嘴角带上了一丝苦笑，“走吧，盖勒特，你的计划，已经败了。”

伴着一声巨大的炸裂声，保护屏障应声碎裂，阿不思瞬间战场撤离，移形回到奄奄一息的克雷登斯身边。

他看向站在悬崖边的盖勒特，他的魔法屏障在众巫师的围攻下不断削弱又重塑。他一个人站在高处，俯瞰着面前的人群，他看起来那么孤独。而阿不思，他在人群的簇拥和保护之下，他在做着对的事，他是众望所归，他终于摆脱了他难以启齿的牵绊、借口和……以爱为名的“赃物”。那又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此刻觉得，他才是那个被留在孤独之地的人呢？

“我不是你们的敌人，”盖勒特终于从紧绷的唇间挤出字句，他微微抬首望进阿不思的眼底，“——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谁来爱你

阿不思在瑞文顿街与哥伦比亚街的转角现身，骤冷的空气让他紧了紧衣领。远远地，他能看到街边的科瓦尔斯基烘焙坊灯火通明。雪夜格外漆黑，映衬得橱窗内更加明媚，他几乎能嗅到从那头飘出的甜蜜温馨的气息。

他走近了一步。

“现在，还有谁会来爱你？” 这个声音从脑后传来，让他瞬间站定了脚步。

他抬眼，他能透过窗玻璃看到室内的人，看到他们的笑脸。雅各布向来乐观爱笑，但奎妮、奎妮，能看到她再次笑得那么舒心，真是太好了。阿不思不自觉地跟着勾起嘴角。

他又走近了一步。

克雷登斯濒死的身影闪过他的眼前，他用力地闭了闭眼。

AU背景设定：1899年圣诞，格林德沃可能回过一次戈德里克山谷。

“看看那些你‘爱’的人都是什么下场。”

阿不思猛地睁开眼，一时惊讶于自己还记得这件事，他以为他已经早把它放下了。

但想来也不奇怪，阿不思在不远处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允许自己回忆一下那个万众瞩目的身影，他酒红色的围巾在风中舞动，翻搅遥远的记忆。

“您……不进去吗？”纽特的声音传入耳中，将他从沉思中拉回现实。过去与此刻有一瞬的重叠，让他一时晃神。

“你不进去吗？”阿不思猛地回头，他的心在一瞬间提速，那是盖勒特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同一地点，半年之前。当然，那只是他愚蠢的期望，回头映入眼帘的自然不是期待中的人。

“哦，你好，”眼前棕发碧眼的男孩向他友好地伸出手，用略带口音的英语打招呼道，“我叫弗雷德里希，你可以叫我弗雷德。”

阿不思决定在长椅上多坐一会儿。1899年的圣诞，他呆立在屋前，看着屋内忙着张罗晚宴的巴希达和朋友邻里，节日的喜庆气氛只让他更加厌烦，他们的快乐没有一点属于他。

但现在，坐在阴影里的他只觉得安心，他看着奎妮戴上头纱，看着纽特与蒂娜重逢，看着他们脸上最真挚的喜悦，仿佛一部暖心的影片，作为旁观者的他也无比享受，甚至不情愿去打搅。

1899年 圣诞

通过巴希达的介绍，阿不思得知，弗雷德是盖勒特之前的同学——和盟友，他自己补充道。巴希达为这话嗤笑了一声。“没良心的家伙，圣诞节都没空回来，还要让朋友来这里帮他收拾落下的东西。”

“——以及送来问候。”弗雷德好脾气地接话道。

阿不思还知道了，弗雷德也不是盖勒特的随便哪个同学，而是盖勒特被开除的原因之一。“那帮冥顽不灵的老官僚。”他评价作出开除决定的学校董事会的方式也和盖勒特如出一辙。

晚宴上，阿不思没有说多少话，他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弗雷德送来的香料热红酒——以及观察弗雷德上。他长相陌生，声音陌生，但不知道为什么，阿不思对他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他和盖勒特一样习惯加重元音，喜欢用“显而易见地”，但那可能只是那个地域的用语习惯罢了；他也会在装作认真倾听别人说话时，侧过头，用食指和拇指支着下巴，阿不思觉得他的亲和里透着伪装，但他只是摇了摇头，灌了自己一口红酒。他显然有些偏执了，在盖勒特刚走的日子里，他在没多少人的小镇里几乎天天都能认出那人的背影，自然每一次都是错觉罢了。

弗雷德的膝盖碰到了他的，他看向身旁年轻的巫师，对方送给他一个稍带歉意的笑。阿不思瞬间觉得屋内的气氛让他喘不过气，晚宴已经接近尾声，客人们家长里短的话题却无休无止。他轻悄地站起身，抓过外套便蒙头向外走。他听到身后有人追问他的去处，被巴希达拦下了。

此刻阿不思看向雾蒙蒙的天空，那年的平安夜也是一个今天这样的雪夜呢。他记得他只身一人踱过被白雪覆盖的街道，一路走到教堂边的墓地——她们的墓地。

1899年 圣诞

圣杰罗姆墓园里静悄悄、冷冰冰的，而他被酒精温暖的身体并不觉得寒冷，他解开了缠绕着脖颈的围巾。

阿利安娜的名字被刻在了坎德拉的名字下方，他盯着那行结了冰霜的字看了许久，随后，他脱掉手套，为墓碑掸去表面的霜雪。有时候，魔法显得太过疏离，他开始喜欢起这种肌肤相亲的方式。

他又俯下身，擦过镌刻着忌日的那行字，不小心脚下一滑。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了他，他竟不知道有人来到了他的近旁，看来他确实有些喝多了。

“谢谢……”他抬眼，惊讶地发现来人正是弗雷德。他没有在看他，而是静静地盯着那块墓碑。

他看着弗雷德抽出魔杖在碑前画了一个圈，随即召唤出一只花圈。
“你妹妹的事，我很抱歉。”

阿不思从侧面盯着他的眼睛，斟酌着他的这句“抱歉”有多少成分是节哀顺变的客套，又有多少是真实的歉意。

“谢谢，”他的目光转向那个花圈，他记得盖勒特也曾召唤出花圈，戴在阿利安娜的头顶，记得自己曾半惊讶半打趣地调侃——“我以为你不屑于这种花哨无用的咒语呢。”

弗雷德转向他，张了张嘴似是要说些什么，却被教堂的钟声打断了。他将目光投向教堂上的十字架，随后又转回墓碑上。“‘珍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他念道，“马太福音第六章，你是基督徒？”

“我母亲是。”

“要知道，基督教的节日是当年的巫师因为强权不得不遵循的，包括圣诞，”弗雷德抱起双臂，“而现在的巫师口口声声的梅林，却也在真心信奉万能的上帝。”

阿不思难得地笑了，他已经不记得上次笑是什么时候了。“我喜欢你的想法，弗雷德，”他偏过头调笑道，“满心质疑，却熟悉福音书。”

弗雷德没接话，只是继续道：“麻瓜奉能死而复生的耶稣为神，为他举国欢庆。如果能用魔法能让人起死回生，我们是不是也就成了神？”

“‘我们’？”阿不思有一瞬的错愕。

“我是说，巫师。”

“哦……”阿不思避开目光，“我不认为任何人有资格称神。”

“但你想，邓布利多，”弗雷德的眼里闪着光亮，“如果有复生的方法，所有‘必要的牺牲’也就只是暂时的而已。毕竟，死亡是最后的敌人。”

阿不思下意识地后撤了一步，这就有点太像了。他还能记得盖勒特说出这句话时的音容笑貌，与面前人几乎重叠。

“——盖勒特常常这么说。”弗雷德紧接着道。

阿不思点点头，小心地道：“弗雷德，你很有见解，我看得出盖勒特……为什么欣赏你。”这是实话，他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对方可能对他也有好感，尽可能地拉拢他会是明智的决定。

“我希望盖勒特……和你一切都好，我希望他知道——”阿不思深吸一口气，眼睛直视着面前的墓碑，“我已经不怪他了。”

他又有什么资格怪罪他呢？这场灾祸里他才是必须背罪的那个。

他感到身边的人呼吸微滞，扭头看向他。阿不思没有去看他的表情，只是轻声继续道：“我呢……在考虑去霍格沃茨谋求一个教职，我想从那儿重新开始。”那会是个适合他的环境，况且，他也急需为他失了支点的大脑找点事做。

他终于鼓足勇气转过头时，恍惚间似乎看到弗雷德的脸上闪过一丝夹杂着茫然的恼怒，他还没来得及细想，一阵格外刺骨的寒风扫过墓园，让他俩一起埋下头缩起了脖子。

阿不思看向只穿着单薄风衣的弗雷德被冻红的脸颊，轻轻一笑。他扯下自己的围巾，一边为他戴上，一边调笑道：“你们德姆斯特朗的都这么不怕冷么？戈德里克的冬天可是不容小觑的。”

弗雷德的身形比阿不思小一些，阿不思为他缠了好几圈还剩下好长一截，他便干脆整个裹住了他的下半张脸，然后在左侧打了个大大的结。对方此刻出奇地沉默，只是呆立在那儿任他摆布，脸上是一种难以解读的冷峻。

借着此刻面对面紧贴着站立的亲密姿势，阿不思又尽力扯出一个温柔的笑，他垂眼盯着那条裹得有些滑稽的围巾请求道：“给我写信，好吗？告诉你们怎么样了。那样的话……我会很感激的。”

他听到一声烦躁的咂舌声。“你对谁都这样吗？”冷冰冰的问话让他迷茫地抬眼，他抬起的手还悬在半空，面前人便幻影移形到三英尺开外，“不要碰我。”他一手握拳，一手扯着颈间的围巾。

阿不思愕然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没有麻瓜注意到异常。

“没有人需要你的‘原谅’！我也不会当你的传声筒或者眼线！”他厉声道，阿不思意识到自己出于某种原因似乎冒犯到了他，“你以为只需要一点示好，别人就会甘愿当你的棋子吗？”

“对不起，弗雷德，我没有……”他匆忙道歉。

弗雷德只是斜睨了一眼墓碑，打断了他：“不要流连在墓碑前，作出一副虔诚、受难的模样。你敢说，你从没期望过这件事的发生吗？”

“不……不，我爱她。”阿不思慌忙申辩。是的，他曾向那唯一一人透露过这个心思。他问他，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让他成了一个怪物，那时他说……他说……

“撒谎！”弗雷德向前跨了一步，让阿不思下意识地退后了半步，“你的父亲是你的阴影，你的母亲是你的枷锁，你的妹妹是你的包袱，你的弟弟……呵。阿不思，看看那些你‘爱’的人都是什么下场。”

哦，对了，他说，不会；他说，即使他真的是一个怪物，他也依然爱他。记忆里的那句话依然在他耳边回荡，弗雷德便伴着一声轻响消失了。

阿不思向前追了一步，却一个趔趄坐在了雪地里。这回，再没有人向他伸出手。

他抱起膝盖，在墓地里坐了很久，直到手脚都冻麻了也没有起身。他知道，等他回去的时候，弗雷德一定已经没了踪迹，就如当初的盖勒特一样，消失无踪。

他终究是不可能加入那个世界的——阿不思眨眨眼，从回忆中抽离——无论是远方属于盖勒特的那个写满癫狂宏愿的世界，还是眼前镌刻着岁月静好的平凡世界，他都只是旁观者而已。

不过，当他看到盖勒特堂而皇之地戴着他当初那条围巾出现在选举会场时，他还是几乎要为此刻意的举动发笑。他戴着他的“战利品”望向他，似乎在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认出了我，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拒绝过我。

像是一个只有他俩懂得的暗号，盖勒特会喜欢这样。阿不思勾起嘴角，他站起身，掸了掸衣摆上沾的雪。

“你不进去吗？”

他似乎还能看到，当年的金发少年大大咧咧地拽着他的手腕，拉他进屋。他冲眼前那个透明的身影微笑，然后，摇了摇头。

他终于决定转身，将他爱的人们留在他们的爱里，不去打扰。

他抬步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每一步都踩在柔软的雪里，小心地避开结冰打滑的地方。

“如果有一天，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怎么办？”他记得，盖勒特靠在他的颈窝里，努力仰着脸看向他。

“那我会和你一起承担。”

“我会下地狱的，阿不思。”他记得，少年细密的发丝挠得他的下巴微痒。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一片雪花落在阿不思的鼻尖，然后又是一片，孜孜不倦地为世界染上纯白。

阿不思边走边想，他想着世界某处正有某个新生儿伴着啼哭降生，又有某个老者在亲人簇拥下离世，有爱人久别重逢，也有新人喜结连理……

想着所有这些没有一个属于他。

想着即便如此，他也能为爱里的人祈福。

那是他意识到，自己依然爱着爱情的时刻。

谁来爱我

阿不思

阿不思如往常一样打开办公室的门，点亮房间的瞬间，写字台上的一点红吸引了他的注意——是一条围巾，熟悉得刺目。在这个认知映入脑海的一瞬间，他已经下意识地抽出了魔杖，指向门边的角落。

“晚上好，阿不思。”不速之客淡淡地打着招呼。

阿不思深吸一口气，在所有的臆想中，这可能是最疯狂的一幕——盖勒特·格林德沃，在霍格沃茨。他的脑内席卷过无数应急方案：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他的学校。但当他的目光扫过眼前熟悉的人，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并不是抱着杀意来的——至少表面来看不是。

“放轻松，我不打算伤害这里的人。”他用安抚的语气道。

AU背景设定：基于“[谁来爱你](#)”，*神奇动物3*（2022）后格林德沃来霍格沃茨拜访邓布利多。

盖勒特这回没有像以往一样西装笔挺，只是穿着一件随意的深红色毛衣，脸上带着一抹不轻不重的笑。

他向前靠近了一步，作势要将手从口袋里伸出来。阿不思将魔杖举得更高了一些，直指他的咽喉，但他缓慢抽出的手里并没有拿着魔杖。

“你答应过不会侵入霍格沃茨。”阿不思沉声道。

“你也答应过不会对抗我。”黑巫师又走近了一步，他的脸终于脱离了阴影，阿不思意识到，他有一点不一样了，他的脸色似乎更苍白，显得愈发棱角分明，异色的双瞳里有若隐若现的疲惫，但这些也可能只是他的错觉而已。

“我们都说过很多无法实现的话。”阿不思叹了口气，他撇撇嘴，最终还是选择放下了魔杖。

“无法实现的话，或是谎话。这样说来，你应该可以欣然接受我的道歉了，”又一步，盖勒特便来到了他的面前，阿不思冲他不解地挑眉，“——为我之前说的那些话。”

这话让阿不思轻笑了一声。之前？多久之前？要得到格林德沃的道歉或许不容易，但如果有利可图的话，他自然不是会执着于这点自尊心的人。

阿不思半坐在办公桌的桌沿上，抱起双臂。“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他瞥了一眼桌上折叠整齐的围巾，如果他是来还给他最后一件属于他的物品……

“我想你了，仅此而已。”

“这么多年了，你现在想到来看我。”阿不思不可置信地摇摇头，尽量让自己的语调保持淡然。

“哦不，阿不思，”他勾起嘴角，“我经常‘见’到你。”

他是指……预视？阿不思瞬间感到一丝慌张，但更多可能是——羞愧。他看到了，看到了多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确实是个混蛋！”

“在你骂我偷窥狂之前，”盖勒特举起双手表示安抚，“预视并不是我能控制的——你知道——更多时候，我更希望没有这项‘天赋’。”

阿不思的怒火降了下去。是的，他是知道的，在他还属于他的时候，他的男孩会从预言梦中惊醒，然后好几个晚上不情愿入睡。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伤害彼此了，”盖勒特的眼神扫过他藏着魔杖的衣袖，“你不怕吗？”

阿不思抬眼，他的目光在面前人的双眼间游移。“你呢？”

盖勒特轻笑了一声，他摸了摸鼻尖。“怕啊，天天都在怕。”

无所畏惧、大杀四方的格林德沃会说这句话，让阿不思感到一瞬的好笑。但他又即刻沉静了下来，他看不透面前的这个男人，但他记忆中的那个少年，他记得他每一个惊恐和脆弱的表情，他年轻的先知不会告诉他预言的内容，他也不会过问，他会尽全力安抚他，用言语、用体温，哪怕需要一个荒唐的“不会对抗彼此”的血誓，他也不会拒绝。

阿不思抬手，将他额前的一缕散发夹到耳后。他不知道，记忆里的人还有几分存活在眼前这个人的体内。

盖勒特微微偏头，靠向他的抚触。他没有撤开手，手心接触到盖勒特的脸颊，他静静地看着他轻轻吸入一口气。

一只手搭上了他的后腰，温度像是能透过他的衬衫直达他心底，他的拇指在轻轻抚动着，被触到的地方像是瞬间起了火。“所以，今晚能允许我留宿吗，教授？”他问。

“不要这样叫我。”阿不思觉得自己脸上的红晕可能已经蔓延到了耳尖，他将对方推远了一些。

“最后一次，”他的话让阿不思的动作定在了原处，“今晚过后，我会给你和你的学生清净。”他保证道。

强调机会的珍贵，从而让阿不思无法拒绝。即使再隐晦，阿不思也能嗅出交易的气息。他们曾经就喜欢这样做，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会抛出他的筹码，比如血盟的暂时监管权，比如针对阿不福思的恶作剧，比如性——虽然最后盖勒特总是能得到他想要的全部，毕竟，除了他恐怕没人知道，这个人的巧舌如簧除了用在政治谈判上，还可以用在很多别的事上。

阿不思搭在他肩头的手探向他的后颈，轻轻抚弄着他的发尾。他舔了舔唇。

一只手搭上了他的下颚，迫使他抬头。阿不思迎上他的目光。“真该死，阿不思，你知不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盖勒特在他的唇边道，“你

就眨着你这双该死的眼睛，要别人都信你、敬你、爱你，它们原本都只属于——”

阿不思的手勾着他后颈按向自己，封住了这张危险的嘴，否则不知道又会有多少值得他后悔的话从里面钻出来。

他攫取属于他的欢愉，某一时刻，一只手钻入了他的衣衫下；某一时刻，他扬起脖颈暴露出更多的肌肤。他知道他必须远离他的毒药，他的祸根，他——唯一的爱。最后一次……他想，犯下的罪恶就由明日的暖阳去洗涤，他允许自己迷失在他梦中的气息里。

盖勒特

盖勒特惊醒过来，一身冷汗，耳边是自己过分粗重的喘息。

他猛地撑起身体。好几秒内，他只觉得迷茫而眩晕，完全不记得自己身处何时何地，这让他有一瞬的慌张失措，但心中有种隐隐的感觉告诉他，这是预言梦惊醒后的惯常反应。

直到身旁传来的一声呼唤让他的心着了地。“盖勒特，”那个熟悉的声音说，“现在还是凌晨，你在霍格沃茨，和我在一起，你是安全的。”

话语一如记忆中的模板。视线逐渐聚焦，阿不思的脸庞伴着记忆重新流淌入他的大脑。他吃痛地摇晃了一下脑袋，最让人厌烦的是反复出现的预言，它在他们签订血誓后便如愿消失了，吊坠挂在胸前的温热感一直都能帮助他获得一些难得的平静，而最近——准确说，是他们摆脱了羁绊之后——它又卷土重来。

阿不思半靠在床头板上看着他，眼里带着担忧，没有一丝睡意，他看起来像是一夜未眠。盖勒特作了个深呼吸，重新躺回阿不思的颈窝里。

“怎么？你一晚上都在看着我吗？”他舒展四肢，闭着眼睛道，“这么怕我溜走？”

“我是怕你溜进霍格沃茨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阿不思的谎话听来毫无诚意。

“你已经把我想得那么卑贱了吗？”

“容我提醒你，你的履历可不乐观，你偷走的东西可不少，”阿不思似是为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怔了一下，然后，他转移话题问道，“你不打算告诉我你‘见’到了什么？”

“都是些早见过的东西。”他敷衍道。

阿不思没有继续追问。盖勒特微微抬头，一只手蹭过阿不思的喉结，指尖轻轻抚过颈间的肌肤。阿不思任由他动作，什么也没说。

那处的脉搏在脆弱的皮肤下有节奏地跳动着，阿不思的咽喉切入他虎口的角度刚刚好。没有了血盟，这个人再与旁人无异，他终于拥有了杀戮的自由，轻易得近乎荒唐。

这一点，是他在选举会场的那场缠斗尾声认识到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一件令他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事：他下不了手。

血盟已破，这是他摆脱毕生宿敌的最佳时机。阿不思的心跳就握在他的手心，鲜活的、炽烈的，仿佛魔法本身，奔腾而过阿不思的血脉，一如他们初见那年。他无比惊惧地意识到，他无法终止它——可能永远不能。

无用的武器已经成了可笑的摆设，于是，他率先放下了魔杖。对于杀伐果断的黑巫师领袖来说，对于老魔杖的持有者来说，对于盖勒特来说，这一点简直耻辱。

“有什么变了？”盖勒特在阿不思颈间喃喃道。这是他在血盟碎裂后，反复追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他还在适应新的处境。

阿不思拉过盖勒特的手，他的食指磨蹭过他手心微微皱起的皮肤，然后与他的掌心相对。誓约已破，疤痕犹在，盖勒特不知道该把这当作嘲讽，还是慰藉。

“可能……什么也没变，”阿不思似是领会了他的喃喃自语，“但你还在担心。你在怕什么？”

盖勒特自然可以作出大受冒犯的样子，表示自己完全没什么怕的。但他穿越大陆并不是来向阿不思撒谎的。“怕我们形同陌路，怕我对你不再有任何特殊意义。”

阿不思似是没指望得到一个如此坦诚的答案，他扯出一丝苦笑。

“那……只好请你用‘前血盟签订者’这个身份将就一下，这也足够特殊

的。除非——”阿不思狡黠一笑，“我得去研究一下，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和不同的人签订血盟。”

盖勒特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不行。”他脱口而出。

“这就超出您的管辖范围了，先生。”

盖勒特眯起眼。“那我就只能定期前来查验了。”

“可你说，这是最后一次……”阿不思错愕道。

“我撒谎了，”盖勒特起身收拾衣物，瞥了一眼床上目瞪口呆的人，“这有什么惊讶的吗？还有，把血盟的碎片还给我。”

阿不思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他摊开手心。“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回去捡了。”

“它……已经断成两截了。”

“那正好，你不觉得，两个人一个信物本来就很不合理吗？”盖勒特一手整理着衣领，另一只手继续伸在面前，“给我一半。”

阿不思思索了一瞬后，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不，”他的语气里毫无余地，“我不打算让它们分开。”

盖勒特眨了眨眼，最终只是收回了手，笑道：“那好吧，”他挺直了背，同样无比严肃地道，“直到我在决斗场上打败你的那天。”

他触手可及又远在天边的爱人皱着眉，沉默地望着他。

“不要送别的什么人来送死，你我都知道他们不会是我的对手，”盖勒特接着道，“你要答应我，你会亲自面对我。”

一个不可拆穿的未来，对盖勒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但从这一天直至预言之日，他都不会放弃抵抗，毕竟，他——这个命运的同谋——向来都是违逆者、抗争者、盗火者的角色。

“我答应你，我不会允许你败在任何别的人手上。”

若非梦境

1. “庄周梦蝶”

盖勒特深吸一口气，是香料、咖啡、糕点的香气，耳边嘈杂的人声渐强，他这是在……一间餐厅？

他缓缓睁开眼，眼睛逐渐适应起周围的亮度。环境陌生，看起来是一家麻瓜餐厅，这可不常见，他的梦境里循环往复大多是熟悉的场景，毕竟，梦源于记忆。

也许这是一场预言梦，他想。作为先知，不确定自己身处过去、未来还是一个简单的幻梦是常事。

他抬眼，越过橱窗看向外界，一辆轿车起了火，却无人在意，人们忙着高举拳头呼叫着什么，不知哪处冒出的浓烟朦胧了视线，火焰越烧越旺，情势岌岌可危——盖勒特撇撇嘴，这点倒是与他惯常的梦境无异。

对 *神奇动物3 (2022)* 里的第一幕咖啡厅相遇不是白日梦的两种解释。

但室内却是一片祥和，悠扬的背景音乐吟唱着某段眷恋，食客们衣着光鲜，举手投足都是刻意的优雅。

他注意到了坐在不远处卡座上的人，意识到这场梦又会是一场理念的拉锯。他惯于与自己辩论，而阿不思总是他孜孜不倦的伴侣——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手。他并不介意这样的交锋，毕竟，他对这个人的情报了如指掌，预视里的常客绝非一成不变，他喜欢与自己臆想出的他面对面。他就像是一面镜子，也有利于盖勒特了解自己的心境。

于是，他走上前去，用目光轻轻地打搅面前低头注视着茶杯的人。他知道，他已经察觉到了他。阿不思在抬眼前，匆忙地抚平了上扬的唇角，但还是在下一刻，送给盖勒特一个浅浅的笑。

盖勒特隐约觉得，他比过去看起来更动人、更鲜活，几乎……几乎就像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一般，只可惜有独立意志的阿不思恐怕没有可能与他有如此平和的会面。

他瞥了一眼室外已经直扑窗前的烈火，平静地在阿不思对面落座。

“让我看看它。”是他的第一个请求。

阿不思摊开手心，血誓瓶静静地卧在他的手中，若不是缠绕着他手腕的银链如同呼吸般游动，旁人可能会误以为这是一条普通的手链。无论如何，阿不思选择将它缠于手腕——执杖的那只手——的决定，还是让他略感惊讶。

“将心戴在袖口”取自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盖勒特怀疑是自己最近的阅读影响到了他的想象力，如果阿不思真这么做的话，也未免太多愁善感了。

“有时候，我还恍然想起它缠绕着我脖颈的感受，我戴了它那么多年，”他开口，诉说着只有他自己懂得的暗语——他习惯将血盟如胸针般戴在心口，从没有真的戴在脖颈里，除了被动或主动想着违抗它的时刻，“你的感受如何？”他半带调笑地问。

但阿不思只是微微倾身，他说：“我们可以解放彼此。”是了，他的担忧和失望，甚至是惧怕——这个对他来说的禁语，在梦中终于可以承认。

他下意识地试图扯开话题，耳边的嘈杂声吸引了他的注意。“总喜欢吵吵嚷嚷的，是不是？你的麻瓜朋友们。”一段记忆突然闯入脑海，好像

他们什么时候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那时的阿不思说……“但无法否认，他们泡的茶很不错。”

那时的阿不思说，他知道伦敦有一家法式餐厅，有着很不错的茶配柠檬蛋糕；他说他一定会带他去试试。当然，这个承诺最终也和他们无数个其他轻描淡写的誓言一样消散如烟，干涸成一句“你现在在做的事太疯狂了。”

盖勒特轻哼了一声，当然，他并不期望阿不思说得出别的什么，但他没料到的是，他会对他实事求是的一句“当初你忠于我，忠于我们”斩钉截铁地拒绝。

“不，”他说，“我、我与你同道，是因为……”

“因为？”

“因为我当时爱着你。”

盖勒特顿了顿，几不可察地吸入一口气，他无法拒绝这个回荡耳际的“爱”字带给他的愉悦感，但这是他想要听到的，却不是他应当听到的。

“没错，”他厌倦了面前人作出一副因感情失足的模样，“但这不是你选择与我同道的缘故，是你说的我们会重塑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力。”无论他多想伪装成被蒙蔽的纯情天使，他都无法拒绝认清自己真实的模样。

他张口准备继续说些什么，却被前来送茶的服务生打断了一一这又是一件奇事，在他自己的梦里，他从没被生硬地打断过。他用阴翳的眼神目送服务生转身离开，焦枯与毁灭的气息弥散在空气中，他们祥和的气泡已经被熊熊烈火团团包围。梦境即将崩塌，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恶臭的气息，你闻到了吗？”他问。这个问题他问过无数人，数十年前，他曾奔走欧洲大陆，试图阻止预言中的战争。死亡的阴影近在咫尺，他挥舞双臂，大声呼救，却像被施了静音咒一般徒劳无功。那些故意聋了、瞎了、哑了的当权者注意不到他，他们的眼里没有任何一个虚弱渺小的存在。

但这回不同了，站上高位、夺得权力的将会是他。当他开口，再不会有任何人胆敢忽略。这回，他一定能抢在死神前头。

“你真的打算背叛你的同类吗？”

梦中的阿不思只是沉默地摇头，他的眼神悲伤一如往常，似乎还带上了一丝怜悯。

火舌终于破入室内，但对于即将到来的末日景象来说，这只是地狱的前奏。

“有你没你，我都会焚毁他们的世界，阿不思，你无法阻止我。”盖勒特觉得，这会是一句合适的结语。他几乎能听到当年的阿不思在耳边抗议——“他们的世界”有一天将成为“我们的世界”，他说，多添一点儿同情心会事半功倍——真正的恶魔如是教导道。

盖勒特闭了闭眼，等候着面前的幻象被火舌吞噬，但当他再次睁眼，却惊讶地意识到，阿不思仍在沉静地继续喝着他的茶。

在火焰向盖勒特扑来的前一秒，他的脑内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他下意识地对面伸出手。他想说点什么，一向灵敏的大脑却一时空白——如果他是真的他，如果这一切不只是梦境，如果他伸手就能触碰到真实的温热，如果……

他猛地睁开眼，在恍惚间聚焦在自己探向天花板的手指间，意识到自己又回到了现实。

他花了点时间，思考如果那是真实的阿不思的话，该对他说些什么。问候、指控、嘲讽、爱语、规劝，没有一个令他满意。

他翻了个身，盯着时钟，在脑中换算着英国此刻的时间。不着急，他想，根据他的计划，他很快就能逼出龟缩在霍格沃茨的那个人了。

在此之前，他还有大把的时间斟酌措辞。

2. “删减片段”

“有你没你，我都会焚毁他们的世界，阿不思，你无法阻止我，”格林德沃消失在火光中，独留下一句，“好好享用你的茶吧。”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阿不思无奈地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们在期待什么，但如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梦而已。我们并没有真的见面。”

托奎尔·特拉弗斯绷紧了下颚，但他也没法再找出什么破绽，只是把那段记忆收回小瓶中，干巴巴地道：“我们会让神秘事物司好好研究这段记忆……梦境，确保我们不会遗漏任何线索。”

“当然，”阿不思亲 and 一笑，“任何细小的线索都要好好利用。”

魔法部的一行人转身离开，独留下忒休斯脚步放缓，他转身看向阿不思，欲言又止。最终，他还是开口了：“这不是梦，对不对？里面的一些画面有不连贯的地方。”

阿不思只是眨了眨眼，平静地道：“梦嘛，跳跃是正常的。”

忒休斯轻轻叹了口气。“您要我信您，教授，”他缓缓摇头，“但您有时候真让我很难这样做——可能纽特不这么认为。”

阿不思站在门口，微笑着告别从他办公室里鱼贯而出的搜查人员。等人都离开后，他回到办公室内，深吸一口气，挥杖让被翻乱的书本和文件纷纷回归原位。他在窗前放空思绪站了一会儿，似乎只有在这里，一个人，他才能感到真正的安心。

他的平静被一声拘谨的敲门声打断了，他转身打开房门，只见米勒娃站在门前，她二话不说便侧身进屋，又在身后将门带上。阿不思疑惑地看着她，刚想开口询问，米勒娃匆匆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细长的玻璃瓶：“我赶着去上课，这个给你。”

她伸出手，阿不思下意识地接过来，端详了一下里面安静躺着的银丝，这显然是一段记忆。他茫然问道：“是谁要你给我的？”

米勒娃用更困惑的眼神盯着他道：“是你。”

记忆回归脑内的感觉开始时像是一阵清风抚过，紧接着便是记忆的节点与彼此重组相连的轻微灼热感，很多事一下子合理了起来，就像盯着夜空足够久后，突然显现眼前的星群。

阿不思深吸一口气闭上眼，耳边响起他们与彼此的密语——可以纾解的，和无法原谅的，值得回忆的，和不忍回顾的——这不是他对那次会面的

的想象，他甚至不敢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会来赴约，他掩藏在麻瓜的地铁车厢里，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焦急赶赴第一份工作面试的小年轻。

在他的茶续到第三杯，领带正了无数次，向又一位服务生抱歉地解释说“我在等人”后，他口中的那人终于翩然踏至了。如果盖勒特的眼里没有带着他在魔镜里从未见到过的笑意，也许他就不会露出他没打算露出的微笑了。

当然，就像所有与盖勒特有关的事，情势可以在任何时刻急转直下。他不可能说服对方，他可能原本就不抱希望，他只想……

盖勒特消失后，他盯着面前仍然冒着热气却丝毫未动的茶出神，身后却传来一声轻响。

“你还欠我一个答案，阿不思。”

耳边飘来的嗓音低沉，让一阵战栗顺着他的脊梁淌下。温热的吐息打在他的后颈上，他所要做的只是回头。只要回过头，他就能——

“在你找到答案之前，你就永远不可能‘自由’，”那个声音说，“你永远属于我。”

一秒、两秒、三秒，他用尽自己全部的自制力保持静止，像一只受惊被缚的小兽，只要什么都不做，就可以逃过一劫。

脑后传来一声轻笑，一个几不可察的吻扫过他颈侧的肌肤，然后便真的消散无踪了。

1899年

阿不思睁开紧闭的眼，面前是熟悉的廊道，自己的房门前立着两只皮箱。早早打包好的行李映入眼帘，此刻深深地刺痛了他，他靠在阿利安娜的房门外颤抖地呼吸着。

是的，他就差一步就能自由了，而现在，屋内躺着一具冰冷的尸体，和将他赶出房间、发誓再也不愿和他讲话的弟弟。

屋内的一声轻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感应到盖勒特魔力的瞬间匆匆打开房门。他眼睁睁看着盖勒特从阿不思的额角牵出一缕记忆的银丝，然后随意地撇弃到一边。

“盖勒特！”阿不思吼道。他一把拉过盖勒特，即刻幻影移形到他自己的卧室里。

他将盖勒特重重地推到门板上。“你以为你在做什么？”

“我们依然可以走，”盖勒特开口的第一句话让阿不思后退了一步，“这里的人只会怪罪我这个被开除的异乡人，没人会怀疑你……”

盖勒特的声音在阿不思耳中被逐渐扭曲、拉远。所以，他对阿不思的记忆动手脚是为了……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阿不思！”盖勒特摇晃着他的肩膀，终于将他从恍惚中拉回冰凉的现实。

至少，他终于确认了一件事。“都结束了，盖勒特，我们不……”

一双唇堵住了他即将出口的话，他尝试搭着对方的肩推远他，但在第一次失败的尝试后便放弃了。他微微张开嘴，盖勒特的舌尖便会意地钻进来，温柔地舔舐过他的口腔。哪怕一小会儿也好，他需要什么都不想，仅凭身体的反应行事。不是长子，不是兄长，不是……凶手，只是这个人的爱人。

但那一小会儿是短暂的，他在盖勒特扯开他领口的纽扣时拉住了他的手。他刚刚逝去的妹妹就躺在隔壁，他为这样的自己羞愧难当。这就是你，他想，没有任何挽救的余地。

盖勒特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这个人还期待着他的回应，还没有放弃希望。

阿不思瞥了眼挂历上被划去的日子，只剩下被描红的这一天。不着边际地，他淡淡地说出一句：“今天……是我的生日。”

“哦……”盖勒特一愣，他轻道，“我并不知道……”

阿不思的嘴角挂上了一丝苦笑。“是啊，有很多是你不知道的，我们认识得那么仓促，”他垂下眼，盖勒特颈间露出一节项链像是在嘲讽着他，“而我，却伤害了认识我一辈子的人。”他重新抬眼时，捕捉到盖勒特眼里闪过的一丝受伤的怒意。

但下一秒，他却在他面前跪了下来，一只手依然紧攥着他，近乎疼痛。“别这么做，阿不思，”他说，“别为了他们献祭自己。”阿不思确信自己没有见过他这般示弱的模样。

阿不思低头看向这个人天使般的脸庞，用空着的那只手缓缓描摹过他的轮廓，像是即将失明的人最后一次记下世界的模样。他此刻有全部的理由哭泣，眼眶却干涸得发疼。

他想起盖勒特嘲讽的笑声，想起自己心头闪过的暴戾，想起阿利安娜倒下时自己撕心裂肺的痛，想起阿不福思眼里真实的恨意。他曾口口声声的说起必要的牺牲，曾在脑中拿捏过常人的命途，而只是一位亲人的陨落，对于世界来说不足一提，对他来说却翻天覆地——他此刻突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对于那些围绕他们制定的计划，他没有资格，或许没有人有资格。

“爱你，是那么容易的事，”他喃喃道，指尖掠过少年的唇瓣，“可惜是错的，是我错了。”

盖勒特难以置信地盯着他，吞咽了一下。“如果那是错的，那什么是对的呢？”他不依不饶地追问道，“阿不思·邓布利多，什么是你的正义？”

他没有答案，他只知道他必须停下脚步，至于朝向哪个方向，他并不知晓。

“不要让我失望，”他提高了音调，声线难得地发颤，“你不该和那些保守自负的家伙一样因为没有答案而放弃尝试！”

阿不思将手指插入他的发间，他只要俯下身，就能得到他的亲吻，又或者后撤一步，就能让面前人心灰意冷。但他却喉头发干，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说不出，仿佛只要不做、不说、不寻得那个答案，就不会为即将到来的事后悔。

“这是我最后一次请求你，阿不思，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求任何人，”他沉声，一字一顿地道，“你想让我怎么做，才能劝服你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

阿不思知道自己即将出口的话将伤到这个人，但他依然带着近乎自毁的决心道：“你什么都做不了。”

“阿不思·邓布利多，什么是你的正义？”盖勒特的声音质问他。

“你找到答案了吗？”他又问，语气近乎温柔。

“你还属于我吗？”

阿不思扭头，一手托住那人的脸庞，轻柔地覆上他的唇。与他亲吻如此自然，如此轻而易举，像是一切难题的答案。他可以沉醉其中，什么都不必担忧，什么都不必惧怕。

托在他脑后的手加大了力度，将他压入这个几乎掠夺了他全部呼吸的吻中。言语的诡谲，拜服于肢体最直白最难以伪装的证言。

阿不思睁开眼，梦与现实有一瞬的交融，他在恍惚间抬手碰了碰自己的唇，触感仿佛还停留在那儿。

在梦里，盖勒特和他一同离开了戈德里克。

在梦里，盖勒特和他赢得了民心，夺得了权力，缔造了明天。

在梦里，爱人们自由地亲吻、舞蹈、厮守终身。

是的，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一场梦。

邓布利多的秘密行动

亲爱的纽特：

我知道你正在忙着编辑《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第二版，谢谢你寻求我的参考意见，我很难想象在如此详尽的第一版之上，还能有什么急需补足的地方。

实在要说的话，我最近在与我的学生交流中受到了启发，你或许可以考虑探索更多远东的生物，我听说那里有许多尚且不为人知的奇妙动物。如果能将它们收录在你的书内，一定会让下一代巫师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谦卑的心。

旅途中一切小心！

阿不思

对《神奇动物3》（2022）的留白处作了一些补充。

安东·沃格尔将邓布利多寄来的第三封信未拆封就丢到了一边，抬起的手正撞上亨莉埃塔·菲舍尔的小臂，她正准备送上的咖啡有一些洒了出来，烫得他立即甩手。

菲舍尔匆忙抽出魔杖清理，沃格尔瞥了她一眼，她立即垂下视线退到了一边。不知为何，她今天看起来格外紧张。

“您……您今天正午有一位访客。”她小心地提醒道。

“我以为你说过，今天的午会取消了？”沃格尔疑惑地挑眉。而他的访客就在此时转过拐角，进入他半开放式的办公室。

“午安，沃格尔先生。”来人冲他友好地打招呼道。沃格尔烦躁地咂了一下舌，恶狠狠地瞥了一眼匆匆退去的菲舍尔的背影。

“邓布利多教授，稀客啊，”沃格尔故作热情地站起身，将桌面上中国地图露出一角藏进文件堆里，“您怎么到这儿来的？”他的话尾越来越咬牙切齿。

“径直走进来的，”邓布利多冲他挤了挤眼，上前一步向他伸出手，沃格尔不情不愿地接过他的手，敷衍地握了握，“我正好在附近开学术会议，顺路来问候一下您。毕竟，那么多通信都了无音讯，让我有些担心啊。”

“最近的事务实在太过繁忙，您的信一定都被压在各种报告底下了。”

邓布利多像是没在听他说话，他在书架前踱着步，又在一本《东方神话典籍》前驻足。“恕我直言，沃格尔先生，我知道您打算做什么，”他没看他，只是自顾自地说着，“任期即将结束，却一心投注在格林德沃的调查事宜上——不是推进，而是拖延，”邓布利多转身面向他，双手插袋，语气平和，“我也知道，格林德沃的手下最近对某种东方的神奇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沃格尔呼吸一滞，匆忙施了个闭耳塞听。“您要是都知道了，还来这里做什么？”

邓布利多作出一副了悟的神情，夸张地一点头：“来确认而已，”他微微一笑，“毕竟我们都走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我理解。”

沃格尔下意识地避开邓布利多犀利的目光，确认自己的大脑屏障完好无损后，怀疑地望向对方。

“您看，我不明白的是，” 邓布利多走近两步，与他面对面，“如果格林德沃如此深得人心，你们为什么还需要曲线救国，找一只不可控的神兽来搅乱局面呢？”

“您认为民心比神奇动物可控？”

邓布利多挑眉。“我以为格林德沃至少会有这个自信。”

“格林德沃……或许吧，” 沃格尔哼了一声，“但他不只代表他自己。”

“你们究竟打算做什么？”

沃格尔笑了，他抿着嘴摇了摇头。“我听说……你们很相像。那问题就是，”他抬眼紧盯着邓布利多，“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做？”

他在邓布利多眼里捕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便抬手表示安抚。“容我纠正一下，您想做而不会做的是是什么？”

邓布利多沉默了几秒，似是认真地思忖了一番，随后，他抬手解除了闭耳塞听。“与您交谈总是分外舒心，”他抓过沃格尔的手握了握，在分离前一秒，他倾身凑到他耳边，“不要以为你懂我，更不要以为你懂盖勒特，请您凡事务必小心。”

奎妮·戈德斯坦突然觉得室内拥挤的人群和他们嘈杂的思绪让她喘不上气，她跌跌撞撞地来到空旷的露台。晚风冰凉，但终于让她得以舒出一口气。

一件银色的羽毛披肩轻轻落在她的肩头，奎妮猛地扭头，在看到身旁人时惊得浑身一颤。

“初次见面，戈德斯坦小姐，” 邓布利多向她礼貌地伸出一只手，“看来我们都偏好僻静的所在。”

“我……我们不该见面。” 奎妮闷头就想往回走，却被面前突然立起的透明屏障拦住了去路，室内传来的人声连同思想都瞬间被隔绝，她惊讶地转过身。

“别担心，没人会注意到我们，”邓布利多向她狡黠地挤了挤眼，又扭头越过栏杆望向远处，“正好，你的竞选人恐怕也要迟到一小会儿。盖勒特选择了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抵达。”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奎妮眯起眼，她紧张地抓着披肩后撤一步。

“你的沉默，戈德斯坦小姐，”邓布利多冲她温暖一笑，“你看，我们都是被过分的‘善解人意’诅咒的人，你更是如此。但有时候，有些话知而不言，会避免更多人受伤。”

“无论你们想在宴会上动什么手脚，我都不会听之任之，”她早已经不是受人颐指气使的小姑娘了，有人对她抱着真实的期待，“我知道，你们不会理解我，但这是我的决定。”

“哦，我非常理解，”邓布利多轻道，“你只是希望能和爱的人光明正大地在一起而已，”邓布利多的眼里闪过一丝同情，“但看看你现在站的地方，奎妮，你离你的爱人越来越远了。”

奎妮望进他眼里，她知道，至少此刻，这个人不是在伪装。她轻轻辩解道：“我们只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和更多被刺杀的冤魂？”邓布利多打断她，对上奎妮惊惶的眼神，“奎妮，你随时可以回到雅各布的身边，其实都只在于你而已。”邓布利多微微摇摇头，继续道，“世界是否改变……你并不真的在乎，对吗？你只想创造一个属于你们的小世界，这点我可以帮助你。”

奎妮又后撤了一步，她不确定这面屏障是否会伤害她，但她急切地想要逃离这里。“我不会背叛他……”她摇着头重复着。

她听到邓布利多轻轻叹了口气。“科瓦尔斯基先生今天也会参加晚宴，”他口气平淡，奎妮一时愕然，转而对峙怒目而视，他怎么敢将雅各布拉入巫师的争斗中？“你知道，如果今晚发生任何事，而一位麻瓜恰好在这场，大家会如何看待吧？”

奎妮觉得自己在微微颤抖，一时不知是因为邓布利多的话，还是即将见到雅各布的紧张。邓布利多打了个响指，四周的屏障瞬间消失。

“不要介入，戈德斯坦小姐，”他凑到她耳边时，易容魔法已经掩藏了他的容颜，“另外，别隐藏自己的感情太久，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言毕，他便转身离开了。

“我就陪您到这儿了，科瓦爾斯基先生，”邓布利多不紧不慢地说，“有个人我得去见一面。”

雅各布瞪大了双眼，他很难想象在这种危机关头，还有什么必须要去见的人。但话说回来，他又怎么知道邓布利多这个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

“麒麟不在您的箱子里，有危险请随时丢弃。”邓布利多安慰道。

这点他倒是早就知道了，邓布利多的咳嗽很明显在说，他面前的那只是真箱子，想必它现在已经在纽特的保护之下了。

邓布利多步入屋内的一刹那，克雷登斯便发起了攻击，几乎是潜意识地，出于对这个人居然会堂而皇之出现在纽蒙迦德感到的震惊。

纯粹的魔力化作焦黑的旋风，席卷过他本就凌乱不堪的房间。不出所料地，邓布利多在他的攻击下毫发无损，但他依然拼尽了全力，直到最终脱力地倒向地面。

一双手扶住了他，克雷登斯挣扎着撤开一步。

“嘘……我不会伤害你，”邓布利多的语调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野兽，“我只是……来看看你的情况。”他将他重新拉回怀里，一只手轻轻搭着他的后脑。这回，他没有试图挣脱。

“说谎，”克雷登斯早就受够了虚假的关心，“你是有求于我。”

邓布利多举起魔杖，克雷登斯警觉地后撤，默默然在他脚边蒸腾。但眼前的巫师只是挥杖让周围的家具和物件纷纷归位，像是一位收拾青少年房间的平凡父亲。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从未用过如此家常的魔法。

他杂乱的衣物被叠放齐整，吃剩的食物也消失了。邓布利多的目光扫过被他刻满疯狂念想的墙面，和四处贴着的寻亲线索，最终回到他身上。

“是的，我有求于你，”邓布利多承认道，克雷登斯感觉心下一沉，“我求你再给我、我们一次机会，”他顿了顿，再次真诚地望入克雷登斯的眼中，“我求你回家。”

克雷登斯感觉眼眶发烫，但更多的是暴怒。“你有什么资格……”他想要挥舞臂膀，但疼痛却让他瞬间俯下身。

“让我看看。”邓布利多急匆匆地抓过他的手臂。

淡蓝的光带着温暖的触觉划过他的小臂。他意识到，邓布利多——他本应抹杀的宿敌——在帮他疗伤。

“像这样，有一段时间了吧。”他埋头喃喃道。

克雷登斯默默点了点头，才意识到对方看不到自己，便哼了一声：“嗯。”

邓布利多抬起头。“疼吗？”

他只是摇了摇头。疼吗？从小到大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也很少思考自己究竟疼不疼。或许，他早已经失去了对疼痛的概念。

“魔法原本不是用来毁灭的，”邓布利多收起了魔杖，喃喃道，“而是做这些温柔的‘小事’——直到人们开始将巫师视为仇敌。”他抬眼，“我很抱歉，克雷……奥瑞利乌斯。”

邓布利多引导着他一同坐到了床边，他微微仰头，眨着眼，眼眶有一丝湿润。克雷登斯盯着格林德沃口中的背叛者，看着他眼里忏悔的神色。

“我的妹妹，也是默然者，”他顿了顿，吐字似乎很是艰难，“我可怜她，因为我眼里只有她不可控制的默然，可你不同——”他的目光瞥向围绕着克雷登斯起舞的黑雾，时而凝聚，时而离散，时而悠扬地在屋内打转，“你让我看到了，魔法最顽强、最纯粹、最美丽的一面。我只希望……我能早些理解这一点。”

“格林德沃理解我。”

“盖勒特眼里的你，是必须加以控制的默然，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只能由你决定。但我们还欠世界一个真相，也欠你一个道歉。”邓布利多重新站起身，戴上他的礼帽，“被当作关在门后不见光的秘密，还是迎向那些为你不忍阖眼的爱人、亲人，是你的选择。”

克雷登斯沉默地望着他。他知道，这个人在求他赴死。

邓布利多离开了，床边他的位置上留下了一张选举会场的入场券，和一个门钥匙——一只精巧的蛇形胸针。他轻轻将它戴在了心口。

死期未至

盖勒特静静地躺在地上，身上布满尘土，神情近乎安详。阿不思突然觉得，如此平和的姿态与他如此不相配，这个人总是随时随地释放着能量，热烈到势不可挡，好像一团永远都不会熄灭的火。而此刻，他本就苍白的面容失去了仅有的血色，他熟悉的魔力消散到空气中，直到最后一丝生气离开了他的躯体。

他死了——阿不思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这个认知如一记重锤直击他的心脏，让他一阵眩晕。

天旋地转中，阿不思急吸入一口气苏醒过来，他在黑暗中瞪大了双眼，眼前还是盖勒特了无生气的模样，狂跳的心脏像是要跃出胸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几秒后，他才意识到，窒息感并非错觉，血盟的银链束缚住了他的脖颈，血誓瓶漂浮到他眼前，红光扑闪，像是在发出某种警告。

怎么了？阿不思坐起身，不解地握住发烫的吊坠。毫无预兆地，一个念头闯入脑中，他喃喃道：“盖勒特有危险？”

血誓瓶开始在他的手心微微颤抖起来，就像是……就像正经历着剧痛的人一般，很快，它的光芒黯淡了下去，开始缓慢而不规律地闪烁着，像是逐渐微弱的心跳。这让阿不思慌了，他从坐变成了跪，紧握着只剩下一点余温的血盟。

“他在哪儿？”他无助地对着空气发问，像是一句祈祷，他紧攥着血盟，闭上了眼，“带我去他那里……”

当他再次睁眼时，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烟雾，若不是刺鼻的气味告诉他这里是爆炸后的废墟，他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到了死后的世界。

烟雾逐渐飘散，他低下头，意识到自己正跪坐在一块巨大的混凝土碎块上。他缓缓抬头，眼前与梦中如出一辙的画面让他的心脏漏了一拍。

盖勒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老魔杖被撇弃在一旁。周围还有其他几个倒地的人，他们的身影正逐渐从烟尘中显露出来，同样地面无血色，同样地了无生气。阿不思慌忙伸手探向他的脖颈，慌乱中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摸到了微弱的脉搏。

若不是血誓瓶的光芒还未完全熄灭，他或许会以为他真的死了。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始一遍遍施起了治疗咒。快快复苏、愈合如初、恢复活力……

有人声从不远处传来，阿不思的余光里有魔杖闪烁的荧光。

“那个人是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嘿！你是谁？”那个声音的主人走近了，男巫向他发问，“你说德语吗？”又在看清盖勒特面容的瞬间，对阿不思失去了兴趣，他瞬间用魔杖直指向地上垂死的人，向周围喊道，“嘿！我找到他了！现在立即执行……”

在阿不思反应过来之前，眼前人就被绳索捆住，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让他自己都惊讶地搓了搓手里的魔杖。陌生人的眼里闪过一丝惊恐，他张开嘴——下一秒，一道无声无息就封住了他的嘴。

啊，他都做了些什么啊。阿不思一时有些慌张，他甚至不能确定周围这些奄奄一息的人是不是盖勒特的受害者，但他此刻就站在这里，维护着一个公众之敌。

有更多人开始向这边聚拢，在他仍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声近乎呓语的呼唤吸引了他注意：

“阿……不思？”

盖勒特醒来的时候，只能勉强睁开一只眼，而眼前无疑是阿不思·邓布利多，脖颈里戴着他们的血盟，手里挥舞着老魔杖，在逆光里好似某只坠落人间的天使。他确信自己是因为脑震荡产生了幻觉，直到被他叫到名字的人跪到他身边，一手揽起他的肩，他一只眼也能看得清对方眼里真实的担忧——不可思议。

“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阿不思语气急促，而盖勒特却只想好好享受这一瞬间，他眼睛上翻，鼻腔里尽是死亡的气息。他们说，人死前，一切都会放慢。

“快点，盖勒特，告诉我你的住处。”

有脚步声逐渐逼近，盖勒特皱了皱眉，他还动弹不得，灵魂像是脱离了肉身，他一个人显然是无法幻影移形的，但要他引自己的宿敌进入大本营……

“拜托了，盖勒特，”阿不思在他耳边请求道，又突然拔高了声调，“你一直知道我在哪里，却……却不告诉我你在哪儿，这不公平！”

这话让盖勒特的唇角弯起了一道弧度。好吧，如果他非要这样说的话……

“为什么？”盖勒特半躺在被垫高的枕头里，吃力地问道。

此刻，死亡的阴影逐渐散去，肉身的疼痛开始回归。他咬住下唇抑制住吃痛的闷哼，看向面前为他清理血污的人。

阿不思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终于开口：“还不是时候，”他避开盖勒特的视线，“你要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了结。”

盖勒特为他的话发出一声轻笑，却因为胸腔的疼痛呛成了咳嗽。这回，他终于不得不发出痛呼，然后用抗议掩饰道：“嘶——你到底会不会疗伤。让专业的治疗师来！”

盖勒特从麻药帮助下的沉眠中醒来时，阿不思已经一如预期地不见踪影了。他偏头看向床头柜，老魔杖下压着一页纸，上面记着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阿不思的字迹——末尾还有一句不轻不重的威胁：“你欠我的”。

祸根深藏

格林德沃将手中的老魔杖瞄准了床上的人，这个人正处在魔法诱导的沉眠中，直挺挺地仰面躺在柔软的被褥里，对周围的危机一无所知——也可能有一丝感知，格林德沃看着他皱紧了眉头，干裂的唇瓣微分，无意识地叹出半声呻吟。

阿不思·邓布利多——伟大的白巫师，他的宿敌和另一半，他预言里的复仇天使——此刻正在与死神作着垂死挣扎，又或者，他已经选择了投降。

可笑！格林德沃持杖的手抖得厉害，他靠近一步、又一步，直到杖尖抵到了那人的额角。用过无数遍的咒语就在唇边，他几乎就能说出口，然后记忆就会屈服于他的命令排列重组，直到一切痕迹都被抹去。他只需要开口，只需要一句简单的一忘……但他咒骂了一声，甩开了魔杖，转身重重地坐到了床边。

可作为“[镜子里的陌生人](#)”的前因。

格林德沃从没有这般摇摆不定过，他这副狼狈模样简直和身边的这个人一样可笑。

他无意间轻轻触碰到了邓布利多搁在身侧的手，令他全身一搐，即使是被魔法剥夺了意识、压制了感知，疼痛的神经反射似乎依然能抵达他不堪重负的大脑。格林德沃回过头，看着邓布利多的手臂上蜿蜒缠绕着的触目惊心的绛紫色疤痕，从手心的那道旧伤处起始，直达心脏。他不得不移开目光。

所有的治疗师都表示，他活不过凌晨——那帮废物，就好像通过所有这些明显的迹象，他还看不出来生命正在快速地从这具躯体中流逝一般。

凌晨……也就是说他还有几小时时间。格林德沃翻身上床，蜷起身小心翼翼地避开怀中人的手臂，将头凑近他的心口。虽然微弱，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着。自从他们签订血盟，他们的心跳就保持着同样的速率，像是一个最稳健、最无法否认的证明。而现在——格林德沃闭上眼，侧耳倾听——邓布利多的心脏不规律地挣动着，像是一枚即将燃尽的彗星，再与他的没有半分干系。

他还有一点时间……一点时间……一点……

数日前

眼前，天花板上石板的缝隙错综复杂，他已经从中分辨出了许多画面——神话传说的场景、熟悉和陌生的人脸、数十年未得见的自然景观……他闭眼，再睁眼，又是一日，同样的画面。

耳边，是水滴落窗台的声音，他伴着这个声音入睡，伴着这个声音醒来，循环往复。除此之外，周围寂静无声。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发声，还能交流，不确定自己是否清醒，还是早已疯癫。无人确认，无人在意，无人记得……

格林德沃睁开眼，觉得过了一世纪那么久。但他早已不惊讶了，反复出现的梦境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开始时，他会惊恐、会迷惘，会急切地寻找出路。但事到如今，他意识到这样深可见骨的孤独可能注定是他的

终局。这次竞选的失利或许更让他朝那个方向走了一步——他几乎可以听到某个虚无缥缈的命运之神在对他的徒劳无功发笑。而更可笑的是，他甚至知道，这个预知梦中的画面来自哪里：纽蒙迦德的塔顶。所以，他将被禁锢在他自己一手建起的堡垒内，简直是专门为了印证“自掘坟墓”的黑色幽默。他隐约知道，这像谁会作出的决定。

格林德沃起身打开窗帘，一抹暗红的影子划过窗前，它看起来像是克雷登斯的凤凰，从昨天起便一直在附近盘旋。这着实奇怪，但格林德沃不确定它要什么，便选择了忽视，他有足够多要忙的事。

与他的反对者所期待的恰恰相反，竞选失利没有让格林德沃的士气和支度大大受损，他们反而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信和全球各地的合作邀约。况且，现在他是自由身了，出入各国组织行动方便了许多，他便将计划的版图放大了不少——除了英国，英国魔法部依然对他的赦免令持执拗的怀疑态度。他没有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的来信，没有一丝关于邓布利多的消息，甚至连各大报纸都只是在选举后紧急发表了几篇关于“麒麟选择的男人”的报道，随后便齐齐销声匿迹了。

格林德沃埋头在工作中，阻止自己多去考虑这件事。即使命运早被刻下，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无法停止反抗。但很快，又一个突然降至的预知梦向他证明，命运并不是无法改变的。

当格林德沃半夜惊醒，他的耳边还能听到人群欢呼着他的名字，声音里渗透着崇敬和喜悦，像是吟诵着一个圣人的称号。他胜利了，他们说，巫师胜利了，麻瓜将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役畜，而格林德沃是他们的英雄，他们的王。他手握老魔杖站在高塔之上，俯瞰着眼前一半的欢腾，一半的恐惧，但他只是搜寻着某个人的身影，他不在这里，他在任何地方。格林德沃再次低头，脚下是万丈深渊，他看到黑暗向他扑来，狂热的欢呼声依然萦绕耳际……

几秒内，格林德沃稳定了一下心绪，他需要确认这意味这什么，便立即起身，披上睡袍去到书房。由于纽蒙迦德的防护魔法，猫头鹰不可能找得到路，一切信件由多个转送点传递。他命人连夜调查了是否有遗落或被扣押的消息。邓布利多——即使他知道联络方式——确实该死地一次都没

有联系过他，但美国方面报告说有奎妮的来信，但因为是叛徒，没有递上来。

得到来信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了，看来她接连寄了好几封。格林德沃一把撕开信封，信里讲述着他的想象中最坏的可能——

“他不想让任何人联系您，特别不能是我，但是……”

“他病了……”

“虽然我知道您一定不想收到我的消息，但或许您可以帮他……”

“……我知道，您也想要帮他的，是吗？”

“求求您，他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格林德沃来到纽蒙迦德主塔边的吊桥上，克雷登斯过去经常喜欢在这里放飞他的凤凰，欣赏它在群山间飞舞的风姿——即使他们都知道，时间不多了。

一阵风从身后袭来，一抹灰烬落在他的眼下，好似一滴泪。凤凰如愿飞到了他的面前，立在栏杆上，过分认真地直视着他。

“你不是克雷登斯的凤凰。”这是一句陈述句。这回，他终于得以在近处观察它，才意识到了些微的区别。这只凤凰胸口的羽毛颜色呈更浅的金色，但与克雷登斯的那只一样失去了凤凰该有的风采，像是一团即将熄灭的火，在不断堆积的灰烬里翻滚挣扎。

陌生的凤凰发出一声轻啼。

“你的主人，他快要不行了，是吗？”格林德沃伸出手，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凤凰亲昵地凑上前，“那你不在他身边，来这里做什么？”

他看着手心留下的焦黑痕迹，但这只鸟儿满心信赖地蹭着他的手心，让他都不敢弯曲手指，它看起来像是一碰便会碎成一团灰随风散去。

“带我去你主人那里，好吗？”

凤凰扇了扇翅膀，又发出一声啼鸣。

“你们别想踏进我的地盘半步！”

格林德沃一推开猪头酒吧的门，便被劈头盖脸袭来的一顿攻击堵在了门口。他挡下了攻击，却被扬起的尘土呛得咳嗽了几声，挥了挥杖清理了一下衣物。

“怎么是你？”

格林德沃迎着那个震惊的嗓音抬眼看去，只见阿不福思摆着决斗的姿势，杖尖直指着他。一个女巫也握着魔杖，一脸惊惶地站在他斜后方——是纽特身边的那个助手，格林德沃想了起来。

“否则应该是谁？”他走进屋，凤凰从开着门轻悄地飞入，落在他肩头，又弄脏了他的外套。

“不许过来！”

阿不福思怒吼的同时，女巫已经道出了答案：“魔法部……”

阿不福思瞪了她一眼，但她继续说道：“英国魔法部，要来带走邓布利多教授，说是为了治疗……”

“屁话！”阿不福思打断道，“他们就是想封锁消息，守着他和他脑子里的情报一起消亡！”

“所以说，阿不思真的病危？”格林德沃又上前一步，让面前的两个人更加紧绷，“他在哪里？客房吗？”他瞟向楼上。

阿不福思冲他高举魔杖。“你别想接近他。”

“看来是猜对了。”格林德沃抬脚便往楼上走，头也不回地挡下阿不福思从身后袭来的攻击。

他在挡下阿不福思的最后一道恶咒时打开了客房的门，眼前的画面令他呼吸一滞。阿不思一动不动地躺在床铺上，他的魔法气息微弱到几乎感知不到，左臂上攀爬着丑陋的疤痕，像是诅咒留下的痕迹。

下一秒，闯入门内的阿不福思一拳正中他的下颚，他被掀翻在地时脑内还嗡嗡作响。眼前可怖的画面让他一时连自身的痛觉都难以消化。

“我说了！离他远点！”阿不福思站在他俩之间，挡住了他的视线。那个不知为何待在这里的年轻女巫这会儿也追了上来，捂着嘴站在门口。

格林德沃花了一点时间平复呼吸。他站了起来，越过阿不福思的肩头，看向床上对周围的一切毫无感知的人。

“怎么会……”他的声线还有些颤抖。

“还不是因为你们那个该死的血盟？”

“但它已经破了。”

“你告诉我啊？！”阿不福思走到床边，指着阿不思手臂上从签订血盟时留下的疤痕处渗出的脓疮。

“他们都说，这是打破血盟导致的反噬。”门口的女巫插嘴道。

“那为什么只有他？”

“尼可·勒梅说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心境不同，或者单单是因为他当时戴着它，是它的‘保护者’，又或者……”

“不用和他说那么多，邦妮。”阿不福思打断了她。

“但是，他可能有办法……”

“阿不思说了，没有别的方法了。”说到后半句，连阿不福思的嗓音都轻了下去。

格林德沃的目光再次游移到阿不思身上，直到此刻，“这个人可能真的会死”这个念头才真正撞上了他的心头。他转头看向这个叫“邦妮”的女巫说：“你说的尼可·勒梅，阿不思一直与他有联系？我需要阿不思企图打破血盟以来，他搜集到的所有调查资料，关于这个话题的书信往来，还有知道血盟存在的人的名单。我会命人过来，协助你们收集。”他听来如此冷静自制，让他自己都有些惊讶。

他走到床边，伸手勾起阿不思的肩颈。“还有，我要带他回去。”

“休想。”阿不福思一手钳制住了他的肩，一手将魔杖盯着他的后颈。凤凰腾升到半空中扑闪着翅膀。

格林德沃微微偏头，沉声道：“如果你还希望你哥哥有一线生机，就不要挡我的路。”

伪装成纽特的模样后，格林德沃敲响了尼可·勒梅的门。

门开后，他焦急地开口：“冒昧造访，打扰了，先生，但我是为了邓布利多教授的事来的。”

炼金术师以对他来说够快的速度闪身让格林德沃进屋，示意他在桌边坐下。

“时间紧迫，我只想问问您，”格林德沃将假箱子放到桌边，搓着手急切道，“您当初在信里说的，确实是仅有的方法吗？”

“哦，古老的血魔法，将两个人绑定为一，”尼可·勒梅也在桌边缓缓坐下，“是的，打破它的方法，只有其中一人的死亡，或者丧失作为爱情基石的全部记忆。你们之前不过是打破了表面，却没有动摇根基。”

格林德沃花了一秒消化后，才突然意识到对方说了“你们”。他猛地抬眼看向对方，攥紧了口袋内的魔杖。

“没错，格林德沃先生。不必担心，你的易容技巧没有问题，”老炼金术师一挥手，打开了窗户，凤凰应声飞了进来，落到了桌面上，与他面对面，“是它提前告诉我你要来的。”

格林德沃看着他与凤凰碰了碰额头，觉得自己最近遇上的惊奇事已经不允许他对于某人能和凤凰对话感到惊讶了。

“这些，我早就告诉阿不思了，想必你的调查也引向了同样的结论，但你必须从我口中亲耳听到这个答案，是吗？”勒梅不再看他，而是忧愁地盯着眼前的凤凰，他的每一下抚摸都抖落一片焦黑。

“这是一个残忍的选择。”该死地，他当初对立誓做尽了研究，但从没了解过——从没有哪怕一刻思考过——破誓的可能性。而阿不思……阿不思恐怕将他之后的人生都花在了研究如何抹去这个“错误”上了吧。

“鉴于你现在来找我，他自己已经作出了选择，不是吗？”勒梅冷冷地看向他，他苍老的瞳仁浑浊，却依然透着犀利的光。

“是的，”格林德沃撤去了伪装，假箱子变回一根围巾，挂上他的脖颈，“您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吗？”

“血盟是古老高深的魔法，它的意志无人参得透，”勒梅也站起身，“但是我想，我们都同意的一点是，阿不思不该承受这种惩罚，更不该为此丧命。”

格林德沃沉吟着微微点头。他的眼前再次闪过那张苍白、深陷的脸。这个人花了多少夜晚选择独自赴死，他有考虑过第二个选项吗？他为什么对他闭口不提？那是一种惩罚吗？对格林德沃？还是对自己？

“但我又是谁呢？不要听我这个致力于延续生命的人的偏见，每个人对生命价值的看法都大相径庭，不是吗，盖勒特·格林德沃？”

格林德沃眯起眼，魔杖握于手心。“我与你无异，只是为全体巫师多考虑了一分而已。也请别忘了，先生，我已经是自由身了。”

“你要知道，这座城市不会忘记你的罪恶。你能在这里，和我和平对谈，只是因为共同的……朋友，” 格林德沃向对方微一欠身，便转身离开，尼可·勒梅在他身后最后叮嘱道，“不要辜负他——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他刚到屋外，那只看起来随时会燃烧殆尽的凤凰又腻腻歪歪地追了上来，试图降落在他肩头。他挥舞着双臂，将它赶到了半空中。“你究竟为什么跟着我？”他冲着上空怒吼道，“你的主人不是还命悬一线吗？而我——我！是他的凶手，”他多日来第一次失控，竟是对一只鸟，他几乎都要发笑，“你该恨我！”

此刻

格林德沃猛地睁开眼，邓布利多高热的身体让他瞬间警觉，拉起的窗帘缝隙中渗入一丝光亮——即将破晓。他能看到肆意生长的诅咒疤痕已经从邓布利多的领口钻了出来，他不敢扯开衣物去查验，他知道一切都已无济于事——除了最后一个可能。

看起来奄奄一息的凤凰从床侧的站杆上发出一声微弱的啼鸣，他翻过身伸出手摸了摸它的头颅，它依然毫不躲闪，虽然已经连亲昵地凑上前的力气都没有了。

格林德沃继续侧躺在床上，听着邓布利多减弱的呼吸。

滴答——纽蒙迦德塔顶窗沿上的水声再次在他耳边响起。那是本将陪伴他半生的声响，而现在，伴随着怀中人的温度逐渐熄灭在他手心，这个声响将被盟军的欢呼和敌人的惨叫所替代。

他将实现他毕生的梦想，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事情，他该为之振奋！

他站起身，深吸一口气，闭上眼，最后一次细细品味那些胜利的画面，那个美好如梦的世界，那个没有邓布利多的世界。

然后，他又一次举起魔杖，逼迫自己颤抖的唇道出那句过分轻易的咒语：“一忘皆空。”他放慢了速度，小心翼翼地挑拣出每一缕关于他、关于他们的记忆。他必须要抹除所有的爱意，抹除他的全部存在，才能真正斩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才能从死神手里换回一朵执拗到愚蠢的灵魂。

当他终于完成，凤凰在他身边猛地燃烧起来。一时间，格林德沃绝望地以为他做的太迟了，但随后，他看见邓布利多身上的疤痕如同枯萎的藤蔓般逐渐淡去了，好像从未盘踞过这具身躯，最终只留下手心里最初的那道。

而灰烬里，一只雏鸟也抬起了它的小脑袋，蹒跚地爬了出来。它羽毛还没长齐，但看起来是如此得鲜活。

他成功了。格林德沃惊奇地走向刚刚涅槃的雏鸟，他抬起手，但小凤凰却扑棱着小翅膀拼命地躲开。

格林德沃的手停滞在了半空中，一抹他这会儿才察觉到的微笑冻结在唇边。

“这就对了。”他看着无比抵触他的雏鸟自言自语道。重生的凤凰和它的主人都不会再记得他。

他得在邓布利多苏醒过来前把他和他的蠢鸟送回去。这个世界从今往后还会有邓布利多，但他的阿不思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格林德沃转身离开，路过梳妆镜时，注意到自己的脸颊上有一丝闪亮。他惊讶地摸过脸上的湿润，在手指间揉搓了一下。自从十六岁那年之后，他便再没流过一滴泪。这种人类因为情绪上涌而产生的液体向来让他着迷，因为这昭示着他人容易被操控的脆弱时刻。他重重地眨了眨眼。

也罢，有些事他是必须要承认的，比如落泪，比如，他现在开始是真真正正地孤身一人了。

Be My Guest

阿不思注意到，阿利安娜一整天都烦躁不安。也难怪，阿不福思难得离家那么久，也早就过了该回来的时间。

“别担心，他肯定是绕路给你找你要的玫瑰花去了。”阿不思安慰道，虽然自知没什么说服力。阿利安娜只是默默点点头，继续盯着山那头的方向，好像在期待什么天外来信——然而在这座安静到几乎睡着的小镇上，又能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呢？

但就在这时，一阵蹄子踏地的声音让阿不思从提桶边扬起脑袋，顺着阿利安娜视线的方向看去，那头的枝叶一阵晃动，随后是一大群山羊从不知何处钻了出来——阿不福思的山羊，阿不思认得出。

然而他却不见阿不福思的身影，是发生什么事了吗？阿不思心下一惊。虽说他与他的弟弟没什么情谊，但他绝不希望他的家人受到任何伤害——特别是在他的父母离世之后。

羊群围到阿利安娜身边，急匆匆地啃着草，他俩交换了一个担忧的眼神。

“我……得去找他，阿利安娜。”阿不思盯着森林深处说道，他回过头，看向一脸忧虑的阿利安娜。虽然他妹妹的精神已经稳定了许多，但他还从没扔下她独自在家，可此刻，他别无选择。

“只要你答应，不会再哭丧着脸回来。”阿利安娜一本正经地关照道。阿不思从没出过远门，他并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她说些难以理解的话是常事，他已经习惯了。

于是，阿不思急匆匆地牵过马，摸了摸阿利安娜的脑袋，最后叮嘱道：“有什么需要就去找隔壁面包房的科瓦尔斯基先生，尽量避开治安官，我……”他看了看面前山羊踏出的小道，又望向远方的山岗，“去去就回。”

~~亲爱的阿不思，~~

~~阿不思，~~

~~我知道你不会记得我。~~

~~如果我还能有一个机会~~

~~邓布利多先生，~~

~~我是这座城堡的主人，我热忱希望您能前来~~

（一大堆难以辨别的字迹，然后突然又清晰起来，

力透纸背。）

~~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

~~我很想你。~~

阿不思循迹来到一片从未涉足的庄园，但眼前的玫瑰园让他慌乱的心平静了一分。这片花园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照料了，还能看得出些许曾经被修剪齐整的模样——树木的枝干相互缠绕成心形，矮灌木被修剪成方块，玫瑰被精挑细选只剩下最最娇艳的。而现在，个中植物野蛮生长，树木高耸入云，灌木覆盖了步道，花朵争相探出围栏，仿佛要挣脱囚笼。这一切

在夕阳下倒不显得诡异，反而生机勃勃——事实上，这里是附近最具生机的地带，反而是正中的主角，那座威严的城堡，显得荒凉可怖、死气沉沉。

阿不福思会在这里吗？无论如何，他必须前去探查一番，碰碰运气。

阿不思走到虚掩的铸铁大门前，他能透过门缝看到门内空旷阴暗的前厅。“冒昧造访……我是来找我弟弟的！”他对里面喊道，虽然他怀疑这里早被废弃了。然而，门竟自己敞开了。他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现在，太阳几乎完全落山了，阴影笼罩了整座城堡。他觉得有必要修改自己先前的猜测，这里显然是住着人的，因为他能时不时瞥见烛光闪烁，还有角落里窸窸窣窣的声响——无论是什么东西，都显然在观察着他，并不是老鼠之类的动物，因为他每次回头，嘈杂声都会瞬间息止。

无论如何，他必须前进。于是，他一边呼唤着阿不福思的名字，一边小心翼翼地跟着烛光的方向往城堡深处走去。这里一片死寂，直到——

走廊边的一扇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了，阿不思一惊，但很快又鼓足勇气走上前，那是塔楼的楼梯入口。阿不思莫名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于是，他拾级而上。很快，他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

“阿不思！你来这里做什么？”阿不福思的声音让他欣喜地奔上前，隔着铁栏杆握住他弟弟的手，他从没像此刻这般高兴见到对方。

“当然是来找你！”

“快走！这里……这里有一只怪物！”阿不福思的话音刚落，一声野兽的怒吼吹熄了一旁的火炬，阴霾笼罩了整座塔楼，只剩一缕月光透过塔顶的小窗落在阿不思身前的台阶上。

“是谁？谁在那里？”阿不思站起身，面向吼声传来的方向，“是你把我弟弟关起来的吗？”

“你弟弟罪有应得。”那个可怕的声音说。

“他犯了什么罪？”

一阵沉默后，阿不思听到有脚步声接近，听起来似乎……和常人无异。
“他偷了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支玫瑰。”

阿不思笑了。事实上，他自己都惊讶他在这种状态下还笑得出来。

“你拥有那么多玫瑰，却要为了丢失一支囚禁一个人？”他对着那团阴影质问道。

“拥有很多东西，就可以随意掠夺吗？”这会儿，这只“怪物”的声音听起来不再那么可怖了，让阿不思认真地思考了片刻。“确实，”他说，“但那是我妹妹要的玫瑰，不是他的错。你要怎样才肯放过他？”

“怪物”走近了一步，虽然仍然掩在阴影里，但阿不思能分辨出他异于常人的身形，头顶上的兽角，和指尖的利爪，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幽光，一只银白，一只碧蓝，让阿不思倒退了一小步。

“如果你愿意代替他的位置……”

“不，”阿不福思喊道，“不，阿不思，你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

这可能是阿不福思说过最暖心的话，让背对着他的阿不思微微勾起嘴角。他再次抬起头，对他未来的绑架犯喊道：“站到光里来。”

几秒的沉默里，阿不思能听到对方轻轻的喘息，他没有被惹恼，也没有退缩，似乎只是在犹豫——或者拖延。终于，“怪物”缓慢地走进了月光里，展现出他的全貌。他有着野兽的身形和近似于人的面容，古怪的外形让阿不福思倒抽一口冷气，但不知为何，当阿不思望入他眼中，恐惧却像是遥远的钟声，并不能令他畏缩。

事实上，目光接触的一瞬间，他能看得出野兽眼里的动摇，着实怪异。

“你还打算代替他吗？”野兽举爪向自己示意。

“他是我弟弟。”阿不思沉静地回应道。

“是，没错，”野兽的眼里闪过一丝恼意，他提高了音调，“如果代价是终身监禁，和我这样的怪物在一起，你还愿意替代他？”

“让我最后和他待一会儿，”阿不思请求道。

几秒的对峙后，野兽终于打开了牢门，吼道：“好好作决定，因为这扇门一旦关上，就不会再打开了！”

阿不思奔入囚室内，与阿不福思拥抱。“对不起，阿不思，”他说，“抢了你的位置——一般惹麻烦的都是你，”他们一起笑了笑，“你不会真的选择留下，对吧？我知道我没你聪明，没你能干，缺我一个不会有任何问题……”

“是的，傻瓜，你说的对，”阿不思打断道，他顿了顿，然后扣住阿不福思的肩膀悄声但无比严肃地道，“所以，我会逃脱。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待在家里，等我回来，知道吗？”

“什么？”阿不福思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阿不思一把推了出去，重重地跌坐在囚室外的地上。

“替我照顾好阿利安娜——和山羊们。”阿不思迅速关上了囚室的门，门闩合上的脆响叩击在他心头，他只求阿不福思能听话不再来寻他。

“不！”阿不福思扑上前，却被一个黑影挡在了身后。

“你还是代替了他。”野兽抓着阿不福思的臂膀吼道。

“他是我弟弟。”阿不思重复道。

“他是个蠢货，”野兽嗤笑了一声，“你也是。”

听着脚步声渐远，阿不思在一片漆黑里抱起膝盖，埋头作着深呼吸。他刚作好了要长久地被困在这里的心理准备，铁门便吱呀一声被拉开了一道缝隙，然后又打开了一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吃力地推门。阿不思警惕地站了起来，紧盯着门的方向。

随后，烛光点亮了门口的阶梯。“打扰了，先生，我是来领您去您的房间的。”一个动听的声音说道，听来像是一位女士。

“遵照主人的命令。”又一个男声补充道，随后是一声清脆的敲击和男人的痛呼，听起来像是金属零件震动的声响。这一切都太古怪了，阿不思抓起墙上熄灭的火炬棍，小心翼翼地接近牢门。

“但没错，主人希望您能度过一个舒适的夜晚，”女声接着道，“您看，我们不常有客人。”

“你们是谁？”阿不思透过牢门紧张地四处张望，却看不到人影，直到他低下头——只见一只烛台在对他招手，惊得他倒退一步。

“别怕，先生，我叫文达，文达·罗齐尔，而他……”会动的烛台戳了戳一旁的时钟。

“阿伯内西，很高兴见到您。”时钟向他一鞠躬，阿不思在身后重重地捏了一把自己的小臂，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

“你们会动……会说话？”

“如您所见，”烛台一垂首，“没错。”

“你们都被施了魔法？”阿不思瞪大了双眼，“这是一座魔法城堡？”他一直想造访一座魔法城堡来着。

然而，那座自称阿伯内西的时钟发出的爆笑声打破了气氛，他再次受到了烛台的一记重击，然后便闭了嘴。

“魔法？我恐怕不会用这个词，先生，”烛台一如既往地礼貌道，然后舒展开右边的那根蜡烛，“现在，让我们前往您的房间吧。”

“我的房间？可是……”阿不思犹豫地步出囚室，牢门在他们身后轻轻地合上了，他跟着烛台和时钟——哦不，罗齐尔和阿伯内西——拾级而下。

“什么？‘这扇门一旦关上，就不会再打开了’？您也信他。”罗齐尔扭动着肩膀，阴阳怪气地模仿着野兽的语调，让阿不思今晚第一次露出一个微笑。他弯腰拾起烛台，打量着表面精巧细致的金色雕饰。

“真的是他让你们来的？”阿不思觉得不可思议。

“主人没有明说，但他一定是这样希望的。他……”罗齐尔的烛光扑闪了一下，“他只是不知道拿您怎么办才好。”阿不思眨了眨眼，思忖着这句话的意思。

阿伯内西领着他沿着廊道慢慢地走着，这座城堡比他想象还要大。

“他一个人待在这么大的城堡里，身边人还不听他的话，怪不得那么暴躁。”阿不思不知那儿来的勇气调笑了一句。

“哦，主人其实可好了，”阿伯内西接话道，“而且他也不是一直一个人……”他的话被罗齐尔的一声咳嗽打断了。

罗齐尔接过话头道：“总之，城堡现在就是您的家了，请随意参观——”

“除了西翼。”阿伯内西补充道，阿不思确定他遭到了一记眼刀。看在仙女教母的份上，他正在目睹一座烛台怒瞪一只时钟。

但他还是保持了镇定，随口问道：“西翼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阿伯内西语气慌忙，“就是一堆老旧家具，年久失修，没什么好看的……”显然，这更勾起了阿不思的兴致，但他只是向那

个方向瞥了一眼，便顺从地跟着罗齐尔转入城堡东翼，随后在一扇房门前站定。

“那么，这就是您的房间了。”罗齐尔轻轻推开门，门内是阿不思见过最最华美的卧室，令他一时目瞪口呆。

“哦，奎妮，甜心，你又在这里吗？”罗齐尔的声音将他拉回了现实。他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只见一只银白轻盈的羽毛掸子正侧卧在窗沿上，她应声飞到了半空中，似乎带着一丝被不小心捉到的尴尬。

“啊，我们有客人了？”被叫作奎妮的掸子扇动飘逸的羽毛，匆匆扫过桌椅和床面上的灰尘，“我马上为您清理干净。”

羽毛掸子小姐的动作快得超乎寻常，不出片刻房间便变得一尘不染，但在阿不思走入屋内的瞬间，她却似乎吓了一跳，一个趔趄跌落向地面——幸好被罗齐尔稳稳地接住了，还小心地避开了烛焰。

“哦，阿不思，你回来了。”她脱口而出，几乎带着哭音，让阿不思好不疑惑。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奎妮明显地一愣，然后从烛台怀里跳了出来，支吾道：“呃……您看，我、我一直都会读心术，即使是作为人的时候……”

“你们曾经都是人？”阿不思这才意识到比起魔法，这座城堡更像是受到了诅咒，他突然为这些被困在这里的人深感抱歉，“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这个嘛……”阿伯内西开口，但罗齐尔站到了他身前，继续用冷静而优雅的嗓音道：“您不需要做什么，阿不思，除了——主人会想要与您共进晚餐，您的衣帽间在您的左边，”

“是的，”奎妮补充道，“虽然都是一些主人的旧衣物，但我觉得您穿会很合适。”她兴奋地甩了甩羽毛，飞回了窗沿上。

罗齐尔似乎轻轻叹了口气，但她只是微一鞠躬：“那么，我们就一会儿见了。”

~~邓布利多~~

亲爱的阿不思，

在确信这些信你都不会读到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表达的勇气。这是一种讽刺，这是我们之间一直以来的讽刺。

无论如何，我只想说，再见到你让我很高兴，也很痛苦，非常痛苦。你的声音近在耳畔，你的温度近在咫尺，然而当我看向你的眼睛，却像是百里之外般遥远。

陌生人，它们这样叫嚣着。

我无法承受这样的注视再多一秒。

我想，我在扣下你弟弟时是有过这样可笑的、虚无缥缈的期望。你会来吗？在消失了三年之后？为了你最亲爱的、家人？但事实证明我是个愚人，这只让我更加痛苦而已。

但或许……或许我们还能最后一次共进晚餐，你不认识我，但让我见到你，让我招待你，让我触碰你——最后一次。

任何人的爱都可以打破魔咒，他们说，但从来都只有你一个解法而已——我和过去的你都知道。

你的，
盖勒特

门合上之后，阿不思的第一反应便是逃脱。他奔向窗边，向下望去，可惜这里太高了，况且，还有奎妮守在窗边……

阿不思瞥了一眼羽毛掸子，不知为何感到一股忧伤的气息。看在仙女教母的份上，他已经到了能感知到羽毛掸子暗自神伤的地步了吗？

“嗯……奎妮？”他犹豫地开口。

“嗯？”奎妮又甩了甩她羽毛尾，表示她在听。

“你为什么总望着窗外？”他好奇地问道，思考着支开她的可能。

“哦，您看，这里是整座城堡里视角最好的一扇窗，能看到城镇的方向。”

阿不思顺着她的目光望去，他眯起眼，透过浓密的森林似乎能看到微弱的星星点点，但也可能只是他的错觉。“你为什么想看到那里？”阿不思难以想象他那座沉闷的小镇有什么值得向往的。

“我的心上人就住在那里，只可惜……你知道的，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奎妮的声音轻了下去，此刻是明显地陷入了忧伤，“这才是最深刻的诅咒，不是吗？比起变成这样。”她转了个圈，羽毛如蓬蓬裙一般绽开。

阿不思为提起她的伤心事感到抱歉，他问道：“你有办法离开这里吗？”

“不行哦，”奎妮扬起一根羽毛，它刚一飘出窗外，便化作了粉末随风散去，“我们都是这座城堡的囚犯，门窗都出不去，只能保持原样，生存着。”

“这点上我们倒是一样。”想到自己成了一只野兽的囚徒，他的心情低落了下去。

“不，”阿不思感觉得到奎妮在认真地打量着他，“不一样，你是自由的。”

阿不思勇敢地向窗外探出手臂，一面微蓝的屏障勾勒出他手肘的形状，但丝毫没有伤害到他。他又向远处磷火一般的光点看去，他想起曾被他厌弃的家，想起繁琐的日常，想起生命中欠缺了什么的感受。

他不知道奎妮的心上人是谁，但那个人是唯一一个被诅咒玩弄的人吗？无论他是谁，他和奎妮，被蒙在鼓里，和被遗弃在记忆里，究竟谁更可悲呢？

“也不尽然。”阿不思自顾自地喃喃道。

“哦，都这个时间了，我得去为主人的餐厅除尘了，否则文达要不高兴的，”奎妮飞到了半空中，优雅地绕了个圈，“很高兴再——”她顿了顿，又改口道，“再一次，很高兴见到你，阿不思。”她冲阿不思点了点头，便飞出了房间。

终于孤身一人的阿不思再次思考起逃脱的方法，也不知道这座城堡里有多少会动的家具，要避人耳目还是优先考虑窗户。他瞥向罗齐尔之前说起的衣帽间，灵光一闪。

拉开衣帽间的门帘后，引入眼帘的是五彩纷呈的各类华贵服饰，从衬衣到斗篷，从马裤到礼鞋，应有尽有——准确来说，阿不思梦想过的着装全都被聚集到了一处，让他一时觉得血液上涌。

他的指尖划过一件件服饰的丝滑面料，不禁想象如果真的如奎妮所说，这些是“主人的旧衣物”，那这只同样被诅咒的野兽曾经是什么样子？又是什么受此惩罚？这些衣服的主人是真心喜爱打扮？还是对繁文缛节嗤之以鼻但必须遵从？又或者，是表面鄙弃，内心秘密向往呢？阿不思为自己脱缰的想象力暗自笑了笑。至少，他们在穿衣品味上有的可谈的。

但现在，他不得不将它们另做他用。实在是可惜了……在对这些美丽如云的服饰说了三遍抱歉之后，阿不思抱起一大堆衣物铺到卧室地板上，开始扎起了绳结。这里很高，绳梯也必须很长，阿不思扎了很久，直到——

重重的敲门声让他打了个激灵。

“晚餐的邀请，你没收到吗？”一个粗鲁的声音传来，那只野兽就在门外，听起来随时可以冲进来的样子。阿不思慌张地将那堆布料往床下塞，他难以想象如果野兽发现他试图逃跑，会怎样失控。

“等一下！”他急匆匆地思考着托辞，“我们都没交换过名字，你就想请我共进晚餐？”

“我知道你叫阿不思，”门外的声音顿了顿，“你弟弟是这样叫你的。”

阿不思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秒，这只怪物倒是意外地细心。“但我还不知道你的。”

门外的声音沉默了，这为他争取到了几秒时间。“盖勒特，”野兽终于开口道，“盖勒特·格林德沃。”

终于成功地掩盖了罪状，阿不思挺直腰背宣布道：“那么，盖勒特·格林德沃，我不会和你共进什么晚餐的！”

“你问我的名字，就是为了更好地拒绝我吗？”那个声音变得仿佛野兽的低吼，“你以为你是谁？”

阿不思刚才这么问，除了拖延时间外，也是在考虑奎妮的话。会不会一个名字能触发些什么……但现在，他可以确认自己想多了。他不但不得哪个叫这个名字的人，而且他难以想象自己会与一个如此粗鲁的人有交集！

“我是你的囚犯。你把我作为囚犯关起来，然后现在又请我一起吃饭？”阿不思靠近门边，“你是不是疯了？”

门外安静得可怕，几秒过后，一声重击让阿不思以为门就要被撞开了，但门外只传来了一句：“那好，随便你！你不和我吃，就尽管饿着吧。”他听到一声门锁的脆响，然后是沉重的脚步声逐渐走远。

阿不思冲到门前，转动门把，果然被锁住了。也好！他可以安心地实施他的跳窗大计了。

他抽出了床单和被套，一头固定在沉重的四柱床腿，一头接上他用布料搭成的足有数十英尺长的绳梯，抛出窗外。

自由近在咫尺！但就在这时，门锁又一次发出轻响。他猛地回过头。

盖勒特跌跌撞撞地奔回他西翼的书房，他的避难所。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血液冲刷而过的声响几乎覆盖了听觉。不是因为奔跑，野兽的身躯最适宜奔跑，而是因为……某种他无法定义的情绪——羞愧、愤怒、悲伤的混合物。

他拾起桌上的手持镜。“让我看看他。”他对着镜面道。镜面上一阵波澜，随后，他再次看到了阿不思，他的阿不思。他的红发略微汗湿了，凌乱地垂在额前，伴随着他的动作上下颤动，他在专注地盯着手上的什么东西——一条用五彩缤纷的服饰扎成的绳梯！盖勒特感觉自己的嘴角在上扬，虽然笑意没能渗入他眼中。不愧是他的阿不思，从来不必期待他束手就擒。

他会就此离开，然后更无交集。盖勒特叹了口气，镜面又恢复了原状，映出野兽的脸庞，那张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他将镜子重重地倒扣在桌面上，他在期待什么呢？本来就是无妄的，要囚徒爱上一只野兽？笑话。

这样或许是最好的结局，他们都可以自由了。阿不思，通过摆脱他；他自己，通过“征服”死亡。

门被打开了，一张小茶几飞也似地“跑”了进来。阿不思显然被吓了一跳，但鉴于今天已经发生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觉得一张会跑的茶几已经不能越过他自制力的阈值了。它围着他的腿绕了好几圈，随后还趴下前面的桌腿嗅了嗅他的脚。它看起来……就像一只小狗一般。

“安东尼奥，不要闹了，会吓着客人的。”伴着一个中年女性的呼唤，一辆小推车缓缓驶了进来，上面坐着一只茶壶和一些点心。

“你好，我叫巴希达·巴沙特，你可以叫我巴沙特夫人，”茶壶为他倒了一杯热茶，用温柔的语调道，“我给你带了些吃的。”

“您好，巴沙特夫人，我……我是阿不思·邓布利多。”阿不思紧张地应道，努力用身体挡住了窗口，但显然，茶壶夫人已经留意到了。

“哦，我的孩子，”他感觉对方认真地打量了自己一番，“吃过饭，再走吧。”巴沙特让一只看起来相当美味的奶黄色小蛋糕飞到了小茶几上。

“可是，盖……城堡的主人说，不和他吃就饿着。”

巴沙特轻轻笑了。“唉，盖勒特这孩子……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茶杯跃上了阿不思的手心，温暖的触感和巴沙特的语调一样暖心，“我们都会说气话，但听不听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厨房里有更多好吃的，欢迎你来，”阿不思目送巴沙特乘着推车向门口驶去。“晚安，阿不思。”她这样说着，便离开了。

阿不思留意到，她特意将门留了一条缝。

阿不思的目光回到茶几上，他尝了一小口蛋糕，不由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哼。他肯定在哪里享用过这个味道，虽然他难以想象自己有能力负担如此奢华的甜点，但他此刻的感受，就像是生命中缺失的一块拼图被寻回了一般。看来，这里也不是一切都那么糟糕。

在夜色的掩护下，阿不思躲开了守在门口打瞌睡的时钟先生，蹑手蹑脚地穿过廊道，在转向厨房的最后一个拐角扭过头，怔怔地望向通往城堡西翼的阶梯。

盖勒特坐在书桌前，认真地读了一遍最后那封信。

“主人。”克雷登斯向他打招呼道，语调里带着一丝担忧。他可能是所有的诅咒中最残酷的一个，被化作了一枚沉重到只能在桌面之上方寸之地活动的镇纸——铸铁镇纸上已经有了锈迹，但周身雕刻的凤凰图案依然清晰可见。好在克雷登斯似乎满足于守着盖勒特和他的笔迹，毕竟他的身体本就不好，向来不能过度运动。

盖勒特一把抽出了那叠永远不会被寄出的信，然后又伸手去取镇纸之下压着的老旧书信，但却被克雷登斯死死地压住了。“主人……您、您要做什么？”

该死的，这小子什么都做不好，就是敏感到近乎通灵。

“放开，克雷登斯。”盖勒特透过尖牙威胁道。

“不、不要！”

但盖勒特毫不留情地抬爪扇开了他——力道恰到好处。然后夺过信纸，走向熊熊燃烧的壁炉。

烧了那些信，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低语，烧了它们，你会好受些。

我会吗？盖勒特用指腹下意识地摩擦着老旧信纸粗糙的表面，上面是熟悉的字迹一遍又一遍书写着的他的名字：“致盖勒特·格林德沃”、“亲爱的盖勒特”、“我的盖勒特”……

“盖勒特·格林德沃，我不会和你共进什么晚餐的！”阿不思的声音又在他的耳边响起。

他猛地举起手中的纸张，向火舌伸去。

“主人！求您了，”克雷登斯在身后恳求道，“阿不思会伤心的。”

“阿不思已经死了。”

“他没有，”克雷登斯用难得的坚定语调道，“还没有。”

盖勒特内心叹了口气，他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抬眼望向窗边小桌上的玻璃罩，在月光下闪着动人却脆弱的微光。他没想到，烧几封信会是如此艰难的事，好像烧的不是纸，而是某件跳动的活物一般。这几年的第一次，他感觉有什么灼烧着自己的眼眶，野兽也能落泪吗？

最终，他收回了手，将那些泛黄的纸页丢回桌面上。克雷登斯急匆匆地蹒跚上前，充满保护欲地将它们理好，稳稳地垫回身下。

果然如阿伯内西先生所说，西翼一片破败，倒不像是被废弃，反而像是遭到了刻意的暴力毁坏，阿不思难以想象这里发生过什么。

走廊尽头是一间书房模样的屋子，看起来被维护得最好。他在门口的一副画像前驻足，看得出这是一个人的肖像，但画布被撕扯得残破，只分辨得出几缕蜷曲的金发和一双眼睛自信满满地瞪着来人。阿不思走近几步，一片昏暗中，他只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双眼睛，但在月亮从云层中挣出之前，他便转身离开了。

他缓步进入书房内部，小心地环视四周。他一直有种古怪的被偷窥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这座魔法城堡里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活物，他也见怪不怪了。

窗边的一点闪光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只精巧的小桌上立着一只玻璃罩，里面的什么东西在闪烁着浅红的微光。

阿不思走上前，好奇地观察着，罩子里悬浮着一只看起来像是吊坠的物什。他弯腰细看，不由瞪大了双眼，他从没见过如此美丽之物，菱形底座上的镂空雕饰如藤蔓一般衬托出中央的一颗晶莹的宝石，其中闪烁着的的光芒似乎与他的脉搏同步，仿佛有生命一般地呼吸着。但他能看到吊坠上有一道清晰的裂痕，还没有完全将它劈成两半，但已经触及了那颗律动的核心。

这样的美丽之物看起来不该被这样展示在玻璃罩内，它该被戴在某个爱它的人的脖颈里，时时刻刻被体温温暖着。阿不思这样想着，不知为何难过了起来。他掀起玻璃罩，向它伸出手——

“你在做什么？”透过野兽的怒吼，阿不思几乎没分辨出这句话。

“我没……”阿不思慌忙放下玻璃罩，退后几步。

“你知不知道你差一点就毁了一切？”自称盖勒特的野兽冲上前，双手扶着钟罩认真检查着那枚吊坠，“出去……”

“什么？”

“离开这里！滚！”盖勒特就像真正的野兽一般冲他发出咆哮。

阿不思扭头就跑，他觉得自己的双手都在颤抖。

他抓过门口衣架上的一件斗篷便往大门冲去。他听到有人在喊他名字——文达还有阿伯内西，在劝说他留下。

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再在这里多待一秒了。或许是通灵性的城堡知道是它的主人把他逐出的，大门为他打开了。所幸他的马还被拴在花园里，阿不思头也不回地扎入夜色中，不顾面前漆黑一片的森林和远远传来的昭示不详的狼嚎。

“您就这么把他赶走了？！”文达用两边的烛架叉着腰，气愤地问道。盖勒特停下了来回踱步，申辩道：“呃，我没……我说离开‘这里’——这间房间——没说离开这座城堡！”

“这在我听来就是逐客令。”巴希达在一边插嘴道。

“这可是您最大的希望了。”阿伯内西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哪个蠢货把守在门口，还把人守没了。”文达挖苦道。

“这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巴希达忧心忡忡地望向门外，“这个时点饿狼出没，回小镇的路途遥远，我恐怕……”

“那您就必须去救他了，主人。”奎妮扫了扫盖勒特的肩，被他烦躁地挡开。

“我出不去，你们知道的。”盖勒特紧皱着眉盯着门外，隐隐传来的狼嚎让他感到一丝切实的忧虑。

“但如果是为了阿不思，谁知道呢？毕竟他是导致这个诅咒的源头，不是吗？”阿伯内西难得地拔高了音调。

“难得会思考了呀，阿伯内西，”文达嘲讽道，“您有必要试试看，主人。”她离得过近了一些，盖勒特觉得自己的尾巴都有些灼痛。

巴希达若有所思地点着头道：“俗话说，爱情之下，任何事物都会低头。”

“又是哪位名士说过这句话吗，巴希达？”盖勒特烦躁地甩了甩尾巴。

“你那么多书，总有一本里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巴希达看起来有些生气了，壶口都冒出了蒸汽。

“爱情……”盖勒特重重地摇了摇头，“就算有，那也是过去的事。过去的阿不思已经死了，过去的我也是。”

“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主人。如果您不追出去，现在这个阿不思也会死的！”文达敦促道。

“如果我出门，毁了你们所有人，可不要怪我！”

但当门外传来又一声无比清晰的狼嚎，盖勒特觉得自己不需要更多的劝告了。他深吸一口气，扭头奔向那面荧蓝的屏障。

有什么微凉的东西触及了他的脸颊，撩开他的发——一只手？是谁？

“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一个稚嫩但温柔的声音问。

盖勒特从叠在膝头的双臂间抬起头，看向那个陌生的男孩冰蓝的双眼，八九岁的模样，一脸略带好奇的担忧。

那张陌生的、模糊的脸庞逐渐聚焦，在光线的不断变换下渐渐成熟起来，他在长大，他记得他的每个模样，时而在笑，时而忧伤，时而俏皮，时而严厉，但那双深邃、温和的眼睛从未变过。他一直在他身旁，他看起来如此熟悉，一个名字触手可及——

「阿不思」

脑中蹦出这个单词时，他的心不知为何一阵生疼，他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呜咽。

幸好，脸上凉丝丝的触感没有消失，反而更紧地贴上他的肌肤。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倦意，下一秒，他便又陷入了黑暗之中。

当眼前再次被点亮，面前依旧是那张熟悉的脸庞，然而那双蓝眼睛却溢满了悲伤。是他……做了什么吗？

“拥有很多东西，就可以随便践踏吗？”阿不思质问的语气里带着绝望，“那我算什么？你的一件藏品吗？”

他举起手，他的手里握着的东西反射着七彩的光。一时间，他深情地盯着手心，但下一刻，他将手里的东西大力掷向地面。

「不——」盖勒特试图高声呼喊，耳边却悄无声息。他想尖叫，却发不出声音；想扑上前，手脚却不听使唤，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扑闪的光点坠向地面。

叮——

盖勒特猛地睁开眼，上半身下意识地床上弹起，大口地喘息着。

“躺好，不要乱动。”那只微凉的手又搭上了他的肩，施了一点力，想让他躺回床面。

盖勒特扭过头，惊讶地看向床边的人，一时分辨不清梦境与现实。他试探性地喊出那个名字：“……阿不思？”

“对，是我，”阿不思似是叹了口气，“你还好吗？还记得昨晚的事吗？”

哦……现实的记忆这会儿才涌回他的大脑，让他感觉一阵晕眩。

“我、我需要……”他挣扎着想要起身，他需要去书房，他要确认他的血盟吊坠还在……

“等、等下，”阿不思试图拉住他，“你还不能下地。”

确实，在阿不思把话说完之前，盖勒特便意识到自己的腿完全不足以支撑他的体重，他重重地跌坐到地上。他发出一声茫然的低吼。他这是怎么了？他隐约记得自己为成功破出屏障欣喜若狂，自由的空气灌入肺部让他忘了周身的痛楚，记得循着蹄印和气味赶往阿不思的方向，记得眼看着阿不思连人带马落入冰湖时心下一凉，然后……

阿不思跪到他身边，气冲冲地道：“说了不要乱动，就不会跌痛了。你现在是病人。”

“如果你没有逃跑，我就不会生病了！”他为自己目前的状况倍感挫败，他被诅咒三年来都没觉得如此虚弱过，他抬起自己粗壮笨拙的前肢，“我在你看来，是擅长游泳的样子吗？”

“如果你没有恐吓我，我就不会逃跑了！”阿不思毫不让步，“跳什么冰湖，我自己会游泳！感冒了吧！”

“谁让你跑去西翼，动我的东西！”盖勒特提高了音调。

但阿不思的声调更加响：“谁让你乱发脾气，否则也不会孤身一人了！”

这下，盖勒特没了反驳的话，他垂下嘴角，绷紧了下颚，将头重重地偏向另一侧。阿不思似乎也为自己的话惊到了一下，他揽着盖勒特的肩试图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帮我一下，从地上起来，”阿不思说，但盖勒特纹丝不动，“拜托了，盖勒特！”

盖勒特终于用鼻音哼了一声，挣扎着爬回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让阿不思为自己重新掖好被子。盖勒特继续别过头假装看着窗外，余光里，他看到阿不思坐回了他的床边。事实上，阿不思正身处他的主卧这件事他到现在还没完全消化——他以为他永远不可能见到这幅画面了。而且，阿不思看起来并不反感触碰到他，这令他惊讶地摸了摸自己肩头刚才被触碰的所在。

他俩就这样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阿不思率先开口了：“那个……吊坠，是一个和重要的人许下的誓约，对不对？”阿不思一边回忆一边接着说，“我家有一本记载了各种古老传说的书，我是在那里读到的。我一直很感兴趣来着，但没想到真的有人实现了。”

盖勒特抬爪揉了揉额角，简短应道：“是的。”而且他还很想把那本书要回来，那是阿不思最后一批借走的书，在他们……决裂之前。

阿不思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总之，还是谢谢你救回我的马。”盖勒特再次用鼻音哼了一声。

阿不思叹了口气，伸手拿起他搁在床头柜上的那本书。“我也没想到你是会读诗的人，毕竟‘诗歌，在提升灵魂的同时——’”

“‘也使它宁静。’”盖勒特接上话头，与他异口同声道。那是这本诗歌散文集中的一句，显然，阿不思还在笑话他的脾气，他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脾气，但这个暗讽一点也不好笑！

阿不思有些惊讶地打量了他一番，轻道：“总之，能在你床头找到下篇也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巧合，我家里只有都被我翻烂了的上篇。”

是的，它们本来是一册呢。盖勒特心想。

“你……一直都在这里吗？”盖勒特小心翼翼地问道。

“否则呢？”阿不思挑眉，“我是你的囚犯，不是吗？”

“不，”盖勒特避开他的视线，然后逼自己开口，“你只是我的……客人而已。”

“客人的停留都是有期限的。”阿不思翻着书页，心不在焉地指出。

盖勒特咬了咬牙道：“到我完全康复为止，”盖勒特的话让阿不思惊讶地抬起头，他匆匆扯开话题，“而且，别老看这些矫情的诗。等我好些了，我带你去看我的图书馆。”

“你有自己的图书馆？”阿不思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亲爱的阿不思，

你步入图书馆，仰头环顾四周的表情，我肯定会铭记到最后一刻，和你多年以前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时如出一辙——是的，我还记得，而我炫耀的心情恐怕也一如当初。

「你全都读过吗？」你随口问我。「不，有些被借走了，一直没还回来。」我对自己答道。而你已经急匆匆地爬上书架的楼梯，翻找起来。

「有那么书，你肯定一辈子不会寂寞了。」你又说，而我只是站在下方看着你，我觉得自己可以就这样长久地注视着你。

我想我开始有点接受，甚至享受面对对曾经一无所知的你了。我带你参观各处，收藏室、会客厅、宴会厅……小时候最初带你进入城堡时的表情——在你的脸上重放，将我这只奢华得了无生气的牢笼缓缓点亮。当初，一如今日。

你不会记得在这些地方上演过的事，它们曾经也属于你，本该一直属于我们。如果我没有……

当初，我以为我的家族、我的名誉、这座城堡是我的一切，而你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我错了，没有你，我并不知道它们存在的意义。如果你再问我一次……你会再问我一次吗？

你的，
盖勒特

阿不思早已习惯了简单平静、与家人共处的生活，他从不觉得自己需要别的什么人，活得坦荡而自在。而现在，他发掘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他交到了一大群新朋友——虽然他们没有人的身形，但随着盖勒特一天天恢复体力，他却觉得更迷茫了，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快乐？又该不该感到快乐？

但他可以确定的是，这只叫盖勒特的野兽一如阿伯内西所说的，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可怕，他有很多面，很多他所不知道的东西。

每天早上，他的床头柜上会有一小碟金黄色的糖果作为问候。他第一次见到时相当不确定，但当他小心翼翼地剥开一颗放进嘴里，酸甜的味觉让他眯起了眼，他能字面意义上地感受到脑内绽放的烟花。

从餐饮到着装，城堡的主人和他的仆从们似乎知晓他的所有喜好，仍然以囚徒自居的他似乎确实感受到了宾客的待遇。

阿不思原本以为只是盖勒特暂时体虚的缘故，但随着他逐渐在城堡内安顿了下来，这位野兽模样的主人似乎也真的温文尔雅了起来，他从不逼迫他做任何事，就连吃饭时都在餐盘前摆好了书立，遮挡了彼此的视线。有时候，阿不思会从书本顶部抬眼，向桌那头偷瞄，戴着领结、穿着燕尾服、彬彬有礼的野兽看起来有些滑稽，但他似乎确实专心于他的书本和食物，丝毫不露破绽，阿不思便又悻悻地收回目光。

整座城堡里他最喜欢的角落，是图书馆里的那张红色的靠椅。他会斜靠在那儿翻看着盖勒特推荐的书册。有些段落边的留白处会记有小字批注，似乎是什么读不懂的外语，阿不思一开始都忽略了，但后来，当他集中精力，他惊讶地发现，他能多少拼凑出意思，简直像是头脑突然开窍一般，

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有一次拿着实在看不懂的部分去问盖勒特，盖勒特便解释给他听。这是德语，盖勒特告诉他，是他的母语。

后来，阿不思翻出了一本字典，对照着看。虽然读得艰涩，但因为那些批注甚是有趣，时而甚至比书的内容更有看点，和他的想法也有许多吻合之处，所以他总会选择停下翻页，认真地琢磨一番。这也是住在这座城堡的乐趣之一。

而另一大乐趣，便是门外的那片玫瑰园。在坐在窗边欣赏了好几天之后，阿不思决定出去摘一些鲜花回来，装点一下前厅的那只空空如也的花瓶。

他起了个大早，带着他最爱的——被盖勒特鄙弃的——诗集向玫瑰园走去。大门如他所料地为他敞开了，他像个真正的休闲旅客一般躺在花园的草地里享受着日光，然后在将近正午时分，采了一大把鲜红的玫瑰返回城堡。

就在他站在花瓶前琢磨怎么摆最好看时，茶煲太太的声音传来。“阿不思！原来你还在这儿呀？”她慌张张地问道。

阿不思疑惑地透过花朵看向她：“我只是去了趟花园呀。”

“盖勒特以为你离开了，”巴希达摇着小推车凑近了一些，“他又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啦。”

一声低吼从城堡深处传来，阿不思猛地抬起头，忧虑地看向西翼的方向。“我去看看他。”他抱着他的玫瑰匆忙拾级而上。

自从上回西翼发生的意外，阿不思便没有再去过那附近。他摸索着来到走廊尽头，在紧闭的书房大门前站定，深深吸入一口气。

“阿不思？”里面传来盖勒特的声音，夹杂着惊喜和难以置信，他这是……闻到了他的气息吗？

阿不思推门而入，正如他所料，城堡的主人正蜷缩在窗沿边，面前是那枚困在钟罩内的神秘吊坠。盖勒特跳下了窗沿，上下打量着他，欣喜道：“你回来了？”

“我又没离开过。”阿不思笑着走向盖勒特，路过时将手里的玫瑰放到书桌上，只余一支握在手中。桌上似乎有什么动了动，但应该是他的错觉。

他站到盖勒特面前，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野兽的身形比他高了不少一头，他必须垫脚才能够得到。“嗯，看起来你已经好了不少。”

“不、不，完全没有。”盖勒特有些慌张地道，“我还头晕。你闹这么一出，我更头晕了。”他向后靠坐在窗沿上，一脸虚弱的样子。

阿不思挑眉轻轻一笑。他想起他们刚见面时剑拔弩张、一惊一乍的模样，只是几天的功夫，他已经快记不得这张脸上的那种令他恐惧的表情了。

“我只是去玫瑰园里摘点花儿而已——不是偷！你看我都带来了。”他端详了一下手里的这支，然后缓缓地一片片扯下花瓣，让它们散落在钟罩周围。他余光瞥见身边的盖勒特似乎在盯着他的动作，嘴唇微动，但阿不思只是假装不在意地随口问道：“你一直没和我说过，那个‘重要的人’的事，竟能创造出这么美丽的东西。”

“这原本只是我的一个普通的祖传挂件，我们照着你读到的方法作了仪式，没想到真的成功了。”盖勒特含糊其辞道。阿不思问的是那人，他答的却只是那事。看来这是这只心思细腻的野兽不愿意多谈的话题。

在他扯下最后一片花瓣前，盖勒特握住了他的手腕。“你既然已经来了这里，想去看看我最喜欢的角落吗？”

他们沿着狭窄的阶梯一路向上走去，走得相当缓慢，走一会儿，盖勒特还要停下来歇息一下——虽然阿不思怀疑盖勒特是佯装出来的，但他什么也没说。

当他们终于抵达阶梯尽头，他意识到，盖勒特喜欢的角落还真的……就是个角落。那是整座城堡最高的尖塔的塔顶，盖勒特告诉他。倾斜的屋顶割裂出一个狭小的空间，只能透过一扇小窗眺望外界。小窗倾斜的角度刚刚好，既能仰望天空，也能远眺地平线的方向。

盖勒特似乎确实喜欢待在这里，地上铺着一张看起来相当柔软的毛茸茸的毯子，一旁还放着一小叠书。

“我不能离开城堡，除了……差点要了我的命的那次，你知道，”盖勒特望着窗外道，“连窗户都不能探出，但从这里，当你向外眺望得足够

久，你会觉得，仿佛一切束缚都不存在了，真的就像置身在你眼见的星空和大地之间一般。”

阿不思默默地望着他的侧脸，他异色的双眼因为憧憬闪闪发亮。这是一个非常诗意的意象，他想这样评价，但又显得过分不痛不痒，于是便住了嘴。他觉得胸口微微刺痛。他也曾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束缚和憋闷，但和这样的监禁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幸盖勒特似乎没在期待他作答，他只是指着面前的花园宣布道：“你看好，从这里，我可以从这头看到那头，”他认真比划着，然后扭头看向阿不思，“以后你出门，不允许出离这块区域。否则我会……”

“你会？”阿不思歪头问道。

野兽收回了目光，低声道：“我会担心的。”阿不思注意到他蓬松的尾巴正烦躁地扇打着地面，抿唇一笑。

“知道了，”阿不思见他在毛毯上坐了下来，似乎想继续在这儿待着，便接着道，“那你也和我去看看我最喜欢的角落吧？”

盖勒特笑了。“我当然知道你最喜欢的角落在哪里。你去吧，我不必打扰你看书。”

阿不思挑起一边的眉毛。“我是这里的客人，记得吗？你不该尽心竭力陪伴你的贵宾吗？”

盖勒特怔怔地看着他，但他的嘴角终于上扬，露出的犬齿却不再可怕。“乐意奉陪。”

阿不思打开一本被翻得破旧的红皮书——封皮上记着马库斯·西塞罗的名字，显然是被偏爱的一册，毕竟这里的多数书籍都被保存得很好。阿不思能领会它的魅力，他自己就很喜欢。

一张金灿灿的糖纸从布满批注的书页间滑落到阿不思手心。“这是我房间里的那种糖果，是吗？”阿不思看向盖勒特问道，微微一笑，“我也想过拿它作书签来着，看来被人抢先了。”

盖勒特接过糖纸，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她……和那位与你宣誓的，是一个人吗？”阿不思继续发问。

盖勒特小心地将糖纸夹回书里，然后带着古怪的表情看了看他。“确实，‘他’是。”他略带调笑的语气让阿不思不太舒服。

“说起来，你对偶然撞进这座城堡的每个人都那么周到吗？”阿不思想起最近莫名接受的各种待遇，令他起疑的各种线索，和老是被搪塞的问话，他从来是喜欢解谜而不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这种隔着一层纱的感觉让他难受极了。

盖勒特呛出一声轻笑，但在阿不思的怒视下马上严肃地板起脸。他清了清嗓子。“首先，你不是‘偶然撞入’的，”他将红皮书放回了书架上它原来的位置，手扶在书架边，然后扭头回看向阿不思的双眼，“其次，不，并不是。特别是，我不会让‘随便哪个人’看到这一——本书。”他夸张地拉长了语调，同时手指轻轻一拨，不知按了哪个机关，书架便像一扇门一般左右分开，背后是一间狭小但精巧的密室。

阿不思瞪大了双眼，盖勒特得意地笑着走了进去。“这样一座城堡有各种密道机关，也不奇怪吧？”

亲爱的阿不思，

你回到我身边这件事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但贪得无厌如我还在期待第二个奇迹。

你不知道你说起过去的你的时候有多可爱，我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忍住不露声色。

原谅我不能道出真相。因为那对如今的你没有意义，因为无论我多想要你的爱，我都不能催开一支玫瑰。

但我还是忍不住带你看了那本书，那本属于我们童年的故事集。我讲起魔法和死神，讲起隐身和复生，我以为你会笑话我迷信童话。但不知为何你没有——一如当初。我的确一直幻想着踏上这样一条征途，但当我拥有天下所有的自由的时候，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却信了。而现在，我真心渴望，却早已彻底失去了自由。

当你真诚地问我，有什么办法能解除我的诅咒时，
我只想把你摁在桌上狠狠地吻你。但我不能，要我如何
告诉你，再复杂的诅咒只需要爱人的轻轻一吻即可化解
呢？爱人啊，我不愿接受你的怜悯。

我们之间，总得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你的，
盖勒特

“哦，巴沙特夫人，您可算来了，”文达打开门，敦促着茶煲太太进屋，“主人他吓坏了。”

“我没有！”盖勒特从里屋喊道。

文达压低了声音。“他有。”

“我听得到！”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嗯？”巴希达摇着推车来到梳妆镜前，给盖勒特送上一杯热茶，“不就是一支舞吗？你这辈子跳得还少吗？”

盖勒特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重重地闭了闭眼。“这绝对是个错误。”

“但您还是开口问了，不是吗？简直太有勇气了！”阿伯内西在一旁吹捧道。

“阿不思说他不会跳舞——这显然不是事实——所以我只是随口一提，我可以教他。”

“太精妙了！”时钟激动地发出叮当作响的报时声让盖勒特愈发烦躁。

“这不是一个计谋！”盖勒特一拳扣在桌面上，把阿伯内西震下了桌，“我又没想到他真的会答应。”

“好吧好吧，”巴希达只是乐呵呵地应和着，“无论如何，邀请已经发出，阿不思也已经在舞厅等着你了。别磨蹭了。”

“什么？他已经……”盖勒特猛地站起身，奎妮飞舞上前，为他轻柔地捋平燕尾服上的褶皱。

“记得在正确的时刻表白，”文达严肃地提醒道，“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

“谢了，文达，这真是很安慰人心。”盖勒特撇撇嘴，在开门前又扭头望向身后，“我要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正确的时刻’？”

“嗯……您会心跳加速。”奎妮思索着道。

“奋不顾身。”阿伯内西补充道。

“俗话说，爱不是爱，直到它被给予，”巴希达又引经据典地道，让盖勒特翻了个白眼，“总之，相信我，到时候你会知道的，我的孩子。”她确信道。

阿不思紧张不安地站在厅堂中央。他早就认识到了，盖勒特只是有野兽的外表而已，他内心还是一位考究优雅的贵族少年。而他……他只是一个百无一是的平常农家孩子。

他不断用自己锃亮的鞋尖磨蹭着地板，并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事实上，他从头到脚的这身装束都合身得仿佛量身定制，让他无比惊讶。也正是这身华贵的服装——洁白的蕾丝领结、丝袜和袖带，绣金边的浅蓝燕尾服，以及与之搭配的马甲和短罩裤——让他更觉不安。他揉搓着袖口的蕾丝花边，担心自己笨拙的舞步与之不衬。

但当烛光点起，音乐响起，盖勒特站到了宴会厅的门口，用同样期待又不安的眼神望向他，他觉得自己的心又稍微落定了一些。

“可否与你共舞一曲？”他温柔的野兽深深弯下腰，亲吻他的手背。

阿不思微微一笑。“我说了，我可什么都不懂。”

但盖勒特只是浅浅地笑着，将他的手摆到了自己肩头，伸出一只小心地收着爪子的手掌，搭上阿不思的后腰。“相信我，”他挤了挤那只银白色的眼睛，“跟着做就好。”

他踏出了第一步，阿不思跟上他的动作。音乐放慢了，阿不思小心地学习着步伐，的确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难，盖勒特的臂膀牵引着他，每一个动作都有预先的信号。他的身体似乎先于他的大脑迎合上了音乐的韵律。渐渐地，他觉得他不再是在做着机械的动作，而是真的“舞”了起来。当他被猛地推远，他们之间拉成了一道直线，然后又被一个牵引力带起一个

旋转，回到盖勒特的胸口，他喘息着向上望去，那双映射着烛光的闪亮眼眸正温柔地看着他。

“看来我在跳舞上也很有天分。”阿不思笑道。他贴近盖勒特的胸口，他闻起来是茶叶、旧书和玫瑰的气息，都是他喜欢的味道。

“确实。”盖勒特这样说着，停下了动作，让他喘口气。

“不过，我还是更会跳镇上人跳的民风舞曲。”阿不思回想起了过去节日庆典上，他们总会将酒馆的桌椅推到墙边，伴着木长笛和小风琴自由自在地起舞，他能在其中体会一丝难得的归属感，那是他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

“哦，这个我也会跳。”盖勒特一本正经地说。

阿不思噗嗤一声笑了。“不、不，你骗人。”他笑着重重摇头，他含金汤勺出生的天之骄子跳那种粗俗的民间舞？别开玩笑。

“我从不骗人。”盖勒特愈发严肃了，他执拗地挽起了阿不思的双手，作了一个好似起势的动作。

阿不思惊愕地看着他当真拉着自己跳了起来，那是一种不讲规矩风度的舞，让一只穿着礼服的野兽在优质的地板上跳起来简直灾难。但阿不思只是大声笑了，牵着他的手，一同双足离地地蹦跶起来，然后又手拉着手快速地旋转起来。

他发出畅快的尖叫，眼前的画面因为快速移动而模糊，他似乎能看到另一张脸庞，更稚嫩，更张扬，金色的发丝飞扬在空中，在山顶、在溪边，在任何空地都能随时随地起舞；无人鼓掌，无人奏乐，但他们用不着欢呼或音乐，便处在世界最中心的舞台上，最耀眼的灯光下。因为他身边的是——

阿不思被一把拉回了盖勒特的怀中，两人都重重地喘息着相拥在原地。他能听到他们的心脏在按着同样飞速的节奏跃动着。

“你走神了，”盖勒特耳语道，“头晕吗？”

阿不思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我很开心，盖勒特。我想，我只是想起以前也常和我妹妹这样跳舞，”他回忆着，在胸前比划道，“她只有那么高，所以我让她踩在我的脚上，我们就可以一起跳了，”他的嘴角勾起一道苦涩的笑，“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很想她。”

他垂头沉默了一阵后，盖勒特突然问道：“你想看看她吗？”

盖勒特领着阿不思回到书房，拿起倒扣在桌上的手持镜，交给阿不思。
“它能让你看到任何你想看到的东西。”

阿不思迷惑地接过来，翻来覆去地打量了一番。“和诅咒一同出现的魔物。可能是用来嘲讽我的。”盖勒特撇了撇嘴。

“我想看看阿利安娜。”阿不思对着镜面轻道。

镜面上立即浮现出一阵波澜，当画面终于平静，只见一个拳打脚踢地挣扎着的金发女孩正被几个身着制服的壮汉钳制住，从阿不福思身边扯开。他能隐约看到一旁负手而立的男人，几年来他们都变了许多，那人显然也早已忘了过去，但光从他嘴角标志性的半边微笑，盖勒特便立即认出了那是谁。

镜面无法传递声音，但他似乎能听得到尖叫和嘶吼声。他抬头看向阿不思惊恐的神情。“不、不……”他喃喃着，握着魔镜的手都在颤抖，
“他们想要把她带走！如果关进疯人院就全完了。”

盖勒特记得，像是一辈子那么长久的时间以前，他也曾慌张失措地说过类似的话。那时，他身边唯一的朋友告诉他——

“那你一定得做点什么，”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去找你的妹妹吧。”

“你放我走了？”阿不思讶异地瞪大双眼望向他。

盖勒特张开嘴，将言语出口前的一秒无限拉长。他知道，‘正确的时刻’便是此刻，什么心跳加速还是奋不顾身，又或者，只是一句不得不出口的话。

“你做客的‘期限’到了，阿不思·邓布利多。”盖勒特逼自己挤出一个微笑，“带上这块镜子。”

—— 愿你找到归途。

天色已晚，但镇子的中心广场依然被众人手中的火把映照得灯火通明。阿不思赶到的时候，正看到尖叫着的阿利安娜被拖上了一辆没有窗户的黑色马车。他的心脏漏了一拍，翻身下马时几乎摔倒。

“住、住手，”他喘息着叫道，“你们要把她带去哪里？”

“阿不思？”阿不福思的声音传来，他挣脱了身边制住他的治安队卫兵，奔上前来。他难以置信地上下打量着他，“你逃出来了？”

阿不思吞咽了一下，觉得没时间和阿不福思解释，便点了点头，匆忙问道：“安娜出什么事了？”

阿不福思刚刚张开嘴，便被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看看，邓布利多家的长子显然还是好好的嘛！”伴着皮靴踏地的声响传来，阿不思不用回头就知道来人是安东·沃格尔，他紧张地望向身穿红白相间制服的治安队长先生。

“并没有——呃，”沃格尔瞥了眼马车的方向，右手食指在空中打着圈，“哦！‘被城堡里的野兽抓去当新娘’嘛。”

阿不思皱着眉头瞥向阿不福思，后者喷着嘴低下头去。“安娜吵着要我解释为什么你不回来，我实在被烦透了……”他的声音渐轻，然后又猛地抬起脸，向沃格尔大声喊道，“这话是我说的，要抓也该抓我！”

“我们都知道你们为了维护阿利安娜会做到什么地步。”治安队长表示不以为然。

“沃格尔先生，他们说的都是实话，确实有一座城堡，里面关着一只野兽，”阿不思匆忙辩解，“请不要把我妹妹带走，我们会保证她不会造成威胁。”

沃格尔笑了，火光摇曳的紧张气氛里，他笑得近乎温柔。“无论你去哪里，遇到了什么，依然那么多疑。我们只是想给予你妹妹最好的护理而已。”

带走阿利安娜这件事，沃格尔这些年没少尝试过。阿不思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执着，但在这件事上，他分得清真相和谎言。他在沃格尔靠近时后撤了一步。

“也能为你减轻些负担，不是吗？我知道你也是这样期望的，”他继续耐心地道，“不必再编造什么关于‘野兽’的童话故事了，阿不思。”

“这不是谎言！我有证据！”阿不思抽出怀中的魔镜，“看，这面魔镜可以展示任何你想看到的东西，”他在心中唤着盖勒特的名字，然后向周围的众人举起镜子，“我知道他看起来很可怕，但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

当周围众人倒吸一口冷气，甚至有几名士兵向他颤颤巍巍地举起了手里的火枪时，阿不思才意识到自己的举动起了反作用。

“巫术！”“邪恶的诅咒！黑魔法！”“一家子都是疯子……”窃窃私语着的人群向他聚拢过来，让他紧张地将手持镜压在了胸口。

但治安队长只是抬起双手，让举着枪的手下放松下来。他像是靠近受惊的小动物一样，小心地缓步接近阿不思。“你显然受到了蛊惑，我的阿不思，”他柔声道，向阿不思摊开手，“把你手里的魔物交给我。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阿不思默默伸出拿着镜子的右手，而另一只手在沃格尔接过镜子的刹那绕到他腰侧，一把抽出了他系在腰间的火枪。随着一系列无比流畅的动作，他钳制住比他高了一头的沃格尔的肩，将枪口抵上了他的额角。他不确定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身体自作主张地作出了反应，就好像……就好像先前的那场舞蹈一样。恍如隔世……阿不思喘息着闭了闭眼睛，此刻他需要百分之百的专注。

一瞬间，周围所有的卫兵都向他举起了枪，阿不思眼里满是惊恐。肾上腺素让他的心脏狂跳，但他持枪的手却稳得惊人。

“让您的人别动。”阿不思凑在沃格尔耳边沉声道，“恕我冒犯，先生，我只想和您谈谈条件。”

几秒的沉默后，他听到沃格尔发出一声轻笑。他一手握着魔镜，缓缓举起双手向周围人示意，虽然那些黑洞洞的枪口依然直指着他俩。

“冷静，阿不思，我知道你不是杀手。”他用轻松到令阿不思气恼的语调说。

“您不知道我是什么，长官先生，”阿不思将枪口压得更紧了一些，此刻，不止一条命握在他手中，“我可是能从一只野兽那儿生还的人。而且，正如您说的，‘受到了蛊惑’，您不知道一个疯子会做出什么事。请您仔细考虑接下去要说的话。”

此话出口，阿不思有些后悔，他可能真的昏了头，如此挑衅一名训练有素的军官。所幸，沃格尔出奇地毫无挣扎，他再次开口时的态度也确实严肃了一分。“我明白了，请讲。”

“把我妹妹放出来，不要再来骚扰他们，”他向阿不福思的方向看去，“我……随您处置。”

“我答应。”沃格尔冲马车箱门旁边立着的卫兵点点头，那些人便将门打了开来。

“阿不！”一个女孩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阿不思急忙丢下枪，冲上前，将她抱出了车厢，仔细查看着她的状况。“你还好吗？受伤了吗？”

“阿不思？你回来了！阿不说你不会回来了，”阿利安娜头发散乱，全身发抖，但依然满眼欣喜，让阿不思的心终于落了地，“我就知道他是骗人的。”

她一头撞入阿不思的怀中，头顶在胸口扭动着，她令人安心的体温让阿不思短暂地闭了闭眼，但身后的枪械和脚步声让他马上再次警觉起来。

“好了好了，让大家观摩这场闹剧真是不好意思，”沃格尔在身后提高了嗓音说着，“现在，赶快把他俩关起来。我们还有一只野兽需要抓捕。”

阿不思一时愕然，扭头用难以置信的眼神望向身后的男人。

“别这样看着我，阿不思，”他挑起一边的眉毛，“我答应不把你妹妹送走，但没说还她自由。不过，别担心——”他举起手中的镜子，镜面上那只鲜活的野兽正露出獠牙，“只要你们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曙光到来之前，我们便会提着这只怪物的头回来，把你们作为镇子的大英雄迎出牢房。”

这样说着，他便转过身去，几名卫兵上前，将阿不思粗鲁地反剪双臂提溜起来。阿不思听到沃格尔对着魔镜说了句“把去城堡的路展示给我看”便领着一众卫兵向马匹走去。

“不、不要伤害他，”阿不思拼命挣扎着向那个火光里的背影喊道，“他不是怪物！”

“他不会回来了。”在窗前踱了不知多久的步之后，盖勒特重重地坐回椅子上。

“他会，主人。”克雷登斯在桌上挪近了一些，虽然还是小心地守护着那叠泛黄的信纸。

“您为什么要放他走呢？”文达揉着烛架最高的那支烦躁地问道。尽管有怒火中烧的说法，但她的烛光比平常更黯淡了一些。

“因为他爱他。”巴希达叹了口气应道。

“那我们为什么还没变回来？”阿伯内西问道。

“因为他没有回馈他的爱。”奎妮耷拉着羽毛，用气音回答道。

话音刚落，他们都能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咔嚓——几不可察的一声碎裂声在众人听来仿佛震耳欲聋。这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意味着血盟向着完全破碎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当围绕着彼此回转的两颗血珠终于分裂，他们将永远失去重回人形的可能，成为真正的家具和野兽。

“为什么您就不能告诉他真相呢？”文达不解地摇着头，她从一开始便遵循着盖勒特的决意，但现在，似乎就连她都实在难以理解了，“至少可以早向他说明您的心意吧！”

盖勒特重新靠近窗边，尾巴重重地拖曳在冰凉的地面上。“我想我只是厌倦了，”他将手掌搭上钟罩，紧盯着那个脆弱的存在，“束缚彼此，这件事。”

突然，窗外的一点火光吸引了他的注意。

“有人向这边来了。”阿伯内西跳上窗台叫道。

“很多人。”文达的语调沉了下来。

怔怔地望着窗外的盖勒特有丝震惊，但很快平静了下来。他想象过很多次，高举着火把的人群士气高昂地前来讨伐他这只怪物，带来他静候多时的终结。但多年来森林都像睡着了一般沉静得恼人，直到此刻。

只是，他没想到，他的终结会由阿不思带来。

“你寻回盖勒特了吗？”

这句问话让阿不思猛地从抱紧的膝头抬起脸，惊愕地看向阿利安娜，一时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你……怎么知道盖勒特的名字？”

而阿利安娜却比他更惊讶。“你听懂了我的话？”

“我……什么？当然。”阿不思不解地摇着头道。

“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常常这样问你们，但没有人能听到我的话，”阿利安娜陈述道，显得出奇地平静，“所以我只有不断请求玫瑰花作为礼物。你看，我可想念盖勒特的玫瑰园了。”

阿不思一时目瞪口呆，难道这就是阿利安娜总是说些他听不懂的话的来由？他自己又忘了多少有关盖勒特的事？已经过去了多久？无数问题涌上心头，他突然难受极了，她、他们该有多孤独啊……

他冲上前一把拥住他的妹妹，突然的动作让干草都在空中飞舞。“盖勒特……他还好吗？你抱得太紧了，阿不思。”阿利安娜抱怨着，挣出他的怀抱，抬眼望向他。

“我不知道，”阿不思感到胸口生疼，滚烫的液体灼烧着他的眼眶，“我不知道，阿利安娜！也许他们已经把他围了起来，也许他受伤了，也许他已经被……”阿不思哽咽着，这会儿是真的哭了出来，“都是我的错……我什么都做不好。”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阿利安娜喷着嘴，她的指尖划过他的脸庞，为他抹着眼泪，“不要哭丧着脸回来。就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她这副责备的神情就像……就像他们过世的母亲一样。

阿不思一手胡乱地抹着眼泪，一手压在心口。“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他试着露出自嘲的笑——看在梅林的份上，应该是他这个哥哥安慰妹妹才对——但恐怕比鬼脸好不到哪里去，“我应该高兴的，我自由了，回到了家人身边，”他尽力深呼吸，但还没能完全止住啜泣，“但我……我还是觉得胸口好难受。”

阿利安娜的手覆上了他心口的那只，然后冲他微微一笑。“我想你的时候也常常这么疼。”

“那种时候，你会怎么做？”阿不思脱口而出，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样的答案。

“我会去找你。”阿利安娜不假思索地回答。

找他，是的，阿不思必须去找他。但现在身处铁栅栏的这一边，他该怎样……

就在这时，铛的一声巨响以及随之而来的金属落地的脆响，让他惊讶地扭头看向铁门的方向。

“主人，他们就要闯进来了。”文达立在书房门口，屋内除了黯淡的月光一片漆黑。她的烛光摇曳，拖出的阴影好似诡谲的舞蹈。

“让他们来。”盖勒特依然靠在窗边的小桌上，视线投向窗外却没有焦点。桌上的玫瑰花瓣已经凋萎，而现在，他只想守着那枚奄奄一息的吊坠——它的两半之间只剩下最后一丝黏连。

没有回音，他扭头看向门口，文达仍然静静地立在那里。不知为何，她失去了人的身形，却依然从容和优雅。

“我很抱歉。”盖勒特垂下眼，轻声说道。他毫无斗志，魔咒必将在今夜收束，他感觉得到。这是一场必败的战斗，从一开始就是。只是，他对不起伴他始终的这群人。

“该说抱歉的是我，主人，”文达终于开口，盖勒特不确定她指的是哪件或是哪些事，“这一次——第一次——恕我不能从命。这座古老的城堡只为尊贵的客人敞开，我宁死也不能允许不速之客闯入我的家。”

说罢，她便决绝地扭头走了。她一定也感觉到了终结的临近，但她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

盖勒特怔怔地盯着门口她消失的地方，回味着那个“家”字。

“阿不！”阿不思惊喜地尖叫一声扑上前去，被阿不福思猛地闪身躲开。

“我只是趁着防卫松懈来解救阿利安娜的，”他嘟哝道，避开阿不思的视线，将手上的铁锹扔到一边，“镇上的守卫都去讨伐那头野兽了。”

但显然他说的不是实话，阿不思看向跟在他身后的自家的马心想。带阿利安娜回几步之遥的家可用不上马。

他再一次扑向阿不福思，这回没被他躲开，虽然阿不福思只是僵硬地站在原地。阿不思紧搂住了他弟弟的肩，下巴扣着他的后背，一个尴尬的拥抱，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谢谢你。”他轻声说。

阿不福思推开了他，认真地望入他眼中。“活着回来。”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保证。”阿不思深深地看了一眼牵着阿不福思手的阿利安娜，随后牵起马，将目光投向远方仿佛被点燃了森林。

打斗的声响——人的嘶喊声混杂着重物撞击的隆隆声——不断从楼下传来，接着是烟味，恐怕是什么被点燃了。这提醒了盖勒特，在变成野兽之前，他至少应该销毁这些无意义的信件。

在克雷登斯挪动身体表示抗议之前，他便将那些老旧信件抽了出来。逼迫自己不去多想，他将那些信纸一张张投入燃烧的壁炉，劝说自己那些不过是零碎废纸而已。它们也确实琐碎，即使是阿不思住在城堡的日子里，他时而还会隔着几间房间让克雷登斯给他送信，他一直觉得用文字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若他言语上像头莽撞易怒的野兽，那笔下可以勉强算是个谦谦君子。而这么做的另一大优势，便是收到阿不思的回信，即使距离短得荒唐，他也会惯着他。盖勒特不是恋物的人，但他会收藏阿不思的每一封信。笔迹是一种会呼吸的存在，他一直这么觉得。

而此刻，他能准确捕捉到呼吸声断送在火焰中的那刻，当纸页的边沿泛出焦黄，遂即变黑，最终碎落——就是那一刻，字迹还没有完全消失无踪，但已经失去了生命，它们仇恨地怒瞪着他，直到消逝在炉灰中，好似从不曾存在过。

当他转向最近写的那些愚蠢的独白信，克雷登斯已经在死守阵地了。“阿不思会回来的，我知道，”他再次坚称，“您必须把这些话告诉他，你们曾经无话不谈。这不公平。”

“你什么都不知道。”盖勒特烦躁地想要掸开他，但他的视线不经意间落在镇纸按压之处上方的那行字上：「如果你再问我一次……你会再问我一次吗？」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也曾如此期待着，为再次满溢的希

望而重获新生，也许他们真的会就此打破诅咒，也许他也值得幸福，只可惜……

只可惜过去的他没有不顾世俗目光的勇气，更没有珍惜美好而脆弱之物的眼力，他只是个有恃无恐、傲慢自负的蠢货。“你以为我会将我们之间的……无论是什么的——置于家族、权力、名誉之前？我可是有一座该死的城堡需要打理……”他还能听到自己这样笑道。

一滴水珠打在信纸上，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惊讶地眨了眨眼。所以说，野兽确实可以落泪。他的嘴角扯起一个自嘲的笑。

就在这时，皮靴踏地的声音从过道传来。他能透过烟味嗅到安东·沃格尔的气息，他抬眼无动于衷地迎向来人，和他黑洞洞的枪口。

“我就知道阿不思不会说谎，还真的有一只野兽。”安东打量着他道。出乎意料地，安东没有被他的样子吓到，这样的人在他这些年里可谓屈指可数，但当盖勒特在瞥见安东腰间别着镜子时，便知道他早有准备。

盖勒特只是盯着他的动作一动不动，安东竟也随意地垂下了手里的枪。盖勒特上下打量着这个曾经瘦削的男孩，如今已经是身材笔挺、军人模样的男人了。他们家原本担任他父亲的亲信护卫，但在父亲的……意外之后，就渐渐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中。

“你的仆人们很英勇，想必这会儿我的人已经在撤退了——遵照我的命令——当然，走之前少不了放把火，”他踱着步，好奇地扫视着书房，“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安东瞥了一眼依然保持静默的盖勒特，抽出腰间的魔镜。“我被告知这原是属于你的。”他将镜子递向他。

盖勒特绕过书桌，上前一步。“真的是阿不思派你们来的吗？”他不得不问。但就在他的手即将触及镜把时，安东却突然松手，镜子在地上碎得粉碎。

“啊真不好意思，”他假惺惺地笑了笑，“你原来会说话啊，把我吓了一跳，”盖勒特沉着脸盯着地上的碎片——他唯一可以窥见阿不思身影的窗口，“是的，阿不思让我来作个了断。当然，他好心地求我留你一条命——我还在考虑，但我显然不会取你头颅。毕竟，我还有一个累赘的疯言疯语需要证伪。”

他再次抬起手里的枪，盖勒特面无表情地将胸膛抵上他的枪口，但安东只是挑起一边的眉毛。

但下一秒，安东的视线触及了窗前的玻璃罩。他惊呼着“看看，有趣的魔法”便快步走到近前，掀开玻璃罩。一瞬间，盖勒特挡在了他和吊坠之间，冲他呲着牙发出警告的低吼。

而安东却只是笑着后退一步。“放轻松。枪口之下无动于衷，却为了一个装饰物大发雷霆，”他仰头看向盖勒特，唇边调侃的笑意不减，“你恋爱了吗，野兽先生？”

“安东·沃格尔，你要杀我请便，不必把我当作猎物玩弄。”

“我不认识你，你却认识我，有趣，”安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像是一个热衷于猜谜的小孩，“我猜诅咒逼迫你苟延残喘，而让我们都忘记了有关这座城堡的事，对不对？”他挑起一边的眉毛，“包括我在内？”

盖勒特正为他的猜测之准确，张了张嘴，却被安东打断了：“哦，请不要告诉我，我不想知道，野兽先生。您看，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的生活，”他笑着继续道，“让我猜猜这是怎样一个俗套的故事——王子受了诅咒，被困在古堡里，只有真爱之吻才可以解救他，然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安东发出轻笑，“你是不是认为阿不思就是那个人？”

“我不知道……”盖勒特避开安东的视线。

“哦不，我认为你很清楚，你知道自己真实的模样，”安东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一个吻让你这只野兽披上了人皮，你就真的成为人了吗？”他上前一步，继续逼问道，“又是什么让你觉得，阿不思会幸福呢？”

盖勒特惊讶于时至今日还能有人用几句话伤到他，他能感到心中的最后一丝烛火在熄灭。他蜷起身子，并非发动攻击前的预备，而是受伤的野兽本能地保护自己最脆弱的所在。

而安东的语调轻缓了下来，听来近乎安慰。“我还知道，你一直在等待一个了断，却求而不得——诅咒最残酷的地方，不是吗？”安东将他的枪郑重地拍在血盟下方的桌面上，“来，这就是你解脱的钥匙。不客气。”说罢，他向他微一欠身，便转身离开了，还在身后小心地带上了门。

独留下盖勒特一人长久地注视着桌上那件漆黑发亮的武器。

阿不思一路快马加鞭赶回盖勒特身边，但他还来不及为重获自由高兴多久，远远瞥见的火光便又让他的心揪紧了。

那扇通灵性的大门已经被撞得粉碎，他跃过倾塌的梁柱，绕过逐渐蔓延的火舌，匆匆步入前厅，迎面遇上从楼梯上下来的沃格尔。

“您对盖勒特做了什么？”阿不思抢步上前，焦急地问道。

“那是他的名字吗？”沃格尔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在阿不思跟前短暂驻足，“我什么都没做。”

阿不思不可置信地挑眉，但就在他想再度开口问询时，一声可怕的枪响震彻了整栋城堡。而更令他惊恐的是，他能清晰无误地分辨出，那个声响是从西翼传来的。

“看来，你的盖勒特在简单和正确之间，选择了正确呢。”他这样不明不白地呢喃了一句，便带着得胜的笑容向屋外走去。

阿不思来不及多想，拔腿便向盖勒特的书房奔去，他一定在那里，他必须在那里，但那声枪响绝不会是……

当他终于推开书房的门，眼前的景象却证实了他最深刻的恐惧。野兽倒在地上，胸口弥散开去的殷红在月光下近乎黑色，开门后贯通的风卷起窗帘萧萧作响，那枚有魔法的吊坠悬浮在半空中，闪着紧急的红光。

“盖勒特！”他颤抖地呼喊着跪倒在他身侧，下意识用手捂住他左胸的伤口，但内心的一部分在告诉他：太迟了。

“……你回来了？”野兽的眼眸艰难地聚焦在他身上，好似不敢确定眼见之物是真实存在，还是死前的幻觉。

“我从没离开过。”阿不思复述着那句话，只是当初，他手捧着玫瑰，盖勒特在一天天好起来；而此刻，他手指间满是刺目的鲜血，盖勒特在迅速地离他而去。傻瓜……他心里一遍遍念着，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能是他的错觉，但他好似看到野兽的嘴角上扬，微微开合。阿不思慌忙将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听到他说：“我答应你。”

就在这时，悬浮在空中的血誓瓶突然熄灭了光芒，缓缓坠落，它落到阿不思的掌心时已是两半，好似一件残破、普通的饰品，再没有了初见时的光彩和魔法的痕迹。这是不是意味着盖勒特……

他匍匐在盖勒特血染的胸口，听到的心跳声孱弱得如同雏鸟振翅。

“回来……”他不知在对什么发出祈求，但他只是一遍遍说着，“回到我身边……求你……”手心冰凉的触感令他感到绝望。

身后的书桌上发出咔哒一声，像是石块摩擦过桌面，下一秒，风卷起书桌上的信纸四散纷飞，羽毛般飘落到阿不思面前。阿不思在泪眼朦胧间瞥见了上面的字迹：

「再见到你让我很高兴，也很痛苦……」

「你会来吗？在消失了三年之后？」

「是的，我都还记得。」

「任何人的爱都可以打破魔咒，但从来都只有你一个解法而已。」

「没有你，我并不知道它们存在的意义。」

「我们之间，总得有一个人是自由的。」

……

一字一句敲打在他的心口某个他不知道存在的伤口上，让他持信的手都在颤抖，泪水大滴大滴地透过信纸，打在盖勒特逐渐失去生气的身躯上。

“你果然记得我，我却想不起以前的事，这不公平！”阿不思不记得自己曾哭得如此放肆过，但此刻，他近乎哭嚎，“回来，盖勒特！别丢下我一个。和我讲讲以前的事，我都会听的。和我说话，求你了！”

「要我如何告诉你，再复杂的诅咒只需要爱人的轻轻一吻即可化解呢？」——最终印入眼帘的这句话让他的心中再次腾起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双手扶着盖勒特的脑袋，极尽温柔地将唇抵上他的。那处竟还有一丝热度，他惊喜地加大了力度，让自己专心回忆他们之间的交集——短暂，却又将他的世界翻天覆地。但不行，身下的盖勒特依然纹丝不动。一定是太迟了，他不该离开他的，都是他的错……阿不思再也无法压抑，他爆发出一声响亮的啜泣。

“你的吻技还是那么糟糕。”

突然听到熟悉的嗓音让阿不思浑身一震，他胡乱地抹着模糊了双眼的泪水，只见金色的水滴在盖勒特胸前的伤口处蹦跳，好似一座小小的喷泉，直到泉水漫了出来，星光一般的光晕笼罩了他的身形，犹如玫瑰花瓣一般层层包裹着他。书桌上也有什么被点亮了，和野兽的身躯一同腾升到空中。

阿不思怔怔地跟着站了起来，盯着眼前仿若神迹的景象。当光芒散去，一个黑发男孩立在他身后，搓着手向他羞涩地笑了笑。而他面前……他面前是一个陌生的金发男子，和他差不多的身形和年纪，正深情地望着他。

阿不思迟疑地上前一小步，他看清了那双眼睛——他熟悉的异色的双眼，一只傲慢无礼，一只温柔忧郁；他让手指穿过陌生人细软的发丝，这手感……就像野兽的鬃毛一样。“盖勒特？真的是你？”他眨着眼，试图挤走眼里的泪花。

回应他的是一个热烈的吻，一只手搭着他的后脑，另一只紧拢着他的腰。茶叶、旧书和玫瑰的气息，此刻终于被他一并吸纳入口中，让他想要就此沉溺其中——若不是还有人在场。他不情愿地推开了盖勒特，扭头看向桌边捂着脸的男孩。

“呃，克雷登斯——”盖勒特开口。

“我、我这就去楼下帮忙灭火。”男孩急匆匆地扭头跑了。

阿不思盯着男孩消失的方向，略带伤感地喃喃道：“只可惜，你珍贵的吊坠已经碎了。”

“你再仔细看看。”

阿不思不解地摊开手掌，惊讶地发现原本碎裂的两半此刻化作了一对金灿灿的指环，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它们正是刚才笼罩盖勒特的星光的色泽，阿不思默默地想，在他来得及思考它们的意味前，盖勒特便夺过了其中一枚，单膝跪地。

阿不思感觉自己的脸颊发烧，他等着这个王子模样的男人说出最浪漫的话，他说——

“你问了我，我答应了。你已经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阿不思愕然：“我……我当初究竟问了什么？”

“求婚，”盖勒特大声道，随后又小声补充，“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你愿意吗？”

阿不思无奈地打量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人，如果他还有尾巴的话，他此刻应该在疯狂摇尾，阿不思想。而盖勒特随着他沉默的每一秒，眼神越来越湿润，嘴唇越撅越高。他终于微笑着点点头，伸出自己的手。

“我愿意。”

盖勒特再次抱紧了他，像一只欢快的鸟儿一般轻啄他的唇，让他只得抢在亲吻的间隙发问：“我要如何才能恢复记忆呢？”

“即使恢复不了，我也可以慢慢和你讲，我们有的是时间。”

阿不思笑着推了推缠在他身上的人，意料之内地纹丝不动。“现在可没有这个时间了，王子殿下，您的城堡可要被焚毁了。”

“让它烧。我早就厌倦了它了，我们去别处旅行，好不好？”盖勒特的额头抵着他的，轻蹭着他的鼻尖。

阿不思觉得自己难以拒绝对方用这个眼神提出的任何要求，这是一个将来需要攻克的难题。“但是之后要是出不去……”

“别担心，况且，我还听说，你对编绳结跳窗很有一套，而我这里有足够多的布料。”他喃喃着。

“让它烧。”

Be My Guest番外： 操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阿不思，

悄无声息中，黄昏来临。我看见，西方地平线上的太阳像巫师伸长了他的魔杖：荧光闪烁——便蒸发了暮霭，点燃了森林，融化了湖泊，也为我面前的红酒染上最甜美的色泽。可为何我还在感叹中自斟自饮？

你的，
盖勒特

阿不思低头看着手中的信嘴角上扬。鉴于克雷登斯还满脸期待地背着手候在他身边，他不想流露太多情绪。于是，他飞速抓过笔，写了句“等我一下，就来”，便把纸条递给面前的男孩。男孩一颌首，便快步转身而出。从脚步声听来，他是一出门就欢快地小跑了起来。

含有Top!Gellert性描写。

阿不思暗自摇了摇头，也真是难为盖勒特的侍从隔着几层楼给他送信，好在克雷登斯看起来乐此不疲。

他的目光回到面前的全身镜上，他还在比对几套衣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果决的人，直到面对一衣橱华美如云的服饰，他才发现自己频繁陷入烦恼。他终于决定好了一件胸口绣着金色藤蔓花纹的白衬衣，繁复的蕾丝领结被一颗褐色宝石固定在高高的领口。等他打理齐整，拉开门的刹那，只见克雷登斯又回到了门前，一只手举在空中，看起来正准备敲门。惊讶过后，男孩又毕恭毕敬地为他呈上一封信：

亲爱的阿不思，

我当然永远会等你，只可惜落日不等人。

爱你，

盖勒特

阿不思觉得自己一定是翻了个白眼，但面对克雷登斯，他只是清了清嗓子，礼貌地谢过了他，便直奔盖勒特的房间而去。

“你是在试图把我灌醉吗，亲爱的？”阿不思挑眉，对着又在帮他把酒满上的盖勒特问道。他们正坐在主卧外新扩建的小阳台上，吹着凉爽的夜风吃晚餐。自从诅咒解除，盖勒特热衷于一切沉浸在室外的机会。不得不承认，这里确实景致宜人。

“只是为这个属于我们的夜烘托气氛而已，我的爱。”盖勒特冲他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但一不留神让酒撒上了洁白的桌布，他匆忙撤身取餐巾时，手肘碰倒了他自己的高脚杯，洒出的酒液沾染了他的衬衣。

“操！”他低声骂道。

阿不思轻笑了一声，又换上严肃的口吻指责道：“注意用语，盖勒特，”他站起来，拿起餐巾为他擦拭流淌的酒液，“你信里和口头真是两个人。这种毛手毛脚的时候，总会让我想起你还是野兽那会儿。”阿不思并不是真心责怪，毕竟盖勒特是被仆人照料长大的孩子，但他总喜欢尽力为阿不思做点什么，这些他都记在心里。

“每个词的存在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阿不思，没有哪个该被禁止，”他捉住了阿不思在他身上忙活的手，对上他的视线，“话说回来，你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思吗？”

阿不思感觉热度攀上自己的脸颊。“当然。”他一把抽回自己的手，避开他的视线道。阿不思大概知道这一晚的走向，他没有迟钝到这种程度，但他只是一直在下意识地拖延。

“我是说实践哦，不只是理论，”盖勒特坏笑着掀起自己的衬衣，将被酒液沾染的衣服丢到一边，大大咧咧地露出自己的上半身，“我可以展示给你看。”

阿不思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向上瞟，扫过盖勒特周身。他站在夕阳的余晖里，金色的光芒在他被风拂动的发髻间嬉戏，勾勒出他恰到好处的肌肉线条——他看起来就像个天使。这具身体对阿不思来说还很陌生，他局促地将视线从他赤裸的上身撕扯开，但当他望入那双熟悉的眼中，胸中的嘈杂不安便逐渐淡去了。

盖勒特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捧起他的脸颊，而他只是站在原地，带着一颗过速跳动的心静待他们的双唇相触。每一次，都如同那个对他来说的第一次——当他用一个颤抖的吻从绝望中迎回他的爱人。

当盖勒特终于倾身吻住了他，他传来的体温像是要烧穿他的衬衣，阿不思突然间觉得自己的领结系得分太紧了。而他笨手笨脚的急性子丈夫唯独在亲吻中过分温柔，时不时只让他们的嘴唇轻轻磨蹭过彼此，好像只是在享受他的气息和近在咫尺的感受。

阿不思有时会思索自己的吻技是否过分生涩？盖勒特会不会拿他和过去的自己比较？在他缺失的记忆里，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一系列疑问让一直在他心头闷烧的、对于记忆仍未恢复的焦虑愈演愈烈。

“你分心了。”盖勒特在他唇边喃喃道。

——还有这点，盖勒特总像是能看穿他一样，一定是往日的经验造成的优势，这不公平！阿不思猛地探手勾住他的后脑，穿入他的发中，将他压向自己。他大张开嘴，舌尖长驱直入，舔舐过对方口腔的每一处，品尝着他口中残存的红酒味，咽下盖勒特讶异的低哼。

盖勒特更紧地凑向他，回馈了他的深吻，让他感觉头晕目眩。他确实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但如果他要做的只是追随这种感受，他兴许做得到。他让自己被推向四柱床，在膝弯磕上床沿时躺了上去，同时将盖勒特一把拽向自己。盖勒特的肌肤紧贴着自己、伏在他身上的感受让他呼吸凝滞，他的身体像是在自行发出尖叫和吟唱，脑内是一团畏惧、喜悦、惊异的混合物，但在所有这些之上是一种莫名的羞耻感，因为他能感到自己的勃起正夹在他们的身体之间。所幸他不一个人，盖勒特腿间不容置疑的凸起也正顶着他的大腿。

他的领结不知何时已经被灵巧的手指抽走了，盖勒特正在一边埋头在他颈侧轻啃，一边一粒接一粒地解开他的纽扣。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也该回馈，但他的手只是紧紧攀附在盖勒特赤裸的后背上，茫然不知所措。随着越来越多的肌肤被从衣物中剥离出来，盖勒特一路向下的吻让他更加难以思考，就好像无论他亲吻哪里，那里就成了他最敏感的所在。看在仙女教母的份上，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粗糙至极的人，连自己哪里怕痒都不知道！

像是要应证他的想法，盖勒特的手将他的衣服下摆从裤子里抽出，轻轻抚摸过他的后腰某处，瞬间令他弓起身子，匆忙咽下了一声难堪的闷哼。盖勒特发出一声好似计谋得逞的得意的笑，重新凑到他耳边，舔舐着他的耳垂暧昧地问道：“你想让我们继续吗？”

“我……”阿不思脸上的红晕恐怕已经止不住向耳朵蔓延的趋势了，但这要他如何开得了口？

“我得听你告诉我，亲爱的。因为你要是之后喊停，我不确定我能做得到，”盖勒特的一根手指勾住了他的裤带，最后一粒纽扣岌岌可危，“毕竟我当了很久的野兽呢。”他这样说着，在阿不思耳边发出一声类似野兽的低吼，让一阵颤栗直射向阿不思的下体。

当盖勒特的手掌扣住了将他裤子的凸起，阿不思确定自己已经硬得发痛了。“继、继续，”阿不思松开被自己咬得生疼的下唇，“我需要这个……我需要你。”

盖勒特就在这一瞬间将他的性器从他早已过分紧绷的裤子里解放了出来，一只手随即包裹住了茎身，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套弄起来。阿不思不是

没有自渎的经验，但被另一个人爱抚的感受惊人得好，特别还是盖勒特、他的盖勒特。

阿不思终于决定放弃掩藏体内蒸腾的快感，他闭上眼弓起身子，叹出一声绵长的呻吟。盖勒特一边继续着大力的套弄，一边在他的胸口留下一串湿吻，让他全身颤抖不已。脑内是一片迷醉的白噪音，他无法思考，不愿思考，直到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盖勒特飞速地推向高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会难堪地过早了结在他手中。

阿不思发出又一声呻吟，他扭动腰胯，一手推了推盖勒特的肩，另一手抓着他的手腕试图让他减慢速度。“等……”

“没事的……”盖勒特的吐息近在耳畔，但他的声音像是从远方传来的，“不要多想，这是我要的。”盖勒特的手指包裹得更紧了，丝毫没有减缓的意思。

“盖勒特，我、我就要——嗯……”一声呜咽从阿不思咬紧的牙关间溢出，炽热酥麻的波澜开始在小腹处积蓄，时不时满溢到四肢，烫得他止不住地颤抖。他还想说点什么，什么来着？他就要到了，很快就要……

盖勒特就在这时停下了动作，转而将他的裤子连内裤一同脱了下来，扔到一旁的地毯上。突然从高峰坠落的失落感让阿不思都来不及消化自己下身赤裸的事实。他发出一声不满的呜咽。

“嘘……”盖勒特发出抚慰的嘘声，“我想品尝你。”

他这么说着，便埋头向阿不思的身下挪去。阿不思一时间没领会他打算做什么，直到他张口将自己的性器纳入口中，湿热紧致的咽喉让阿不思再次难耐地紧闭双眼，折起脖颈。除了在脑内疯狂叫嚣的陌生快感外，阿不思不得不思考，这会不会……不卫生？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甚至止不住自己的腰胯不断向上挺动。在意识边缘，他有些担心自己不受控的举动会不会让盖勒特不舒服，但盖勒特只是游刃有余地接受了他的全部，小心翼翼地避免牙齿磕到他，甚至趁着他每次撤身时用舌尖在他最敏感的前端打转。

阿不思从不知道快感可以像这般强烈，他的大脑沉浸在欢愉的迷雾里，直到他感到盖勒特的手指触及了他的后穴，让他猛地睁开眼。

伴着一声吸吮，盖勒特让他的阴茎从口中啾的一声弹出，然后抬起脸来看向他，笑盈盈地道：“这里可以吗？”他舔了舔被前液涂抹得亮晶晶的唇，手指绕着阿不思的穴口打着暧昧的圈。阿不思在意识到他的意思时瞪大了双眼。

“我必须确认，我这么做了之后，你还会愿意吻我。”他俯下身去，轻抚他的大腿，敦促它们分得更开。

阿不思吞咽了一下，“这、这个……我们以前也做过吗？”

“哦，经常。”盖勒特的声音从几乎与他下体平齐的位置传来，阿不思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吐出的气息。

“那……好吧。”

刚一得到准许，盖勒特便掰开阿不思的臀瓣，赠与他一个试探性的轻舔，让阿不思的身体整个一弹。盖勒特没给他时间恢复，钳制住了他的腰胯后，便开始认真地用他灵巧的舌尖取悦阿不思已然过分敏感的身体。他卷起的舌钻入了他的小穴，以最淫靡的方式打开他的身体。

“哦——”阿不思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响亮的一声呻吟，让他羞愧不堪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否则他不确定还会有什么从自己口中钻出来。

“不要憋着，我想听到你的声音。”盖勒特给了他的后穴一个响亮的亲吻，然后抽空抬起头来请求道。

“不、不要停，”阿不思不确定自己还能承受再一次在高潮前止步，“求你，不、不要——”

盖勒特的手回到了他的阴茎上，让他又一次失声。他一边撻动着，一边盯着阿不思的脸赞美道：“你尝起来相当美味，亲爱的。”像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话，盖勒特重新俯下身，用舌头贯穿他的小穴，模仿着抽插的动作，同时用手继续逗弄着他的阴茎。

阿不思全身都绷紧了，他在静默中达到高潮，甚至忘了如何呼吸。盖勒特在他高潮的余韵中继续照顾着他，直到阿不思揪着他的发将他拉到身侧，与自己的视线齐平，顾不上还未平复的呼吸便吻住了他，不容置疑地扫荡过他的口腔，品尝他自己的味道。

“你这张嘴，太下流了，”他笑着叹道，“看来不光是脏话。”

“但是你喜欢，”盖勒特狡黠地笑着说，他的手指还在阿不思身后流连于他的穴口，“我还能让你更喜欢，如果你想要。”

对于盖勒特愿意不断确认他的心意，阿不思心怀感激，他确实为做到底很不确定，但也是时候了，“我想……但如果我需要你中途等一下的话，你会愿意吗？”

“当然，亲爱的，在比这长久得多的时间里，我都一直在等你。”

这话让阿不思的心头一阵酸涩。

盖勒特实在不想多等了一——无论他嘴上怎么说。他朝思暮念的人柔软的身躯、动人的表情近在眼前，还有他的那些细小的呻吟，哦，他的声音，几乎要将他的心连同理智都完全融化。

但悖论的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需要他全部的耐心。阿不思不记得过去的事了，又回到了处子的状态，盖勒特可以想象他此刻有多慌张，因为他们第一次的那晚他还记忆犹新。第一次——准确来说，是第一次失败的尝试——阿不思因为太痛而叫停，更糟糕的是，他之后一周都闷闷不乐地回避盖勒特，过了很久才坦白说，回避是因为害怕和以为自己的生理有问题。他们大概是尝试了三四次才成功的。

而现在，盖勒特作为更有经验的那方，觉得自己肩负着让阿不思尝到性的甜头的重任。于是，他从一开始便打算好了，要用尽浑身解数让阿不思感觉舒服，引诱他想要更多。他不想重演临阵脱逃然后冷战一周那种事。

而现在是关键时刻了，他侧躺在阿不思身后，将手指没入盛满润滑油的小罐中，然后一手引导侧躺着背对他的阿不思抬起一条腿，另一只手将润滑油涂抹在穴口处。冰凉的触感让阿不思一哆嗦，盖勒特让自己的胸膛贴上阿不思的后背，头埋在他的颈窝处，提醒他自己就在他身后。

当他的手指破入阿不思的身体，触碰到他柔软的内壁，阿不思的后穴紧紧地绞住了他的手指，让他几乎动弹不得。他的身体显然还不适应异物的入侵。“放松，亲爱的。”盖勒特耳语道。

阿不思听话地深呼吸。当他感到手指周围的肌肉逐渐松弛下来，他抽出手指，转而将两根手指裹上润滑油后，再次送入阿不思体内。阿不思发出轻轻的嘶声，然后不安地问道：“我们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吗？”

“是的。不得不说，你可热衷了，”盖勒特继续着手上扩张的动作，凑到阿不思耳边道，“有一次我们就在那边那张小桌子上做，”他抬头，阿不思也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我问你为什么选这里，明明旁边就是床，你说你想尝试一点不一样的，”他看着阿不思红得近乎滴血的耳朵尖继续道，“我们有时还会在那边窗口做，你要我从后面进入你……”

“盖勒特……唔……！”阿不思似乎在试图打断他的话，但被盖勒特突然勾起的手指噎了回去。他也就知道自己可以一次正中靶心——不管时隔多久。

他不紧不慢地继续着他的叙述，“你说这样看着窗外，有一种全世界都属于我俩的感受。虽然我一直觉得这样很容易被花园里的仆人们发现——并不是说我在意。”

盖勒特加入了第三根手指，然后再次屈起手指，收获阿不思的又一声甜美如蜜的呻吟。他的臀肉此刻变得通红，肌肉足够松弛，小穴开合着，开始下意识地凑向盖勒特的手指，他已经准备就绪了。盖勒特抽出手指，继续回忆着道，“还有一次，你扶着那边那根床柱……”

“够了！”这回，阿不思改用行动堵住了他的嘴，他翻身跨坐到盖勒特身上，一边亲吻，一边扯下他的裤子。

“这是一个合适的姿势，阿不思，”盖勒特保持着表面的冷静，他今天的自制力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你可以自己把握速度和深度。”

而阿不思只是怔怔地盯着他的阴茎，然后用手试探性地圈住了茎身。他抬起眼时，刚才的决绝又化作了不安。“这是……可以放得进去的吗？”他瞪大了双眼问道。

盖勒特险些翻起一个白眼，但他很快又控制住了自己。这是对他的尺寸的赞美，他提醒自己。“是的，完全无害害怕，”他引导着阿不思分腿跪立，前端抵着他的穴口轻轻磨蹭，“开头最困难一些，之后就方便了。”他继续用他出乎意料的耐心解释道。

阿不思的手撑在他的胸口，皱紧了眉头，努力作着深呼吸，像是终于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开始逐渐沉身。龟头的破入让他发出一声吃痛的咕咚，他没有继续动作，只是从咬紧的牙关间喘着粗气。龟头被紧紧包裹的刺激让盖勒特用尽了全部的意志力才没有向上挺身，阿不思看起来已经足够吃力了。

“你、你……不、不要动……”阿不思像是坐在刀刃上一般颤抖地道。

盖勒特蹙着眉点点头，一手抚慰阿不思的阴茎，一手在他后腰的敏感处摩挲，为他排遣一些疼痛，敦促他继续动作。

“深呼吸，亲爱的，”他恳求道，“再……动一动。”

适应了一会儿后，阿不思终于又开始缓缓沉身，撤出来一点，然后再次尝试向下，一寸接一寸地吃进盖勒特粗长的性器。这个缓慢的过程简直折磨，但盖勒特耐心地等候着合适的时机，等着阿不思相信自己会保持不动，逐渐放松下来，等着他的下一次沉身时，盖勒特出其不意地挺身迎上他，一次性直插到底。

“操——！”阿不思脱口而出的咒骂让他们两人同时瞪大了双眼，盖勒特觉得这恐怕比终于深入他身体的感受对他的刺激更大。

阿不思瞬间用手捂住了嘴，脸颊通红，但又不得不在盖勒特下一次挺身时，重新放下双手，支撑住自己颠簸的身体。

“叫出来，阿不思，我对语言没有洁癖，你知道。”盖勒特调整了角度，然后托着阿不思的腰胯，重重地戳弄上他印象中阿不思敏感点的位置。

“不唔……盖勒特！”阿不思瞳孔放大，脸上是一种讶异的神情。

“不要？”盖勒特挑眉。

“再……再试一次？”

盖勒特听话地再次撞上那一点，这回，阿不思的尖叫里染上了明确无误的情欲。他没有就此停下，而是双手钳住阿不思的腰胯，一次接一次地向上挺身，毫不留情地精准顶弄上对方敏感的腺体，每一次都会收获一声呻吟，一次比一次更甜蜜。“操……”盖勒特骂道，过载的快感让他觉得脑子嗡嗡作响，只有更卖力地撞入阿不思天堂般的内里，他太想念这个了，他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他只求阿不思不要像过去一样求他再用力，他并不想第一次就操之过急，不小心伤到他。如果他开口要求的话，他不觉得自己可以忍得住，然而——

“快……”阿不思喃喃道，他能看到他眼角的泪滴，“再快点——啊！对……对，就是……这样！”

该死的……

盖勒特将性器从阿不思湿滑无比的后穴中抽出，不由分说便捞起他柔软顺从的身体，让他们翻了个面。沉浸在情欲中的阿不思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他呛出一声轻呼，抬眼茫然地望向盖勒特。眼神锁定阿不思脸上陶醉的神情后，他再次整根没入。阿不思呜咽着勾住他的脖颈，将他向下拉入一个绵长的吻中，双腿自动分得更开，将自己最私密的部分送到他面前。阿不思全身都湿漉漉的，整间房间都充斥着汗液和性爱的气息。

盖勒特只求这一刻无限延长，但当阿不思的穴肉更热情地迎上他的每次插入，然后在他抽出时好似挽留一般地包裹住他，他知道自己无可避免地就快到了。他的一只手来到他俩之间，掐准了插入的频率撸动阿不思的阴茎，让他发出更动人的吟哦。阿不思半眯着眼，努力保持着他们的视线接触，口边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盖勒特的名字，就像这是他最后还记得的一个词。当他终于忍无可忍地折起脖颈，将浊液射满了他俩的小腹和胸膛，高潮带来的痉挛也很快让盖勒特伴着一阵颤栗达到了顶峰。

当他终于从甜美的余韵中回过神，他低头看向阿不思，却见他脸上满是泪水，这让盖勒特心下一惊。“我弄痛你了吗？”他紧张地问道。

阿不思只是摇头，他抿唇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然后匆忙用手背擦拭，却更是让止不住的泪水糊了一脸。“不、不……盖勒特，”他放弃了擦拭，转而伸手用拇指轻抚盖勒特的脸庞，“哦，盖勒特……”他深情而认真地打量着他的脸庞，就好像久别重逢一般，“我只是想起来了，我都想起来了。”

“真的？”盖勒特欣喜地瞪大了双眼，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俯身热烈地亲吻他最初和唯一的爱人。

当他们终于断开亲吻，阿不思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但你刚才对我们之间性事的描述——”他挑眉调笑道，“至多也就一半的实话吧！”

感官

“盖勒特！”阿不思的呼喊让桌边的盖勒特肉眼可见地一激灵。

“什么事？”他扭过头，看向盘腿坐在床上的阿不思，“你吓到我了。”

“所以我才事先挥手想吸引你注意力的嘛，但被你忽略了，”阿不思叹了口气，怀疑地挑眉，“你最近是不是总是忽略我？我在礼堂和你打招呼的时候也是，就算你不想让外人发觉……”

“我发誓，”盖勒特打断道，“我只是没有看到而已。我刚才在专心批作业。”他似是想要表示真诚，撂下了羽毛笔，起身坐到床边。

“好吧，总之，我只是刚读到一个有趣的地方……”

“《感官共鸣——论魔法如何增强或削弱感官》，”盖勒特盯着书的封页念道，“你在研究黑魔法？”

阿不思一挑眉，“我以为你正是‘重新定义黑魔法’运动的领军人物？”

盖勒特好笑地盯着他道：“是的，作为领军人物，我告诉你，这是黑魔法。”

“好吧好吧，”阿不思让步道，“即便如此，也不妨碍我了解一下，对吧？我刚在思考五感的重要性。如果非要失去一个的话，我会怎么选。”

一向对不着边际的思考题津津乐道的盖勒特这回难得地沉默，他最终只是说：“你为什么会考虑这种问题？”

“只是随便想想嘛，”阿不思为他的反常皱起眉头，“你知道猫无法尝到甜味吗？”他夸张地打了个激灵，“没有味觉实在是太可怕了，但话说回来，人生也不只有口腹之欲的乐趣，不是吗？”

他冲盖勒特挤了挤眼睛，又接着沉吟着道：“嗅觉的话并不是那么必要，可能会丧失一定对危险气味的感知，但反正你会提醒我的，”他兀自点点头，“听觉如果丧失的话，可能渐渐地连言语一同失去，但只要我们之间的思维联结还在，沟通就不成问题，况且我还可以学习手语，或者把想法都写下来，我知道你会耐心看的。”

“当然。”盖勒特点点头，依然出奇地沉默。

“视觉就更珍贵了，看不到你会让我很难过的，亲爱的，但我知道你会描述给我听你看到的一切，能触碰到你也足够安心。”他让他们的手交叠在一起。

“至于触觉，我知道这是你最不愿失去的一种感官。”阿不思笑着摸了摸他的脸庞，看着他习惯性地靠向他的触碰。

“但你说的这些，都基于我们在一起。”盖勒特指出。

“我们不会吗？”阿不思不安地抬眼。

盖勒特盯着他看了三秒后终于笑了。“当然，mein Schatz，”他拢住了阿不思的肩，耳语道，“只要你愿意。”

阿不思满意地叹了口气。“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你在世界各地兜了这么一大圈之后，会有一天突然来到霍格沃茨，决定回到我身边，”他浅浅闭上眼，回忆着那个画面，“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他和盖勒特面对面躺回床上，盖勒特为他轻轻梳理着散发，阿不觉得他虽然看着自己，却像是望着更远的地方。“我想，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感官，我还是能活在自己心里，”他缓缓开口，“我已经在那里储藏了足够的记忆、世界的印象，还有你的画面——虽然永远不够，但我会等着你来拜访我，摄神取念是个有用的存在，”他遥远的眼神突然聚焦，“你会的，是吗？”

“虽然是傻话，但是的，当然。”盖勒特应道。

阿不思微微探头，亲吻他的眼睛。

该故事的背景设定是先知眼盲者十之八九，格林德沃已感觉到征兆，但没有告诉邓布利多。

LOFTER原文地址：[感官](#)

Trauma

眼前书页上的字迹恍惚了，书从他颤抖的手中滑落——是盖勒特，正以一种相当不符合年龄的姿势趴在半坐着的阿不思身上，脑袋顶开了他手里的书本。“和我说话。”他要求道。

“你的守护神究竟是什么？”阿不思第三百遍问道，“龙？夜骐？渡鸦？还是小蜜蜂？”

“不告诉你，”盖勒特也照常这样回道，“我说了，等你打败我的那天，我再告诉你。”

阿不思重重地叹了口气，和盖勒特一起躺回被窝里，圣芒戈精神科病房的床垫很薄，但至少被子足够厚实。“你知道我不可能打败你，我们向来都是平手。”

AU背景设定：阿利安娜失踪了，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一起潜伏在圣芒戈搜索真相。
更多设定见文末。

“那是平时玩闹，决斗不一样，”盖勒特和他一起挤在小小的枕头上，呼吸喷吐在他的脸上微微瘙痒，“那时的你也会不一样，你会有足够的理由……”

阿不思伸出一根手指，抵在他的唇间，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我永远都会是我，傻瓜，”他笑着抓过被子，盖过他俩的头顶，“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你一如既往地愿意和我一起执行这次潜伏行动。”

“当然啦，亲爱的，我知道阿利安娜对你有多重要，”盖勒特在被窝的阴影里双眼发亮，“现在将近午夜了，你想不想今晚就去档案室搜索一番？”

“但我……还没想好拿这些怎么办，”阿不思抬起双手，手腕上扣着限制魔力的手环，“这样我没法幻影移形。”

盖勒特一把掀开被子，把阿不思从小床上拉了起来，双手握着他手腕上的银环。“这对你来说并不陌生，不是吗？”他坏笑着舔了舔唇，看起来跃跃欲试，“你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我教过你的。”

阿不思低下头，他能感觉到银环下跳动的脉搏，魔力随着每一下跳动滤去，就像堕入深渊的流火。“你帮我解除过，没错，但我自己做不到，我……”

“嘿，看着我，”盖勒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执拗道，“你一个人也做得到，而且，我现在就在这里。试试看，阿不思，让我为你感到骄傲。”他的目光让阿不思感觉身体发热。

——不，是真实的热度，从手环处传来，然后是钻心刺骨的疼，但他没有停下，没有退缩。金属在他的手腕处震动着，越来越剧烈，越来越滚烫，直到磨破了他的皮肉，灼热顺着血管奔向全身，从他的骨髓一直烫到心窝。

但，盖勒特在看着他，他要他为自己感到骄傲，所以他必须……

伴随着叮当两声手环落地的脆响，病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两名穿着制服、手持魔杖的陌生人闯了进来。与此同时，眼前的盖勒特噗地一声幻影移形了——没有等他，他被抛下了。

阿不思看着眼前的虚空愣在原地，直到警卫模样的男人向他施了什么咒语，他的身体轻飘飘地向后躺去的时候，他只是依然在想：

他被抛下了。

一个小小的棺材被缓缓降入地底，但却迟迟无人盖土。他问自己的弟弟缘故，而阿不思说：还有棺材在等着被放进去。

血，从鼻尖滑落，滴在手背上，滴在墓碑上，逐渐淌遍了整块碑石，滴落到土壤里。他趴在搁着棺材的深坑边缘向内看，一张鬼魅一般熟悉又陌生的脸迎向他，只见无数傀儡正在从坑底向外爬。

他在惊惶中向后跌坐在地上，但一只手稳稳地按上了他的肩。他的心激动地一跃，扭头迎向那个带着熟悉微笑的人——盖勒特，他终于回来了，深邃的异瞳一如既往地闪耀，将他拉入他的漩涡之中，让他觉得安全、释然，直到——他搭在自己肩头的手逐渐变得冰凉，当阿不思扭过头，看到的却是白骨，紧紧地钳制着他，让他动弹不得、呼吸困难。若这是他的终结……那就太好了。

但这只是一个梦——梦里的阿不思清晰地知道。

阿不思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张还算舒适的椅子上，双臂被散发着金光的绳索捆绑在扶手上，手腕上惨白的绷带还染着血渍，手指在止不住地发颤。

“阿不思·邓布利多教授，”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让他抬起头，“我是您新的咨询师格里泽尔·赫茨，不必担心。”一位身材高挑、打扮精干、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女士正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她冲他微微一笑。

“哦，我不担心，”阿不思感到头疼正在逐渐逼近，但他还是打趣道，“要找出我的‘毛病’是您的职责，可惜您恐怕做不到，您才是需要担心的那个。”他语气和善，但被当成真正的病人对待还是让他有丝烦躁。

赫茨却没有接话，她只是观察了他一番后，转身从橱柜里取出一只玻璃瓶，回到阿不思身边。“喝了它，能缓解你的症状。”她将药剂瓶向阿不思递来，但阿不思只是眨了眨眼，她手中的瓶子便瞬间变成了一朵娇艳的玫瑰。

“哦不，这可不行，”阿不思表面依然从容不迫，尽管他的双手还在颤抖不已，他质问道，“你们给我灌了什么药？”他想起了阿利安娜，在这种地方，她该有多无助啊！

“我们没毒害您，教授，戒断反应而已，”赫茨轻轻叹了口气，将玫瑰扔在一旁的桌面上，“这就是问题所在，教授，没人制得住您，也就没人帮得了您，”她一边缓缓摇头，一边翻看着手里的档案说道，“我和庞弗雷共事过，希望您能信任我，因为您现在的命运——字面上意义上地——掌握在我手里。”

阿不思为这种假意套近乎又施加威胁的套路发出轻蔑的鼻音。“这确实是个难题，不是吗？我该如何自证清白？如果我说我没疯，也只会被当成疯言疯语不予理会。但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寻找我失踪的妹妹……”

“‘我们’？”赫茨一挑眉。

“是的，我，和盖勒特·格林德沃。”他大声宣布，光是念出这个名字就让一丝微笑爬上了他的嘴角，但这话让赫茨肉眼可见地面色一沉，这提醒了阿不思。已经过了多久了？盖勒特在哪里？他会不会也在另一个房间受审讯？

“恐怕您是独自来到这里的，教授。”赫茨说。

阿不思愣了一秒，他想要发笑，想要嘲讽她的胡话，但他觉得自己的面具戴得不如往常那么稳当了，他几乎可以听到从远方传来的模糊的惨叫声。

“不，不可能……他就在这里。”他自言自语着，桌椅和橱柜一同开始震颤，他需要去找到他，现在、马上！

“请冷静，邓布利多教授。”赫茨扬声道，但毫无作用，抽屉倾倒了出来，纸张腾飞到半空中，阿不思左手的束缚猛地松开了。

而赫茨就在这时抽出魔杖，指向屋子一角，那处浮现出一小团白雾。“看，他就在那儿，”她半蹲到阿不思身旁，用极其温和的口气在阿不思耳边道，“看到了吗？”

阿不思眨了眨几乎溢出泪花的眼睛，认真地看向那团不断变化的烟雾，挫败地摇摇头，“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

“请仔细看看，格、格林德沃就在旁边的屋子里，你看他在做什么？”

渐渐地，他似乎看到了什么——纯白，纯白的发丝凌乱，盖勒特侧躺着，似乎睡着了，他看起来……很平静，能看到如此平和的他可不寻常，但他的心还是终于落了地。

赫茨收回魔杖，似是松了口气，她的目光回到了阿不思身上，看着他的呼吸重新平复。“那让我们来谈谈格林德沃吧，”她让笔记本和羽毛笔飘到半空中，“请描述一下认识他之前的您？”

“没认识盖勒特的时候？”阿不思活动着松开的那只手腕，漫不经心地接话道，“说实话，我不确定那时候的‘我’可以被定义为完整的‘我’，没有太多可说的；但若您问的是，我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的话——我在戈德里克山谷，在看顾家务，照顾我妹妹，浑浑噩噩地捱过每一天。”

“然后您认识了格林德沃？”

“是的，1899年的夏天，”阿不思坦言道，“我们在一起两个月，然后他离开了。”

“不好意思，您是说你们只在一起两个月？”

阿不思抬眼，认真地打量着赫茨。“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两个月？爱情，真的可能那么快生根，又那么快根深蒂固到血肉相连吗？”阿不思浅浅一笑，“我告诉你，可能。你看，出于某种魔法也无法参透的原因，那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一条臂膀、一个器官、一只眼，”他展开左臂，用实事求是的口气道，“剥离是不可能的，失去那部分，我会失血过多而亡。”

赫茨为他的话怔了怔，但她似乎确实理解了他的意味。“巫师能轻松抵挡或治愈很多外伤——我无法想象谁能伤得了您，邓布利多教授。但依然有许多治疗师也无能为力的部分，”她无奈地点头示意羽毛笔划重点，“那在他之后呢？”

“什么？”阿不思困惑了一秒，才反应过来她的意思，“哦不，赫茨夫人，我们没有‘之后’，我们一直在一起。”

“但您刚说你们分开了？”赫茨疑惑地翻看着笔记。

阿不思竖起左手食指，晃了晃。“‘离开’，不是‘分开’，很重要的区别，夫人，”阿不思以近乎教师的姿态耐心地解释道，“即便我们将

近半世纪不在一处，但我身体里的那部分依然在呼吸着，告诉我他没事。所以，我们一直在一起。”他重申道。

“那决斗之后……”赫茨开口，却被阿不思生硬地打断了。

“有一天，盖勒特突然出现在我的教室门口，受了重伤，鲜血淋漓，”阿不思边回忆，边皱起眉头，“是我把他从垂死边缘救了回来。然后，他就一直留在我身边，”阿不思重新扬起脸，灿烂地笑着，“他是个很好的助教，谁能想得到呢？”

赫茨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但她只是命令羽毛笔画了个圈，然后继续平心静气地问道：“您知道，格林德沃如此强大的巫师，是被谁伤成这样的吗？”

阿不思愣了一秒后，重重地摇摇头，“不知道，盖勒特没告诉过我。”

赫茨点点头，往回翻了一页，“您说到，您、你们是来寻找你失踪的妹妹的？”

“是的，她在那年夏末失踪了，我们哪儿也找不到她，她一定是被某家医院抓进精神科了，我一直在寻找她。”事实上，经历了他来到这里的这些遭遇，他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预感，阿利安娜就在这里，他们一定在隐瞒着什么。

果不其然，赫茨看起来相当局促地推了推眼镜，继续问道：“能为我具体描述一下失踪事件的始末吗？”

她的话音刚落，阿不思听到头顶传来几声轻微的吱呀声，像是有什么人脚步轻悄地踩在老旧木阶上的声音。

“这上面是哪里？”他怀疑地问道。

“这是最高的一层了，上面就是天台。”赫茨疑惑地向上看了看应道。

阿不思收回目光，迫使自己集中精力，虽然顶上隐约的脚步声越来越让他分神。“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弟弟阿不福思和盖勒特发生了争执，阿不福思抽出了魔杖，我也抽出了魔杖，想把他们分开，盖勒特就在一旁狂笑。吵闹声一定是惊动了阿利安娜，我明明听到她下楼的声音，但当混战休止，她却再也不见踪影，”诡异的金属敲击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他心不在焉地补充了一句，“盖勒特就是在那之后离开的。”

赫茨显然对这个含混的答案不甚满意，他追问道：“格林德沃没有参与打斗吗？他之后为什么要跑？”

现在，他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啜泣声，逐渐转为被蒙住的尖叫，就像有什么人正在受刑——一个女孩的声音。“你听到了吗？”他猛地站了起来，还被捆在扶手上的手臂掀翻了椅子。

“什么……”

“我需要去看看上面发生了什么！”

“上面什么都没有，邓布利多，您的妹妹不在这里。”

“那您又在隐瞒什么？”阿不思满眼怀疑地瞪着面前的女巫。

他突然抬高的语调显然惊到了守在门外的人，门被突然打开。“赫茨夫人，发生什么了？”随着警卫的闯入，发光的绳索松开了连接椅子的那端，转而将他的双手反剪在身后。这倒正合他意，他必须要想办法上楼一探究竟。

赫茨冲来人摇了摇头。

“我会调查清楚的，”阿不思保证道，“耗尽我最后一口气。”

赫茨看着他被警卫带出门，他能看到她眼中的同情。

“这一切从来都与你妹妹无关，对不对？”阿不思被两名巫师架出门的时候，他听到赫茨在身后说，“一切都只与你有关。”

阿不思在走廊上缓步而行，两名警卫一左一右跟在他身后。他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寻找着某个通往天台的楼梯。走廊边的长椅上零星坐着几名病人，他们好奇地打量着他，让阿不思不适地移开视线，只有其中一人正在埋头看报。阿不思的目光在随意扫过时捕捉到了一个标题，两秒后才印入脑内：

《世纪最强黑巫师终丧命》

阿不思一个急停，身后的警卫差点撞上他。就在他们疑惑发问前，阿不思上前一大步，报纸在他面前揉皱变形，只余那个标题的部分抵着读报人的脸，他对着面前满眼惊愕的男巫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说出口才意识到自己的嗓音有多激动，他几乎听不出是自己的声音。

警卫的手已经搭上了他的肩。“邓布利多，请冷静……”身后人的声音传来，束缚着他手臂的绳索又勒紧了些许。但阿不思毫不在意，面前人支支吾吾的样子让他心急如焚，这些绳索他挣脱过一次，自然能挣脱第二次。

就在警卫将那根拴狗绳一般的束缚向后拉扯的瞬间，绳索脱离了阿不思的身体，让他们一个趔趄向后跌去。阿不思双臂搭上陌生人的肩，他不确定自己用了多少力度，但恐怕与他内心的慌乱成正比。“什么时候的事？‘丧命’是什么意思？”他沉声问道，眼前的人可怜巴巴地缩成了一团，却依然茫然失措到什么都说不出来。

原本束缚着他的绳索开始顺着那人的臂膀爬上他的肩和脖颈，他不确定它们要做什么，不确定自己想怎么做，他只是……他必须知道真相。

“阿不思！”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盖勒特的声音。阿不思猛地回过神，立即放开了面前人，倒退了好几步，茫然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他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忽闪而过钻进几米开外的一间病房。

阿不思立即追去，却被身后袭来一道咒语直接击中了后背。他不确定那是什么咒——昏厥或是障碍——他不知道，也不在意。除了面前那扇纯白的小门外，他眼不能见，耳不能闻，跌倒在门前的疼痛都是后一秒才抵达大脑的。他只知道自己还没有死，那么，他便只有一个选项。

身后的脚步声传来，他向前爬去，用颤抖的手抓着门把站起身。所幸，门打开了，他以自己目前状况下最快的速度跌了进去，然后在背后锁上门，为接下来的搏斗作好准备。或许他可以抢来一根魔杖，否则他不确定能否把控好自己躁动的魔力。

但脚步声就停在门口，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他们似乎犹豫了，也许他避免了一场正面冲突？就在他稍微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只手从背后搭上了他的肩头，让他本就狂跳的心脏再次一跃。

“盖勒特！”他转身一头撞进盖勒特怀里，他应该责骂他，但他只是将他搂得更紧了些，“你回来了。”

“我从没离开过，”盖勒特笑了，他居然还有脸笑，“看我给你带来什么。”

阿不思抬起脸，先仔细打量了一番怀中人，他看起来一切如常，一如他记忆中的模样，很好。随后，他的目光缓缓降下，落定在他手中的那页纸上。

“我去了档案室，找到了你妹妹的登记表。她就在这里，阿不思，我们是对的——向来如此。”他微笑着挥了挥手中的纸。

就在他准备抬手接过那张纸时，一股异常强烈的倦意突然袭来，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盖勒特慌忙扶着他跪坐到地上，手里的纸飘飘荡荡地落到地面上。

“阿不思，你受伤了！”他忧心忡忡地看着他。

这不正常，他们做了什么？阿不思这才注意到空气中微弱的酸涩气息，他慌张地抬眼看向盖勒特：“是空气！他们一定是释放了什么药剂，”他竭尽全力与四肢的麻木作着斗争，“听我说，我知道他们把秘密藏在哪里了，在……在天台，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找……找到我妹妹。”

他的手死死地揪着盖勒特的衣领，但他一定、必须说完要说的话：“你会和我一起的，对吧？”

他的身体失去了支撑，倒在地上时，眼前正是那张登记表。阿不思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伸手去够，他成功了，他看到表上白纸黑字写着邓布利多的名字，叛国者、谋杀犯、弑亲者，极度危险——上面写着，其下还记着一长串人名，密密麻麻一直记到了纸背后，看起来都很熟悉，可能是以前的学生或同事，但阿不思已经无法理解它们的意味了，他的眼皮越来越沉，视线也越来越模糊……

厄玛·杜加尔德

莉塔·莱斯特兰奇

阿利安娜·邓布利多

奥瑞利乌斯·邓布利多

盖勒特·格林德沃

.....

阳光刺目，他在一片干涸的土地上埋头走着，脚步越来越沉重，头脑越来越昏沉，但他必须往前走，虽然不确定他在找什么。

一声凄厉的啼鸣让他猛地抬起头——秃鹫，千百之众，在碧蓝的上空盘旋，四散纷飞好似跳着荒诞的舞蹈，它们聚拢成锥形，直指地面上的一摊黑漆漆的物什。走近后，他才发觉，那是一个人，包裹着身体的黑布已被叨啄得褴褛，头部已只剩骷髅，但莫名地，他觉得自己知道他是谁。他想要避开视线，想要快步离开，但他做不到，他只是怔怔地盯着头骨上那两个深邃的黑洞。

突然间，那具尸体从地上挣扎而起，一把扯过他的手腕，让他发出无声的惊呼。“你抛下了我，”白骨道，“又一次。”

“我没有。”他慌忙争辩。

“那告诉我，阿不思，我葬在哪里？”

我葬在哪里？

惊醒时，阿不思慌忙环顾四周，目光触及盖勒特的那刹那，他高悬的心落了地。他冲他微微一笑。“还是那么好睡。”盖勒特轻声道，他立在床边，捏了捏他的手。

显然，他又回到了被束缚的状态，这回是双手双脚都被金色的绳索捆在了床上——医院看起来实在是黔驴技穷了。

阿不思努力回了他一个笑脸，但他估计自己目前的模样糟透了，面色惨白、嘴唇干裂、满眼血丝、手脚带伤，即使是被盖勒特握在手中的那只手，手指依然在肉眼可见地颤抖。让盖勒特看到这样的自己实在不合他的意，但所幸盖勒特似乎并不介意，他跪在床边，手臂平放在床面上，头侧枕着手臂望向他，依然紧牵着他的手。

“你们打算让我隔着一层魔法屏障探病吗？岂有此理，”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阿不思花了一秒才反应过来那是米勒娃·麦格的声音，“至少现在，他还是这里的病人，不是囚犯！看在梅林的份上！”

紧接着，赫茨走了进来，一挥杖便让阿不思床一侧的魔法屏障扑闪了一下消失了。米勒娃就在这时走进屋内，阿不思慌张地瞥了一眼盖勒特，

盖勒特笑着在他耳边轻道：“别担心，谁都看不到我。”阿不思点点头，他信赖盖勒特的幻身咒。这样毕竟稳妥，米勒娃一向与盖勒特不合。

“哦，阿不思！”米勒娃看了阿不思一眼便捂住了嘴，快步上前，坐到他床边，牵过了他的手——另一只手。

“我看起来真的有那么糟糕吗？”阿不思挑眉问道，米勒娃看上去一副要哭了的样子。她瞥了一眼门口的治疗师。

“不好意思，”赫茨耸耸肩，“撤销了魔法防护，我必须在这里监督……保护您的安全。”她对米勒娃道。

米勒娃一脸难以置信，“阿不思是绝不会伤害我的。”

“恕我直言，邓布利多教授是这里最危险的病人，已有多名警卫受伤，虽然……”她的目光扫过阿不思周身，“伤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

米勒娃一脸痛心地看着阿不思，又转向赫茨质问道：“这里不是医院吗？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战争英——”

赫茨将一根手指抵到唇边，制止了米勒娃继续说下去，“请别忘了触发词。”

米勒娃吞咽了一下，目光回到阿不思身上，她小心翼翼地抚过他的手背——他少数裸露的部分，往上一寸便是绷带，她的动作像是在擦拭一只瓷娃娃。“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阿不思。之前你还好好的，但自从你……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她猛地抬眼，“是格林德沃对你施了什么恶咒吗？但在施咒者……但事到如今，你也应该不受影响了。”她的话说得磕磕绊绊的，阿不思为她艰难的叙述笑了笑。

“怎么会，”阿不思瞥了一眼床边枕在手臂上的盖勒特，盖勒特冲他挤了挤眼睛，“真要说我受了什么影响，那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魔法，不，”阿不思认真地看向米勒娃，“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再寻常不过的事，你应该很能理解。”

米勒娃怔了怔，似是回忆起了什么，她缓缓开口：“那天，你安慰心碎痛哭的我，你向我袒露你家庭的惨剧，你说你知道这种感觉——那种心痛到几乎可以流血至死的感受。你知道，自那之后，我为什么和你交心吗？”她没有看他，而是淡淡地垂眼，“不是因为我们交换了什么秘密，

而是因为我知道了，我们是同一种人，我们从爱人、付出爱中获得满足，但常常罔顾自己的心，或许需要一面镜子才能认清自己一些……”

她终于抬眼直视阿不思，“我……一直希望能成为你的那面镜子，但很多事你谁也不说。我在等你真正向我敞开心扉，你不能负担所有的重量，”她紧盯着他的双眼，似乎企图从他眼底看出些什么，“告诉我，我是不是已经太迟了？”

阿不思叹了口气，攥紧了握着盖勒特的手。他又要如何告诉她，黑巫师也能获得救赎，能当一个好助教——尽管所有的证明就只是‘他坚信’而已？他该如何向她解释，自己的恋人曾一再主张她所深爱的麻瓜是低级生物呢？他能想象她扇自己一巴掌，说她错看了他。他或许确实应当坦白，那也是他罪有应得。

于是，最终，阿不思只能避开视线，不置可否地应道：“谢谢你，米勒娃。”

米勒娃叹了口气，改变话题，“我们都在等你回去，学生中有许多的受害者，他们都在为你的身体祈福，你真该看看他们听说这则捷报时喜极而泣的模样，”这些话让阿不思越听越糊涂，他皱紧了眉头，看向立在门边的赫茨，她正用阴森的眼神紧盯着他俩，但米勒娃还在继续说，“魔法部送来了许多礼物和奖赏，霍格沃茨会有盛大的庆功会，就等你到场。听说你会被授予梅林勋章。”

“梅林勋章”这四个字重重地锤在阿不思的心口，触及了某处他不知道的伤口，让他浑身一哆嗦。他们恨他——他突然意识到——他们一定是想搅乱他的脑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恶心他。

“我不知道你说些的意味，我也不在意，”他突然想到了他来这里使命，这个念头似乎瞬间为他的身体注入了新的能量，“我只想找回我的妹妹！在做到之前我绝不罢休。”

米勒娃愣了一秒后，她平和的面具终于跌落了。“你不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了，阿不思！你必须放她走，你必须放下那些事！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再不好转，他们在商量用麻瓜的方法‘医治’你？英雄还是威胁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我绝不愿看到你璀璨夺目的大脑就此泯灭，你甚至可能会死！”

“死？那又能有多糟呢。”阿不思只是玩味地道。

米勒娃突然侧过身，用身体挡住赫茨的视线，将一根冰凉的东西塞到了他的手心。“我偷带来了你的魔杖，上交的是你原先那根。尽力逃跑。”她用极低的声音快速说道。

阿不思怔怔地打量手里的魔杖，一个一个凸出的木节的触感让他触电般地松开手。他抬眼看向米勒娃，漠然道：“这不是我的魔杖。”

米勒娃出门前被赫茨拦下了，一瞬间的眼神交换后，那根魔杖到了赫茨的手上。她踏着轻缓的步伐来到阿不思的床前。

“您说，这不是您的魔杖？那您是否有任何印象，曾在哪里见过它吗？”她把玩着那根魔杖，时而抚摸杖身，时而将它随意地夹在食指和中指间。

阿不思沉默着注视着她的动作，他能感到一阵刺痛从眉心钻入，沿着头骨向上攀爬，他听到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像是一根骨头，或是一块痂。他重重地闭了闭眼，“请不要这样做。”

“怎样做？”

阿不思努力避开视线，他想要捂住脑袋，但身上的束缚让他动弹不得。绳索又一次开始松动，整张床都在微微震颤。“请务必不要再试着挣脱，这是您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赫茨语气关切，步步接近。

阿不思粗重地喘息着，他必须集中精力，他还有一个使命……是什么来着……

她站到了他的床边，将魔杖递到他躲闪的眼前问道：“告诉我，这不是您的魔杖，而是您从什么人那里获得的，对吗？”

就在那一瞬间，盖勒特翻身越过床铺，掐住了她的咽喉，将她重重地抵到了墙上。赫茨发出一声窒息的呜咽，手上的魔杖滚落在地。

“盖勒特！”阿不思喊道。

但盖勒特忽略了他的呼喊，阿不思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能看到赫茨的脸涨得通红，双手箍着脖颈，身体痛苦地挣动着。“求你了，放过她。”

阿不思恳求道，他必须想想办法，如果他能出手介入，而不是束手无策地被困在床上就好了。他不能让盖勒特伤害任何人，否则的话……

他的思绪被手心冰凉的触感打断了，当他低下头，他惊讶地看到自己手中握着的正是那根魔杖。它……响应了他的呼唤？盖勒特就在这时松开了赫茨，治疗师大口喘息着跌坐到地上。

阿不思抬眼看向盖勒特，他知道自己脸上是何种震惊的神情，但盖勒特只是默默地盯着他手里的魔杖，面无表情地立在角落里。阿不思冲他下意识地摇着头——不知是对他，还是对脑内逐渐涌现的记忆碎片。

“我……一直很崇拜您，邓布利多教授，”赫茨喘息道，她一手扶着墙面，一手搭着自己的脖颈，艰难地直起身，“但我可能从没领会到收获这些崇拜的意义，也许世人永远不会领会，也许那是一件好事，”她的手搭上阿不思颤抖的右手，“我为不能帮助您深感抱歉。”

她极其缓慢地、试探性地从他手中抽出那根魔杖，放到外衣口袋里。阿不思毫无抵抗，只是继续看着盖勒特的方向。

治疗师顺着他的视线方向看去，轻声问道：“如果……格林德沃去了很遥远的地方，您会愿意跟他去吗？”

阿不思点点头，他能感到热度灼烧着自己的眼眶，但他已经许久没能落泪了，“任何地方，任何……”盖勒特冷峻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悲伤的微笑。

“那或许魔法部的决定是对的，”赫茨叹了一口气，思忖片刻后凑到阿不思耳边，最后说了句，“这里和我的办公室一样是顶层，上面就是天台。”说罢，她便转身离开了，阿不思睁大双眼看着她离去的方向。

门口的几句轻声细语后，他听到几个人的脚步声逐渐走远，一切恢复了平静。

盖勒特立在他身边，漫不经心地拨弄着他手上的束缚。

“盖勒特，帮帮我，我必须要去天台，”阿不思急切地请求道，但盖勒特却默不作声，“盖勒特！”

当他终于抬起眼，他脸上带着阿不思读不懂的表情。“我开始觉得，我的存在或许是一种拖累，”他缓缓开口，那个悲伤的笑又攀上了他的唇角，“你的拖累。”

“但有你在，我可以挣脱一切束缚。”阿不思不解地反驳道。

他的手抚过阿不思手臂上的伤口，羽毛般轻柔。“不，我只是让你遍体鳞伤而已，”他抬起眼，淡淡地笑了笑，“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记得吗？你不能再一次挑衅权威。”

“去他的权威，我们有必须要做的事。”

“不，是你有必须要做的事，以及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开始步步后退，这让阿不思慌了神，“我已经是过去时了，阿不思，或许你该考虑一下米勒娃的话——放我走。”

“绝不。”阿不思的右手挣脱了束缚，他伸长手臂向盖勒特的衣领探去，手心抓到的却是一团虚空。

那个身影在逐渐淡去，剩余的绳索也在他的挣扎下如枯萎的藤蔓般干瘪断裂，阿不思跌下床的时候只觉得头晕目眩，“不、不要走。”

他冲向窗前，而盖勒特最后的一丝气息也随风飘散了，他的轮廓隐入铁窗外漆黑的夜色之中，好像从未存在过。

阿不思粗重地喘息着，忿忿地盯着窗上的铁栏杆。他努力深呼吸，盖勒特消失的画面还在让他的心脏狂跳，但他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他闭上双眼。

「魔法的本质是意志力和想象力，而他两者兼具，所以他一定能成为强大的巫师」——他的母亲曾这样和他说，虽然不知为何，当时的她带着担忧而非自豪的神情。阿不思重新睁开眼，当他透过栅栏眺望远处的天空，那些失焦的障碍便像是消失了一般。他冲着铁窗一挥，栅栏便化作了几只乌鸦，在窗口盘旋了一阵，便向高空四散飞去。阿不思探出头，向上望去——

「……上面就是天台」治疗师的话在耳边响起，是的，他必须想办法上去，但从这个角度并不能看清上面的全貌，豁然幻影移形可能会有危险，可他别无选择。

他闭上眼，试探着圣芒戈的幻影移形屏障。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太多年，怕了太多年，他需要一个了断，他想见到她，哪怕只有一眼也好——

他能感到夜风打在脸上的清凉，当他缓缓睁开眼，眼前的景象令他深吸一口气。天台，空无一物，没有受害者，没有刑具，甚至没有魔力的气息，有的只是无尽的天空连着远方的山峦。不知为何，这个认知没有带给他失望和惊愕，反而让他的心沉静了下来。

阿不思走到护栏边，他一向喜欢从高处俯瞰，从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旁观世界的运作，观摩星月绕着穹顶日夜轮转，观摩万家灯火融入他的风景里。

而此刻，他靠坐在护栏外向下望去，考虑着这里的高度。然后又抬头看向天空，今天是满月前一天，不能看到满月是一件遗憾的事，但又或许，停止在上升的弧线上是最好的。他不必看到注定的衰落，只要还留有一小步，一点残缺，一点遗憾，就还有希望。

他轻轻闭上眼，最后一次深呼吸……

一个亲吻落在他的后颈，轻得如同月光一般几不可察。阿不思没有回头，没有睁眼，没有丝毫动作，仿佛只消一动弹，那个幻影般的存在就会消失一般。

“你为什么还是回来了？”他轻声问道。

“我得盯着你啊。一不小心，你就会干傻事。”盖勒特笑了，他的手臂从身后拢住了阿不思的肩。

“阿利安娜不在这里，”阿不思垂下眼眸，“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她了。”

“你找不到她，因为她和我在一起。”

阿不思猛地扭头，盖勒特送给他一个柔和的笑，阿不思慌张地张望四周，“我看不到她，她不愿见我吗？”

盖勒特看向身边，然后又收回视线，他笑着摇了摇头，“不，是你还没准备好见她，还不是时候。”

“那我为什么能见到你？”

盖勒特的嘴角扬得更高了，“我说了，因为你需要我，并且，我也舍不得你。”

阿不思闭了闭眼，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沉溺于臆想的，也许是第一声欢呼，第一声赞美，第一个平和到残忍的黎明，第一次面对空无一物的厄里斯魔镜，他发现他高估了自己，他可以抵挡万千恶咒，却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曾经的渴望无论多虚无缥缈，也好过如今死水一般的空虚。

他用颤抖的唇道出不得不说的恐惧，“我怕……我怕死后依然见不到你，我怕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他抬眼，认真打量着面前人，和决斗那日一般的打扮，一如既往地西装笔挺、一丝不苟，像是奔赴某场期待已久的约会，他脑海中的他就这样定格在了那一刻。

“你不会真的自作多情到，担心我们会经历天堂地狱之隔吧？”盖勒特笑道，但他的目光无比认真，“你以为自己有多纯洁无罪？你可是顺从了一个罪无可恕的魔头的心愿啊。”

阿不思看着他调侃自己的死亡，他能感到这些话让他内心罪恶感的重压逐渐减轻，这让他警觉，“你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说这一切都只是我臆想出来的？”

“我当然只存在于你脑内啊，傻瓜，那样为什么就说明，这一切不是真实的呢？”盖勒特张望四周，“这里纯白一片，像是一个火车站，我想我们可以就在这里等你。”

“我想现在就过来你们身边。”阿不思抓住了盖勒特的手臂，生怕他下一秒又会消失不见。

“还不是时候，阿不思，下一班车还有很长很长时间才会发动。”

“我不知道怎样做到……那太孤单了……我们曾与彼此相连，而你带着我的那一部分离开了，”阿不思吸入一口颤抖的气息，“还有谁会爱我？”

“我。我会永远爱你，”盖勒特又笑了，阿不思从没见他笑得那么温暖，那么全心全意，像是要把仅剩的温柔一次性全都塞进他的行囊，“作为交换，我要你带着你身上我的那一部分活下去，我要你尽你所能看顾这个世界——无论它多么残破，我要你带着我们的使命继续走下去。”

盖勒特这么说着，口气就像是又在说告别。阿不思的手攥得更紧了些，虽然 he 知道自己再怎么都无法留下他。

“别走！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守护神是什么？我打败你了……我一遍一遍地问你，直到被傲罗强行带走，但你……”厚重的帷幕被掀开，那些令他痛苦的画面重获光明，“但你什么都没告诉我……你就躺在那里，像是睡着了一样，那是他们允许我见你的最后一眼。”还有无数的问题，无数的悬念，无数约定好的事，都停驻在了那一刻，由希望化为谎言。

盖勒特却只是狡黠地眨眨眼。“秘密，阿不思，我们重逢时我再告诉你，”他突然问道，“倒是你，你上次施守护神咒是什么时候？”

阿不思回忆了一下，他已经不记得上回施咒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他所有的快乐都牵着悲伤，千头万绪引向已经消亡的人和事，让他如何才能……

“已经很久了……”他轻声叹道。

“好的，那我有了一个新的使命，我又怎么忍心不教你重新施出守护神咒，就转头离开呢？”

“但那是不可能的，我甚至没有魔杖。”

但盖勒特忽略了他的话，他双手紧抓着阿不思的肩，双眼闪亮，“你记得吗？在你第一次问我守护神的形态之前，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

阿不思抬头看向天空中将满未满的月。“那是签订血盟的夜晚……”他又想起了什么，心头一阵抽痛让他禁不住蹙眉，“但我失去了它，就连那个时刻的最后一丝留念都……”

盖勒特摇晃着他的肩，打断了他，“不要去想之后发生的事，阿不思，集中精力在当时、当刻，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吗？”

当然，他当然记得，虽然他宁愿自己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他回忆着道：“你说……你说你预见到了——”

当他闭上眼，他便又能见到，那个阳光一般灿烂的人，说着阳光一般温暖的话语。他启唇，与记忆中的男孩同时开口：

我们会是自由的，没有恐惧，没有秘密，没有束缚；自由地生存，自由地做自己，自由地爱与被爱。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直到全世界都在高呼我们的名字——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一丝苦涩的微笑偷偷攀上他的嘴角，映衬着当时的自己洋溢着幸福的脸庞。当他睁眼回到现实，他看到盖勒特

的周身笼罩着一层幽蓝的光，他在逐渐变得透明。阿不思感到干涸已久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这句话现在可以改了，”他说，“直到死亡让我们重逢。”

盖勒特的衣衫被夜风扬起，他张开的双臂幻化成巨大的翅膀，阿不思揪紧了他的衣领作为最后的挽留，幽蓝的火光自下而上吞没了他的身躯，他终于化作了一只银色的凤凰，阿不思的手中只剩下扑闪的萤火。

凤凰在天台上方盘旋一周后，向阿不思俯冲而来，从他的胸口一头钻入。一股暖流注入他的心窝，让阿不思发出一声惊喘，他的双手紧紧地按在胸口，感觉某个深不见底的空洞正在慢慢充盈。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邓布利多因创伤（决斗）后应激障碍而出现失忆、幻想等症状的灵感来自 *禁闭岛* (2010)。

LOFTER原文地址：[Trauma](#)

till death do us together

夜幕之下，阿不思让体内汹涌的魔力注入橡树的枝干内——用一名十岁的孩童所知道的最直接而纯粹的方式。

请带我远离这片大地，他想；请让我接近那片天空。

在山谷的尽头，这棵不为人知的孤独老树发出低沉的回应。干枯的树枝开始震颤，在寒冷的冬季里冒出新叶，蔓延生长，带着坐在枝头的男孩探向更高处。当阿不思仰头望向星空，他几乎可以抛却自己沉重的身躯，忘了自己被束缚在这片腐朽的土地上，就好像他只要探出手，就可以够到

——
咔嚓。

坠落的感觉和飞翔类似，可惜只是一瞬。仰面跌入雪地里时，他只觉得惋惜。拉伸到细瘦无比的断枝落到他的身侧，疼痛迟了一步才侵袭他的大脑。

死神设定致敬音乐剧*Elisabeth* (Levay/Kunze)。

他动弹不得地躺在冰冷的雪地里，感觉温度正在一点点离开自己的身躯。他几乎感知不到自己的四肢了，但痛觉仍然让泪水模糊了眼前的星空。随后，一个晦暗的身影来到了他的身旁。他用力眨了眨眼——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金灿灿的发髻可以与星光媲美，他正好奇地从上方俯视着他。

“你为什么在这里？”他问道。

“我……我也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阿不思努力驱动自己哆嗦的唇。

“我在这里是因为你，阿不思。”他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得不像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和阿不思一样。

“你知道我的名字？”

“当然，我是死神，我知道所有人的名字。”

要不是身体的疼痛，阿不思会为这话大笑起来。“没人告诉过我死神是个男孩。”

金发男孩跪到了雪地里，拨开阿不思额前的散发，继续认真地打量着他。“无论传言如何，死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所以死神也会是你眼中想要见到的模样。”他耐心地解释道，然后微微一笑。

“那你……是来带我走的吗？”

“这取决于你，你想要我怎么做，我亲爱的阿不思？”男孩凑得极近，阿不思口边吐出的白雾都可以触及。

他给了他一个选择，真是古怪。死亡的过程本该如此么？漫长而痛苦，还包括协商和抉择？

“我想……”阿不思张嘴，为疼痛深吸一口气，又颤抖地吐出，“我想让你陪在我身边。”

死神点点头，听话地躺到了他身边的雪地里，手交叠在胸口，仰面望向夜空。

至少，我这会儿不孤独了，阿不思安心地想着，但他的眼皮开始愈发沉重。“我想睡一会儿……”

“好，我会守在这里。”

阿不思的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恐惧。“但我……会不会醒不过来？”他艰难地扭过头，看向他的新朋友。

“我以为你不会担心这点呢，”金发男孩也偏头看向他，嘴角带着一抹狡黠的笑，“一个人深夜来到那么偏僻的地方，明知危险却攀得如此之高，我以为你是在处心积虑地召唤我呢。”

召唤？他有吗？他只知道他想要逃离这个地方——这个过分陌生又令人生厌的角落，他必须小心地躲避着流言，隐藏着秘密，他没有一个朋友，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了——直到……此刻。

而对方的话音在阿不思听来已经越来越弱了，但他并不想就此睡去。“我想再见到你。”他说——但也许只是嘴唇动了动，所幸死神听得到他的心声。

“你会的，我的朋友，”阿不思失去意识前，听到了他最后的呢喃，“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阿不思得救了。路过的居民奇迹般地发现了，将他冻僵的身体抱回了镇上。即使有生骨灵，他还是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才完全恢复，他的膝盖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半个月里，他都没有见到他的新朋友，一次都没有。

骗子。

傍晚，阿不思穿过墓地照常去为母亲扫墓，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一个短暂地远离嘈杂和琐事、陷于沉思中的机会，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哀悼自己错失的未来上。

一般来说，荒凉的墓园内都空无一人，但今天有一个身着黑袍、戴着兜帽的身影迎面走来，与他擦肩而过。只是一刹那，来人向他微微侧头，他瞥见了被兜帽遮掩了一半的脸庞，一只银白色的眼眸顷刻间抓住了他的视线，眼中的凌厉被略带稚嫩的挺翘鼻梁弱化了，他的薄唇弯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

如此熟悉，就好像他早就见过。

阿不思走了好几步之后才从晃神中反应过来，他猛地驻足扭头，但陌生人没有为他回首。事实上，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拐角处，好似鬼魅。

那天晚饭后，阿不思拜托阿不福思照看阿利安娜，自己则一反常态地早早睡去了。他今天疲惫异常，事实上，回到山谷后他一天比一天疲惫。过去彻夜翻阅枯燥的古籍或是研究繁琐的实验时，他向来有着无尽的精力。现在想起那个时候，却像是一个遥远的梦。

身体疲惫，精神却不安，夏季的戈德里克闷热的空气让他的汗水浸湿了床单。半梦半醒间，他想起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梦和梦里的人。

“好久不见，阿不思，”梦中人坐到了他的床边，他声线丝柔，“你还记得我吗？”

阿不思过了好一会儿才让视线聚焦，他的死神长大了，成了和他一样的少年形态，略长的金发刚刚好搭在肩头，一只银白发亮的眼吸引了他的视线——这是他童年的记忆中所没有的。“当然，你把我丢在了雪地里，丢在这个现实里。我当然记得。”阿不思咬牙切齿地说。

“我没有，”死神笑了，他躺到了阿不思身边，就像当年躺在雪地里一般，“我一直在你身边，只是有时候你忽略了我罢了，”他侧身半支起身体，“要说的话，我才是那个应该抱怨的人。”

他冰凉的手搭上了阿不思的脸庞，让阿不思意识到自己此刻全身滚烫。“你发烧了，我的朋友，”他又凑近了一分，语调暧昧，“如果你想，我可以履行被我拖延至今的任务。”

阿不思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近在眼前的那双诱人的唇上，它是否如它看起来那般柔软呢？啊，一个吻，那感觉一定是绝妙的……当他凑近，阿不思的双眼自动闭合，他昏沉的大脑无法思考这个吻的意义。他不想拒绝，难以拒绝，但他是否应该——

“不行——！”阿不思吼道，猛地抓住面前人的肩膀将他用力推开。

他睁眼时眼里含着不知缘故的泪水，他大口喘息着，全身都在微微颤抖。“不、不要吻我，”他盯着眼前这张俊美的脸庞，和他不该触碰的禁果，“我还有生病的妹妹和未成年的弟弟需要照顾，我还不能死……”

令他吃惊的是，面前的少年愣了两秒后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逐渐发展成前仰后合的大笑，像是再也憋不住了。他扭头叫喊道：“巴希达，阿不思醒啦！”

惊喜的尖叫和匆忙的脚步声立即从楼下传来。阿不思困惑地眨了眨眼，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从梦境回到了现实，眼前站着的是和死神一模一样却真实存在的少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金发少年转回身，重新看向阿不思。“放心，我还不打算取你性命，”他笑着说，“不过我听说我的吻确实‘致命’。”

阿不思瞬间羞红了脸，这绝对是他人生中数一数二的失态。

“阿不思，你感觉如何了？”巴希达·巴沙特急匆匆地推门而入，阿不福思跟在后头，“今早，阿不福思来和我说你失去了意识，我可吓坏了。”

她坐到床边，手搭上阿不思额头。“嗯……不过额头还是有些烫，你看你的脸红得和番茄似的。来，躺好，”她挥杖召来一块冷毛巾，盖在阿不思的额头上，随后瞥向一旁，“哦对了，这是我侄孙——”

“是的，我们已经见过了，”盖勒特打断了她的介绍，冲阿不思挤了挤眼睛，“盖勒特·格林德沃，幸会。”

“给你服用的提神剂就是他调制的，看起来效果还不错。”巴希达补充道。

“谢、谢谢，”阿不思结巴道，只觉得自己的脸更红了，“我是阿不思·邓布利多，幸会。”

或许过了十七年，命运终于决定对阿不思·邓布利多垂怜。尽管他们之间的第一面无比尴尬，但不知何故，盖勒特竟愿意留在他的身边。这个异乡人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他的注意，或许、只是或许，他对那人也有同样的吸引力？

阖眼、睁眼，他金发异瞳的朋友依然栖在他的身边。他心中有太多的疑问，但他小心翼翼地不敢多问，每次开口都是一场冒险，就好像说错一句，他来之不易的友谊便会像那个来去自由的“幻象”一般消失不见。

但压抑自己悸动的心绝非易事。这个才华洋溢的少年让阿不思见到了前所未有的魔法，粗犷时可以张扬夺目，让花火点亮夜空；细腻时又匠心独具，能将茶匙化作活生生的银蝶。他每回施法的时候都璀璨夺目，当阿

不思触及他的肌肤，他仿佛被纯粹的、令人震颤的魔力环绕。盖勒特的唇生得和他的梦中人一样诱人，当他越凑越近，阿不思的全副精力都被他微分的唇吸引——如果他愿意吻他，他会说“好”的。

“不、及、格！”盖勒特拍着手喊道，让阿不思从迷梦中清醒过来，慌忙环顾四周。盖勒特一挥杖，他的魔法分身便消失了。

“你的任务是拒绝幻象的亲吻，记得吗？”他双手抱在胸前，像个真正的老师一样威严地走近几步，“如果你还想留在这个世界上。”

阿不思这才想起，自己和他讲起童年至今的死神诅咒后，盖勒特提议帮他操练黑魔法防御术。他惭愧地挠了挠后脑，“对不起……请再来一次。”

为了不让对方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傻子，他必须打起精神。虽然要戒断盖勒特的吸引力，或许要花一生那么长的时间，年轻的阿不思这样想着。

“你是真实存在的吗？”有时候，在深夜或清晨的暗影里，阿不思必须捧着盖勒特的脸蛋确认他并非幻象。一个月了，他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真的与这个天使般的男孩在一起。

“我该感到嫉妒吗？”盖勒特挑眉问道，“有时候，我觉得你在越过我，看向另一个人。”

阿不思抬眼望向烛光无法触及的阴暗角落。「我一直在你身边……」那个魅惑的声线在他的耳边响起。阿不思重重地摇了摇头。“不，盖勒特，只有你，”他逼自己露出一个勇敢的微笑，“只是有时候，眼睛会骗人，而我会害怕。”——害怕我看不到的另一面，害怕你终究会离开，像我生命中的所有人那样。

“那就让我们放弃视觉吧。”

“什——”话音未落，盖勒特将他一把拉了起来。一挥手，室内所有的蜡烛便都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淡淡的月光映射在地面上。盖勒特温柔地牵起了他的手，阿不思感到自己紧贴着对方的身体，被摆成了起舞的姿势。

“放轻松。”盖勒特在他身边耳语道，好似一道魔咒。阿不思立即顺从地放松下来，让自己的一部分重量倚靠向对面的少年。他们在黑暗中轻轻摆动起来，在光滑的地板上画着舒缓的圈。阿不思能感到对方的拇指轻

轻揉搓着自己的肩膀，简单的动作便让暖意淌遍周身。幸好，在阴影里，盖勒特看不到他轻易便涨红的脸。

是的，像这样在黑暗中起舞有种特殊的吸引力。什么都看不见，却更能感知到对方的存在——他的气息、他的心跳、他的温度，全都无比清晰。周围的暗影不再危机四伏，他有盖勒特在身边。

“华尔兹？”阿不思问道，灵巧地跟上他的步伐，“你知道华尔兹的意味吗？”

“爱人间的舞蹈。”盖勒特说着，将他搂得更紧了一些。阿不思不用看也能感受到他的唇的贴近，他微微仰头，凑向近在咫尺的温度。

或许，这一次，他终于摆脱了死神的阴影。或许，这一人，不会离他而去。或许，他终于可以尽情舞蹈、亲吻，享受生的乐趣了。

阿利安娜·邓布利多的名字被刻在了坎德拉的名字之下。

阿不思在葬礼后长久地伫立在墓碑前，脑子仍然嗡嗡作响，他似乎想了很多，也可能什么都没想，直到他感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身后靠近。

“你回来了？盖勒特？”他猛地回头，脸上带着不合时宜却来不及遮掩的欣喜。

“不要用他的名字叫我。”冰凉的声音刺入他的骨髓，他意识到了面前的是谁。

阿不思身形摇晃了一下，险些跌坐在地上。与盖勒特的模样如出一辙的死神走到他的近前，再次开口时声线柔和了一些：“我永远不会抛下你。”

阿不思颤抖着抬眼，望入那双熟悉的异瞳中。死神会化作自己眼中想要见到的模样？所以，他此刻想要见到的，依然是那个背弃他的人的假面。

“可惜你之前拒绝了我呢，阿不思，”死神伸出手，阿不思下意识地后退，直到磕上了墓碑，“但现在你没有了责任的负累，我再问你一遍，你愿意跟我走吗？”

“不——”阿不思低下头，不忍直视那张脸，“他会回来的，我会等着。”

死神发出一声轻笑。“他是不会回来的。”

“他会！”阿不思猛地抬起头，用尽作为格兰芬多的全副勇气，“而我也不打算拱手交出我的性命！”

死神认真地打量着他，上扬的嘴角逐渐垂落，威严的神情让阿不思浑身一颤，但他最终说的却是：“你爱他吗？”

阿不思立即张开嘴，唇舌已自然而然地圈起了一个圆润的弧度，但“爱”字却卡在喉咙口。他爱他吗？他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没错，但他妹妹的尸体就在他身后，被弟弟击中的鼻头还渗着血。他说不出口。阿不思咬住了自己的下唇。若那人是个怪物，那么爱他的自己也是个怪物吗？

调笑的神情回归了死神的脸庞。“我会回来的，阿不思，”他的声音依然柔和，像是在哄着一个受伤的孩子，“在那之前，谢谢‘你’将你妹妹的生命送给我。”

阿不思惊恐地抬眼，他突然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意味。“我……我没有！”

死神却没有理会他虚弱的反驳，他已经转过身，在消失前最后别过头道：“记住，阿不思，你是属于我的，终究会是。”

明天……

数十年的分隔之后，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了最后一晚。

明天……明天阿不思就将前往伦敦赴约。说来惭愧，他已经事先去约会地点探查了好几次，也已经在脑内将可能的场景演练了许多遍，但到了真正近在眼前时，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好似煎熬。

一连几天的失眠让他几近神经衰弱，今晚的他当然是仍旧无法入睡的。他必须想想办法，他不想神情恍惚地面见旧人。

但即使是在一片静谧中，身处霍格沃茨熟悉的寝室内，他的思绪还是不断滑向那些遥远的、短暂的记忆。颈间的血盟像是在回应他的思念，如同沸腾的热血般灼热难耐，但他却不愿让它离开自己的身体片刻。

他睁开眼，望入黑暗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黑暗中起舞的夜晚。眼不能见，但爱人的存在却清晰可察。他会亲吻他的眼睛，他的鼻尖，他的耳垂；他会虔诚地膜拜他身体的每一寸，用尽他罕见的耐心与温柔。但在长久的时间里，阿不思与人的肢体接触已经仅限于握手的短短几秒了。在有这么个盼头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多渴望被触碰，被看到，被接纳，被……爱。

盖勒特……

阿不思听到自己喘息间的呢喃，再也无法忍受地翻过身去，改为趴在床上的姿势。他在情急之下向自己的手套求助——那是他明天准备戴的手套，看在梅林的份上——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在低声呻吟间抬头，却猛地注意到枕边侧躺着的人，惊得他发出一声过分响亮的尖叫，又立即堵住了自己的嘴。

“我就把你的反应当作是惊喜好了。”死神玩味地勾起唇角，漫不经心地支着脑袋。他依然是盖勒特少年时的模样，一脸轻佻地在一旁看着他自渎。被这张脸盯着，让阿不思觉得愈发羞耻难当，但出于某个他自己也不明了的缘故，他没有停下，反而更加大了力度。

“如果你明天能见到他的话，我可能就又要改变形态了呢，”金发少年抬起手，打量着自己瘦削的臂膀，随后目光又回到阿不思身上，“但……他会来吗？”

会的，阿不思想说，但出口的只有压抑的低吟。死神为他无声的抗议微微一笑，他的一只手搭上了阿不思颤抖的身躯，近乎温柔地抚过他的脊背，冰凉的触感让他又是一阵战栗。

他继续凑在他耳边呢喃着：“他会来吗？你在想，会不会接受你的观点？还是会将麻瓜的餐厅化为火海？”他的嗓音也同盖勒特如出一辙，敲击在鼓膜上的音波让阵阵颤栗顺着阿不思的脊梁淌下，“你还在期望些什么呢，阿不思？你明知道你会空手而归。”

“你……你并不知道……”阿不思紧闭着眼试图反驳。

但死神只是轻轻一笑。“你知道你可以用情感引诱他，可以用自己作筹码，甚至可以哄骗他落入圈套，”他顿了顿，他的手一下又一下地抚过他赤裸的脊背，“但你什么都不会做，所以我知道，你注定空手而归，”

阿不思又发出一声低吟，半是痛苦半是欢愉，“阿不思啊阿不思……你和你放不下的自尊心——除了在我的面前。”

阿不思惊恐地意识到他突然翻身来到了他的身上。“我来帮你。”身上人凑到他耳边说，血盟应声收紧，让阿不思呛出一口恐慌的吐息。空气被逐渐剥夺，他的大脑陷入了迷蒙，只剩下死神鬼魅般的话语在他的耳边回荡。

“你爱他吗？”他再次这么问，但显然不指望此刻的阿不思作出回应，“承认吧，阿不思，你需要我，你离不开我。无论你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爱他，你最爱的终究还是我。因为只有我才看到你的全部，才能看穿你精心修筑的假象。无论你喊多少遍那个人的名字，你还是不得不向我靠近，因为你只有在这么做的时候，才能获得片刻欢愉。”

阿不思在窒息的尖叫中达到高潮。那是他最后一次感受到血盟滚烫的热量。

战场已化作了一片焦土，阿不思在烈焰环绕下步步接近他的宿敌，他几乎能透过火光看到死神的剪影。很好，他想，这是一个合适的终结。

“放弃吧，邓布利多，”盖勒特冲他吼道，声音破碎，“你赢不了老魔杖，你赢不了我。”

“我知道我赢不了，”阿不思露出一个疲惫的笑，“但至少，我能带着你和我一起下地狱，世界可以免受我们这两个怪物的侵害。”

他能从盖勒特的眼里看到难以置信、愤怒和失望，如果他足够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还捕捉到了一丝痛苦。无论那是什么，阿不思并不能与他共情，说实话，他此刻畅快极了，离死亡的解脱如此接近，他们将会脱离这个不自由的世界，他们终将是自由的。

“你抵上自己的性命也要阻止我。”盖勒特用陈述的语气发问，老魔杖在他手中闪着危险的荧光，但阿不思只是毫不畏惧地继续向他靠近。

这场漫长的决斗至少该让他明白了，无论他有多强大，仍不足以降服阿不思·邓布利多。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是完美契合的矛与盾。这是一盘死局——阿不思为自己设置的终局。

“是的，投降，或者同归于尽。”阿不思在他的面前站定，盖勒特曾经的金发已经完全化作了银白，但他的眼神却与半世纪前别无二致。

尽管他这样说了，但他完全没有期望对方选择前者，直到盖勒特举着魔杖的手在阿不思惊讶的目光中垂了下来。“一个吻。”他轻道。

“什么？”

“一个吻，用来交换这根魔杖，我的性命，任何你想要加于我的折磨，”他深深吸入一口气，脸上满是轻蔑，开口说的却是，“我投降，邓布利多。”

阿不思不由瞪大了双眼，“为什么？”

“因为……”他开口答话，却被阿不思强硬地打断了：“别说了，反正也不是真的。”——而且我恐怕无法承受那个原因。

一个吻而已，换取两个世界的和平，这是一场合算的交易，阿不思告诉自己。盖勒特的拇指摩挲过他的下颚，而阿不思点了点头。

当盖勒特倾身凑向他的唇时，死神和面前人的影像重叠，让他有一瞬间的晃神。在双唇接触的刹那，他的心跳漏了一拍，或许这就是终结，他想。

「如果我就这样死去，我也会满足的。」他记得他在第一次亲吻盖勒特后这样说。

「说什么傻话，我们会成为死亡的主人。我们会永生不灭。」当年无所畏惧的少年人这样告诉他。

然而，想要的终结却迟迟未至，他的心脏依然在胸腔内狂跳。显然，命运还不愿放他一马。

阿不思努力让自己保持静止，但身体却如同条件反射般地匆匆回馈。在他来得及制止自己之前，他便已经托住了盖勒特的后脑索取更多，手指深深埋入他的发丝——梅林——他的唇比记忆中更柔软、更温暖。在接触的那一瞬间，阿不思便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他的余生都会记得这个吻，记得这个告别，记得他曾离这个近似爱情的东西如此接近，然后亲手断送了再拥有它哪怕一次的可能。

直到盖勒特将老魔杖按入他的手心，他才回过神来。当他们重新断开亲吻，一切温柔烟消云散，盖勒特又回归了先前冰冷隔阂的模样。当火圈熄灭，一众傲罗将他带走，他都没有回过一次头。

阿不思低下头，怔怔地看向自己的手心，传说中的魔杖在他的手中轻如鸿毛，而柔软的发丝留在他指尖的触感正在飞速消失，仿佛从不曾拥有过。

当感知到有人从身后接近时，阿不思才再次抬起头，目光从脚尖回到镜面上，但镜子里依然只有一个身影。或许，死神并没有镜像，又或许他和镜中人本就是一般模样——定格在决斗那刻的最后一面，从发丝到指纹，完美复刻了他记忆中的模样，只是镜中人空洞的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澜，没有愤怒，也没有憎恶，他只是怔怔地盯着镜外的世界，一个没有生气的傀儡，正如“它”本就是的样子。

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让阿不思想起了数十年前立在墓碑前的自己，他的嘴角勾起了一丝自嘲的笑。只是这回，他没有回头，像当年那般心存希望见到那个人——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阿不思亲手确保了这一点。

“你最终没有把他交给我，”死神耳语道，“是因为你爱他吗？”

阿不思为这个问题发出一声冷笑，笑声在空荡荡的有求必应屋里回荡。事到如今，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任何字眼形容，但唯独不敢提“爱”。他闭上眼，抬手覆上自己肩头的那只手，感受着骨骼分明的指节冰凉的触感。这个一直在他身边挥之不去的阴影，最终确实成了唯一陪伴他走到这一步的存在。

阿不思终于深吸一口气，轻道：“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性命作为交换，”他重新睁开眼，望向魔镜，驱动自己毫无血色的双唇一字一顿地说，“带我走吧。”

死神竟有片刻的迟疑，好似因突如其来的惊喜而动摇。“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愿意——？”

“带我走，该死的死神！”阿不思打断了他，他能感到滚烫的泪水突然涌入眼眶——决斗以来他还没有掉过一滴泪，“你对我的折磨还不够吗？

五十年了，五十年！我只是在原地打转而已……我所爱的、所触碰的……一切的一切全都会化为灰烬！让我解脱吧！”他一把攥紧了肩头的那只手，猛地转过身，作足了准备贴近那双致命的唇——

转身的刹那，身后的存在突然化作刺骨的寒风穿透了他的身体。“太迟了，”凌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阿不思再次回身，惊恐地发现镜中人漠然的面具跌落了，换作一副生动可怖的疯狂神态，“我不想要你，谁会要你？你这副惺惺作态、自怨自艾的模样只叫我作呕！滚——！”

阿不思慌忙用颤抖的手指将厚重的幕布罩上魔镜。这是他最后一次主动来到这个地方。

阿不思让拇指抚过佩弗利尔饰章的印迹，他几乎即刻便要落下泪来。最后一块拼图当然要在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刻才肯现身，但他终于还是找到了它，不是吗？

「永生不灭并不是什么好事，」十七岁的阿不思总能找到用来反击的论点，「特别是当你的爱人还是凡人的时候。」

「但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复活对方，没有什么是魔法做不到的，阿不思，」而他年轻的爱人道出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是最热烈的情话，「况且，我不会比你活得更加久——」

当他戴上这枚镶嵌着黑宝石的戒指时，他以为他会见到自己的家人；至少，看到销声匿迹多年的死神狞笑的脸庞是他始料未及的。

撕心裂肺的疼痛和中了诅咒的认知迟了一秒才袭上心头。“你终于还是回来了。”阿不思在努力撑起身体时艰难地道。

“我从没有离开过。”死神俯下身，搀起了他——出格的温柔，赠予一个将死的人。

西弗勒斯为他治疗的全程，死神都立在他的身旁。阿不思静静地打量着不再年轻的魔药大师和他额前的汗珠，而身旁的阴影直到治疗结束也没有消散。他在西弗勒斯开口宣判前便知道了结局。

对此，他只是露出一丝苦笑。一生中，他有那么多次觉得“这会是一个适当的结局”，然而现在看来，他最终还是落得俗套——不合时宜地仓促收尾。

阿不思靠坐在他的沙发上，左手举着一封信，右手搭在膝头。死神慵懒地躺到了他的腿面上，抓起他焦黑的手与他十指相扣，然后温柔亲吻他枯朽的指节，像是在细细品尝诅咒的滋味。最后的这几个月里，死神与他几乎形影不离。他依然停留在盖勒特半世纪前的形象，也不奇怪，毕竟在那之后……他没有再见过他一眼。

他们时而会进行漫长的对谈，让他想起了许多本以为忘却的往事。阿不思并不介意他的陪伴，毕竟，那些不曾落笔，也未曾与任何人透露，死后恐怕也会带进坟墓的秘密，他都能与他和盘托出。他至少有一点没有说错——阿不思只有在他的面前才能流露出最真实的样子。

“我总是很高兴见你这么认真地筹谋与我永远在一起的计划。”死神继续把玩着他的右手，而阿不思只是轻叹一声，放下了信纸，摘下眼镜轻轻揉着自己的鼻梁。

“又是那个人的信？”死神抬眼望向他。

“是的。”

“你会写回信。”

“是的。”

“但还是不会寄出。”

阿不思重新戴上了眼镜，淡淡地瞥了他一眼道：“是的。”

“你在想念他，但你只是坐在这里，什么都不会做。”死神皱起了眉头，像是带着真实的困惑。

“这样是最好的选项。相信我，我们之间不能承受再一次的见面，或者更多一次交集。我只是希望他能有所忏悔，可惜我并不知道别种方法。”阿不思无奈地扯了扯嘴角。

“你怕你们死后也不能相遇？”

阿不思的目光落在信纸上，轻轻舒出一口气。“是的，我一直在担心他灵魂的状态，我希望他……我们还有时间。”

死神发出一声嗤笑，他松开了他的手，坐起身来。“我告诉过你了吗？你真是个自以为是、自相矛盾的老混蛋。”

阿不思也笑了，他微微摇了摇头。“你说过了，很多遍，我以为你早就习惯了，”他站起身，顺手从桌角的糖罐里捞出一颗金灿灿的糖果，慢慢剥开糖纸，“总之，我想说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我一直相信人的转变只在一念之间，而最彻底的自省常常出自于最深刻的孤独。”

一秒的停顿后，身后传来的一声问话听起来竟令人意外地不安：“你是不是永远不会真正属于我了？”

“开什么玩笑，我从不属于任何人，除了我自己，”口中的糖果让他出口的话有些含混，但他的口气无比严肃，“但我确实十分需要你。毕竟，正因为有你，我才至今仍然爱着爱情。”

“当然啦，爱的布道者邓布利多，”死神像是终于找到了他的软肋，他露出一个得胜的微笑，再一次抛出这个问题，“但你爱他吗？”

“哦，你真的有在听我说话吗？”阿不思微微一笑，酸甜的滋味在口中弥散开去，“爱啊，当然爱。”

坠落的感觉和飞翔类似，而这一瞬间似乎被无限拉长。他仰面望向慢放中步步倒退的星空，等着、等着那个纵身跃下的身影，好似某个坠落的天使。他紧紧地搂住他的身躯，将最后一吻印上他的唇瓣，为一世纪的追逐画上休止符。

而他的耳边还能听到曾经的对话，稚嫩的声线说着过于沉重的誓言，化作眼角的一滴泪挣脱了身体向天空飞扬而去……

「如果我就这样死去，我也会满足的。」

「说什么傻话，我们会成为死亡的主人。我们会永生不灭。」

「永生不灭并不是什么好事，特别是当你的爱人还是凡人的时候。」

「但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复活对方，没有什么是魔法做不到的，阿不思，况且，我不会比你活得更久——」

“——我会在另一头等着你。”

画像

半梦半醒间，阿不思的手下意识地探向身旁——那里空荡荡的，床上没有熟悉的温度。他疑惑地微微睁开眼，花了一点时间思考为什么周围的环境不一样了。不，他不在霍格沃茨的私人寝室内，但这里显然也不陌生……他意识到，他正躺在戈德里克山谷自己年轻时的房间里。

阿不思微微向窗边侧头，视线落在窗前的男人身上，盖勒特正逆着晨光洒在他的卧室宽阔的窗沿上，让他恍惚间想起了数十年前的夏。他这才想起，盖勒特这周刚从欧洲绕了一圈回来，便临时起意要回戈德里克。他已经请了太多的假了，阿不思告诫时刻处在被解雇边缘的格林德沃教授，他不应该继续忽略他的职责。但最终，他还是以“先知需要云游各地汲取灵感”为由劝服了阿不思在山谷度过一个周末。

他上次来这里，还是为了告别他的妹妹。盖勒特预见了阿利安娜的死期，在从死神手里偷得多年的时光后，她最终还是必须过早地离开他们。

AU背景设定：“[感官](#)”的后续；双教授；格林德沃预见了自己将会失明。

阿不思撒谎说自己请了学术休假，来山谷里陪伴阿利安娜走过最后一段路。盖勒特的“天赋”有时候确实不完全是他自己口中的“诅咒”，比如那一回，预言给了他好好告别的机会。

那么多年过去了，盖勒特浅金色的发髻已经褪成了银白。他正专注地低头盯着手里的速写板，几缕散发从额前垂落，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盖勒特近期对画画的爱好愈发高涨，走到哪儿都不忘带着他的绘画工具。尽管如此，阿不思并没能观赏到几幅他的作品，因为盖勒特不喜欢别人看到他未完成的作品，但更多时候是因为，他并不留存他的画作。他先前扛着他的画板从欧洲回来，颜料是少了不少，但一幅画都没带回来。当阿不思问起，他只是说，都记在了脑子里，就没有留存的必要了。

阿不思意识到，从他侧坐的角度来看，他是在画自己。他立即重新闭上眼，装作依然睡着的样子，不想打扰他伴侣的进展。阿不思并不喜欢魔法画像的概念，像是自己的一片碎片被困在了永恒的时间循环里一般。但盖勒特在素描或绘画上从不用魔法，他只是简简单单地对要画的人或物注入极大的关注，然后一笔一划地勾勒出来。阿不思喜欢他这种时刻里的关注，好似一种未出口的爱语。

“别装睡了，阿不思，我知道你醒了，”盖勒特轻道，话里带笑，阿不思咕咚了一声睁开双眼，“我知道你忍不住看我，”他对上阿不思的视线，向他挤了挤眼，“那就看着我吧。我本来也想画你的眼睛。”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执着于画我，还是这副睡得昏天黑地的模样，”他抬起一条胳膊试图伸个懒腰，“我已经老得看不入目啦。”

“别动，”盖勒特要求道，阿不思只好乖乖地摆回先前的姿态，“马上就好。”他向他微微一笑，“你是个难题，阿不思。我即使过目不忘，也还是画不完你的样子。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他语气无辜，像是在真诚发问。

阿不思为这句近乎情话的问话微一脸红。“我即使天天在你身边，听你的油嘴滑舌，却还是听不够。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盖勒特从画纸上抬眼，送给他一个狡黠的笑。“把你的袖口卷起一些，让我看到你的手腕和手肘。”他请求道，阿不思听话地卷起袖子，“我一直很喜欢你的手腕，你知道。”

阿不思并不知道，盖勒特从没有对他身体的某一部分表现过特殊的偏好。他惊讶地眨眨眼，“原来你是被我的手腕勾引的？”

盖勒特勾着嘴角走到床边，用画笔比划了几下，他的手托着阿不思的后颈，引导他微微改变了角度，他的拇指摩挲过他颈侧的线条，“嗯……可以这么说。”

他回到了窗边，再次将画板放到腿面上。欧洲之行为他原本苍白的皮肤镀上了一层小麦色，他仍穿着单薄的睡袍，在清晨的阳光下近乎透明，一边的翻领歪了，被压在颈侧。当他俯身落笔，领口可以露出蜷曲的浅色毛发，还有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阿不思想为他纠正翻领，想将画笔从他手中抽出，想向他索取全部的关注，但他此刻只能保持静止，让他的艺术家伴侣完成他的大作。当盖勒特的目光如此细致地描摹过他的身躯，他莫名觉得身体发烫。

“把头发擦到一边，我想看到你的左肩。”他要求颇多的画师再次开口。

“你这是在画像，还是在雕塑？”他抱怨道，为了缓解突然腾升的热度。明明是对方要他保持不动，最后却像是要对他进行全身扫描一般。

盖勒特只是头也不抬地解释说：“我想要记录你的一丝一毫。”

这话让阿不思错愕了一秒——并不是什么确凿的证据，只是所有被他压抑的细枝末节积蓄到这一刻终于达到了阈值，在他脑内拉响了警报。有一瞬间，他想起了当年陪伴阿利安娜的日子里，他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停留在他的妹妹身上，直到就连阿利安娜都察觉到了不对劲。“怎么了，阿不思？”她问，“你看起来，就像是在告别。”

阿不思认真地打量着他，而盖勒特只是沉着地对上他质疑的视线。这个人依然和平时一样波澜不惊，不露丝毫破绽。太平静了，阿不思可能识别不出他伴侣的谎言，但那么多年的朝夕相处，让他至少知道，对方有所隐瞒时会是什么样的神态。

阿不思终于露出一抹微笑，他翻身起床，走向盖勒特。“能让我看看吗？”

他不由分说迅速抽出那页画纸，但就在他将纸翻面，目光即将落定的刹那，手中的纸却突然燃起了火苗，他只来得及惊惶地松开手，后撤一步，画便在半空中被瞬间烧为灰烬。

隔着火星和飘舞的灰烬，他看到盖勒特浅笑的脸庞。“不要打破规矩，阿不思，它还未完成，”他的语气依然略带调笑，“不过，关于你的画作，可能永远未完成。”

他看起来，就像是在告别。

阿不思上前一步，视线在盖勒特异色的双眼间游移。“你有什么瞒着我，对吗？”他压低嗓音质问道，“不要向我撒谎。”

盖勒特依然直视着自己，但他抿紧了唇默不作声。若是开口，便是谎言。所以他只能沉默。

阿不思突然间觉得怒不可遏。“我们说好的，要对彼此绝对坦诚，记得吗？”

当盖勒特依然沉默不语，阿不思的精神向那双沉静的眼中望去，一如预期地受到了脑内屏障的阻拦，但此刻的阿不思没有遵守礼节的耐心。他强硬地向内探去，向更深、更深处……盖勒特抗拒着他的侵入，但他仍然没有避开视线。阿不思感觉得到，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在抵抗。

“告诉我……盖勒特，”他能感到泪水灼烧着他的眼眶，但他必须要得到他的答案，“不要抗拒我。”

盖勒特的表情终于起了波澜，他皱起了眉头，眼里闪过一丝疼痛和为难。“阿不思……”

简单的音节从盖勒特的唇齿间吐出，他念他名字的方式总是与众不同，元音在他的舌尖晕开温柔的波澜，而此刻听来却像是最后一句恳求。但在阿不思依然不减的压迫下，他终于伴着一声叹息敞开了精神的大门。阿不思想知道、怕知道的真相慢慢流淌入他的脑内，他的肩膀开始微微发颤——因为震惊，但更多的，是因为愤怒。

“你打算离开我……”他难以想象，他的伴侣要剥夺他再次听到对方呼唤自己名字的权利。

“我没……”盖勒特矢口否认，而豁然腾升的怒气让阿不思猛地挥起一拳，正中盖勒特的嘴角。他打得潦草，完全没有抱着命中的希望。但对

方丝毫没有躲闪，重重地吃下了他这一击，反而让他慌了神。手上热辣辣的痛觉让他有一瞬的茫然，泪水夺眶而出。

“你就要失明了，却什么都不告诉我，”他努力眨着眼，挤走眼里的泪花，为了看清眼前人，“你……你打算自己一个人消失。”他瞪着面前残忍的人，再次抬手，这回被盖勒特抓住了手腕。

“阿不思……”他露出一抹歉意的笑，“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如果是你的话，你不会这么做吗？”他牵着阿不思的手，带到他的唇边，轻轻一吻。

阿不思愣住了，他确实没有想过如果是他面临这种情形会怎么做，如果要告别这个光明的世界，如果无法继续早已习惯的事业和生活，如果必须要在很多事上依赖他的伴侣……“我不会想要让你看到我无助的样子，”他低下头坦白道，而盖勒特则默默点了点头，“但是……但是……”阿不思再次抬眼，新一波泪水涌入眼眶，他可以想象对方的孤单和恐惧，先知的天赋让板上钉钉的命运更显得讽刺，而他却一直在自己承担，就连阿不思——他最亲密的人——都不露风声。不，他不会想要这么做……如果是他，他会——

“我会希望你发现，我会希望你阻止我。”

当他再次抬眼，只见盖勒特依然在认真地打量着自己。他的微笑里有一丝疲惫、宽慰，以及会意。阿不思突然明白了，也许……也许他们想要的，是一样的。也许盖勒特也一直在等他发觉，等他说出那句话。

“留下来，盖勒特，留在我身边，”阿不思顿了顿，然后无比严肃地请求道，“让我成为你的眼睛。”

盖勒特怔了一下。“你有自己的生活，你那么忙碌，我不希望你为了我……”

“你说过，你‘见’到过，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分道扬镳之后，一辈子都没能在一起，记得吗？”他轻轻摇了摇头，继续道，“我们欠彼此长久的时间——一世纪那么久，但现在，你在这里，我也在这儿，我们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他捧起了盖勒特的脸颊，确保他听清楚自己的话，“你想要用画笔定格我的模样，我也一样。无论你拥有或是失去多少，对

我来说，你都还是最初的样子。”——在这里，在故事开始的地方，在第一句誓言落地之时。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阿不思……”他犹豫犹豫地开口，阿不思以为他即将说出更多推拒的话语，但他只是深吸一口气，然后郑重其事地启唇，“ich liebe dich.”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阿不思终于破涕为笑。“我也是。”他轻声喃喃道，然后用一个吻签订了他们新的契约。

圣人与诗人

盖勒特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困住他五十余载的铁栏杆被轻易越过，简直像个笑话。脱离了沉重肉身的灵魂如此轻盈，他在半空中悬停，最后一次回头望向纽蒙迦德。从高处俯瞰，他记忆中巍峨的要塞竟显得如此渺小而孤单。他亲手设计的建筑，错综复杂的结构将古老的魔法编织其内，如今却已化为了废墟，只剩下主塔孤零零地耸立在暴风雪中，像是一座早被世人遗忘的荒墓。

关押了他半世纪的牢笼此刻看起来竟这般陌生，让他一时不知是更惊诧，还是更悲愤。纽蒙迦德，他为它取名时曾是如此踌躇满志，它本该见证辉煌，本该受万众瞩目，本该成为魔法历史新篇章的原点……但这，这就是它的终结。

“你必须抛却过去向前看，如果你不想化作鬼魂的话。”死神的长袍在狂风中飞舞。

灵感来自戏剧 *我们的小镇* (1938)。

“心怀遗憾不是我能控制的事。”盖勒特回过头，不聚集的视线投向重山之外。

“如果你想，你可以选择过去的一天，重新经历生者的世界，”死神顿了顿，然后补充道，“而且，因为过去已成定局，你做的任何事都不会造成后果。”

盖勒特为这个可能性感到不可置信。“可以回到生者的世界？那为什么还会有任何人愿意跟你离开？”

“我不知道，”死神只是坦诚地陈述道，“但这么选择的每个人最后都会回来。”

“那好，”盖勒特不假思索地应下，经年的单独监禁已经让他的记忆不再可靠，他有太多流逝在指缝间的记忆碎片想要重拾，他没有理由放弃回到过去的机会，只是……“那么我选……”

太多的选项了——决斗那天？看看命运会不会有别的解法？还是应该重历里程碑式的时刻？第一次杀生？第一场胜仗？阿利安娜死的那天？血誓那天？初遇？又或是重逢？一天……仅有短短的一天，哪一天能有足够的分量，值得他重访？而死神已经一挥手剥夺了周围的全部光亮。“你必须作出选择。”他在一片黑暗的混沌中提醒道。

就在盖勒特逼迫自己作出抉择的同时，一股强大的吸力已然将他吞噬，好似久违的门钥匙扭转空间的漩涡，只是这回，被扭曲的是时间。

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树叶的沙沙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震耳欲聋……盖勒特猛地睁开眼，只见吊灯的坠饰正伴着从窗缝漏入的风轻轻摇晃。盖勒特怔怔地盯着它看了好几秒，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睁眼便能看清这个世界——太过清晰、太过嘈杂了。他几乎记不得自己曾经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他小心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缓缓坐到床边，但他显然是多虑了，他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关节发出抗议。哦，青春……盖勒特抬起右手，这只不过不带皱纹和青筋、毫不颤抖的手近乎陌生。指尖闪出一丝火花，然后又是一闪，随后一根魔杖飞入了他的手心，魔力淌过周身的感受好似火焰烧过血

管，让他浑身一颤。没有老魔杖嗜血的窃窃私语，他的第一根魔杖显得如此轻盈随性。

他起身将魔杖对准窗帘，但在他施咒打开窗帘之前，布料就突然燃起了大火。他手忙脚乱将火熄灭的时候，他的窗帘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了半截。

“没事吧，盖勒特？”楼下传来他的姑婆的呼唤，“醒了就下来吃早饭哦！”

“没事！”盖勒特慌忙下意识地应道，“就来！”他为自己青涩的嗓音愣了一下，这段对话似曾相识。

他站到窗前，记忆中的小镇似乎还在沉睡中，又或许这里一直都是如此。这个他本打算短暂驻足的庸俗小镇，不知为何就被赋予了翻天覆地的意义。天空阴沉沉的，玻璃上映出了自己年轻的脸庞。他伸手触碰自己的映像，玻璃在指尖的触感微凉，并没有夏天的气息。真是古怪，他记忆里这两个月一直都是晴空万里、酷热难耐的。

盖勒特下楼时，桌上已经摆上了一只冒着热气的餐盘，空气中是煎蛋培根的气息。他瞥向桌上的预言家日报，上面的日期让他心下一沉。他不记得这个日子有任何特殊之处，他和阿不思认识想来还不久，他为什么会回到这一天？

他拉开一张椅子坐到桌边，巴希达还在厨房里忙活着。他盯着他姑婆的背影感到一丝恍惚，她仍然年轻，盘起的卷发里编着花园里新采的花，一边挥舞魔杖做着饭一边哼着小曲。盖勒特看得出神，直到她转过身来，端着她自己的餐盘坐到桌边，他都一口没有动。

“怎么？没胃口吗？”巴希达向他投来关切的目光。盖勒特望入她眼中，他意识到过去的自己从未好好看过她一眼。

“不，我没事。”——只是已经半世纪没有入口过温热的早餐了。盖勒特低下头，专心致志地切开他的煎蛋。

“吃的住的，有什么不习惯的要和我说，”他的姑婆继续喃喃道，“我不知道你在德姆斯特朗那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只能尽力揣测一下你的喜好……”

如此家常的氛围让盖勒特逐渐觉得诡异而不适。当年的他从没为这种细节驻足过一秒，他没有时间，他总在下一段征途上，而如今，他感到一丝过去从未有过的沉重的情绪——怀旧？盖勒特·格林德沃和怀旧的情绪毫不匹配，特别是对再也回不来的东西。

“为什么？”盖勒特唐突地打断了中年女巫的唠叨，透过他年轻的躯壳，他苍老的灵魂不得不发问，“为什么二话不说就接纳了我？在家族其他人都以我为耻的时候？为什么不对我被开除的真相刨根究底？而是轻易接受了我的说辞？”有一瞬间，巴希达只是诧异地看着他，让盖勒特以为她终于冲破假象看清了她面前坐着的究竟是怎样一只怪物。然而，一秒后，她只是和蔼地一笑。

“你问我为什么？这是什么傻话？”她眼里闪着的光亮同样从未在盖勒特的记忆中留痕——直到此刻，“因为你是个很有潜力的孩子，盖勒特，我一直知道。而且，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一次错，就否认他的全部，不是吗？”

盖勒特沉默了，他放下了刀叉，第一次认真地打量这间小屋，打量面前专门为他准备的食物，打量被他忽略和鄙弃的一切。

“你口中的孩子……”他缓缓开口，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与他无关的故事，“会亲手掀起一场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千万人会因他、为他而亡——不要问我他们的死最终都是为了什么，”他一拳击打在桌面上，立起身，他的目光停驻在壁炉架上的相框上，嗓音逐渐平静下来，“而你……你会一直留着他的照片和他的书信，即使他早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孩子’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与过去的幻影辩论，向尘埃落定的历史发起诘问，明明他周围的人向来听不到他的呼声。事实也确实如此，巴希达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忙着用餐刀与自己盘中的培根搏斗，口中继续呢喃着家长里短。

“别磨蹭了，盖勒特，你得早点收拾好，之后不是还要去见阿不思吗？”这个名字让本已背过身去的盖勒特停下了脚步，“我很高兴这孩子能有你的陪伴。他实在太孤单了……”

他忍无可忍地扭头向门外走去，留下巴希达一人继续对着虚空唠叨着。盲目的人们，尽数被他的伪装迷惑，没有一个阻止他的“计划”，没有一个预判他的偏离，没有一个教过他有什么东西一旦破碎便是连魔法都不可修复的。无论是拥有还是毁灭，未免都太轻易了。

这一天尚早，他却已经觉得疲惫极了，看起来这具年轻的身躯也无法复苏他早已老朽的内核，但他还是得去见那个他本以为可以拯救他的人。他走向不远处的山坡，他还记得那里——阿不思和他约好的见面之地。

阿不思迟到了。盖勒特不记得曾经的阿不思有迟到过那么久，他似乎总迫不及待想见到自己——一如他预期的轨迹。但话说回来，这可能只是又一个记忆的偏差。

当他终于出现时，连太阳都已经从层层乌云中挣出了一丝光亮。“抱歉，抱歉，”他年轻的爱人抱着厚厚一沓羊皮纸和书本向他奔来，“家里有一些需要我照料的事情，耽搁了一会儿。”

盖勒特没有立即回话，他花了一点时间打量眼前鲜活的少年，他气喘吁吁，脸颊微红，赤褐色的发乱糟糟的，飞扬在风中，比他记忆中的更加明艳。他等候着对方从慌乱中抬眼，对上自己的视线。是的，就是它了，那双清澈的蓝眼睛，他记忆里永远不够真切的那片拼图，此刻就在自己眼前，还没有被负罪和悔恨玷污的蓝宝石。“……盖尔？”见他许久不作声，阿不思迟疑地问道。

这个隔了一个世纪的亲昵称呼让他的心微微一颤，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轻声应道：“可以想见。吵了一架？”

阿不思垂下视线。“我不是我的家人需要的那种人，但他们只能拿我凑合了。我猜阿不也是因此埋怨我，我可以理解。”

当时的盖勒特会如何回应呢？答案显而易见——一个可以利用的弱点，一句期待反驳的自我怀疑，一种必须打破的顺服。盖勒特听到自己说：“不，你确实不是你的家人需要的，”阿不思怔怔地抬起眼，无措地望向他。是的，他会确保自己吸引阿不思的注意，即使是通过残酷的话语，然后再给予他所急需的慰藉，“但你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阿不思，你自己

也知道自己的潜质，而魔法就是让这些原本就有的潜质发挥出来的力量，”他的意图如此明显，他不确定当时的阿不思是否看穿了他的动机却依然信了他的全部，“你若是觉得这个小镇拘束了你，若是需要一个人来说给你听，那我就告诉你——你的直觉完全正确。”出口的话无比流畅，类似的话他后来说过无数遍，每回都能在面前人的眼里放一把野火，屡试不爽。

但此刻，阿不思的眼里却出奇地平静——一如既往地明亮，没错，但看不到波澜。盖勒特一时分辨不出他的情绪，这并不是常见的事，也许多年监禁到底还是钝化了他的感知。阿不思只是看上去有些羞涩地低下头，将怀里的书本放在草坪上，说道：“比起谈论我的潜质，还是让我们来谈谈你的吧。”

盖勒特和阿不思一起坐到了草地上，视线扫过面前的书本——各类关于预言的古籍和新发现，还有许多自封的先知自己的著作和传记。电光一闪，他突然之间记起了这是哪一天，那是他在阿不思身边第一次经历预言之后，他好心的恋人自作主张为他收集了各种资料，却被他固执地拒绝，辩论发展成一场激动人心的决斗，一如既往地以平局收尾，后来、后来，那是阿不思第一次对他说……

“阿不思……”他缓缓开口。

“我知道你不想多谈，但我很担心你，”阿不思挑起一边的眉毛，郑重地劝说道，“恕我直言，你上一次经历预言的模样，不像是完全掌握了的样子。即使不能帮你解读，也至少能让你好受一点，不是吗？”

而当时的他没有完全相信对方的话，毕竟他生命中的所有人都只是希望利用他的天赋而已。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只是趋利避害的生物而已，他没有告诉阿不思自己看到的全部未来，他将残酷的未来扭曲成辉煌灿烂的前景呈现在他年轻的恋人面前，直到那个未来终于降临的那天。

十六岁的盖勒特会有千万条反驳的理由，避免谈论预言，避免敞开心扉，但此刻，他不想绞尽脑汁为避不开的未来百般算计，他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他只想在阿不思身边多待一小会儿，多听一听他的声音，最后一次。

于是，他将曾经的自己原本该说的话吞入腹中，然后在阿不思诧异的目光中躺到了他的大腿上，抬眼轻道：“那就和我讲讲吧，过往先知的故事。”

阿不思似乎为他的开放态度喜不自禁，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起了自己的发现，他悦耳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从下向上望去，他近在咫尺的爱人清晰得不真实，这是连梦中都少有的场景，也可能这本就是一场梦。

某一时刻，他可能是打了个盹，就好像真的回到了一世纪前的某个平和的午后，什么都不适合干，除了在芳草的清香中依偎在爱人的怀里。手指轻柔地抚过他的脸庞，即使他们之间隔着一生那么长久的时间，他千疮百孔的灵魂似乎仍能得到治愈。

但很快，一滴水滴落在了他的额前，接着又是一滴，冰凉凉地敲打上他的眼皮。一双手摇晃了一下他的肩膀。“醒醒，盖勒特，下雨了。”

真是奇怪，他完全不记得这场雨，记忆里的晴空从未休止。他不情不愿地站起身，阿不思牵着他向不远处的一棵树走去。

“估计只是短暂的阵雨，虽然可以用伞咒……”他将一只手掌抵上树干，枝丫随着魔力的涌动微微震颤，盖勒特惊讶地抬头，看着头顶上的枝干急速生长，绿意争先恐后地从枝头冒出，原本稀疏的树叶变得茂密，为他们遮掩了雨滴，“但在树下避雨的话，手就能解放出来，”阿不思冲他挤了挤眼睛，“做点别的什么事。”

魔法，精妙的魔法。不只是粗略地扩大尺寸那么简单，阿不思让树木沿着它原本的轨迹呼吸生长，如同顷刻间经历了数十年的时光，每一缕脉络，每一个木结都细致入微。当时和此刻的盖勒特想的必是同一件事：如果有谁能如他信中所说地仅仅使用“必要的暴力”的话，那就只有他了——他和他的优雅与自制，是盖勒特所缺乏的。他本该待在他身边——看在梅林的份上——他本该拯救他的，在一切都太迟了之前。

“别那么诧异地看着我，我又不是在凭空造物，”阿不思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挑眉，然后引用了他刚说的话，“我只是用魔法让它原本就有的潜质发挥出来而已。”

又是一个机会，盖勒特记得自己当时说的话，但此刻却欲言又止。“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他的爱人微微偏头，一如既往地观察敏锐。

雨点击打在叶片上，为他的心跳伴奏。他感到痛苦，极大的痛苦。他突然觉得无法继续承受这一切——错失的、无法挽回的一切，被忽略的细节和被扭曲的真心。

年少时自己的话语在耳边回响，盖勒特用干涩的声线将它演绎出来，只为了重温这些话落在舌尖的感受。“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掩藏这样的潜力是一种罪恶，”他深吸一口气，“这……很美，你很美，阿不思，还有我们之间创造的这个东西，这样的美不该仅限于一个秘密，我们必须分享给这个世界。”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提线木偶，本该激动人心的台词在他口中好似棉絮。

他们创造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究竟是真实还是谎言，当时的他自己都不甚确定，但面前的少年立即就领悟了。阿不思倾身凑向他，轻轻触碰他的唇，比记忆中柔软温热千万倍，盖勒特的双眼自动闭合。在逃离之前，他允许自己最后一次享受这个吻。

一吻终了过后，阿不思将会向他第一次告白，少年人会将“我爱你”三个字说得清晰无误，像是第一次练习一道咒语。而他……他会以一句“我很高兴你在我身边”敷衍了事，平日里巧舌如簧却被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磕绊住了。而他并不知道，这般踌躇究竟是因为这句话不是真心，还是因为它正是真心。

阿不思断开了亲吻，深深望入他的眼中，他缓缓启唇。他们将正式成为爱人，然后将用一辈子否定和掩藏这一刻的激情；他将迫不及待地呈上自己火热的真心——任人宰割，而盖勒特也将如愿赐他那道伤，一次、又一次。盖勒特突然意识到，他难以忍受再一次听到那句爱语，那把开启一切悲剧的钥匙。带着未来的记忆重历往事竟是如此残酷之事，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对不起……”盖勒特抢先一步阻止了阿不思即将出口的话。

“什么？”

“抱歉……我很抱歉……”他抓着阿不思的肩膀，将他推远了一些，“我想，我必须离开了。”他理解了死神所说的话——为什么人们都会心甘情愿的选择返程。来自未来的迷途之人，在生者的世界里没有归处。

盖勒特转身踏入雨中的前一刻，一只手拉住了他的臂膀。在他准备甩手之前，阿不思的话止住了他的脚步。

“谢谢你，”他说，他的嗓音有一丝细微的变化，令盖勒特猛地回过头，“谢谢你选择这一天。”他补充说，然后微微一笑——不再是羞涩或是天真的笑，而是经风历雨之后才会有的笑，带着一半的苦涩和一半的释怀。

“阿不思？”他难以置信地念出这个名字，像是透过躯壳呼唤着一个远在天边的魂灵。

“是我。”

盖勒特一时愕然，愣了好几秒后才终于平复到可以再次开口。“你会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天？”

他本该想到的，阿不思也拥有同样的机会，但他可以想象对方选择童年的某天，与自己的父母重聚，或者回到霍格沃茨，毕竟那里一直是他的归处；他有那么多的选项，但无论如何，他以为阿不思绝对不会选择见到自己。

“我也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阿不思微微一笑，然后思忖着道，“我其实并不太清楚……我可能只想从心所欲一回。”阿不思这样说着，让盖勒特的心脏漏了一拍。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他难以想象自己仍能是对方的心之所欲。

“我想选择平淡的一天……事到如今，你也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即使只是平常的一天，对于返乡的逝者来说，也已经足够‘意义重大’了，”阿不思眨了眨眼，盖勒特似乎可以在他眼里看到一丝湿润，“况且……这是我第一次真诚地表达爱——第一次，也是对唯一一人。”他这样说着，然后又略带调侃地道，“不过，你剥夺了我的这个机会呢。”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他再次追问，而阿不思只是轻笑出声。

“你反常得太明显了，盖勒特。以前的事你不会全都不记得了吧？”

“我当然记得，但我可不像你那么会演，”盖勒特忿忿地申辩道，“我无法复述曾经出口的那些愚昧无知的话，在我真实地经历了未来之后。我们……错过了那么多，阿不思。”他的声音逐渐轻了下去，而阿不思只是轻轻地拢住了他的肩。少年人身形单薄，但这个拥抱却无比坚实。无需多言，他们知道彼此的全部心事。他们道过了歉，也道过了谢。可能，这就够了。

“有没有人在活着的时候，也能留意到他们所经历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盖勒特打破了静默，在阿不思的耳畔轻轻呢喃道。问他，更是问自己。

“恐怕没有，”阿不思应道，“除了圣人和诗人，他们中的一些或许可以。”

不知何时，雨已经逐渐停了。盖勒特松开了拥抱，但没有松开阿不思的手。他看着他的爱人，而他的爱人看着他的家乡，黄昏的阳光为山下的一排排小房子染上了金色。阿不思俯下身，指尖轻触沾着雨滴的草叶，他在他眼中看到了一丝不舍。

“这个世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盖勒特逼迫自己收回视线，劝诫自己，这个剥夺了他一切的世界不值得他的告别，“活着就是这样，在无知中浑浑噩噩地兜圈子，不停地践踏着那些……那些与自己有关的感情；挥霍着自己拥有的时光，就好像能活一百万年一般；永远沉浸在一个接一个自以为是的激情里难以自拔。你现在也该知道了——这就是你恋恋不舍的世界，不过是无知和盲目罢了。”

阿不思抹去眼角的泪滴，重新直起身，他的视线终于回到盖勒特的身上。“哦，盖勒特，这不是全部的真相，你自己也是知道的。”

盖勒特终于允许自己最后一次放眼望向戈德里克。此刻，半空中出现了一道浅浅的彩虹，透明得不真实。他捏了捏爱人的手，像是想确定身边人是真实存在的。“但活着的那些人，他们并不明白，不是吗？”

“不，亲爱的，他们不明白。”阿不思最后望了一眼家的方向，然后同他一起转过身，离开生者的世界。

秘密

阿不思毛茸茸的脑袋原本靠着盖勒特的肩膀，但随着轻微的鼾声传入耳中，盖勒特很快便放任他舒舒服服地枕上了自己的膝头。

客厅里仍然弥漫着朗姆酒醉人的香气，盖勒特低下头，出神地观察着看上去熟睡的人。介于赤褐与栗色之间的柔顺发丝披散在他的腿面上，让他感到轻微瘙痒，他最新结识的好友脸颊上带着不自然的红晕，一路红到了耳朵尖，本就樱红的嘴唇沾染了酒液，微微分开，看起来十分可口……盖勒特知道自己的酒量，他确信自己没醉——直到此刻。

在德姆斯特朗，他自然不乏和朋友们醉成一团的经历，但今天有些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呢？盖勒特思索着，他邀请阿不思共饮他从奥地利带来的“当地特色”的确心思不纯。阿不思时刻拘谨、步步设防，大脑屏障向来毫无破绽，他好奇对方被酒精松动的模样。他有一些重要的疑问，或许今天就能得到解答。但现在，看着膝上的人一脸毫无防备的模样，他竟生出一丝不忍打搅的心思——只是一小会儿。

“阿不思……”他轻叹道，同时用手一下下捋过阿不思的发丝，而阿不思只是发出一声含混的哼哼，然后向盖勒特的方向翻过身，双臂紧搂住了他的腰，伴着一声满足的喟叹将脸埋进他怀里，就好像他是世界上最舒服的抱枕。

盖勒特无奈地叹出一口气，正当他打算打消原本的念头时，脚步声从厨房的方向靠近客厅。

“盖勒特！关于小孩子饮酒的问题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巴希达一手叉着腰，一手提起茶几上的蜜酒罐皱眉打量着。

“我不是小孩，”盖勒特反驳道，“而且Rumtopf也只是饮料而已。”

“用烈度朗姆酒做的Rumtopf你说不是酒？！阿不思是不是把里面的水果也都吃了？”巴希达提高了音量，阿不思在盖勒特的怀里发出一声不满的闷哼。

“嘘——”盖勒特将手指架到唇间，然后满不在乎地申辩道，“我又不知道他那么喜好甜口。”这不是实话。尽管认识时间不长，盖勒特非常清楚他的新朋友有多喜欢甜食——以及在充分的糖分掩饰下，他有多大可能落入“圈套”。

巴希达瞪了他一眼，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那你得负责把阿不思安全送回家去。”

盖勒特张开嘴，还没来得及出声，阿不思便突然扬起了脑袋。“回家？”他懵懵懂懂地问道。这个人头发蓬乱、迷迷糊糊的模样差点让盖勒特笑出声。

“是，阿不思，你的睡觉时间到了。”盖勒特惊讶于自己能用上哄孩子的语气。

“路上扶着点，喝了酒不准幻影移形！”巴希达警告道，但阿不思似乎完全没听到，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盖勒特身上。他搭着盖勒特的肩，大睁着眼，盖勒特都能从他眼里看到自己的倒影。

“一起？”他问，然后咧嘴送他一个过分温暖的笑。

盖勒特似乎预感到了阿不思要做的事，但在他来得及阻止之前，扭曲空间的吸力便将他们一同卷了进去。

当他伴着一声惊喘落在木地板上，他慌忙环视四周陌生的环境。怀里的人依然抓着他的肩，不知被什么逗乐了，咯咯地笑着。从屋里的红金装饰、灾难般的衣橱和与之对比鲜明的规整书柜，以及怀中人放松的状态来看，这是阿不思的房间。

“阿不思·邓布利多！”楼下传来阿不福思粗声粗气的咒骂，“我说过一百遍了，不准往家里幻影移——”

阿不思不知何时握于手中的魔杖一闪，吼声戛然而止，隔绝声音的屏障稳稳地罩住了整间房间。盖勒特还来不及感叹阿不思在醉酒状态下施咒之精准，只见他又用魔杖一点自己身上的衣服，瞬间换上了缀满金色五角星的纯白睡袍（还没忘了头上的那顶可笑至极的尖顶睡帽），然后抬眼看向盖勒特。盖勒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在他撤身之前，他便觉得身下一阵清凉。当他做足了心理准备低下头，只见自己身上原本的衣物全部不翼而飞，一块紫红色的“布”替代它们覆盖了他的身躯——恐怕是阿不思的某件备用睡袍，剪裁令人发指，但面料的确很舒适，这点他必须承认。

“睡觉。”阿不思喃喃着，牵着盖勒特的手便往床边走，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满眼期待地仰头望向他。

“是的，你睡觉，”盖勒特俯身，引导阿不思躺下来，然后将他塞进被窝里，“我们明天再见——如果你想的话。”

“你要走？”阿不思眉头紧蹙，一脸茫然不解的样子又差点让盖勒特笑出声。

“是的，阿不思，你喝醉了，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盖勒特环顾四周，问道，“你把我的衣服变去哪里了？”

阿不思抿紧了嘴没说话，但一秒内他的目光瞥向一旁的柜子，又迅速收回。这自然没有逃过盖勒特的眼睛。“谢了。”他说着便企图起身，但他的手臂被阿不思拉住了。

“等……我知道我在做、做什么，”阿不思说得磕绊，但表情坚定，“我喜欢你，我想要你留下。”

盖勒特为这句突如其来的表白愣了愣，但很快又勾起了嘴角。“是吗？那也要等你明天清醒了，我再问你。”

“但是——”

盖勒特跪到床边，一根手指抵上了阿不思的唇，然后送给他一抹微笑作为安慰。“明天。”他再次强调。

而阿不思飘忽的眼神却瞥向上方，脸上是一种梦幻般的神情。“盖勒特……”他伸手，轻柔地传入盖勒特的发丝，“你的头发被星光染成银白色的了。好美。”他的目光回落向盖勒特的脸庞，让他一时不确定对方说的是头发、星光，还是他，“但明天你还会在这儿吗？”阿不思突然问道，原本迷蒙的双眼此刻认真地望入他眼中，抓着他臂膀的手指收紧了，颠来倒去地呢喃着令人费解的话，“银白的，好像透明一样，像是天使……或者仙子……像是随时都会消失，然后我就会再也找不到你，你能不能告诉我——”

正当盖勒特准备嗤笑他的友人童话故事看多了的时候，他感到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向他压来——并不是物理上的力量，而是精神上。阿不思的存在从他们的视线交接处跌入他记忆的深渊，毫无预警，长驱直入，带着醉汉的莽撞，但又有大师级的精准。

阿不思是知道的，他恨极了隐私被侵犯的感受，他的大脑是他的圣地，绝对只属于他一人的净土，而此刻更令盖勒特惊惶的是，自己对阿不思的闯入完全无力招架。

一时间，脑内就像是一间堆满了暗黑秘密的房间被一道闪电点亮，一切昭然若揭，所幸它们中无一引起阿不思的兴趣，他要找的东西极其明确，而盖勒特从没感到如此脆弱而失控，任由阿不思在瞬息之间刺透了层层叠叠混沌的思想和情感，触及最深处的某个微弱跳动着的东西——他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东西。

透过它浅蓝的外壳——它呈现给世界的一面，其下的脆弱之物覆盖着一层金色的光晕，一个弱点，一种柔软，尚未成形却早已生根；内核闪烁着猩红，湿润、温热、多变，仿佛柔韧得可以捏做任何形态，又仿佛动荡得时刻可能爆裂。

像是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未经允许发觉了不该触及的东西，阿不思匆忙从盖勒特的脑内跌出，他扩散的蓝色瞳孔里写满了惊恐，而盖勒特的震惊恐怕不比他少。“对……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他慌张地摇着头，结巴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盖勒特考虑了一下扭头就走，他尚在成长期的同伴如此危险，他早该知道的，他有十足的理由生气——或是嫉恨。但当他几秒内平复了呼吸，他最终只是浅浅一笑。他抬起一只手，抚过阿不思的脸庞，帮助他紧绷的身体放松下来。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他只是笑道，然后温柔地亲吻他的鼻尖。

“昨晚的事你真的一点也不记得了？”盖勒特将信将疑地问道。

“真的记不起来了。”阿不思揉着额角，垂头丧气地应道。

“那我被你变没的袜子怎么办？”盖勒特挑眉质问道。

阿不思扯了扯嘴角，然后抬起头，带着讨好的微笑道：“我帮你亲手织一双如何？作为圣诞礼物。”

盖勒特抱起双臂，装模作样地考虑了一会儿。“行吧，但你擅自闯入我脑内的事呢？”

“我……我真的这么做了？”盖勒特审视着阿不思眼里真实的震惊，“梅林啊，盖勒特，我知道这是你最讨厌的了！虽然我真的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但你惩罚我吧。告诉我该怎么补偿你。”

这话让盖勒特重新勾起嘴角，阿不思的反应一如他的预期，而他也自然准备好了答案。“教我大脑封闭术，阿不思，我要把你所知道的全都教给我，我要你把我教得连你自己都难以窥伺。”

阿不思眨了眨眼，然后认真地点点头。“听起来是个合理的补偿。”

他的秘密并没有被戳穿，盖勒特感到十分庆幸。至于要把这个秘密保守多久，他还没有想好。也许一天，也许一生。

残忍

全身静止，只有眼球在眼皮下快速滚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纽蒙迦德主卧的床尾，而彻夜未眠的阿不思在好奇盖勒特正做着什么样的梦。

当他终于深吸一口气，猛地睁开双眼，阿不思加重了握着他手的力度。我在这儿，他用触感告诉他。盖勒特的目光逐渐聚焦在他身上，像是从遥远的地方长途跋涉归来，阿不思认得这种眼神。

“噩梦？”阿不思轻声问道，他翻过身关切地望向对方，虽然他知道盖勒特不会告诉他梦的内容。

盖勒特吞咽了一下，缓缓地眨了眨眼。“你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搞砸了一切，试图弥补却都于事无补，但你不得不竭尽全力最后一搏，”他叙述着，眼神从阿不思身上移向天花板，“突然间，你醒了过来，发现是一场梦，于是如释重负，觉得可以抛却那个世界的一切真是……太好了。”

“经常，”阿不思思忖着道，“但更多时候，我会希望我做的梦一直持续下去……我会感觉清醒将至，然后在最后的时刻里为之惋惜。”他顿了顿，然后重新抬眼，挤出半个微笑，“但也只是希望而已，我总会醒来。”

盖勒特在认真地打量着他，脸上带着阿不思读不懂的表情。“你有心事？”盖勒特的一只手抚过他的脸庞，让阿不思有一瞬间的惊讶，但话说回来，要察觉到他失眠的蛛丝马迹恐怕完全无需摄神取念的协助。

他决定实话实说。“我听到了流言，他们说你预言到了，一名默然者会杀死你最惧怕的人。你在试图找到他。”这显然是刻意散播的流言，至于真实成分几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以为我们约好了不谈论我的计划。”盖勒特一如所料地不置可否。

“所以说这确实是你计划的一部分。你打算利用默然者的力量。”阿不思用陈述的语调追问道。

盖勒特依然没有直接答话，停顿了一秒后，他只是淡淡地问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担心……”阿不思有意识地深吸一口气，这个话题令他格外不适，几十年的时光也没能磨灭旧伤的疼痛，但如果将他自己作筹码可以劝盖勒特留下，他觉得有必要一试，“我感觉，你计划要做的事，会让你离我越来越远。如果你最惧怕的人是我，那么上一个默然者已经杀死我一回了。这一名默然者——无论他是谁——都不会带来你想要的。”

盖勒特却笑了。“我会找到他的，阿不思，我会确保你、我们不会受到伤害。”他保证道。阿不思并不为此惊讶，但他的担忧丝毫未减。

“不要去做——无论你打算做什么。就快要无法回头了，盖勒特，如果你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那就没人能救得了你。”话出口后，阿不思才意识到这听来像极了作为教师的口吻。

盖勒特的笑意逐渐从他的眼里退却，残留的一丝痕迹玩味地挂在嘴角。“有时候你说话的方式让我不确定究竟谁才是先知。”

而阿不思还不打算就此放弃，他支起了上身，俯视着盖勒特道：“你开始了这件事，记得吗？是你打破了沉寂，请求与我见面，我们才走到了这一步。”

“你后悔吗？”

阿不思微微摇了摇头，然后垂下眼，轻声说：“但我不知道哪种现实更加残忍——我们再无交集、形同陌路，还是像现在这样躺在同一张床上。如果最终我还是要站到你的对立面，我想我宁愿从未开始过。你有很多面，但你对我从残忍。所以——”他抬眼，重新搜寻着盖勒特的视线，捕捉到后便牢牢抓住，“不要把我们逼到这一步。答应我。”

一瞬间，盖勒特异色的眼里有一丝清明荡漾开去，他想出新点子、酝酿新计划、获得新灵感时都会是这种表情。阿不思的视线在盖勒特的双眼间游移。他究竟领悟到了什么？

好几秒内，盖勒特默不作声，沉默的时间久到阿不思以为他一定不会答应了，但他却在这时终于开口道：“我知道了。”

阿不思笑着俯下身去亲吻他，热烈的吻从嘴角蔓延到耳梢。他搂着盖勒特体温更高的身体，安心地闭上眼。

“有时候我会想，”许久过后，盖勒特在他耳边再次开口，“会不会这一世其实也只是一场梦境，到最后才会突然醒——”

而阿不思及时用一根手指抵住了他的唇。“不要这么说，”他脱口而出，让他自己都惊讶了一下，他想了想，却理不清思绪，但他确信自己难以承受那种想象，所以最终只是重复道，“不要这么说……”

时隔半年，但走向自己的卧室，关门上锁，再褪去外衣扔在一旁的椅背上，一切都像是身体记忆。回来的感觉很好。

但他解衣扣的手却突然停滞在半空，他感知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他有同伴，阿不思·邓布利多就在这里。

一阵并非出自他手的魔力波动后，烛光便点亮了房间。阿不思从他的一张祖母绿的扶手椅上站起身，向他靠近一步。

“你是来逮捕我这名逃犯的吗？”盖勒特调笑道。

“通过只身前往该逃犯的老巢吗？”阿不思用另一个问题作为回应。

盖勒特上下打量着他许久未见的爱人，仅仅六个月，他看起来像是又苍老了数年，双眼下方的阴影拉长了，身体的紧张程度似乎又退回了十年

前——正合他意。他披着一件系带风衣，遮掩着其下的便服，显得仓促得恰到好处。他可以想象阿不思在他被引渡的这一夜里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来回踱步，因为不知出自何处的不详预感难以入眠，怕出事，又盼出事。

“你在美国魔法部安插了耳目，而且今夜就在暗中随行观察。”他喃喃道出思考中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阿不思为何能那么快得知他越狱的消息，甚至比逃犯本人先一步抵达大本营。

“是的，”阿不思直言不讳，顿了顿后，他补充说，“我很担心你。”

对这话，盖勒特没能阻止自己的一声嗤笑。“显然没有担心到在意狱中的我过得如何。”

“你切断了所有联系，突然间销声匿迹，然后在大洋彼岸被捕入狱，你有没有想过我……我——”他顿住了，要说的话像是哽咽在了喉头，最终，他只是舒出一口颤抖的气息，轻声说道，“你违背了我们的约定，盖勒特。”

“我没有答应过你任何事。”盖勒特斩钉截铁地否认道，意识到自己出口的话比打算的更显冰凉，但他依旧继续道，“我在做必须要做的事，‘用必要的暴力’，而你呢？你所做的最大的动作就是派那个动物饲养员来阻挠我的行动。”

阿不思上前一步，提高了音调。“你做的太过分了。”

这句意料之内的指责让盖勒特勾起嘴角。“那你觉得，怎么样不过分呢？像你一样不问世事、不动如山吗？最好什么都别发生，不要流一滴鲜血？我很好奇你是如何教养你的那些耳目的，让他们遇到任何情况——包括目睹我越狱——都按兵不动。让我猜猜你针对我的下一项对策是什么，”他戏剧性地拉长一秒的沉默，然后掷地有声地总结道，“‘什么都别做’，是不是？”

阿不思涨红了脸，却无言以对。这个能言善辩的人也有被他呛得哑口无言的时候，让盖勒特感到一阵扭曲的自得。他也上前一步，站到阿不思的面前，近得能感受到对方的吐息。

“毕竟我被捕入狱，你也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嘴角带着一抹不带喜色的微笑，他呼吸着对方的气息说，“哦，不，这是不是正合你的心意？你说过我从不对你残忍，但你——阿不思·邓布利多——你是个残忍的人。

我没听你的话，一意孤行按原计划行动，你自己下不了手，正好让美国魔法部代替你击破我，也许我就会知道教训——”

“住口，”他的话被打断了，一双有力的手掌搭上了他的肩头，盖勒特让自己被向后推去，连退了几步，直到后背抵上了门板，“你知道我没有一刻希望你受到伤害。”阿不思用灼热的眼神瞪着他道。

而盖勒特只是避开了视线。“是吗？”他嘲道，“那还真是令人安心呢。”

阿不思就在这时亲吻了他，一个饥渴、潦草的吻，近乎啃噬。几秒的紧绷后，他回应了这个吻。但就在他作出回应的瞬间，阿不思却猛地撤身，像是一只看破幻象、逃离火舌的飞蛾。盖勒特注意到阿不思的目光向下移去，他追随着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左手上，被成功解救出来的血盟在他的手心闪烁着微光。

阿不思的眼里闪过一丝疼痛，他让自己的前额无力地搭上盖勒特的右肩。长久的沉默里，盖勒特犹豫地抬起一只手，搂住他轻微颤抖的肩。

他侧过头，让脸颊贴着阿不思的发顶，允许自己发出无声的叹息。“放心吧，他们伤不了我什么，也攻不破我的大脑，只是一些皮肉伤和险些丢了舌头而已，”他终于还是让自己的声线柔化了些许，一只手下意识地一下下轻抚阿不思的脊背，“不过，我确实送了他们一些小礼物，希望你喜欢。”他含糊其辞道，但阿不思没有接话。

“我们……我们今晚就走，好不好？”埋在他颈窝里的阿不思发出闷闷的声音，搭在他肩头的手向下探去，捉住了他的左手，力度大得让盖勒特感到骨骼生疼，“我不当我的教授，你也抛下你的计划。魔法世界很大，我们可以逃到遥远的地方……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盖勒特静静地听他说完，右手继续轻拍着他的背，像是在安抚一个孩子。“哦，阿不思，”无论何时，他的阿不思总还是会令他惊讶，“你还玩巫师棋吗？你知道，双方的国王都只能在各自的九宫格内移动，是有原因的。我们已经违反了太多次规则，我想，是时候让我们回归各自的城堡，为最后的摊牌作好准备了。”

长时间的沉默后，阿不思终于用沙哑的嗓音说：“我没有打算在站在你的对立面。”

“哦，我的阿不思，”盖勒特逼迫自己发出一声干笑，“你还没意识到吗？你的‘打算’向来都无关紧要，阵营早就为你选好了。”他用力将阿不思推开了一些，再次审视那双冰蓝色的眼眸，“好了，我现在需要去洗一个期待已久的澡，而你需要放开我，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他在阿不思的唇间落下最后一吻，“不过在此之前，你可以选择加入我。”他扭头向浴室走去，让这句一语双关的邀约悬浮在空气中。

他刻意放慢了脚步，直到身后传来阿不思渐进的脚步声。“盖勒特，我收回我的那句话，你就是个残忍的人。”

“彼此彼此。”

说实话，阿不思自己也没想到，他会再一次出现在盖勒特纽蒙迦德的书房内。这成了有求必应屋里那面魔镜的替代品——虽然并非上策，但聊以自慰还是足够了。他原本打算遵守他们的“巫师棋规则”的。

“我以为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要再回来这里了。”这一回，盖勒特发现得更加及时。

“而我以为，纽蒙迦德的防护屏障会更加牢固。”阿不思应道，他知道，事情进行到这个地步，他们的每次交集只会让他更心痛，但他必须前来，“我来这里，只是为了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试图毁坏血盟的时候，你感觉得到吗？”

第一次摧毁血盟的实验令他近乎窒息，因爱和守护而生的信物会有如此残酷的力量令他震惊，但更令他冷汗直冒的是，他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血盟的另一半灵魂是否也在痛他所痛。

这个问题让盖勒特扬起了嘴角。“我的答案有什么分量吗？难道我说我会，我痛不欲生，你就不会按魔法部的要求力图摧毁它了吗？”

“是的，我不会。”阿不思实事求是道。

“那你打算如何履行你的使命？”他挑起一侧的眉毛质问道，“继续你静观其变的被动等候‘策略’吗？”

“如果命运如此，那无论我怎么做，该来的总会来的，”他可以想象盖勒特内心对他口中的‘命运’嗤之以鼻，“我只知道我不想让你受折磨，我不希望你……感到我所感到的。”

数秒内，盖勒特只是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的脸庞，他终于漠然地道：“不，我感觉不到。”

阿不思不确定这话是否是真相，但他没有理由继续质问。

“那就好。”一句“再会”挂在嘴边，但阿不思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期待一个如此轻描淡写的“再会”。最终，他只是微一欠身，背过身去。

但在他移形之前，背后再次传来盖勒特的声音：“你想知道一个秘密吗？”阿不思停下了脚步，听着他继续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过‘你所感到的’，血盟在我手里从没有触发过反抗机制，不像你；我从没有真心想要对抗你，不像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很长时间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加入，无论我预见了什么，我一直都坚信出路是存在的，而你、你从没有相信过，你早就坚信这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会有未来这件事，你只是在得过且过地拖延时光。”

阿不思突然觉得手臂上层层叠叠的伤痕似乎又开始撕裂般地疼了，但血盟并没有被触发，这一切都只是幻痛而已，但他还是感觉难以呼吸，站立不稳，有什么东西勒紧了——皮肉连同心脏一起。

而盖勒特还在继续说：“你相信的是你自己的爱，但你其实从没有相信过我的——你这个懦弱的家伙——你不敢，也不愿。”

盖勒特的话重重地敲击在他的心口，但他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他庆幸自己此刻是背对盖勒特的。

“你说过，我才是残忍的那个，”阿不思重重地闭了闭眼睛，压下泛起的泪花，“或许你是对的。”

“那样我就放心了。”

我最喜欢的人类

1. 初遇

我缩在笼子的角落里，对放在笼子门口的那只好闻的罐头视而不见。除了垫在身下的小毯子，周围都是危机四伏的陌生气息。

妈妈告诉我，我身上的毛发是日出的颜色，一定会拥有很多很多爱，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拥有过许多任主人，在很多地方短暂地停留过，但最后我还是回到了猫咪收容所，身边只有这条从出生起就一直属于我的小猫子。

在被一个陌生的人类接走之前，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绝食了多久了，再继续下去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人类蹲在我面前絮絮叨叨了很久，我什么都没听懂，只听他反复念着一个奇怪的词语。第一次见到那么烦人的人类，我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

AU背景设定：现代，无魔法；基于真猫真事。

他看到我时似乎喜出望外，露出一个大大咧咧的笑。Alpuss. 他念。好听的嗓音。

他将罐头里的食物摆在掌心，伸到我面前。我嗅了嗅他的拇指——新割的青草和泥土的味道，我抬头看了看人类，他满眼期待地回看向我，又嘀咕了一番什么，每句话都用Alpuss结尾。

我低头谨慎地舔了舔那只好闻的爪子里的食物，人类开心地笑了。

Alpuss?这是我的名字吗？

那天接下去的时间里，我躲在床底，盯着人类用纸箱搭了一个窝，然后垫上我的小毯子。算他有心。

但那天晚上特别冷，我最终还是趁他熟睡的时候爬上了他的床，贴着他的被窝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

人类的身体很温暖，我决定在这个新家里住下来。

2. 癖好

我的人类有许多怪癖，比如他会举着一根挂着毛绒玩偶的棍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一遍遍叫我名字，而我会一脸鄙夷地看着他，用沉默告诉他，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最终会放弃，然后摇着脑袋离开。

我可不会把时间耗费在扑抓一只玩具上，巡视领地以及标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就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剩余的部分，我会和我的人类一起读书，读得比他更加深入，每一页都不放过，书页会在我的爪下发出嘶拉嘶拉好听的声音。只是最后，他把我的书全都关进了带柜门的书橱上层。于是，我就失去了阅读的兴趣。

他还有一个癖好就是监督我吃饭。收容所里我的饭碗里总是搀着奇奇怪怪的药片，所以我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但这个人类会不厌其烦地追着我让我吃饭，从床上追到我的厕所，一点不懂得尊重隐私。最后，他会亲自捧起食物，我会将就地从他的掌心舔食。毕竟，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一种独一无二的、让人安心的气息。事实证明，他给的食物里的确没有奇怪的东西。也许他确实是可以信任的那种人类。

3. 恶魔

我的人类并不是一直都那么好，有时候他会恶魔附体。

有一次，我从睡梦中惊醒，发现一只爪子正在摸我、的、肚、子。我感到战斗的号角在我脑内吹响。我立即扑了过去，对那只进犯的爪子发起兔子蹬警告。

Alpuss！被叫到名字让我莫名地停下了动作。只见我的人类正在不悦地盯着我，我凑上去舔了舔那些鲜红的印迹，但他没有继续和我玩，只是抽出爪子转身就走。过了一会儿后，他戴着爪套回来了，爪子里握着一只闪亮尖锐的东西，让我立即警觉起来。随后，那个被恶魔附体的人类居然二话不说就摁住了我，抓着我的爪子就要对我施暴！我们在公寓里一番大战，最后我缩进了马桶和墙壁的间隙里，瑟瑟发抖地抬脸看向那个恶魔。僵持了好几秒后，人类终于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不敢回床上，就爬到了厨房最高的壁橱顶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我被“Alpuss, Alpuss…”的呼唤声吵醒了。好长时间里，我愚蠢的人类就这么呼唤着我的名字，一声比一声急切。我在困惑中居高临下地盯着他，终于意识到他是找不到我了。他真的不能用他的鼻子吗？我屈尊喵了一声，他猛地抬头看向我的方向，在看到我的瞬间转忧为喜。

他爬上一张椅子，把我从橱顶抱了下来，就好像我自己一个猫下不来一样，但被抱下来的感觉也还不赖。

4. 优雅

我是一只优雅的猫。我是说，除了被人类掐灭的阅读爱好外，我还喜欢让我的台面保持整洁，任何看不惯的物件都会被我推下去。我每天会花20%的清醒时间打理自己和我周围的环境。每一样新进入领地的东西都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每一天，我都会仔细审视与之前看起来不一样的东西。

这一天，我发现台面上的一盆土里长出了一个绿油油的怪东西。这件物品被我检验不合格，随即被我一掌推了下去，同时还碰倒了摆在一旁的一只相框。一片稀里哗啦的碎裂声将我的人类吸引了过来，他看到地板上

的一摊土和碎玻璃时一脸震惊，我能嗅到他身上愤怒的情绪，这让我困惑不解。

他扬起爪来像是要打我，我吓得畏缩了一下，耷拉下耳朵、夹起尾巴。一秒内，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最后，他放下了爪，什么都没做。我松了一口气。

但我并没能完全放松下来，因为我的人类身上的气息从愤怒转变为别的什么情绪，一种似曾相识，但我没有从他身上闻到过的情绪——或者说从没有以这样的浓度嗅到过。我跳下桌，看着他拾起破碎的相框，又合掌拢起土壤。他的头发垂在脸侧，我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有水滴落了下来，在泥土上击打出小坑，把我吓了一跳。

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味道我在我受伤的同伴身上闻到过。我的人类受伤了吗？我凑上前，担忧地轻轻舔舐他的拇指。他摸了摸我的脑袋，我凑进了他怀里。

Alpuss… 我听见他念，喵了一声作为回应。但当我看向他，我意识到他不是在我叫我，而是在对着那个相框。

5. 疗伤

我没找到我的人类伤到哪儿了，但我还是待在他身边——或者身上。我需要每分每秒都确认他一切安好。他看起来也很喜欢我在身边，他会一边盯着他的荧光屏，一边摸我的耳后和下巴。我对他的训练初显成效，他摸我的手法越来越好了，现在我已经不再介意他的抚触了，他身上的血印也少了许多。

那个荧光屏被证明是很好的疗伤措施，他的情绪在那天坐到屏幕面前的时候好了许多，几乎就像是痊愈了一样。Alpuss，他对着屏幕兴奋地叫道。我蹭了蹭他的脚踝，然后跳到他腿面上。为什么叫我名字，却不看我？

为了一探究竟，我攀着桌沿望向那个屏幕。屏幕上有什么会动、会发声的东西，我眯起眼，这是……另一个人类吗？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粗鲁的声音对我吼道：“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儿？你看着我的人类做什么？”我定睛看向屏幕上回望向我的另一只

猫咪，他通体雪白，眼睛一只蓝一只黄，看起来挺优雅的模样，但他继续着他的质问：“我叫Grindelpaw. 你叫什么名字？嘿，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歪着脑袋打量着他，他一定是我见过最话痨的猫。而我的人类却笑了，屏幕那头的那个人也笑了。

“这是我的人类。你抢不走的。” Grindelpaw炸了毛。

“我才不要抢你什么咧，”我终于开口，“我已经有我最喜欢的人类了。”我抬头，嗅了嗅他的下颚；他低下头，亲了亲我的头顶。

6. 疼痛

有一种猫条我格外钟爱，我的人类只会在我特别乖的时候才喂我吃。我有一次在乖乖忍受了他长达53秒的梳毛后，他终于拆开了一条，递到我嘴边。但当我伸出舌头准备领取奖赏的时候，一阵剧烈的疼痛让我瞬间静止。我困惑不已，试图再次张嘴，但又是一阵疼痛。我倒退了好几步，痛苦地盯着猫条，又看了看我的人类。他看起来和我一样困惑，往前递了递零食。但我想起了刚才的疼痛，立即扭头钻到了沙发底下。

我的人类将我塞回了笼子里，我想要逃脱，但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虚弱到无法展开一场光荣的决斗。人类蹲下来对我柔声说着话，我只是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我听不明白，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已经经历过许多次了。我又要被送走了。

我知道我一定是让他失望了、生气了，因为我拒绝了他送到嘴边的零食和食物，在他想要爱抚我的时候逃离，咽不下去的口水还弄脏了他的沙发。他一定觉得我是一只坏猫咪了，但我只是太疼了，没法吃饭也没法喝水。

我在一个气味恶心的、白花花的被放了出来，我慌张地看着我的人类步步退出房间，哪一眼都可能是最后一眼。你不要我了吗？我哀伤地喵了一声。

我扑向门的方向，却被两个陌生的人类摁住了。我与他们殊死搏斗，最后被固定住四肢套上面罩。在失去意识之前，我都在想，我会闻着气味找回家的，我记得回家的路——左转，再右转，再左转……

7. 生人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人类的脸庞。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但他叫我：Alpuss。然后又用那种独有的笨拙手法撸我。我这才意识到，我的人类真的回来了。

他把我接回了家后，疼痛也奇迹般地消失了。我大吃了两只罐头，发誓要把之前欠的都补回来。我又舒舒服服地躺回了床上他身边的专位。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后的一天，房门被打开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味——陌生人的气味。然后，我听见我的人类叫我的名字，紧接着是一阵撞倒东西的声音和含混的呜咽声。我应声冲出卧室，惊恐地看见我的人类被陌生人抵在墙壁上，脸对着脸，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我立即前去营救，一口咬住了陌生人的裤腿，又抓又挠，死活不松口，直到我没用的人类匆匆蹲下身，把我抱了起来，我才终于平静了下来。我对陌生的红发男人怒目而视，而对方居然笑了，甚至打算伸爪来摸我，被我龇牙咧嘴地呵走了。

显然，我的警告没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个陌生人没有识相地离开，反而在我的领地里待了下来。他的身上逐渐沾上了我的人类和我自己的气味，慢慢变得可以忍受了，但我依然不喜欢他，主要的原因是，他占了我的那一半床铺。我一般都会躺在我的人类身边，为他守夜，或者盯着他的脸入睡。但现在，他们经常把我的床搞得吱呀作响、乱七八糟的，我只能在床尾找个地方小憩一会儿。

有一天晚上，我的那一半床居然还空着，我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位置，于是便跳上了床，却正与那个陌生人面面相觑。他的姿势很有趣，正用与我一样的四肢着地的方式趴在床的那一半，我感觉得到他的体温很高，脸也很红，这可不是什么好迹象。我好奇地打量着他和他身后的我的人类，让他的脸更红了。空气中飘扬一种我没有闻到过的气味，这是一种我会慢慢学着适应的气味，毕竟它甜甜暖暖的并不难闻。

最后，我还是因为太晃了跳下了床。到了后半夜才回到床上，挤进两个人类的中间。

8. 孤独

自从家里又来了一个人类，我觉得我的领地拥挤了许多。所以，在一切突然安静下来的头两天里，我是很愉快的。我原本的食盆被一个机器所替代，每天都会有新的食物出现在那里，所以我并没觉得缺少什么——除了我的人类已经很久没有来撸我了。

我有点想念他叫我的名字，虽然我最近逐渐意识到他喊Alpuss的时候，有时候在叫我，有时候在叫陌生人——或许我不该再叫他陌生人了，毕竟他闻起来和我的人类已经别无二致了，就叫他阿不思吧。

但后来，当我的人类在家里的气息都越来越淡了，我开始感到恐慌了。他是迷路了吗？遇到危险了吗？他那么没用不知道是不是捕得到猎？我躺在他惯常的位置旁边睡觉，但睁眼闭眼他都不在。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惹他生气了，所以不回来了，但我什么都想不出来。

我只好趴在门边他的旧鞋子上等他。他每次出去都会从这个地方回来，而他的鞋子上还残留着一些他的味道，让我感觉稍微安心那么一点。但总有一天，这个味道也会消失吧……

渐渐地，我感到绝望，我的人类真的不见了，我明明那么喜欢他，但他原来和我之前的那些主人一样说走就走。我对机器供给食物的喀嚓声充耳不闻，转而钻进了衣橱内衣服堆里最深的角落，只求他的气息不会太快消散。

9. 美梦

我梦见了开门声，梦见我的人类终于回来了，梦见他撸着我的脑袋说不会离开我……然后，叮铃——

我猛地睁开眼，那是钥匙碰撞的声音，人类每次开锁进门之前都会传来这个声音。我从旧衣服堆里一跃而起，差点撞到衣橱门，然后狂奔向门口。我可以闻到门那头熟悉的气息，我对着门板尖声喵喵叫着：傻瓜你死哪儿去啦！现在才想着回来！

当门被打开，我的人类拉着阿不思走进门，我继续破口大骂，但我的白痴人类只是傻笑着蹲下来，温柔地摸我。他的爪子上有什么硬硬的东西磕碰到了我，我舔着他的爪子，嗅了嗅那个之前不存在的新玩意儿——金灿灿、圆溜溜的。阿不思也蹲下来摸我，他的爪子上也有同样的东西。

我正准备更深入地研究，却被另外什么东西吸引了视线，那种气味是……另一只猫？！我谨慎地凑向阿不思背着的那只包。

而包里突然发出咆哮声，把我吓了一跳：“你是谁？我在哪儿？你要做什么？”

“Grindelpaw？”我试探性地问道。

“Alpuss？”他似乎也认出了我，如果我没听错，他的声音里竟还带着一丝惊喜。

包被打开了，但Grindelpaw缩在里面不敢出来，我笑了。“没有什么可怕的，Grindelpaw，这里是我家。来，我来带你逛逛。”我探头，让他闻了闻我的鼻尖。

“我……我没有害怕！”Grindelpaw低吼着，虽然他雪白的毛发依然是立起的状态，让他看起来像是一只凶神恶煞的雪球。他探出了脑袋，然后试探性地走出猫包。

“你当然没有。”我忍住笑，蹭了蹭他的脑袋表示友好，然后勾起他的尾巴，领着他从我的一号瞭望塔开始参观起。

10. 挚爱

阿不思和Grindelpaw在我家住下了。从阿不思的口中，我一遍遍地听到同一个词。后来我知道，那是我人类的名字——“盖勒特”，这一定是我听到过最好听的名字，我心想。

阿不思和盖勒特给Grindelpaw和我买了一只超大型猫窝，一只橙黄色、圆滚滚的蜜罐造型，整个都软软的，我俩睡在里面格外暖和。我是不介意拥有我自己的专属猫窝，但Grindelpaw似乎随时随地都喜欢和我在一起，特别是睡觉的时候。就连大夏天，他都喜欢互相依偎着睡，真拿他没办法。

“你是不是嫌弃我？”在我第无数次推开他的爪子之后，Grindelpaw抱怨道。

“哪有，”我在半梦半醒间应道，“你是我最喜欢的猫咪了。”

“你也就只有我这一只猫咪而已，”他嘀咕道，“——并不是说我对此有任何意见。”

我翻身露出肚皮，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哈欠。他们不知道，在Grindelpaw之前，我遇到过很多很多只猫咪；在盖勒特之前，我也遇到过许多人类。我轻信过、失望过，我以为我不可能再有家的感觉了，我曾在又一次被抛弃时决定绝食，在找到真正的家之前滴水不进。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盖勒特找到了我，而我也找到了他。然后……慢慢地，不可思议地，我真的有了家的感觉。虽然这些事，我都不会对他们说，但他们会是我的一生挚爱。

失眠

温柔的手指从脑后穿入发中，轻轻揉搓。一个吻落在他的发顶。“睡吧……”熟悉的声音说。只需闭上眼，只需允许自己放空一切，他就能一

盖勒特下意识地将指甲狠狠嵌入自己的手背。“嘶……”尖锐的疼痛让眼前羊皮纸上模糊的字迹再次聚焦。他盯着又一道红印慢慢浮现在手背上，与旧伤交错。他这样做，先前是为了转移右肩伤口的灼痛，而现在是为了让自己打起精神，不打瞌睡。

盖勒特正半坐在床上，但他并不打算入睡。深夜是他最喜欢、也最痛恨的时刻。喜欢，是因为那是属于他个人的时间，最深的秘密都在夜幕的掩护下上演；痛恨，是因为它提醒他，盖勒特·格林德沃也有恐惧、踌躇和回忆，即使他自己是唯一的知情者。他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好好睡觉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美梦率先抛弃了他，他便干脆决定摒弃睡眠。

延续“[死期未至](#)”里血盟作为一方受伤报警器的设定。

不知从何时起，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安然入睡，躺到床上便睡意全无，偶尔打盹只会被骇人的梦境惊醒。他身边的治疗师很是担心，“你在燃烧自己的生命”——他们这样警告他，就好像他的生命是根随时会被吹熄的蜡烛一般，而他只是淡淡一笑，他的眼里是已经燃起的野火。

他并不担心这件事，这对他来说正合适。

盖勒特从来不是习惯安然入睡的类型——自从第一次预见未来的那夜起。他在不可控的恐惧里独自度过了无数夜晚，直到有一天，另一个男孩闯入了他的夜，他奇迹般地与他讲述了从未与人透露的秘密——关乎过去以及未来，而那个男孩也奇迹般地相信了他。那人眼中的他一定曾光芒夺目，因为他仅需只言片语，就将他宿敌的下半生截获到手——虽然就连古老强大的魔法也没能劝服那人跟他离开。

他的手又探向了摆在床头柜上的提神药剂，被牵扯到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这与医嘱背道而驰，他耳边似乎都能听到文达会怎样劝告他，但他还是拔掉了瓶塞，扬起脖颈——

他听到一声轻响，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下一秒，他的手腕被人握住了，手中玻璃瓶里的液体逐渐冻冰，逼他不得不松开手，药剂瓶砰地一声摔在地上，连同里面被冻结的幽蓝魔药一起碎裂成块。

盖勒特咂了一下嘴。“你知道这个药需要花多少时间调制出来吗？”

“你是打算杀死自己吗？”阿不思·邓布利多冷硬的声音传来，但当盖勒特抬眼，对上的视线却火热——甜美的怒意在那双冰蓝色的眼眸里燃烧。

“不，恰恰相反，我还有太多需要做的事，”他换上了戏谑的口气，“毕竟，我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

阿不思意料之中地没有接话，他沉默着坐到了床边，视线在盖勒特的右肩处流连——他果然都知道——然后不由分说地拉过他的臂膀，疼痛让盖勒特反射性地颤动了一下。“伤口那么久不愈合，就是因为你一直不让自己休息。如果真的睡不着，为什么还要喝提神的魔药？”阿不思不解地蹙着眉头，片刻后又犹疑地开口，“盖勒特……它们回来了吗？你是在害怕入睡吗？”

这句问话让盖勒特扯了扯嘴角，就好像那些关于未来的梦魇有可能放过他一样。“你在用血盟监视我吗？”他瞥了一眼阿不思的脖颈，他知道它就在那儿，“把它还给我，那是我弄丢的东西。”

“它是被你蓄意骗到手的東西，”阿不思冷冷地纠正道，“我早该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把‘跟我走’作为一场神圣仪式之后的第一个要求。”

“不要说的像是这都是我强加于你的一般，”他发出一声嗤笑，带着嘲讽打量着面前人，“如果这是让你羞愧难当的东西，你大可以将它藏到壁橱最深处再也不看。你又是如何总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现身的，嗯？我可以描述给你听，你来看看猜得对不对：你在苏格兰的深夜，一个人的办公室里，手指描摹过这枚小东西的每一缕纹路，直到你可以仅凭触觉排除最杰出的复制品，你可以感知到魔法的涌动，封印在瓶中，定格于三十余年前，所以你不得不顺着它，探向它的另一半拥有者。而当它向你报警、求救，你知道那是你绝不该去的地方，知道你已经有意识无意犯了太多次‘错’，已经失去了用‘失足’来解释的资格，但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担忧和好奇心占了上风，你必须来到我身边，你必须——”

阿不思打断了他：“你说对了绝大部分，但也有一种可能——”他的眼神沉了下去，“我只是在潜心研究毁掉它的方法而已。”

对这一句话，盖勒特没有马上答话，因为这一刻，他确实感觉到了失眠的副作用——视线的边缘扑闪着，他将唇拉成了一条缝，不动声色地等着眩晕的感觉过去。

所幸，在沉默让氛围变得异样之前，阿不思思忖着继续道：“先前，血盟在你这里的时候也会……这样吗？我受伤的话，它也会传递给你吗？但你、你从没有……”他的声音轻了下去。

“哦？你以为呢？躲在霍格沃茨的邓布利多教授也有负伤的危险吗？难道还想着呼唤过旧爱吗？莫非还曾沉溺于自我伤害？”他用更多模棱两可的提问作为回应，然后细细品味着阿不思眼里的恼意。如果他突然出现在阿不思面前会是怎样一幅景象，他光是想象就忍俊不禁。

他以为阿不思会就此转身离开，但对方却将他受伤的那条手臂抓得更紧了。他挣动了一下，却只让自己吃痛地眯起一只眼。“告诉我，盖勒特，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突然把它交到我的手上？”他没头没脑地问道。

“是谁告诉你那是我主动——”

“你预见了吗？是什么发生了改变？”他连续发问，一声比一声急切，“你这么做，有什么……更高的意味吗？”

盖勒特怔了怔，最终只是缓缓勾起嘴角。“不是所有事都有什么深奥的内涵、‘更高的意味’，我的教授，”他不疾不徐地说，“有些事情背后的缘故可能相当简单。”

阿不思紧盯着他，像是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什么线索。盖勒特迎上他的目光，他终于还是叹了口气。“你今晚必须休息。”他宣布。

“我做不到。”

“我这里有有助眠的药剂。”阿不思倾身凑近了一些。

但盖勒特果断地拒绝了：“我从来不喝那种让人失去警惕的东西。”

“我会留在这里，没有人可能——”阿不思顿了顿，然后改口道，“我又伤不了你。”

盖勒特扬起头，望入阿不思的眼中，他们凑得如此之近，他甚至都闻得到对方身上清甜的茶香，但他不得不问：“不能，还是不想？”

阿不思眼里再次闪过一丝恼意，他咬了咬下唇，然后分开被咬得殷红的唇想要答话，而盖勒特选择在这个时刻亲吻了他。阿不思没有抗拒，他回应的速度之快像是条件反射，他们像是两枚强力的磁石般贴近彼此，动作粗暴到近乎啃噬。盖勒特感到阿不思爬到了他的身上，借力将他摁向床面。盖勒特轻轻地嘶了一声，阿不思立即停下了动作。他送给盖勒特一个抱歉的眼神，然后侧躺下来，隔着衣物在他受伤的右肩处印上一吻。

盖勒特将唇贴上他裸露的脖颈，一边在颈窝里留下细小的湿吻，一边缓缓抚过那人的胸膛，然后滑向他的腿间。但在他触及目标之前，一只手捉住了他的手腕。“不要？”

阿不思摇了摇头，然后打了个响指熄灭了烛火。“先睡觉。”他听起来像极了刻板的学校宿管。

“好吧。”不知为何，今夜的盖勒特感觉格外大度，他点点头，撤回了手，然后在阿不思的颈侧最后落下一吻。阿不思向床头挪动了一些，然后让盖勒特凑进他的怀里，下颚刚刚好抵着他的发顶。修长的手指从他的脑后穿入发中，轻轻揉搓。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喜好的姿势竟仍与当

年如出一辙，但盖勒特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这种平和的感受确实让他感觉格外受用，让他回想起过去那些难眠的夏夜。他甚至有了一丝微弱的睡意，若不是阿不思突然传来的呢喃的话——

“你是一团紫色的蒲绒绒，什么也不担心，什么也不用害怕，只需要……”

“闭嘴。”

“这是我自创的摇篮曲，不喜欢吗？”

“吵。”

盖勒特烦躁地蜷缩起身体，他知道他是睡不着的，但还是决定保持着这个姿势闭目养神，直到——

他突然打了个激灵，猛地睁开双眼，无比真实的画面依然在他的眼前扑闪。他大口喘着粗气，感到后背覆着一层冷汗。

“……盖勒特？”阿不思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你做了噩梦吗？”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居然真的睡着了。

“阿不思？”盖勒特慢慢平复了呼吸，然后对着黑暗发问，“如果我们没有签订血盟的话，你会彻底地离开我吗？我们还会有交集吗？你会……与我对战吗？”

“我亲爱的盖勒特，”黑暗里，盖勒特听得到他话里玩味的笑，“你应该知道的，我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必须永远提心吊胆，永远担心失去。你也许庆幸于把我关进了笼子，但代价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打开笼门，我会不会飞走。”

“你是个记仇的人，阿不思·邓布利多，”盖勒特恶狠狠地说，但在对方注意不到的阴影里，他的嘴角挂着笑，“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与他相拥而卧的人呼吸微滞，盖勒特感觉得到，他想知道这个人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他最终什么都没问。“阿不思？”他再次呼唤道。

“嗯？”

“随便说点什么好吗？”

漫长的停顿后，阿不思再次开口：“你是一团紫色的蒲绒绒，什么也不担心，什么也不用害怕，什么都不比思考，被人抱在怀里就会非常满足，一觉睡到天亮……”

这一次，他没有打断他的“摇篮曲”，他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闭着眼睛轻声问道：“为什么是紫色的？”毕竟，他这辈子也只见过奶黄色的蒲绒绒。

“我喜欢。”

“好吧。”

屠龙勇士

成功抓获最后一只巧克力蛙后，阿不思终于心满意足地一头栽倒在床上，身体在柔软的床垫上弹动了一下，震得散落床面的巧克力蛙画片也跟着跳动了一下。

“当我说‘生日快乐’的时候，我可是希望你漫长的人生都快乐的，”盖勒特叹了口气，也跟着躺倒到床上，“而不是要你因为今天的快乐导致满口齙齿或者搞坏身体。”他现在开始后悔投其所好地给这个人买来巧克力蛙大礼包作礼物了。

阿不思急急忙忙地将差点被他压到身下的卡片收拢进怀里，然后咧开一个大大的笑脸，糖分超标让他觉得晕乎乎的。“快乐啊——今天，和以后的每一天。”他张开手臂，将他今后的快乐保证拥进怀里，在他脸上印上一个巧克力色的吻。

盖勒特故作嫌弃地抹了一把脸，然后伸出手指刮去阿不思嘴边的巧克力，又用舌尖卷进自己嘴里。阿不思不自觉地脸红，他避开了视线，将注

意力转移到怀里的画片上。“如果哪一天，我也能登上一张画片就好了。”他随口喃喃着。

“这有什么难的。”盖勒特抬手抽出几张卡片。

“他们都是伟大的发明家、创业者或者高阶政客，”阿不思轻轻叹了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可以靠什么上榜。”

盖勒特沉吟着打量那些卡片，又翻过来看背面的简介。“阿特米希亚·勒夫金。”他念出一个拗口的名字。

“历史上首个担任英国魔法部长的女巫。”阿不思立即答道，然后叹了口气——高位对现在的他来说感觉如此遥远。

“你全都记住了？”盖勒特惊讶地挑眉，又抛出一个名字，“鲍曼·赖特。”

“金色飞贼的发明者，”阿不思不假思索，“而我在魁地奇场上就是灾难，更别提发明些什么了。”

“戈德里克·格兰芬多。”阿不思已经张开了嘴，但盖勒特打断了他，“这我知道，霍格沃茨的创始人之一，你的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

阿不思点了点头。“这就更加遥不可及了。”他又叹了口气。

而盖勒特不允许他的小寿星这样垂头丧气的。“所谓伟人也只是因为距离而看起来伟大而已，你不知道他们作为真实的人都经历了些什么。来，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些我们能达成的成就。”他将剩下的卡片在床面上铺开，扫视一番后勾起了嘴角，“看这个——阿尔莫里克·索布里奇，因打败怀伊河上袭击过往行人的英国第一河怪而出名。”

他对上阿不思不解的神情。“我们只需要找一只怪物，然后把它斩杀掉不就行了？”

阿不思觉得他的男友在嘲笑他的心愿，他又好气又好笑地道：“你当我是童话故事里的屠龙勇士吗？”

但盖勒特看上去却像是确实认真了起来。“为什么不呢？不过光是荒郊野外的龙还没用，要名垂青史必须为民除害，所以这条龙不仅要大，还要坏。”

“没用的，盖勒特，”阿不思撇撇嘴笑了，他觉得还是把心思放在研究上更有成功的希望，但只是今天，他愿意多沉浸在幻想里一小会儿，

“你说的这项成就可比别的都要难，因为光有勇士一人还不行，即使他技巧卓越、独孤求败，也必须要有足够与之匹敌到举世瞩目的巨龙才行。这可不我们在我们的把握中。”

盖勒特不以为意，他凑近了一些，望入阿不思眼中。“我们会一起找到它，一起斩杀它，我们还有漫长的时光，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随即举起一张卡片，伸出手指比划着，像是在念出不存在的文字，“阿不思·邓布利多和盖勒特·格林德沃，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屠龙勇士，以击败了为害人间数十年的巨龙广为人知……”

“我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阿不思戏谑道，“我甚至不知道盖勒特·格林德沃什么时候对登上巧克力画片有兴趣了？”

“我确实对它没兴趣的，”盖勒特说，眼里是扑闪的光，像是从未来投射而来，“但我对和你的名字排在一起感兴趣——画片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报纸、史书、邮票、课本……人们会记得我们，作为不可拆分的两个名字。”

阿不思怔怔地点点头，巧克力让肚子里暖暖的，爱人话里的糖分加入了血管中的糖分，烘得他慵懒而困倦。他打了个哈欠，将盖勒特搂进怀里，抬腿让脚跟轻轻勾住他的膝盖后侧。

没错，他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

距离怀里的龙宝宝长大成为恶龙还有三十余载。

距离屠龙勇士登上历史舞台还有整整四十六年。

距离他们的名字一齐被印上画片还有八十五年。

——只可惜被摆错了位置，他想。

演技

阿不思

弯腰提行李时，阿不思注意到一片阴影从河岸边石板铺就的路面上滑翔而过，大鸟的形状，就好像数月前消失的那只——

他猛地直起身体，抬头望向天空，想要捕捉到一抹火红的身影，却像是撞到了什么人。

——凤凰。

“啊！”身后人发出一声惊呼。阿不思下意识地转身，敏捷地伸出手，抓住那人的前臂；只需一个下意识施展的无杖魔法，即将落向河面的手提箱也违背重力回到了他的手中。不经意牵扯到伤口让他微一蹙眉。

他扶稳了险些被他撞入河中的陌生人，然后歉意地一笑。“真抱歉，我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他用意大利语说。这一切只发生于几秒的时间

内，但当他再次抬头，天空中除了被夕阳染红的云彩，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的目光回落到面前人身上，看模样是一名青年人，比他高出一头，旅客打扮，皮肤被晒得黝黑，纯白太阳帽的帽檐低垂，挡住了他的大半张脸。他接过了阿不思救回来的手提箱，轻轻说了声“谢谢”。然后，在阿不思惊讶的目光中，他倾身伏到阿不思的耳侧，压低嗓音说：“请问您知道威尼斯魔法界的入口在哪儿吗？”当他撤回身，他撩起一边的帽檐，露出一只眼睛里有一丝局促，“您看，我迷路了。”

阿不思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挑起下颚，向河中漂浮的一艘贡多拉撇了撇脑袋。“事实上，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阿不思将自己的行李扔上船，然后向青年露出一抹和善的笑，“不如我们同路吧。”

就这样，他和他的意外旅伴一同踏上了窄船。阿不思舒服地叹了口气，坐了下来，而青年则立在船尾的单桨旁，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的模样。

“过来坐，这艘船是施了魔法的，会自行导航，”阿不思解释说，拍了拍他身旁的位置，见青年依然有些困惑的样子，他又道，“麻瓜看不到我们，您只需要坐下来观景即可。”

这话似乎终于让他的旅友放松了下来，但那人环视一圈后没选择他身旁的位置，而是在他的正对面——几乎是离他最远的角落——坐了下来。

待他俩都坐定之后，贡多拉随着被施了咒的桨缓缓摇摆了起来，青年装作风景的样子一言不发，耳边只有水声和岸上遥远的人声。看起来，他依然没有忘记要演出不善交际、笨手笨脚的模样，阿不思必须努力才能忍住不发笑。

戳穿伪装之前的时光从来都是最有趣的。可以在安全距离外观赏对方装模作样，不失为一件乐事，但好时光总是短暂——

“我本该礼貌地询问您的姓名，”阿不思开口打破了沉默，“但是，沃格尔先生，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兴致了解您的假名。”

面前人明显地怔了一下，但很快便恢复了。伪装咒被对方识破便会失效，青涩旅客的面具应声落地，安东·沃格尔的面容浮现了出来，随之转

变的还有他整个人的气场：沃格尔像是卸去了重担一般，全身都放松了下来，悠然自得地占据了船尾的那一半空间，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挂在他的半边嘴角上。

“假名是伯德，安东尼·伯德，”沃格尔摘掉了太阳帽贴在左胸，微微欠身，敷衍地行了个礼，“看来还是逃不过邓布利多教授的眼睛。”

“毫无新意，”阿不思调笑道，“不过，彼此彼此，我的伪装也一样没能瞒得过您。”几艘麻瓜的小船从他们身边经过，看起来对他们的存在毫无感知。

阿不思抵达威尼斯不久就产生了一种被盯梢的直觉。直到坐在咖啡店时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他才得以确认，这不是自己的偏执。他在等他出击，毕竟他们之间谁是猎手还悬而未决。

沃格尔干笑了两声。“我不得不怀疑，您是否认真地伪装了，”他向阿不思伸出手，视线跟着右手从阿不思的头扫向脚，“您的伪装不过是让您看起来年轻了一些而已，甚至还打着和不丹时一样的领带，戴着同样的手套和帽子，几乎就像是在发送信号说‘快来找到我吧’。”他轻轻一笑，“不过呢，比起我们这样即使不被通缉，也算是声名狼藉之辈，您也确实没必要伪装。”

无需伪装？阿不思暗自想象了一下魔法部的人要是发觉他在威尼斯现身会造成怎样一番乱象，但他不准备与沃格尔交代自己软禁期间出逃的事实。于是，他只是将精力集中在另一个更要紧的问题上：“您知道我年轻时长什么样？”

沃格尔眨了眨眼，他的表情不再轻佻，视线也比之前沉重了一分。“我在盖勒特的记忆里见过。”

阿不思一怔。“你们……”他顿了顿，然后更改措辞重新道，“盖勒特会和你分享这些……琐事？”他很想知道盖勒特究竟说了多少，但他意识到他一时没有勇气开口问。

而沃格尔只是淡淡一笑。“泄露一些秘密，以交换真心而已，”他继续盯着阿不思的双眼，“不也是您惯用的伎俩吗？”

阿不思下意识地想要否认，但他想起了埃菲亚斯，想起了米勒娃，想起了纽特，甚至还有忒休斯。暴露自己的一丝弱点，以换取对方千金难买的信赖，他确实深谙其道。

于是，阿不思决定引开话题。“那您不顾风险前来威尼斯又是为什么呢？”

“和您一样。”他说得轻描淡写，然后在阿不思故作疑惑的目光下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寻找盖勒特。”

“他连您也没告诉？”阿不思有些惊讶。被软禁的数周里，阿不思依然在搜集情报，多方线索将他引向了这里，所有信号都说明，这里会是下一次行动的据点。但他没想到就连盖勒特的属下，他的……亲信，也必须追寻和他一样的零星痕迹摸索而来。

“他自说自话地消失是常有的事，”安东摇了摇头，“总是让人操心。”阿不思不由皱起了眉头，心口被杂乱的情绪和回忆堵得发闷，“您为什么看起来一副忿忿的模样？”沃格尔好奇地问道。

“我当然不悦，您被利用了。”阿不思直言道。

——一直至此刻，还在被利用着。

沃格尔的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但也只是一丝。“不只是利用而已，”他平静地说，“否则有很多事他不会去做。”船随着水波轻轻摇荡，沃格尔的视线望向阿不思身后更远的地方，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阿不思不想知道他在回忆的是什么，他害怕知道。从一开始，他便明白盖勒特动机不纯。然而，对方有必要拥有他、占有他、利用他，但他不必要亲吻他、赞美他、恳求他，不必要醉醺醺地拉着他畅谈理想，不必要在临别前送给他绝望的眼神，不必要一次次摸索回他身边。就是这些“不必要”说服了他走到今天，哄骗着要他紧攥着一丝希望，阻碍了他看清或许所有人都能看穿的真相。「我们对彼此来说是特别的。」那是他不断告诉自己的台词。

但所有这些，阿不思只字未提，他只是浅浅一笑。“有时候，我真羡慕您，沃格尔先生。”他极其真诚又极其虚伪地道。

而沃格尔或许看穿了他的话里带话，但他没有生气，只是将目光收回到阿不思身上。“我想我们都有更该羡慕的人。我们都有局限，邓布利多，

但盖勒特没有。世间无数人都能喊几句改变世界，但真能去做的寥寥无几。他愿意作出的牺牲，教授，是你我都难以想象的。”

沃格尔的这番话说得流畅而深情，但不知为何，阿不思却从中品出了排练过度的感觉，就好像他已经这样说了无数遍了一般。啊，这就是你时常在心底告诉自己的台词吗？阿不思心想。

阿不思就在这时感到了一阵魔力波动。当他扭过头去，叹息桥就在他的眼前。就是这里了，三十余年前他和盖勒特筹划前往的地点之一——对于当时被困在山谷的他来说如此遥远而梦幻，而如今真的抵达却几乎让他感到太过轻易。

“那里就是魔法界的入口。”阿不思指着桥洞道。沃格儿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那是世界上最迷人、最精妙的魔法入口。」盖勒特曾激动地介绍道。而阿不思哪儿都没去过，他只能回忆起书本上读到的诗句，他当时轻轻念道：

“我站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上；一边是宫殿，一边是牢房——”

“——我看到建筑跃水而出，仿佛由巫师挥杖而生。”出乎意料地，沃格尔为他补上了下句诗。

“您居然也知道麻瓜诗人的诗句。”阿不思望着越来越近的桥洞喃喃道。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过我。”沃格尔在他身后轻道。

望着桥身上雕花的小窗，阿不思突然想起盖勒特曾告诉过他的传说，他抬起头来望向沃格尔。“您知道吗？听说恋人要是在经过桥洞的刹那接吻，他们的爱情就将恒久不息。”当时，他或许忙着为接吻的暗示而脸红；而此刻，他眯起眼审视这座经历了几世纪风雨的古桥，脑中想的只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扭曲心理，要为一个让死刑犯最后一次看向外界的地点赋予这样一则浪漫而无谓的寓意。

“那您和我搭同一艘船，真是可惜了。”沃格儿调笑道。

阿不思没有接话，因为他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船正在通过叹息桥洞，一道透明的帘幕掠过船身，闪亮的银光勾勒出船体切面的轮廓。就在船身的一半通过了这道帘幕时，阿不思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他下意识地张开双

臂抓紧了船舷，他感到他们的贡多拉似乎整个翻转了过来。就在他深吸一口气做足了落水准备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们其实滴水未沾——他们来到的是水下的世界，同时也是巫师的世界。

“令人惊叹。”同样抓紧了船舷的沃格尔松开手，感慨着环顾四周。

阿不思低下头，只见“水面之下”有几艘上下颠倒的船穿行而过。那是他们刚才所在的世界——麻瓜的世界，此时仿佛水下的倒映，与眼前熙熙攘攘的威尼斯魔法世界完全隔开。

“完美的镜像，拥有广阔空间的同时互不干扰，这是一个巧妙的解法，”阿不思将手探入水中，麻瓜的世界在波浪里颠簸，“施下这个咒语的巫师一定是位诗人。”

“解法？依旧是隐藏和隔离罢了，”沃格尔撇撇嘴，似曾相识的表情和似曾相识的话，他吸引了阿不思的目光，“幸好您不是与盖勒特同船，否则他一定会对您的见解发表长篇大论的驳斥。”

“是啊，幸好他当年一个人溜走了，之后他在欧洲掀起风波时，我只觉得后怕。”通过这些年的磨练，谎言对他来说很轻易，他打量了沃格尔一眼，然后淡淡地问道，“天色已晚，您有住处了吗？我在想，既然我们的目的相同，您想不想……一起住？”

阿不思立在旅馆的小阳台上，沉静地俯瞰着河面。思索间，他下意识地隔着手套揉搓着自己的手心。停泊的贡多拉上坐着几个身披斗篷、头戴兜帽的人，旅馆隔着狭长的河道正对着一间小酒吧，看起来生意甚好，露天小院内人头攒动，时不时有人瞥向阿不思的方向。

那种如影随形的受监视感依然没有褪去。盖勒特会不会就在这些人中呢？正在远远地瞭望着他？这种第六感是他的自作多情吗？还是说，这是他向来灵敏的危险嗅觉在给他警告呢？

尽管阿不思抱着他惯常的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摸到了威尼斯的魔法界，但对于如何定位盖勒特本人，他的确还没有具体的方案。不过，自从遇上安东·沃格尔，他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的这次旅途不会无功而返——

虽然他不能确定这长远来看是否是件好事。总之，他决定将沃格尔留在身边——无论为了他心中的哪个目的，这个人总是有用的。

“他们只剩下鲑鱼了，”沃格尔推门而入，窸窸窣窣地将食物摆上茶几，“但他们有上好的巴罗洛。”

阿不思侧过身的时候，沃格尔已经殷勤地将一只红酒杯递到了他的面前。阿不思接过酒杯，透过杯沿打量着面前的男人，看着他扬起脖子抿了一口酒，喉结上下滚动。

“您不饮酒吗，邓布利多教授？”沃格尔看着阿不思一口未动的酒杯挑眉道。阿不思不由回想起自己在带着破碎的血盟回归霍格沃茨之后的状态，想起几乎被他清空的火焰威士忌库存，想起连他弟弟的酒吧都对他实施了禁令，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叫我阿不思就好。”他刻意放柔了语调，然后抿了一口酒。

安东笑了。“阿不思。”他念道，像是在测试这个名字在他舌尖的滋味。

“沃……安东，不丹之后，盖勒特的状态如何？”阿不思问这话的时候，安东正望向月夜里的水面，他没有收回目光，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保持着沉默，久到阿不思以为他不打算回话了——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但随后，安东的嘴唇颤了颤，终于缓缓开口道：“没有人知道具体如何，每个人只能看到一些零星的表象。”

阿不思垂下视线。“这样啊。”

“但我知道……”又是一阵沉默后，安东转过身来面向他，“但我知道他越来越喜欢把自己独自关在房间里，我也知道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睡觉——不知道是睡不着还是不愿睡，”阿不思的视线被他犀利的目光死死捉住，阿不思盯着他的唇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他很失望，不止是对他自己。”

“盖勒特的话……会这么做，”阿不思若有所思地沉吟道，“时而显现出作为‘人’的一面，时而暴露些许脆弱，就因为这些，我们无法将他归为怪物无情判决；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始终无法下手……”而后，他像是反应了过来，抬眼笑道，“我是说，这或许就是他的阴谋本身，但无论是否如此，反正安东你早就做好了决定。”

我羡慕你。内心的声音在阿不思的耳边轻轻飘过。

安东没有接话，又是一阵沉默后，他淡淡地问道：“那你呢？在不丹之后。”

“我……”阿不思冲自己苦笑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后，他轻道，“我觉得轻松了不少，那个人对我留下的影响正在消失。

「您不能因为格林德沃做的事而惩罚自己。那样的话……那样的话就是正中他的下怀！」

“虽然不是完胜，但也算是有所挫败。我作出了保证，我会找到他、阻止他。

「您依然对魔法部有所保留，没有上交全部情报。在查清您与格林德沃的近期往来之前，您被勒令在此禁足。」

“我的生活也在一天天回归正轨，我的朋友们都为我高兴。”

「还有谁会爱你，邓布利多？你孤身一人了。」

柔软的皮质手套之下，左手的手心依然微微作痛，魔法的痕迹深入骨髓——他干出的无数蠢事之一，康复的过程缓慢而艰难，但那是一种令阿不思感到安心的痛觉。

月光在河面上倒映出他们二人的身影，如此古怪，身处两方阵营，却并肩而立，友好地举着酒杯品着酒。

如果说安东感到了冒犯，他也丝毫不露声色。他的视线灼热，但话说回来，他这样盯着阿不思看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这样吗？”安东只是模棱两可地道。

“不信？”阿不思挑起一侧的眉毛。

“信？我们可都是失去信任能力的人啊，阿不思，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欺诈大师，又要如何再相信旁人？面具与真实的皮肤黏连在一起，难舍难分，”安东又抿了一口酒，然后举起酒杯，“敬我们的谎言。”

阿不思笑了。“敬将被我们带入坟墓的谎言。”然后，他们碰杯，但就在玻璃“叮”的一声相碰的刹那，阿不思的余光瞥见河面上的一个人突然扬起头来。一个念头浮上心头：他会不会就是……？

“我想知道……”阿不思向安东凑近了一步，“你的这副面具之下又会是怎样的呢？”

不会起效的，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在阿不思踮脚吻向安东的唇时，他的大脑对他这样叫嚣着。但或许，只是或许，藏在暗处、伺机而动的盖勒特会终于有所反应，或许这会是他绝对理智的大脑作出非理性判断的唯一可能。无论如何，他必须一试。

安东抿紧的唇干涩而冰凉，但就在他倾身吻住他的瞬间，阿不思可以明确地感知到他的身体一僵，脖子稍稍后仰，魔力的光晕瞬间收束。莫名地，一切无法言喻的细微迹象传递到阿不思的大脑后，一幅画面被召唤到他紧闭的眼前：十六岁的盖勒特，第一次被他突击亲吻时的反应——难以置信、欣喜若狂和纯粹的爱慕，矛盾的情绪在男孩的脸上呼啸而过……

这……就有趣了。

盖勒特

“盖勒特？”阿不思念出这个名字的同时，伪装成安东·沃格尔的外壳便开始从头到脚剥落了。突然的吻让盖勒特倒退了几步，惊讶、嫉妒、愤怒，混杂着更多无名的情绪汹涌而来。红酒杯坠落在地，随之破碎的还有平静谦和的面具。

阿不思看起来毫不在意，他踏着满地的玻璃碎屑步步接近。“你是怎么做到的？哦对了，你早在潜伏美国魔法部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做到了……血液吗？”他追问，“血魔法？通过宿主的献祭？”他仿佛在探讨学术问题般的态度令盖勒特血气上涌。

下一秒，魔杖从袖口滑出，魔咒狠厉地劈向面前人，但早在触及到他之前，阿不思便幻影移形了。熟悉的策略，老套的招式。盖勒特猛地回身，正对上意料之中显形在他身后的巫师。太近了，没有巫师会选择这样的决斗方式。而当他们纠缠在一处，阿不思的目的显而易见。

“盖勒特，我们没必要这么做，你是知道的。”阿不思右手举着魔杖，左手贴在他的心口；盖勒特则是他的镜像。他们都知道，这是不丹之战的复刻。

放弃吧，这是僵局。阿不思像是在这样告诉他。然而……

“你没用你的优势手。”盖勒特冷冷地指出，“我可以当作这是你对我的不屑。但你从不把魔杖藏在右手的衣袖里，除非——”

他捏住了阿不思一直藏在手套之下的左手，动作不算轻柔却绝不致伤，但阿不思却痛呼出声。果然……

“松、松手。”阿不思嗓音颤抖，他试图挣脱，但盖勒特的手指已经探向了他的手套之下，光是指尖的触碰便让阿不思佝偻起了身体，他能感到那处的魔力涌动，这令他蹙起了眉头。手套褪去后，一道狰狞发紫的疤痕赫然出现在阿不思的掌心——原本血盟留下的疤痕的位置。

“这是你自己对自己干的？”盖勒特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这显然不只是物理伤害，还有恶咒在……阻止它痊愈？

“不是。只是……”阿不思抬眼时，眼眶微微发红，“它在愈合。”

无需更多的解释，盖勒特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血盟破碎之后，那道伴随了他三十余年、他也以为将会伴随他一生的疤痕开始愈合了，血盟留给他们的最后一道痕迹正在缓慢消失。他本以为阿不思会因为这个现象感到安慰，他会为对方这么想而恨他，没错，但如今看到他对自己下的狠手，他心头的酸涩却丝毫未减。他盯着阿不思疼得皱成一团的脸。“你疯了吗？”

“我这么做的时候确实不能算神志清醒。”阿不思露出一抹疲惫的笑。

盖勒特将目光收回到那道伤痕上，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将魔杖对准了它。

“不、不要！”阿不思呼叫出声，然而魔咒已经开始起效了，他再次大力地试图挣脱，但盖勒特只是默不作声地将他的手攥得更紧了一些。

这回，阿不思完全跪在了他的面前，而盖勒特只是提着他的一只手，漠然地俯视着他，听着他颤抖地喃喃着：“拜托……不、不要……治愈它……”

这就是阿不思，比起蛮力，更擅用他的脆弱。那曾经是致命的，但自己已经不再受他的影响、他的操纵了，盖勒特必须让他明白这一点。

“够了，阿不思，它早该愈合了！”盖勒特咆哮道，然后甩开他的手——恶咒的伤害已被撤回，伤口消失不见，掌心回到了苍白平滑的模样，回到了……他初见阿不思时的模样。

“我们之间的牵绊也是一样。”他这样说着，转身便要向外走，进入这道门时的平和友善像是一个遥远的幻梦。看来，他们之间只剩下了伪装，赤诚相见注定要以短兵相接告终。

但离开前一秒，他被身后的阿不思叫住了。“等一下，”盖勒特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他回过头去，只见阿不思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这个给你，你可以带走一半。”

盖勒特狐疑地看着他步步接近，手心里躺着的是一——碎成两半的血盟，如果这件死物还能被称为血盟的话。他抿紧了双唇，他应该立即幻影移形，或者嗤笑这个人的多愁善感，又或者戳穿他可悲的、想要勾起他情愫的最后尝试，但是他没有。几秒内，他只是愣在原地，任凭不应产生的痛觉撕扯他的内里。

见他不作声，阿不思将了无生气的残骸挑出一半，塞进他的手心，像是塞一块糖一般稀松平常。“这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想……你也有资格拥有一半。”

盖勒特的视线在阿不思的双眼间游移。一股荒诞的情绪充斥了他的胸膛，麻痹了痛觉，灌注了力量。在阿不思的注视下，他面无表情地举起那只握着一半“血盟”的手，然后瞬间发力，将那冰凉的碎片掷出窗外，听着它伴随着“噗”的一声落入宫殿河里。

这回，他的幻影移形未受阻挠，阿不思的脸上错愕的表情是留在他眼底的最后影像。

阿不思

阿不思将手臂伸在阳台的栏杆外，在凉风里微微发颤，但他紧攥着他的一半血盟的手心却满是汗水。只要放手，他的那一半就会离他而去，加入它的另一半沉入河底，又或是顺着滔滔河水汇入亚得里亚海。至少会在同一片水域，他想，至少近那么一点点。

这会是盖勒特想要的，放弃过往，放弃一切纠缠已久的情绪，但是……

阿不思的手指又颤抖了一下。最终，他收回了手。他做不到的，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做不到的。

现在如此，多年之后也亦如此。

假如他可以做到的话，或许他就能早些面对盖勒特，或许就会有许多人命得以挽救，或许纽蒙迦德最后的囚徒就不会承受半世纪的折磨……

但是，他做不到，他无法放手。

他骗得了所有人，但终究骗不了自己。

回头

当格林德沃突然移形到悬崖边，围上前来的众人全都在震惊中止住了脚步，站在最前头的忒休斯手里的魔杖都在发颤，纽特的行李箱差点脱手，奎妮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只有安东·沃格尔在人群后头哼了一声，当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只见格林德沃立在峭壁边的石垛上，一手拿着魔杖，一手紧抓着一个——是邓布利多！不，比起“紧抓”，他看起来整个人的重心都压在邓布利多的身上，他们的身体紧贴在一起，赫然一副同生死共存亡的姿态！

邓布利多这是被……挟持了吗？纽特焦急地上前一步。

“都不准靠近。”格林德沃轻声但严厉地威胁道。

被挟持的教授看起来一脸痛苦，他憋红了脸，像是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模样，他一定正在与他的劫持犯作着激烈的斗争！

现场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等着这只恶魔露出真面目，等着他和半个巫师界的高官谈条件，等着一场必将损失惨重的恶战，然而……

AU背景设定：时间线如*神奇动物3（2022）*，但是盖勒特在竞选会长前生病了。

他刚一张开口，就身形一晃，紧接着两个人就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一起坠下了悬崖……

几分钟前

当他们的决斗终于因为纠结在一处的肢体而静止，阿不思便知道这是一盘死局——他在开始前就知道。

“格林德沃——”阿不思开口，现在可能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但此时此刻，在与世隔绝的镜面空间里，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珍稀机会面前，他必须尝试说点什么挽回的话，然而……“你心脏跳得好快，”阿不思皱起眉头，他狐疑地打量着眼前人，感受着他不均匀地起伏的胸膛和凌乱的心跳，“你是不是病了？”

他一开始就有所怀疑，但自从决斗开场，他们越靠越近，他的疑虑也进一步加深。

“我……”盖勒特只吐出一个字，然后就倒了下去——盖勒特·格林德沃，在他面前倒了下去！阿不思愣了半秒，导致他反应过来伸手去扶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阿不思只来得及跟着他一起跪了下去，护着他的脑袋不要磕到地面。

“盖勒特！”阿不思焦急地喊道，当怀里的人突然抬眼看向他，他才意识到自己时隔多年又唤了对方的名而不是姓。看在梅林的份上，这种时候谁还在意这个？

阿不思皱紧了眉头，他的手从盖勒特滚烫的额头移向颈侧的脉搏。显然，他正发着高烧，病因不明，但看起来没有生命危险。

盖勒特的目光移向了悬浮在他们身边的血盟吊坠，阿不思跟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横穿其间的一道裂口像是划在阿不思的心头。它正闪着紧急的红光，这一回恐怕不是为他们二人之一的安危报警，而是为了它自己。

“它要碎了！”盖勒特抱怨道，“都因为你。”

“先出手攻击的人明明是你。”

“我又没有打算攻击你！”对于一个病号来说，他的声音可算洪亮，阿不思一时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在装病。

“你难道以为我不会出手救下我自己的侄子吗？”他扬起一边的眉毛质问道。而盖勒特沉默了，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里刚刚上演的事与三十余年前的悲剧何其相似。

“总之……”盖勒特撇撇嘴，“如果你现在转身离开的话，它一定会彻底粉碎。”

阿不思忧心忡忡地看了看他们垂死挣扎的血盟，又将视线收回到怀里看起来病恹恹的黑巫师身上，他或许该说“正合我意”，但那只会是一句谎言。

“而且，我也会因为操纵选举被抓起来调查，而我现在的状态很难逃得掉……咳……”阿不思为他听起来有些刻意的咳嗽声扬起眉毛，“——就像在美国魔法部的时候那样。”

阿不思视线一沉，他想起了那时险些被割掉舌头的盖勒特，不由打了个激灵。“那该怎么办呢？”他终于还是问道。

“我有办法，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得待在一起。”

就这样，阿不思·邓布利多意外达成了他一生中的一大里程碑：在世界直播中与格林德沃肩并肩站在一起——准确说，是由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搀扶着对方。

盖勒特有那么沉吗？他不记得记忆里的男孩这样压得他喘不过气，虽说这也省了他尴尬地演出被劫持的痛苦神情。不过这下，他可算是丢脸丢大了，可以想见明日的报纸一定满是关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被黑巫师当众劫持的头条报道，阿不思感觉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所幸众人看起来的确被他给唬住了，但他的弟弟可能可以看穿真相，这下恐怕连他做的糊糊都吃不上了。

和盖勒特紧贴在一起，阿不思感觉他的身体仍然很烫，魔力像是时燃时熄的火星在他的体内乱窜，而表演欲爆棚的黑巫师似乎还想强撑着作最

后演说，但阿不思不确定对方还能保持多久的平衡。于是，在露出马脚之前，他带着盖勒特一同向后倒去……

选举场地在最高的山巅，坠落到谷底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阿不思闭起眼抱紧了盖勒特的身体，短暂地感受自由落体的快感，等待着幻影移形的吸力将他吞噬，只是……他皱起眉头，那么长时间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移形了？盖勒特在等什么？

当他睁开眼，面前是盖勒特仿佛睡熟的脸。他这是……又晕过去了吗？在这种生死关头？！

阿不思一阵慌张，大脑瞬间开始高速运转，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移形目的地。霍格沃茨是不可能的——把全世界最危险的巫师带进学校无论如何也太疯狂了；纽蒙迦德可以见鬼去了——他可不想带着它神志不清的主人奔赴敌方大本营；他考虑了一下带他们去他伦敦的居所，但他估计那里会受英国魔法部的严密监视……

该死！要来不及了！

一个阿不思深知自己马上会后悔的念头闪过他的大脑，然后他们便幻影移形了。

一只冰凉的手贴近了他的脸庞，将盖勒特脑内的迷雾驱散了些许。一丝光线从他眼睛的缝隙间溜入，然后是一阵令人反胃的眩晕，他可能看到了什么，也可能什么都没看到。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他想他正躺在一张床上，床垫向一边塌陷，有什么人坐在床边，那人正将他的手稳稳地握在手心，让他目不能视却莫名感觉安全。

“……盖勒特……”那人在叫他的名字——阿不思的声音——他在说着什么，询问着什么，但盖勒特什么都听不懂。

“阿不思？”他只是动了动唇，希望自己当真念出了这个名字，但他不能确定。他只是下意识地凑向脸侧的那只手，让脸颊贴紧了冰凉的掌心，那只手温柔地接纳了他，轻轻按摩着他的额角。

他怎么会躺在这里的？为什么那么难受？为什么动弹不得？啊，他想起来了，他被阿不思的魔咒击中了，在倒地前他还在想，真是漂亮的一击，

但未免也太狠了，对于决斗练习来说。阿不思显然是带着气的，是的，阿不思生气了，他生气的时候美极了，也可怕极了，盖勒特在迷蒙间想。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因为他从没学会放下抑制——直到刚才。

有人把他的上半身扶起了一些，玻璃的触感决绝地抵上了他的唇，下巴被捏住，然后有苦涩的液体被灌进了他的食道。有些粗鲁，他被呛得咳嗽。阿不思还在生气吗？

阿不思为什么生气来着？哦对了，他告诉了盖勒特他闷闷不乐的原因——因为他读到了他正在世界旅行途中的好友寄来的信，信上写着旅途见闻和世界奇观，盖勒特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但他记得自己笑着调侃阿不思只知抱怨而不行动，“被困在这里”是他自己给自己戴上的桎梏，怪不了任何人，盖勒特刻意地挑拨道。他喜欢看怒意在阿不思平静如水的脸上肆虐，喜欢听男孩绷紧的弦崩断断的声音，虽然这样迷人的阿不思也让他在决斗中分心……

一块柔软的布料贴上了他的额头，他的眼睛扑闪着睁开，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一片苍白里逐渐识别出了轮廓。眼前的阿不思背着光俯视着他，看起来像是某位高高在上的神。恍惚间，他的影子与年少时的阿不思融合。当他射向奥瑞利乌斯的魔咒被截断，当阿不思向他走来，表情肃穆，眼神阴沉，步伐沉重却坚决，他无法否认自己心跳的提速——不是恐惧、不是紧张，而是期待。怀念和兴奋……

“我会死掉吗？”年轻时的自己故意这样问，为了刺激本就心怀愧疚的阿不思。红发少年看起来快哭了，他跪在床边手足无措，就好像盖勒特脆弱到一碰就碎。

而如今的阿不思语气不带起伏地告诉他：“没那么轻易。”

啊，是的，阿不思不会轻易饶了他——为了被他摧毁的平凡人生，为了他手上被献祭的鲜血。阿不思有足够的理由复仇，若不是为了世人，也是为了他自己。针扎般的头痛让盖勒特发出一声呜咽，但他的手依然被紧紧握着。若说阿不思是神明，那盖勒特一定就是这个故事里的恶魔了。虚弱的恶魔理应被轻易铲除，但阿不思仍然在照顾着他。有什么东西抵上了他的唇，逼迫他开口咽下。高烧可能确实让他产生了幻觉，他有一瞬感到

阿不思的手指在他的唇间逗留，拇指温柔地蹭过他的下唇。或许这就是神招揽信徒的方法吧？先是给予温和抚慰，而暴虐和惩罚总会随之降临。

“对不起，盖勒特，对不起，”那是十八岁的阿不思在回答他，“你不会有事。我们都会好好的。”

是啊，盖勒特突然醒悟：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还好好。只要把这个阿不思带到外面的世界，只要阿不思离开这个困住他的牢笼，他们就能一直在一起，如他们曾经梦想的那样。

盖勒特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拉着阿不思就出了门。一道发光的门就伫立在小溪的对岸，正在静静地等着他们。他知道，门的另一头就是外面的世界，只要他不回头地一路向外跑，就一定能带着他的爱人离开这个地方。

他迈开脚步，从快走变为狂奔，但身后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轻。他蹭过溪流，身后却没有蹬水声。他在门前站定了，但他不能回头。阿不思一定就在他的身后，他告诫自己。回头的话，一切就都毁了……他不能……

于是，他大步跨出门去，然后回过头。

身后空无一人。

“你终于醒了。”

盖勒特粗重地喘息着盯着天花板，梦里那扇门的光芒仿佛还在眼前。

“看起来烧退了一些。”一只手盖在他的额头上。

阿不思不在他的身后。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他被永远地丢在那个世界了。

盖勒特的眼球微微转动，坐在床边的人影映入眼中。几乎是条件反射，他一把抓住了阿不思正准备收回的那只手，把对方吓了一跳。

“阿不思？”他不确定地问道，“你还在这里？”

“否则呢？这是我家。”

盖勒特一愣，他这才意识到那种熟悉的感觉出自何处。他正身处戈德里克山谷，邓布利多家的老屋内——他以为自己一生都不可能重访的地方。

“你带我来了这里？”他诧异地问，依然有些气虚。

“相信我，这不是我的首选。但我总不能仍由你摔死……或者烧坏脑子。”阿不思淡淡地说。

他愣了愣，记忆逐渐回归脑内。昏迷前一刻还在与他决斗的人细致入微地照顾了他，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简直荒诞。这是怜悯吗？还是说病弱的巫师不配当他的对手？莫非阿不思的道德感要求一场公平的对决？

最终，他只是轻声问道：“血盟呢？”

阿不思从口袋内抽出左手，摊开手心。血盟已经恢复了平静，凝结在将碎未碎的瞬间。

“它已经出现了裂痕，恐怕不再具有束缚的效力了，”盖勒特喃喃道，“我现在没办法反抗，你本可以借机了结我。”他的视线从阿不思的手心抬起，在阴影里搜寻他的视线。

阿不思沉默了一秒，然后简单说道：“我以为，我们是来这儿研究将它修复的方法的？”

盖勒特愣了一下，他几乎发笑，但笑意被堵在胸口化作剧烈的咳嗽。阿不思又将他扶起来了一些，把水杯小心地送到他的唇边。哦，他永恒矛盾的阿不思，他最聪慧也最痴傻的爱人。也许他确实是在等一个更完美的时机。当然，他们值得最完美的时机。

等咳嗽终于平复，盖勒特紧盯着阿不思的双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至于修复的方法……”他缓缓开口，“既然血盟是伴随着我们的‘结合’诞生的，修复自然用同样的方式就可以了。”

阿不思看起来花了两秒才领悟了他的意味。一如预期地，他泛红的耳梢没有逃过盖勒特的眼睛。

“只可惜……”盖勒特决定不逗他了，“如你所见，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佳。”他挪动了一下，调整到一个更舒服的躺姿。阿不思当时的床铺是那么小的吗？似乎比他记忆里的窄小了一圈。

出乎意料的是，阿不思沉吟片刻后，犹犹豫豫地提议道：“那——只是依偎有用吗？”

这个问题和阿不思提问时过分可爱的表情让盖勒特措手不及，他最终只是怔怔地点点头。他看着阿不思拿起魔杖，似乎是想对床施个延展咒。

盖勒特抬手握住了他的魔杖，默默地摇了摇头，然后向后挪了一些，为阿不思腾出位置。阿不思会意地放下魔杖，躺到了他的身旁，和三十多年前一样，和他挤在同一只枕头上。

漆黑一片里，阿不思伸出一只手，将一缕汗湿的发捋向他的脑后，食指和中指搭着他额角，浅浅地探知着他的魔力。“嗯，确实好多了。”他呢喃道。

盖勒特将额头抵在阿不思的肩上，深吸一口气，他的手轻轻裹住了阿不思攥着受伤血盟的手。他们就这样静静地躺着，直到倦意再次袭来，但他还不想睡去。“我撒谎了，”盖勒特将脸埋在阿不思的胸口，声音闷闷的，听来好似告解，“我并不知道修复血盟的方法。”

一秒的沉默。

“我知道。”

哦……是了，他当然知道。

盖勒特突然想起了什么，决定转移话题。“也许你该试试产生伤害我的念头还会不会发动血盟。”他说道。阿不思没有作答，但好几秒后，血盟和阿不思都毫无动静，他狐疑地问道：“你试了吗？”

“看起来……是没有反应了。但是……”

“但是？”

“你不能要求我这样搂着你的时候想象谋杀。”

可能是他的错觉，但他感到他们十指间的血盟微微发烫。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相拥而卧的睡姿？他以为早就忘记的往事重新被开启。

“我没有从这里逃走，你知道，”盖勒特耳语道，他们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我只是一直在找回到你身边的路。”

“找了三十年了，还不承认迷路吗？”阿不思调笑道。

“才没有，只是因为你一直在背对着我逃跑而已。”盖勒特哼了一声。

一时间，阿不思没有回复，他突然产生了一丝担忧。所幸阿不思终于再次缓缓开口：“我没有……”他有些许哽咽，然后稍稍提高音调，重复道，“我没有，盖勒特。我一直都在原地。”

盖勒特亲吻了阿不思在说这句话时滚动的喉结。然后，他偏过头，埋在阿不思颈间留下一串亲吻。他紧贴着怀里柔软的身体，扬起头，一路轻吻向上。

“你在做什么？”阿不思稍稍撤开了一点距离，他的呼吸有些凌乱。

“我现在还在生病，记得吗？头脑不清楚。”是的，他只是必须这么做，他胀痛的脑袋、酸疼的身体、冰凉的手脚都在叫嚣着。如果他的神明注定要将他打入地狱，那在审判日之前，他需要一个吻。

阿不思稍稍低下头，得到信号的盖勒特立即便吻住了他的唇。一只手探到了他的脑后，宠溺的手指与他脑后的发丝嬉戏。阿不思在吻里轻轻地呻吟出声，就像是匍匐在绿洲水源边的沙漠行者。盖勒特将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都投入了这个绵长的吻中，直到他的动作越来越迟钝，感知也越来越模糊。阿不思的唇仍然在他的唇边缓缓描摹，触感极轻，羽毛一般，若有似无。他在念着什么，可能是盖勒特的名字，也可能是一句祷告。

某一刻，在他即将陷入梦乡之前，他听到阿不思低声的呢喃：“明早应该就会完全退烧。”

他闭着眼问道：“到那时你就会离开了，是吗？”

“我得去向魔法部交代被‘绑架’的经过，盖勒特，”阿不思在他身边咕嘟着，“或许他们会把我关进大牢严加审问。”

“那你要坚持住，亲爱的，”他凑到阿不思的耳边，低语道，“在我来救你之前。”他努力撑开眼皮，向上望去，最后问道，“那时，你会跟我走吗？”

“如果你这回不迷路的话……”

他再次回到了那个世界。在睁眼前，他就已经从知了的叫声和花草的芳香认出了这里。这里的天很高很蓝，这里的时间流淌得很慢很慢，他脏兮兮的靴子踏在松软的泥土里。

发光的门近在咫尺，但他在岸边停下了脚步，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

“你其实不想去外面的世界，是吗？”

“是。”身后的红发少年轻轻地应道。

“你喜欢这里，是吗？”

“是。”

“即使我选择离开，你也会留下，是吗？”

一段更长久的沉默。

“是。”

盖勒特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然后，他回过了头。这一次，阿不思就在他的身后。一秒内，他看到少年脸上惊讶的神情，然后，他送给他一抹微笑，温暖如夏。同一个瞬间，如他所预见的，这个世界崩塌了，画面和画中人一并化为白色的砂砾流逝成空白——在盖勒特陷入无梦的沉眠之前。

雨夜

「盖勒特——」

窗外雷声隆隆，阿不思将羽毛笔在手里转了一圈。现在已是深夜，盖勒特离开才几小时，但阿不思却已经被脑内的寂静折磨得坐立难安了。一整个夜晚的畅谈和辩论之后，他飞速运转的大脑竟然无法承受他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也享受的孤独，他需要再次听到盖勒特的声音——无论是当面还是传书，需要被驳斥、被肯定、被嗤笑、被膜拜……

「你提到巫师统治是为了麻瓜自身的利益——」他顿了顿，笔墨尚足，但他还是又沾了沾墨水，然后再次落笔，「我认为这是关键的一点。」

他知道，逼迫他从床上爬起来抓过纸笔的不止是难以启齿的依恋，还有不想认输的倔强。盖勒特对他“太过优柔”的指责依然萦绕耳际，他想要证明那不是他“致命的弱点”，不，那可以是他的、他们的优势、吸引力、制胜关键。而他，要向盖勒特证明这一点，要看这个璀璨夺目的男孩对他倾倒。

「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并以此作为事业的基石。」

他从空气中捕捉着词句，像是在聆听某个不可见的存在向他口述——是天神还是恶魔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争取统治是为了」——字母在他胀痛的脑内排列组合，直到灵光乍现——「**更伟大的利益**。」他用全大写强调着，又将这几个词重新描了一遍，然后接着写道，「因此，当遇到抵抗时，我们只能使用必要的武力，而不能过当。」

他重重地画下句点，准备署名。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划过他窗前的天空，照亮了他的整间卧室。阿不思望向窗外，一时惊讶于自己此刻的心境与一个月前相比是如何天差地别。英格兰的天气阴湿多雨，戈德里克山谷尤甚。要是在一个月前，他会在这样无眠的夜里对着电闪雷鸣自怨自艾，诅咒上天将他困在这么一个鬼地方。而现在，他只觉得这是某个信号、某则预兆、某种激动人心的肯定，雷声雨声听起来就像是战鼓和号角——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男孩的突然降至。

阿不思望着击打在窗玻璃上的雨点，怔怔地想象着自己没有遇到盖勒特的话会是怎样一种境况。他眨了眨眼，将那些画面从眼前驱散，然后垂眼，小心地将句点改为括弧——

「这就是你在德姆斯特朗犯的错误！」他咬了咬下唇，踌躇着落笔，「但我不该抱怨，因为如果你没被开除，你我就无缘见面了。」

他署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又鬼使神差地将首字母改为死亡圣器的标志。也许他不该在夜间写信，他想，寂寞的黑暗里似乎有一种吸引人吐露心声的魔力。

他重读了几遍——特别是末尾，确定这听起来足够流畅自然、足够不经意，然后便封上信封，冲他的猫头鹰亚瑟歉意一笑。亚瑟将头调转了一百八十度，他最近没少被迫加班，但在大雨中被送出去的确是过分了一点。

在阿不思用一把零食贿赂了他之后，亚瑟终于不情不愿地跳上窗沿，飞入了雨里。

所幸，路程并不远。阿不思在屋内来回踱步，他不该期待盖勒特今晚就回信的。他们已经累了一天，现在他一定已经睡了，况且还是这么个糟糕天气……但他无法阻止自己期待，无法平复莫名加速的心跳。哦，那糟

糕的结尾，他究竟是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的来着？还惺惺作态地套在了括号里？就好像加了括号就会被轻易忽略？其实只会欲盖弥彰吧？盖勒特会嘲笑他的矫情吗？毁了一封原本克制理性、见解深刻的信？还是说盖勒特会连同他的想法一起否定呢？他闭紧了双眼。哦，无论是什么，比起等待的煎熬，请现在马上揭露谜底吧！

他的祈求似乎应验了，亚瑟敲击窗玻璃的声音让他猛地睁开眼，急匆匆地将湿漉漉的猫头鹰放进了来，为他潦草地施了个烘干咒，便急急忙忙地拆开信封：

「阿不思：你最好的主意总在最糟的时间闪现，是不是？你们英国可怕的天气啊！最关键的是雨水把你给我的信都打湿了！要是再毁我的信，我发誓我会诅咒上天！我有太多要和你说的——和做的，但我可不想奔进这倒霉的雨里。明早第一件事，好吗？——盖勒特」

阿不思反复读了几遍，终于轻轻叹了口气合上信纸。明早，他想，是的，他可以等到明早……

但就在这时，他的窗上再次传来一声敲击，把他吓得一激灵。当他抬眼望去，栖在他卧室窗沿上的金发少年像是一个被雨模糊的幻象。他又眨了几下眼才慌忙上前，打开窗户。

“你怎么在这个时间来了？”他努力用指责的语气掩盖他话里的惊喜。

盖勒特偏了偏头。“你不打算让我进来吗？外面雨下得好大，阿不思。”

阿不思立即闪开身，让盖勒特跳进他的房间里，魔杖在他身后微微一闪。他全身都湿透了——阿不思注意到——发丝滴着水，耷拉在脸侧，单薄的白衬衫紧贴着他的皮肤，近乎透明。魔杖就别在他的腰间，一道简单的魔咒就能帮他避雨，但他显然没有想到要用。

“你看，阿不思，我为了来见你都淋得湿透了，”盖勒特将他湿漉漉的发丝捋向脑后，一脸困扰地嘟哝道，“你让我隔着那么远跑过来，又湿又冷，真是太不公平了！”

阿不思努力将视线从盖勒特的身上扯开，转而集中在他的脸上。

“我……我并没想要你赶过来。”

而且，为什么没用魔法？他没有问出口，因为他隐约知道答案。

“是吗？”盖勒特扬起一边的眉毛，然后步步贴近阿不思，“我或许会相信的，如果你没有一见到我立即脸红到耳根，如果你没有在我一进屋的时候就偷偷给房间隔音，如果你没有心跳过速……”盖勒特压向他的身体，阿不思下意识地倒退几步，直到他的背抵上了墙壁，盖勒特的唇贴在他的耳侧，“如果你没有寄来那封自作聪明的信的话。”他的语音低沉、咬字含混，让一阵颤栗顺着阿不思的脊梁淌下。

“我、我来帮你烘干。”阿不思试图引开话题，他举起魔杖，却立即被盖勒特撇到一旁，他的手腕被紧紧捏在盖勒特的手里，拇指在他的脉搏处轻轻揉搓。

“‘我不该抱怨’？阿不思？你是认真的吗？”他用调笑的语气复述着阿不思信里的话，让阿不思难堪地避开视线，“但我呢，我可就有够多需要抱怨的了。如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肯定早就离开这个阴暗潮湿的鬼地方，踏上我的征途了。如果没有见到你，我就不会因为你该死的视线从我的研究中分心了。我知道你的小心思，阿不思·邓布利多，你以为我不穿你的伪装吗？”

“那你会宁愿没有见到我吗？”阿不思终于鼓起勇气对上面前男孩的视线，却被他眼里的热度烫得一颤。

“绝不。”他说，他的拇指扫过阿不思的嘴唇，而阿不思不需要更多的暗示了，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捧起男孩的脸侧亲吻他。盖勒特似乎有一瞬的惊讶，但很快便放松了下来，他更紧地贴向阿不思，而阿不思将他湿漉漉的身体纳入怀中，下意识温暖着他。

当他们终于断开亲吻，盖勒特的脸上也染上了好看的红晕，但他显然还有委屈没有倾诉完：“但不管怎么说，我那么辛苦地一路跑过来，你至少欠我一个热水澡吧？”阿不思犹豫了一下，他担心会弄出动静吵醒了他的弟弟妹妹。“否则我会感冒的。”盖勒特轻声咕哝道。

这让阿不思笑了，他揉了揉男孩乱蓬蓬的金发。“跟我来。”

水汽在浴室里弥漫开去，还有薰衣草的香气。“你还给水加了香味？”盖勒特在他身后笑着问道。

“嗯……你说过这是你喜欢的。”阿不思收回了魔杖，所幸现在室内热气氤氲，可以为他的脸红打掩护。

在小心地施了静音魔法之后，阿不思给浴缸灌了半满的热水。他听着盖勒特在他身后脱衣，制止自己回头去看，直到盖勒特脱光后步入浴缸，他都保持着视线低垂。

“哗——”突然，他被凉水泼了一身——完美地避开了他的脸，只是将他从肩湿到了脚。

“啊，不好意思，把你也弄湿了，”盖勒特笑着道歉，“不如……你也进来和我一起泡泡呗？水温刚刚好。”

如果阿不思足够粗心大意，他或许会相信这的确是盖勒特坐进浴缸时无意溅起的水花。但当他瞥向盖勒特看似真诚的笑脸，他的诡计在他的眉梢眼角写得一清二楚。对盖勒特来说幸运的是，阿不思是条自愿上钩的鱼。

他站起身，背过身去，然后一件一件地褪去衣物，有条不紊地折叠好，放进一旁的柜子里。他可以清楚地感知到，盖勒特赤裸裸的视线正从背后盯着他。

当他一丝不挂地来到浴缸边，盖勒特向后挪了挪身子，双臂打开架在浴缸沿上，为阿不思腾出了他怀里的空间。阿不思犹豫了一下，但最终，他小心翼翼地坐到了浴缸的另一头——盖勒特的正对面。

盖勒特有些诧异地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狡黠的光闪过他的眼眸。下一秒，他突然爬了起来，在阿不思来得及反应之前跪立到了他的身前，两腿分跨在他的大腿两侧，自上而下地俯视着阿不思。他们突然间凑得如此之近，金发少年纤瘦的身体挡住了光线，在阿不思仰望的脸上投下阴影。

“你真是不可思议，阿不思，你知道吗？”盖勒特的目光在他的周身流转，眼里是罕见的温柔。

阿不思只是自嘲地微笑着，摇了摇头。

“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存在，我要让你知道，”他强调道，拇指抚过阿不思的脸颊，“我可以光为了这些雀斑以死献祭。”

这让阿不思呛出了一声笑。“你不被允许为我的任何部分以死献祭，知道吗？”阿不思认真地道，“你说过我们要一直在一起，记得吗？直到生命的终点。”

我是不会食言的，阿不思。虽然无论是“一生”或是“终点”，他都还毫无概念，但这不妨碍他在盖勒特俯身亲吻他时虔诚许愿。

盖勒特在他的腿面上跪坐了下来，他的手扫过阿不思的胸口，然后毫无预警地重重一捏。阿不思在吻里叹出一声呻吟，触感瞬间化作战栗淌遍全身，他下意识地凑向上方。

“那么敏感……”盖勒特呢喃着，“你知道自己有多诱人吗？”

爱慕的视线倾泻而下，让阿不思感觉晕乎乎的。下一次轻扯让阿不思呜咽了一声，灵巧的手指揉搓扭转着，令他抵着浴缸弓起身体，浴缸里的水伴着他身体颤抖和扭动起了波澜，他双手抓紧了盖勒特的肩膀。

“嘘——亲爱的，你能安静一点吗？我们并不知道隔音魔咒的效力有多大。”

阿不思微弱地点点头，但他觉得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都变得敏感异常，有一种压力在体内积蓄，有一种挠不到的瘙痒在蔓延，他不知道该如何排解，只有更紧地贴近男孩温热的身体。盖勒特的手落入了水面下，在他们身体之间隐秘的空间里爱抚着他，让他的喘息声骤然拔高。他感觉这像是一种全新的酷刑，感官比以往都要敏锐，自己的身体却只响应着盖勒特的所作所为，对他自己的指令置若罔闻。

“我要你安静下来，亲爱的，”盖勒特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告诉他，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抬起头来对上阿不思的双眼，“如果你不能保持安静的话，我就只能用别的什么东西堵住你的嘴了。”

阿不思应声分开了唇，盖勒特的手指挤了进来，探索着他口腔内部的湿润。阿不思下意识地重重吸吮，在盖勒特水下的那只手加大了力度时发出闷闷的呻吟。

手指的撤出伴随着啾的一声，盖勒特看起来很满意，他端详着阿不思的脸庞道：“你以前有做过吗？”

阿不思昏沉的大脑花了一点时间才理解他的意思。“没、没有。”

“和女人呢？”

“也……没有。”他低下脑袋。

“这样的话……”盖勒特拉长了声线，阿不思心下一沉，他有一种预感，盖勒特会嫌弃他这个处子，但他接着说的却是，“我想要你操我。”

“什、什么？”

“我是说，我要你把你的——”

“知道了知道了！”阿不思慌张地捂着他的嘴打断了他，然后又迟疑地问道，“那……如果我搞砸的话，你也不会和我一刀两断？”

“阿不思，”盖勒特无比严肃地说，“我永远都不能和你一刀两断。”见阿不思依然紧张地盯着他，他叹了口气，轻道，“我知道你会很小心、很体贴，我告诉你停的时候就会停——”

“这是我能做的最基本的。”阿不思咕嘟着插嘴道。

“这就已经超过很多人的想象了。”盖勒特这样嘀咕着，他的手已经探向了身后，他调整着坐姿，眉头微蹙。阿不思好奇他身后的光景，但他更好奇这句话的意味。他口中的“很多人”说的是谁呢？这个看起来如此年轻的男孩以前的床伴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有好好珍惜他吗？他们知道他的全部喜好吗？他会想念过去的体验吗？

他叹了口气，逼迫自己回到现实，视线落在盖勒特看起来有些不适的表情上，他为自己只是搭着盖勒特的胯无所事事感到挫败。“我……我可以帮忙吗？”

盖勒特撇嘴一笑，他抓起阿不思的手指。“看好了，以后用得上。”话音刚落，阿不思感觉指尖一凉，丰沛的滑腻液体凭空出现，顺着他的两根手指淌下。无论这是他用什么物质无杖变形造出的，都令阿不思惊愕不已。当然，现在不是研究魔咒原理的好时机。

他的手被盖勒特引导着探向身后，他先是试探性地在入口处打着圈，然后温柔地将指尖推入。盖勒特发出的每一声喘息都令他的心脏跳漏一拍。阿不思竭尽全力不让自己为盖勒特的每个微小反应停下动作，他战战兢兢地继续向高热的深处挺进。他完全不知道应该摸哪里，也不确定究竟能不能摸到什么感觉有异的地方——如果不能，那也至少得找到那个让盖勒特感觉有异的地方。

幸运的是，他没花太久就摸索到了某个触感异样的所在，惊喜之下，他第一次的力度过分了一点，令盖勒特发出一声窒息的呻吟。阿不思一边呢喃着道歉，一边放轻了力度，绕着那处打转。盖勒特跪在他身体两侧的大腿在颤抖，这给了阿不思一点信心。他再次轻轻戳刺，盖勒特急吸入一

口气，闭紧了双眼。“该死，为什么和你一起做的每件事感觉都那么不同？”

阿不思抬头，痴迷地望向上方的男孩，观摩着他伴着自己的动作轻轻挣动，品味着他泛红的肌肤和颤动的睫毛，倾听着他双手撑在自己的胸口，仰着头叹出低吟。

他以前和别人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迷人吗？阿不思忍不住这样想象。他想要成为唯一目睹这个时刻的他的人，至少是从今往后。

“嗯……不要……那么温柔。” 身上人要求道。

“你值得世界上所有的温柔。” 阿不思不假思索地应道。

盖勒特睁开了眼，怔怔地看了他几秒，眼里是一种他看不懂的情绪，阿不思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早熟的男孩还是如此地年轻，甚至还带着某种懵懂的纯真，但又或许，这只是浴室里的雾气耍的把戏。他就在这时撑起身体，在阿不思的上方调整着位置，然后在阿不思惊讶的目光里决绝地坐了下去。

这不是一个舒适的姿势，但盖勒特的韵律快而坚决。阿不思的手落在他的大腿两侧，感受着他有力的肌肉绷紧又松弛。浴缸里的水都因为他们的动作有节奏地拍打在缸沿上，伴随着噗嗤声溅出水花。热度让阿不思觉得晕头转向。他总算还记得要取悦盖勒特，他再次找到了那处，然后试探性地挺身，这回，盖勒特一口咬住了他肩膀，力道之大毫不留情，让他发出一声痛呼。

“阿不思……” 少年趴在他的胸口哼哼着。阿不思从没想到他可以发出这种甜腻的鼻音。

当他的研磨开始画起了八字，同时变着调轻唤阿不思的名字，阿不思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他紧紧掐住了男孩的膊，力道之大恐怕会掐出淤青。

欢快的余韵里，另一种欲求席卷而来。他将盖勒特推向后方，让他靠坐在浴缸的另一头，然后阿不思将头埋入水中含住了他。盖勒特从水面之上传来的呻吟模模糊糊的，阿不思的口鼻都埋在水下，只有在抬头的瞬间得以吸气，但下一秒又扎入水中。他毫不畏惧，窒息的感觉令他迷醉，直到盖勒特释放在他嘴里，他还意犹未尽。他恐怕又发觉了个他未曾知晓的癖好。

过了那么久，浴缸里的水本该早就凉了，但此刻的水温却依然舒适——一定是盖勒特的魔法，阿不思昏沉地想——让他趴在少年的胸口昏昏欲睡。他应该为盖勒特擦干身体，送他回他自己家里，而不是在浴缸里相拥而卧。但只是一小会儿，阿不思和自己的理智讨价还价，一会儿就好。

“我难以想象……”盖勒特的一只手一下接一下地轻抚过阿不思的后背，他语调轻柔，好似呓语，“我浪费了十六年才遇到我灵魂的另一半，我错过了你的十八年时光，阿不思。”这话让阿不思轻轻一笑。

“接下去，我们还有更漫长的时光，”阿不思闭着眼喃喃道，他信心满满地说，“我们一分一秒都不会再浪费。”

他感到盖勒特温热的吻落在他的肩头。

只可惜，在那之后，他们又浪费了二十八年的时光。

阿不思站在他位于伦敦的公寓窗前这样想着，看着窗外暴雨倾盆。这注定是无眠的一夜——盖勒特会在这一夜从美国魔法部的监狱转移到欧洲大陆受审。今夜的某一时刻，他将横跨英国的上空。

阿不思仰起头看向阴云密布的天空，他深陷在沉思中，导致有人影突然在他的窗前闪现时，他花了好几秒才反应了过来。阿不思惊得后退了半步。梅林在上，他一定病得不轻，都出现幻觉了！但幻象中的盖勒特——身穿傲罗的制服，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过长的银白发丝耷拉在脸侧——用指节敲了敲阿不思的窗。

在稍微镇静下来一些后，阿不思打开了窗——至少，他需要确认自己明天需不需要去圣芒戈报到——问道：“你为什么来这儿？”

盖勒特跳了进来——和记忆里的身影别无二致——他用他那双与二十八年相比分毫未变的异瞳端详了阿不思一阵，然后好似理所当然地道：

“外面雨下得好大，阿不思。”

他们的正义

盖勒特

当他清晰地感知到一阵久违的魔力波动，盖勒特猛地翻身坐起，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在他的囚室中央显形，坐在床边的盖勒特愣了几秒，试图分辨眼前人究竟是幻觉、预视还是真人。没有人可以用幻影移形进出这间囚室，邓布利多确保了这一点。

眼前人也愣住了，他慌张地后撤一步，环顾四周，然后冲向门口，徒劳地拉着门把——他像是还没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

显然，这个人是阿不思·邓布利多，而且不是他臆想出来的，因为格林德沃没有见过这个年纪的阿不思，看起来比他们初遇的时候年长一些，但仍显青涩——青涩，相对于将他击败的那个他。

“阿不思。”他试探性地唤道。

AU背景设定：假设1899年后，血盟一开始是由阿不思保管的。灵感来自电视剧《暗黑》（2017-2020），致敬33年一个轮回的设定。

已经抽出了魔杖对准门把的人止住了动作，他在震惊中回头，小心地审视了格林德沃几秒。“……盖勒特？”

盖勒特轻轻点了点头，他的目光停驻在了这个阿不思的胸前——血盟，仍然完好的血盟在他的心口闪耀。阿不思抬起手盖住了他胸前的吊坠，阻断了盖勒特可能过分炽热的视线。他转过身，看起来依然有些难以置信。

“现、现在是哪一年？”他迟疑地问道。

“1950年。”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他的目光扫过格林德沃狭小肮脏的囚室，最后落在他的身上，青年人目光的分量让盖勒特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一种类似羞耻的情绪，“你被关押起来了吗？”

“是的，”盖勒特撑着膝盖从床边站了起来，“终生监禁。”他一字一顿地道。

年轻的阿不思嘴唇动了动，错愕地喃喃道：“怎、怎么会？”盖勒特不确定对方是想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还是谁对他做了这种事。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盖勒特心下暗笑，看起来守卫们总算还是反应过来了。

“我被不相信更伟大的利益的人背叛了，阿不思，”他抬起手，展示出双手手腕上限制魔力的手环，“他要我在这里受苦。”

脚步声逼近门前，魔力的波动意味着门锁在被解开。他们没有时间了。

阿不思飞快地地上前一步，抓住格林德沃的手，他一手握住血盟，默念着咒语，但什么也没发生。阿不思抬眼对上他的视线，眼里混杂着困惑和惊惶。

守卫就在这时冲入了囚室，四五十名傲罗举着点亮的魔杖围住了他们，其中两人从身后制住了阿不思的双臂。

“你等着，我会救你出去，”他喊道，傲罗将他从格林德沃身边拉开，而盖勒特立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的眼神坚定就像是可以与世界为敌，和那个时候如出一辙——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然后，他便在众人眼前消失了。

斟酌片刻后，邓布利多抬手，将王向右平移了一步。他本可以用魔法移动棋子，像随便哪个巫师小孩都会做的那样，但在格林德沃面前，他摒弃了所有魔法。

格林德沃也在斟酌，但他的目光不在棋盘上，而是在阿不思的脸上。阿不思允许他有访客，但在最初的几年之后，他已经越来越无人问津了。最终，邓布利多竟成了他最频繁的访客。他会为他带来一些不关痛痒的新鲜事，一些新书、新玩意儿，他们会下棋、观星，而盖勒特也会陪他玩一会儿过家家，扮演一切不属于他们的角色。

而今天，总算轮到他带来一些新情报了。

“有人打算救我出去。”他说，语气平淡就好像在说自己昨天睡觉落枕了。

“哦？”邓布利多也同样地镇静，甚至还带着一丝调笑，“他是打算杀了我吗？”盖勒特明白他的意思，他在纽蒙迦德施下的魔咒与他自己的生命紧密交缠。除非他死，世间不会有第二种解法。

“你有兴趣会会他？”盖勒特挑起一侧的眉毛。

“你送来刺杀我的信使还少吗？”阿不思嗤笑一声。

盖勒特也低低地笑了。笑够了，他的目光回落到棋盘上，轻道：“这回来的是你自己，阿不思。”

阿不思

看来他用血盟改造的时空穿越装置存在很大的漏洞。他的第无数次实验终于将他成功地传送到了血盟另一半的身边——33年之后的未来——然后又顺利回到了原位，但看起来，他既无法改变33年这个时间跨度，也无法让超过一人穿越时空，可靠性和时效性也有待考量……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未来的盖勒特从那个可怕的监狱里救出来。

第二次穿越，他于夜半时分无声无息地在盖勒特的囚室内显形。一根手指架在唇间，他施咒让门外的守卫睡去，然后开始试图逆转周围的守护

魔法。这种魔法很强大，同时也莫名地熟悉，但他有自信，他还从没见过他破解不了的禁锢咒语——可能除了格林德沃的魔法之外。

红金色的光束不断从他的杖尖涌出，让整个空间像是被燃烧的海浪淹没。然而，他费尽全力，却依然无法挣脱。囚室内原本的魔力就像是一张柔韧的藤蔓编织的网，将他的攻击尽数吸纳，平静地化为自身生长的力量。但他不愿放弃，不允许放弃，他不能让他的爱人在这个可怕的地方腐烂。

一只手突然从身后搭上了他持杖的手，让阿不思急喘一声停止了施咒。迅速地转身挣开后，他才意识到身后站着的自然是这间牢房里唯一的囚徒。他为自己下意识的警惕有些难堪，但当他抬眼望向这张苍老的、沟壑纵横的脸，他不得不承认面前人对他来说是陌生的。33年里发生了什么，他一无所知。他太阳般璀璨的盖勒特经历了多少，才变成了此刻孤单地立在月光里的老人？

所幸，对方像是对他的反应过激并不在意。“把我禁锢在这里的人用的是老魔杖，所以你无法破解是正常的。”他轻轻地解释说。

“老魔杖？”阿不思错愕道。

“是的，我拥有过老魔杖，却被他夺走了，还被剥夺了魔力。”

阿不思垂眼看向盖勒特双手手腕上的银环，他知道那是什么，他感到一股无法遏制的怒气，他难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魔力与巫师同生共死，被迫剥离是比剥皮剔骨更残忍的刑罚。

他将自己的杖尖指向对方的手腕，尝试施咒破坏，却被猛地弹开，后背狠狠地撞到冰冷的墙壁上，从他的肺里呛出一口气。格林德沃跪到了他的面前，异色的眼里带着一丝担忧，他伸出手，粗糙的指尖抚过他的额角和脸颊。这回，阿不思望入那双熟悉的眼中，没有闪躲。

老魔杖，他需要的是老魔杖。

“是什么人？”阿不思问道，“什么人这般恶毒？”

格林德沃冲他笑了笑。“霍格沃茨的变形术教授。”

几经波折，阿不思终于站到了霍格沃茨变形术教授的办公室前。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潜入霍格沃茨的一天，像一个掩在夜色里的贼。但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为了爱必须要做的事。

他蹑手蹑脚地进屋，汗湿的手紧攥着魔杖，对方是击败了盖勒特的人，他可不能大意。然而，床上空无一人，在他听到身后的一声轻响时，他旋即转身，二话不说便掷出攻击，却被对方轻松挡下。几个回合下来，隐藏在阴影中的人都只是防御，而不回击。直到他自己漏出破绽的刹那，对方抓准了时机施咒，两侧的窗帘听从他的指挥缠住了阿不思的双臂。

阿不思奋力地挣扎着，他知道那是徒劳的，他只是不甘心，他还从没有在决斗中输得那么惨过。他的对手终于走出了阴影，在他的面前俯下身，捡起他在混战中被击落在地的眼镜，为他重新戴上，然后施了个修复咒。

他注意到，对方手里握着的无疑是老魔杖。他愤怒地瞪着面前人——昏暗的光线中，他看起来是个五六十岁模样的男巫，长发披肩，鼻梁上和他一模一样的金边眼镜反射着微弱的月光。

“不用沮丧，”他开口道，语调平和，“毕竟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斗。我有优势，因为我记得。”

“你……你究竟是什么人？”阿不思问道。

面前人打了个响指，房间被点亮了，两侧的窗帘也松开了他。阿不思终于得以看清面前人的样貌，看着他高挺的鼻梁上那道不愿愈合的断痕，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让他的双眼逐渐瞪大。

“你还没认出来吗？”他微微勾起嘴角，“我是你。”

凤凰在一旁的站架上发出一声啼鸣，吸引了阿不思的注意。他局促地坐在沙发上，而凤凰正在好奇地打量着他。

“他叫福克斯，他将来会来找你，在最恰当的时机。”他年长的自己摆弄着手里的茶具，“喝茶吗？”

“是你……是你将他丢在那个冰天雪地的监狱里。”阿不思指控道。他的双手在膝头攥成了拳。

邓布利多没有抬头，他专心地为两只小茶杯倒上浅绿色的热茶，然后坐到了阿不思的身边。“其实你一直都明白，不是吗？你早就知道，终究会有这么一天。”

阿不思重重地摇头。“我不会成为你。”

对方看着他温和地笑了，他将一杯茶送到阿不思的面前。“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我一辈子都深信，这里发生的事绝不可能重新发生，我绝不可能说出当年年长的自己对我说过的话。因为我不理解，我怎么可能想要他想要的，放弃他放弃的，做出他做出的。”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茶杯，然后再次抬眼，搜寻阿不思的视线，“而现在，33年之后，我懂了。有些时刻彻底地改变了我们，有些伤痕永远都不会愈合。”他的目光沉沉地落在阿不思胸口的血盟上。

阿不思似懂非懂地盯着面前人，看着他似乎永远带着疏离的笑意的眼睛，和轻轻夹在指尖的接骨木。不，他永远都不会理解，永远都不会接受这样的结局。只要……只要他能得到这根世间最强大的魔杖。

“你想要试试吗？”他年长的自己突然问道。阿不思一惊，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将老魔杖递到他的面前。

这就是他的机会了。

他一把将魔杖夺了过来，起身就想要移形，但却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嘶吼和尖叫声由远及近，那是一种绝望的呼喊，千万人叠加在一起，像是生命即将熄灭前最后的哀鸣，这种可怕的声响他是听到过的……他低下头，只见浓稠的血液从他的指缝间淌下，随着金色的发丝一起从他的手心流逝。腐朽的气息伴着火药味淹没了他的感官，有熟悉的噪音在他的身后回响，他的家人、学生、朋友的噪音，他们在质问他——

「我们都是你必要的牺牲吗？」

魔杖咚的一声跌落在地，阿不思也随之垮了下去。邓布利多上前一步扶住了他。他喘息着，目光发直地盯着自己颤抖的双手，刚才所见的血红仍然历历在目。

“这样你们就认识了。”他年长的自己将他扶了起来，但对方没有立即松开，而是让这个拥抱稍许延长了几秒，他在他耳边轻道，“现在的你还驾驭不了它。但不用担心，等时候到了，你就准备好了。”

盖勒特

事实上，盖勒特本以为他们的上回见面就是最后一次了，他没有想到年轻的阿不思还会第三次闯入他的囚牢，还是手握着一瓶魔药，一出现就揪下了他的一撮头发，投入玻璃瓶里。

看来邓布利多的劝说技法是越来越不灵了，不过，也有可能在他自己身上免疫。盖勒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好奇地看着阿不思用复方汤剂变形成了他的样子，然后用更意外的眼神看着他为自己戴上了血盟项链。他大概猜到了阿不思无法带着他一起穿越，但他没想到对方即使和他交换，也要让他出去。

“我现在要告诉你穿越的方法，盖勒特，”他严肃地道，“你听好了，你会先回到我穿越来的原点，然后你去找你年轻时的自己。那是1917年，我找不到你，也说服不了你，但你总该知道自己在哪儿吧？你去找他，告诉他你的经历，告诉他不能这样下去了，然后……”

“你不怕我背叛你吗？”盖勒特打断了他，“你不怕我把你丢在这里，再也不回来了吗？”

阿不思直视着他，与他自己一模一样的容颜露出属于阿不思的微笑。

“不怕。”他简单地答道。

阿不思实在不该如此轻信的——落定到1917年的格林德沃心想——因为他不知道魔力回归的感觉有多好。显然，手环在错位的时空里不起作用。几分钟内，他必须扶着墙壁等待魔力的潮涌逐渐平复，他的眼前一片漆黑，枯朽的筋络和骨节都在发出不满的呻吟。直到光明逐渐回归，他意识到自己回到了戈德里克。阿不思就是在这里拿他们的血盟做实验的吗？

他蹒跚走出邓布利多家的小屋，明晃晃的暖阳像是来自上一世的记忆。他下意识地沿着小路向南走去，直到一栋熟悉的小房子显现在他的眼前。

他不该出现在这里，但他还是呆立在窗前，里面是厨房，而他的姑婆正在灶前忙活。她看起来像是一点都没变，他隔着窗看着屋内的这一幕，

就像是坐在台下，看一出不属于自己的戏。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异时空的他偷来的画面。

突然，他看到巴希达的手一抖，一只茶杯跌落在地。在盖勒特反应过来之前，他就已经让那只杯子从碎片修复如初，蹦回了桌面。

“什么人？”巴希达看向窗外。

而盖勒特落荒而逃。

阿不思猜想得没错，他自然记得1917年时的自己在哪里。但格林德沃一点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那个他早就待厌的地方——33年前，建成不久的纽蒙迦德。

那时的纽蒙迦德光秃秃的，还没有什么装饰，恐怕和它33年后的状态相差无几。它甚至没有任何防护魔法，而是开怀接纳任何找得到它所在的人。那是他的傲慢——当时的他，坐在将会成为他办公室的房间内，一片烟雾缭绕中。

他年轻时的自己又吸入一口烟雾，然后缓缓吐出。格林德沃走到了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有趣，”年轻的盖勒特盯着他道，“我预见过很多东西，预见未来的自己还是第一回。”

“我不是预视幻象，”格林德沃道，“我就是你。”

“你是说我会像你这样谢顶？”他嗤笑一声。

“阿不思不会介意。”

“他太虚伪，他是不会说的。”他年轻的自己指出。格林德沃捂住心口，作出一个被刺痛的夸张表情。

盖勒特交叠起双腿，靠向椅背。“所以……那么多年以后，你依然和他纠缠在一起？”

“是的，因为你爱他。”

盖勒特响亮地哼了一声。“不，我恨他，他背叛了我。”

“没错，但我是在告诉你，33年之后你会爱他，”格林德沃说，“我知道你必须对所有人撒谎，但不必对我。”

年轻的黑巫师眯缝起眼盯着他。“如果你真的是我，那我在你的时空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

“被关在牢里。”

“所以你失败了？”盖勒特看起来比起惊讶，更显轻蔑。

“是的，‘你’失败了。你被关在**这里**，你自己建的监狱里，在最顶层。”格林德沃毫不避讳地告诉他。

盖勒特呛出一声笑。“不可能，你在撒谎。纽蒙迦德没有顶层的监狱。”

“是的，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去建吧，记得造得宽敞一些，开一扇大些的窗，可以从高处透进天光。”

格林德沃紧盯着年轻的自己的表情，看着他在认真地考虑，等着他作出只有他自己才会做出的决定。“好吧，”他终于应道，“我会建的，我会用它来关押最恶劣的叛徒，作为失败者的惩罚。但是，我是不会失败的。”他扬起了下颚，坚定地道。

格林德沃淡淡一笑。“我知道，”他说，“你翻遍了未来，对未来的记忆太过真切，几乎就像是遥远的记忆一样。我只会被你当作无数明日来信中的一封，可以被轻易逆转、改变。你会永远相信你可以改变，因为作为先知的你不知道除此之外的存活方式。”格林德沃看着对方逐渐放大的双眼，他的话似乎终于让对方相信了他的身份，“你一生都在和预言的牢笼斗争，最后只是飞入更狭小的牢笼内而已。”

年轻的盖勒特绷紧了下颚，但他的眼里还闪烁着光芒。格林德沃当然知道——也记得——他早就作出了选择。“我不会撇弃我的正义，”他站了起来，“不像你，我还有的是时间。”

这话让格林德沃近乎发笑。讽刺的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关在狱中的他才算是拥有了世间全部的时间，而他只是在时间的洪流中缓慢地被溺毙而已。

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早就没有时间了，他在心里这样说，开口的却只是：“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他看着年轻的自己狐疑地挑眉，补充道，“为了阿不思。”

他和他年轻时的自己一同来到了高塔的顶层——将会将他监禁半生的所在。在交代好要他完成的任务后，格林德沃便握住了他颈间的吊坠，按照阿不思教给他的方法念动咒语。他闭上双眼，一呼一吸间，33年的岁月擦肩而过。他呼出一口颤抖的气息，在睁眼之前就先为魔力再次被抑制的痛苦深深震颤。

阿不思在他的床上翻了个身，复方汤剂正在失效，他的阿不思正在褪去苍老的躯壳，变回他年轻时的容颜。格林德沃跪到床边，轻轻亲吻他的前额。

“你……你回来了？”阿不思的双眼扑闪着睁开，“未来改变了吗？”他懵懵懂懂地问道。话音未落，格林德沃便一把掐住了他的咽喉。

“你太轻信了，阿不思·邓布利多。1899年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他低沉地嘶吼道。阿不思的双眼瞬间睁大了。

他瞅准了阿不思举起魔杖的刹那，将他整个人向后按去，他的脑袋被重重撞在墙面上，手中的魔杖一闪，阿不思的身体便瘫软了下来，一丝血迹顺着他的脖颈淌下。突袭胜之不武，麻瓜的方法不甚优雅，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了。他知道时空隧道另一头的他自己遵守承诺——夺回血盟，做他注定要做的事。

他为失去意识的阿不思重新戴上了血盟。“再会，”他在他耳边轻道，“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阿不思

阿不思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陌生的旅馆客房的床上。他下意识地伸手探向胸口，却空空如也。

血盟不见了。

他匆忙爬下床，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只见门口地上的报纸上写着“1917年8月……”他没能看清日期，因为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视线。

只有一个解释，他痛苦地想，1917年和1950年的盖勒特联手来对抗自己。他都做了什么啊，又一次轻信，又一次失去——失去了血盟，失去了再次穿越时空的可能，失去了改变一切的机会，甚至可能已经让一切变得更糟了……

一直等到半夜，天空中依然弥漫着一层薄雾，邓布利多沮丧地回过身。“天气不好，可能看不到长尾星了。真是可惜了。”他轻叹一声。

翘着腿坐在椅子上的格林德沃只是懒散地抱着后脑，打了个哈欠。“你真的有必要把这么笨重的一架望远镜扛到我的牢房，挤占我本就不得可怜的空间吗？”

“据我推算，这颗星星132年才一个轮回，我们一辈子也就只能看到这一回。如果我算得没错，今晚就是唯一的机会了。”邓布利多遗憾地摇摇头，走到望远镜另一侧的椅子上坐下。

格林德沃只是继续盯着窗外，窗框里看起来空无一物，但他们都知道，厚厚的魔法屏障将内外分割成了不可逾越的两个世界。“所以说，132年后，它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的上空。”格林德沃突然没头没尾地呢喃道。

邓布利多转向他，认真地打量他的侧脸，他好奇盖勒特是不是在思考和他一样的事。“是的。”

“如果我们的生命也会轮回，”他扭过头，淡淡地问道，“如果还有下一世，我们会重复曾经的经历，还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邓布利多思考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我不知道，盖勒特，”邓布利多露出一抹不带喜色的微笑，“我希望不会。”

“我们这两个老东西仍被困在这里，这意味着你没能成功引导你年轻的自己，是不是？”格林德沃发出一声轻笑，“看起来你当了那么多年教师也没多少长进。”

阿不思只是勾起了嘴角。“我不知道怎样算成功，”邓布利多也扭头看向窗外，“看到33年前的自己我才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过去的我们就像是另外的存在。我是说，他是你自己……但却又那么不同。你无法撼动他们，就像你无法改变宿命……”

“那是他们的正义。”盖勒特打断了他，总结道。

阿不思怔了怔，然后点了点头。“是啊，那是他们的正义。”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环视四周道，“我记起来了，我见过这里，在它还不是牢房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梦，我梦见你为我疗伤，梦见你取走了血盟。”

盖勒特扭过头，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阿不思笑了笑，抬起左手撩开耳后的发丝，露出一道不起眼的伤疤。「有些时刻彻底地改变了我们，有些伤痕永远都不会愈合。」他回忆起自己曾听到、也曾道出的话，自嘲地摇了摇头。

盖勒特张口像是想要说什么——阿不思能从他皱紧的眉头和颤抖的唇读出他想说的话。“得到血盟之后，我却一直没有研究出来究竟如何穿越时空，可能还搞坏了。”他转而说道，然后自嘲地轻笑一声。

阿不思眨了眨眼。所以说，年长的盖勒特没有把秘密全都告诉他年轻时的自己。他很好奇为什么。“确实搞坏了，”他斜睨了盖勒特一眼，“后来它再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穿越到未来的兴趣了，我决定改变现在。虽然在那之后——”他低头看向自己爬满皱纹的双手，他记得这双手第一次和又一次攥住接骨木时的感受。

——在那之后，他成为了现在的他，沿着他自己认为的正义之路。

而这一回，盖勒特难得仁慈地没有给予嘲讽，他只是说：“你一直是个比我更好的发明家。我只是在不断地搞砸事情而已。”他撇撇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存在，邓布利多。也许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阻碍，所以‘他们’才改变不了什么。”

突然，一个疑问跃上阿不思的心头，他迫切地需要知道答案。“你相信其他的可能性吗？”

但格林德沃没有答话，他抬手指向窗外。“云开了。”

邓布利多猛地扭头。

云开了。

漆黑的天空中，那一点明显异样的存在清晰可查。事实证明，格林德沃是对的，他们确实无需望远镜，这颗星星亮得肉眼都能清晰看到。它拖

着凤凰翎羽一般燃烧的长尾，静静地躺在夜空里。他出神地仰望着。132年前的人是否也曾这样抬头，也曾看到这一幕，也曾发出赞叹？

阿不思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动容，但当他终于垂眼，他感到自己的脸颊上湿漉漉的。

“你知道这只是一块雪球，对吧？”身旁传来格林德沃的调笑声。

“也许下一世会不同……”他喃喃道，然后转过头，“如果真的有一个轮回，你会许什么愿望？”

格林德沃眉头紧蹙，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将目光投向窗外。

“下一世我还会爱你，”他说，“但我希望你不会回应我。”

邓布利多回过头望向天空，抬手抹去脸上的泪水。

“下一世，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坐在一起观星——在屋顶、在山顶，或者骑着扫帚飞在天空中，又或者在霍格沃茨的天文塔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他轻轻牵起盖勒特的手。

“我希望我们可以再看到这颗星星。”

A Good Death

你知道吗？事实上，此刻落笔时，我才想起来，我第一次与你见面不是在猫咪收容所——九年前的下午五点五十分——而是在当天清晨，我被猫叫声惊醒，半梦半醒间从床上坐起，意识到那个声音是从厨房里传来的。我疑惑地走进厨房，然后就在那里，在储藏柜和冰箱之间的空档处，你就端坐在那儿，乌黑锃亮的中长毛发、一只蓝一只黄的明亮眼睛、个头不大却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你盯着我看，而我听到我自己说：“盖勒特……”

然后，我醒了，醒在现实世界，还没有遇见你的世界，困惑于还停留在自己舌尖的这个名字——“盖勒特”。完全陌生但又莫名熟悉，它究竟源自哪里？

这就是我终于下定决心前往学校旁边的猫咪收容所的原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绝对自私的决定。当时我才刚抵达德国汉堡不久，而来此求学也只是因为亲人的离世，想要逃避家乡的那片伤心地。我只打算在这个

陌生的国度稍作停留，最多读完本科就走。如此漂泊不定，我或许本就不该选择收养一只猫。但是……但是我想，我只是太寂寞了。

当时，我和几个路人一起站在收容所的展示橱窗前，隔着玻璃观赏着各式各样的猫咪，看着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嬉戏、散步、打盹。然后，**你出现了**——我是说，没有人可以忽略你的登场，因为当你伸了个懒腰从你的猫窝里走出来，所有别的猫都停下了正在做的事，躲进了各自的小窝或是角落。你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窗前，打量着橱窗外的人。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只猫居然带着人的表情，让人一时分不出究竟是外面的人在观赏他，还是他在观赏外面的人。紧接着，我惊讶地意识到，你的模样竟然和我梦中看到的那只猫一模一样。而你用同样的姿势端坐着，看着我——**真的**在打量着我，像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一样。

收养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是作为一只成年的流浪猫被带来这里的，他们也不知道你究竟多少岁，根据身体指标来看，可能已经十来岁了。收养所的小猫崽都是最抢手的，但没有多少人会领养中老年的猫咪，所以他们并不期待有人会选择领养你。

我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收容所的人听说我要领养你那么高兴，虽然我大概猜得到，因为在他们打算把你放进纸箱——领养宠物用的便携猫包——的时候，我就领教到了你的脾气。就在饲养员撸起袖子打算一人一猫展开一番决斗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喊了声：“盖勒特。”

对任何人类的呼唤都不给反应的你猛地抬起头来看向我，这次分神给了饲养员足够的时间扑上去，把你揪起来，塞进了纸箱。当然，为了这次的背叛，你给了我足够的教训。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躲在床底、衣橱和鞋柜的最深处，除了吃喝拉撒外都不出来，看起来很不喜欢这个地方——和我一一的样子。你不喜欢抚触，我手臂上有一些疤痕至今未消，但我后来意识到，你对我已经算温柔了，那些攻击都只能算是警告。在我的室友和前来拜访的朋友面前，你的攻击性才算是真正地展现无遗。

所有人都劝我放弃你。一只野性未除的猫咪不但不能提供良好的陪伴，还只会徒增我的烦恼，他们这样告诫我。我认真地掂量了他们的建议，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你有的时候——极少的时候——也会主动贴近我，特别是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有时简直会像通灵一般看穿我的心思；黑夜里，

你有时候会从藏身处爬出来，轻嗅我的脸颊，有时会贴在我的身边过夜；当你用人类一般的表情看向我，我时而也觉得自己像是可以读懂你的心思。但是我必须同意，自己并没有为你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这样持续的躲藏显然不能算得上“好的生活”，也许你和我就是不契合。我还记得收容所里看到的那只精神抖擞、好似地盘霸主一般的猫咪，我希望你能回归那副骄傲的姿态。

所以，等第一学年结束，我也打算搬到较远的校外去住的时候，我决定将你送回收容所，让他们为你另寻一户好人家。

一个月后，我在新的住处安顿了下来。我开始想你，不是想再找一只猫咪，而是……只是想**你**。我有时候还会幻听你跳上跳下或是刨猫砂的声音，路过宠物货架也会不由驻足，想起我用小鱼干讨好你，想要换取一些亲近的机会，因为你认真吃饭的样子真的很可爱，但最后还是会以少则（我）落荒而逃，多则鲜血淋漓收场。

我给收容所打电话，询问你的近况。他们回答得支支吾吾的，我便听出了不对劲，再追问几句，他们才说，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需要用针筒喂食，但肠胃并没有毛病；需要与其他猫咪隔开，但却并没有传染病。不，你的病因不在肉体，而是精神。简单来说，你得的是心病。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猫咪还会焦虑、抑郁，会有人类一样的自毁倾向，但我面前的你，时隔仅仅一个月，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垮了下去——谁知道呢？也许对于猫咪来说，一个月也可以像永恒那么长。

赶到收养所看你的时候，你的皮毛没了光泽、眼神黯淡、瘦得皮包骨。你被饲养员夹在两腿之间，摁在地上喂食。即便如此你还是在虚弱地挣扎，把喂进去的肉糜又吐出来大半。

我惊呆了，完全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我隐约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我跪在地上、你的身旁，将手伸向你的鼻尖，像以往那样。你猛地抬起了头，小小的鼻尖翕动着，像是很努力地嗅着我的味道。我小心地探手想要摸摸你的脑袋，但你勾着脖子继续追逐着我的指尖，我只有放任你闻了个痛快。最终，就像是终于通过了质量检测一样，你垂下了脑袋，用头顶撞了撞我的手指。那一刻，我的眼眶发烫。

“对不起，我想要再次收养他。”我屏着泪水告诉身后的饲养员。

而他们警告我说，除了所有这些精神疾病，就在这一个月期间，你还经历了一次轻微中风，并不致命，但是有复发的可能。他们说，在你这个年纪，复发的话，情况必然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他们不建议我将你重新带回家，毕竟我们的关系本就不和，现在你还生着病，需要特殊照顾……我听着他们的叙述，突然意识到如果将你继续留在这里的话，下一步的“特殊照顾”会是什么。

于是，我坚定地道：“请让我再次收养他。”

就这样，在他们质疑的目光中，我重新签了协议，将你带回了家。我确实很害怕，我怕自己救不了你，你依然会死——这回，会真的死在我的手上。我不确定是什么给了我勇气，也许是哪怕最终结局是死，也要珍惜剩余的时间这个觉悟。

而事实证明，你和我一样，并不是轻言放弃的类型。我想要感谢你，谢谢你当初给了我、给了生又一次机会。你依然吃得很少，但你开始接受在我的手上舔食，每一次依然会用鼻子认真地嗅很久，然后谨慎地伸出小小的舌头开始舔食，每一次我都会欣喜若狂。带倒刺的舌头刮在我的手心里有些疼，但看着你吃干抹净，让我感觉比自己饱食一顿还要心满意足。

从愿意进食开始，你的状况一天天有了好转。虽然中风让你开始时走路有些颠簸，但你慢慢地恢复了你从前的样子——不，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你的脾气依然暴躁，对待外人依然警惕，但在我待在家里的时候，你不再时刻躲藏了，你更偏好待在我身边，或是身上。这让每次我从沙发或者办公椅上站起，惊扰到你打盹时，都感觉无比歉疚。但所幸，你似乎并不介意，你会押送我进卫生间，然后再将我遣返，监督我在原位重新坐定后，再跳上我的腿面继续打盹，像是我的大腿才是你真正的窝一样。

你在我的公寓里安顿下来期间，我也对这座城市熟悉了起来，我决定继续在汉堡大学读心理学的博士，不能说全是你的功劳，但你一定占了一部分理由。

一切都像是回归了正轨，你恢复了原先精神抖擞的样子，每天巡逻你的地盘，检阅你的人类，然后辛苦地完成每日的睡眠指标。你看起来如此活泼健康，有时候我会忘了你的年纪，忘了你如影随形的疾病。

直到有一天半夜，我被你的叫声吵醒。你一直是一只安静的猫咪，极少发出喵喵声，导致我对你的叫声还很陌生。我急急忙忙地翻身爬起来，打开客厅的灯，意识到你正趴在客厅正中，对着空气哀叫着，声音听起来惊恐又无助。我走上前，查验你的状况，惊讶地发现，你对我的动作、对光线都不再有反应，你原本明亮的双眼蒙上了一层雾霭。

我意识到，你失明了。

黑夜原本是你的舞台，但你现在看不见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如此深重的黑暗笼罩，我想象得到你的困惑。我将你轻轻搂进怀里，你不安地嗅了嗅我的气息。

既然中风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那我们也必须再次见招拆招。你显然也没有因此灰心丧气，在最初的迷茫之后，你很快就凭借优秀的嗅觉和听觉适应了起来。你不再能跳上跳下，被我抱起来空降到一处的话会恐慌好久——我之后就很少这么干了——但你迅速摸清了食物和猫砂盆的路线，进而拓展到整栋小屋的地形图。每天早上，你都会认真地用你的小鼻子嗅过一草一木、每一件家具，确认它们都好好地待在原位。

我将家具重新编排，尽量扫清障碍物，然后便不再移动，方便你通过记忆和气味标记熟悉的线路；我为你买了包着猫薄荷以及可以叮当作响的各种玩具，希望你即使不凭视觉也可以玩得开心，那只包着猫薄荷的小蜜蜂从此就成了你抱着睡的枕头；我不再在你睡着的时候突然接近或者抚摸你，而是会轻轻地和你说话，等你醒了再触碰你。事实上，我现在经常那样做，我希望能向你无光的世界里送进我的声音，我对着你朗读文献、探讨时事、解释永远正在进行中的毕业论文。任何人看到我这样做的话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确实觉得你是个很好的听众，即使有时候会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我的人类听众在这点上也好不了太多，况且睡着之后的你会更大方地任由我抚摸。

我给你买了更多好吃的，不再限制你吃爱吃的小零食。我想，潜意识里，我知道自己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而更糟糕的是，那个终点可能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

坚强如你，就这样带着残疾度过了整整五年，陪伴了我整段攻读博士学位的历程。当又一次中风将你击倒的时候，我知道和你说再见的时间真的已经近在眼前了。

这一次，你已经连挪动身体都相当艰难了，药物也再难起到多少作用。我为你在储藏室里划了一块让你感觉安全的空间，铺上软垫和沾着熟悉气息的毛毯，将水、食物、猫砂盆都摆在近前，心里盘算着必须作决定的时刻。

听说猫咪不会表达疼痛，不会呜咽也不会求救，只会退缩到阴暗的角落里，静待死亡。但我感知得到你的疼痛，一天从早到晚，你都只能默默蜷缩在同一处，唾液从嘴角滴落，打湿了毛毯。我看着你，被困在躯壳里、困在人间。现在回想起来，你可能早就替我作了决定。你吃得极少，并开始拒绝用药。给你喂药成了一个让你我都痛苦的体验，每次掰开你紧闭的牙关，将针筒捅进你的嘴里，看着你在此之后急着试图将药呕出来，都让我心如刀绞。

有一天，在我早上出门丢垃圾的时候，你突然冲了出去。我隔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既没想到病到这种程度的你还有力量奔跑，也没料到你会那么想要逃离这个家。我拔腿去追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找遍了小花园和附近的街道，却还是不见你的踪迹。对于一只失明、行动受限的猫咪来说，这样走失恐怕就是永别。我恨自己没有早下决心，也许你的痛苦早就超过了你愿意承受的阈值，而我仍然沉浸在我自己的犹豫不决里放任你受苦。但我想象，你是如此骄傲的一只猫，或许不想让我看到你的临终时刻，也许，最后一次奔跑在阳光里、自由地选择一个角落独自离世，会让你更快乐。也许，这是更好的结局。

然而，那天傍晚，我惊讶地发现，你奇迹般地回到了我家门口。我难以想象你是如何找了回来？又为何愿意再回头？但无论如何，你就这样趴在那儿，不知去了哪里，全身脏脏的，奄奄一息但仍然感知到了我的靠近。

“盖勒特……”我唤你的名字的时候泪水已经决堤了。

向来沉默的你喵了一声，像是在回应着我。

“你会想要我作这个决定吗？”我问你。

你又喵了一声，向我的方向艰难地抬起头，蒙着一层纱幕的双眼直直地盯着我，脸上依然是与九年前初见时如出一辙的、人类一般的表情。你当时听懂了，是吗？这是你的应允吗？你原谅了我吗？你愿意宽恕我即将犯下的罪行吗？

我带你去了诊所，诊断结果和建议如我所料。那会是一场仁慈的死亡，医生说。明明是早就在准备的结局，但我还是九年来又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哭得泣不成声。

他们给了我在家自我执行安乐死的选项。我带着你回了家，将你瘫软的身体放回你的小窝里，而我蜷缩在你的身边躺下，看着你来人间一趟伤痕累累的身体——原本玻璃球一样的眼珠不再晶莹剔透，此刻迷蒙地半睁着；原本被你打理地一尘不染的毛发沾满了尘土；原本适宜跳跃攀爬的健壮四肢虚弱地蜷缩着……

你从不喜欢我抱你，更不喜欢被人腾空拎起来，你向来需要绝对的掌控感，所以，即使是现在这个任人摆布的时刻——特别是现在这个你无法表达自我意志的时刻，我更不想侵犯你的意志。我只是静静地观望着你，最后一次轻抚你，最后一次倾听你的呼吸，最后一次同你说说话。

“我要毕业了，终于……”我告诉你，自嘲地摇了摇头，“但我本以为你会看到我穿上博士服的样子……”

而我最无法原谅自己的地方是，我最终还是下不了手。我的手抖得像筛糠，我怕我永远也没法面对亲手杀死你的自己，更怕自己做得不合标准，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

懦弱如我最终把你带回了诊所。我怪罪自己让你白白承受了一夜痛苦，甚至更早就该作出决断，也怪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无论如何，那是你最后一次去那个让你讨厌至极的地方了。

一个人回到家之后，我觉得家里空荡荡的，安静得难以承受——明明你在的时候也很少发出什么动静。有时候，我会幻听你叫我，或者听到你抓沙发声音；有时候，在回身的刹那，我眼角的余光会瞥见你的身影，心咯噔一下，生怕自己踩到你的尾巴。

没有你贴在我身边，被窝冷得像冰窟窿，我一连失眠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直到清晨时分被猫叫声惊醒。意

识到你不在身旁，我焦急地起身，顺着那个声音进入厨房。然后，就在那里，在储藏柜和冰箱之间，给你摆放饭碗的老地方，你就端坐在那儿，乌黑锃亮的中长毛发、一只蓝一只黄的明亮眼睛、一脸不满地等着我给你的空饭碗加早饭。我呼唤你的名字：“盖勒特。”而你喵了一声作为回应。

醒来时，我呆滞地仰躺在床上，泪水顺着眼角滚入枕头里。我感觉自己又失去了你一次。

写完最后一个字后，阿不思捏着手里的笔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深吸一口气，将笔放到了一边。他还有无数想说的话，但他此刻已经无法承受更多了。

他站起身，周到地将手里的咖啡杯送回吧台。他低着头，但却注意到接过杯子的咖啡师手背上有一个有趣的乌鸦纹身。紧接着，对方的另一只手向他递来了一小叠纸巾。阿不思惊讶地抬眼，望向面前的咖啡师。那是一名相貌英俊的青年，看起来和他自己差不多大，过长的金发在脑后扎了个小马尾，而吸引他注意的，是那双异色的眼眸和好似看穿一切的神情。

“你是这里的学生，对吗？”陌生的青年毫不怯场地问道。

“是、是的，”阿不思接过纸巾，疑惑地问道，“这是……？”

“你哭了。”他点了点他自己的眼睛示意道。

“有……有吗？”阿不思有些局促地擦了擦眼睛，他以为自己藏得很好，而且通常并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得到他的眼泪。

“你看起来很难过，”咖啡师继续观察道，“我通常会请我心情糟糕的顾客尝尝我们这里的小蛋糕，但我知道，此刻，光是甜食并不能让你感觉更好。”他看向阿不思臂弯里的笔记本，“你在为你写下的事情难过，对吗？”

阿不思怔怔地点点头，惊讶于对方的敏锐。

“那你需要的就是一块蛋糕，外加一个朋友，”咖啡师自信满满地开出药方，然后像变魔术一样地端出一大块彩虹色的蛋糕，“我就要打烊了，想和我一起分享吗？”

这个突然的邀约让阿不思稍有些迟疑，他盘算了一下自己这一天接下去的计划，发现并没有什么是比一块可口的蛋糕——和一段可人的陪伴——更重要的。“嗯……那就谢谢你了，”他微微一笑，向青年伸出手，“阿不思·邓布利多，汉堡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生。”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古典学的博士生，在这家咖啡厅兼职，”他热情地握住阿不思的手，冲他挤了挤眼睛，“名字是盖勒特，盖勒特·格林德沃。”他在阿不思惊讶的目光中自我介绍道。

in limbo

上午8:10

阿不思将鲜花小心地护在大衣里，然后通过门钥匙前往纽蒙迦德。十二月的阿尔卑斯山脉用它一贯的冰霜洗礼迎接他的到来。即使是他也没有直接传送到城堡内部的权限，但他被免了搜身，年轻的傲罗乔恩·维尔切笑着向他摆手问候，然后又转向壁炉里的火苗。比起守卫，他看起来更像是这座废弃城堡的管家。今天，这里只有他和另一名新来的狱卒在值守。毕竟是圣诞，没有人想要在这个寒冷阴森的地方过节。

“他状况如何？”阿不思问道。

“嗯……一切正常。”

决斗失败后，格林德沃被软禁在纽蒙迦德，可以在城堡内自由走动。灵感来自*时时刻刻*（2002）。

阿不思默默地地点头，正常说明格林德沃不吵不闹，或许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出过房门，这不一定是件好事，阿不思宁愿听到那人气急败坏地瞎折腾的消息。

先在厨房里折腾了一通之后，他又匆匆忙忙地顺着熟悉的路线拾级而上，去往格林德沃的卧室，推门投入一如既往地漆黑一片的房间。

“我带了一些食材过来，已经送去了厨房。我今晚过来吃饭。”他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摸到窗边，然后一把拉开窗帘，刺眼的日光涌入屋内，让窗边靠椅里的人畏缩了一下。阿不思打量了他一下，然后竖起一根手指，抢先道：“就算你没胃口，你也一定要尝尝我亲手烤的小饼干。我研究了一个新配方，这次一定能成功。”

格林德沃依然没有说话，但阿不思知道他在听，他的眼球在追随着阿不思在房间里走动的身影细微移动。每当被这样看着的时候，阿不思宁愿对方不说话，因为他知道他将听到什么。他开始摆弄起了他带来的花——将枯萎的蔷薇从花瓶里取出来，即刻施咒消失，然后替换上鲜活的新的一束。鲜红的郁金香和纯白的水仙，配上松木装点出一些圣诞气息。盖勒特是有和他争吵过的，他说他不想看到这些花，但阿不思依然孜孜不倦地给他带。前赴后继，总有鲜花在盛开。

“你很快就能闻到香味了，我想。”他瞥了一眼时钟，漫不经心地叮嘱道，“一个小时后，你去帮我关烤箱。”

就像这样，简直就像是某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仿佛他们本就是住在一起的伴侣。

“你老糊涂了吗？你已经取消了我进出厨房的权限。”靠椅里的人提醒道。

阿不思插花的动作微滞，但他几乎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哦对，那我去请乔恩帮忙。”

“今晚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阿不思吸入一口气，又缓缓吐出，然后转过身来，低头正视格林德沃。他的囚犯似乎比他们上次相见又瘦了一圈——如果那还是可能的话，就好像不只是皮肉，而是连同骨骼一起坍塌进了虚无。他的眼窝深深地凹陷下

去，让那双异色的眼睛在他瘦削的脸上看起来空洞得可怕。阿不思鼻头一酸，但他仍然咧嘴笑了，将眼睛挤成了一条缝。

“是平安夜。”

“哦，又是一年了吗？”格林德沃扭过头望向窗外，粗重的吐息凝结在窗玻璃上，“对十二月来说天气还不错，是个观星的好日子，”他回过头，平静地端起阿不思的视线，“我们今夜可以去塔顶。”

一秒的沉默。

“不行。”

“阿不思，”每当他这么呼唤他，阿不思的心总会变得更沉重一分，“你知道差不多是时候了。”他的声音很轻，就好像每个字都是从肺里挤出来的。

“不行。”阿不思重复道，他背过身去。

“考虑一下，好吗？”身后人顿了顿，然后喘息道，“你不要那么自私。”

“我自私？”阿不思反问道，他又绕了回来，一手扶着床柱稳住身形。出于某种原因，这张床似乎早就被对方放弃了，当然，被放弃的也可能是睡眠本身。阿不思的视线在他的囚徒周身流转，他吞咽了一下，然后控诉道——虽然出口时听来更像是一句恳求：“你不要那么残忍。”

盖勒特笑了，虽然马上呛得咳嗽起来，咳得几乎要从靠椅里滚下来，但他在阿不思上前搀扶之前止住了。“在这两点上，我们俩恐怕不相上下。”他笑道。

但阿不思并没有打趣的兴致。“是幻听吗？你又听到那些声音了吗？是不是它们在……”

“我分得清。”他打断道。

阿不思咬了咬牙，转而检查起床头柜里存放的药瓶。这里的药物已经越积越多了，几乎每一种都是为了缓解前一种的副作用。尽管种类繁多，但剂量都很小——自从之前的“意外”之后，格林德沃只能接触到当天剂量的药了。“我想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安眠药的剂量，”他自言自语地喃喃道，“睡得好一些就不会幻听了。”

“但是你得分清吗？”格林德沃问他，“梦境与现实，你想要的和我给得了的……”一只手揪住了他的衣领——虽然并没有多少力量——让阿不思扭过头来，对上那双熟悉又陌生的眼睛，“你应该知道，这几年我只是在为你活着。”

阿不思瞪着他，再次开口时语调比他打算的更显动摇。“你以为呢？”他提高了嗓门掩饰颤抖，“这就是活着。每个人都在为别的人活着。”

“但这不算真的活着，你知道这不是。”盖勒特的身体倒回了椅子上，他轻浅地呼吸着，好似因为对话而疲惫不堪；阿不思坐到了地毯上，背靠着床框，视线落在囚徒睡袍下露出的右脚踝处，这是他现在拥有的最后也是唯一一只镣铐了，不是因为他的罪过得赎，而是因为他已经不具危险了。

他已经是垂死之人了。

盖勒特撩起袍角，盖住了自己的脚踝。

“你自己进来看看，”曾经的黑巫师重重地点着他自己的太阳穴，“看看里面现在的样子。你为什么再也不愿意进来了，嗯？这不是你以前一直想要的吗？现在，我的大脑对你——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本摊开的书了，你就失了兴致了吗？你是在怜悯我吗？还是说我的思绪让你感到恶心吗？”

阿不思眯起眼，感到他们之间相交的视线在快速升温。是的，他随时能沉入那片熟悉的脑海之中，但他不会这么做，再也不会了。他叹了口气，仰头看向天花板，后脑勺枕在床垫上。

“这么多年了，你究竟学到什么了吗？”阿不思疲惫地对天问道，“我……我一直在等你改变。”

“而我一直在等你忘记我。”盖勒特的声音再次变得柔和，但也可能只是因为虚弱。

阿不思费力勾起脖颈，疑惑地看向盖勒特。“你怎么打算的呢？”他的旧情人问他，“前半生为你的妹妹哀悼，后半生为我哀悼吗？”他缓慢地眨着眼睛，眼里是某种阿不思没有见过的悲伤，“你的人生什么时候是你自己的？”

他逼迫自己发出一声冷笑，用掌根撑着床沿站起身来。“你不知道自己说得有多可笑。”阿不思嗤笑道，“不是一切都关于你。”

他转身向门口走去。这样的对话他一天之内只能承受那么多了。

“那你就尽情地笑话我吧，阿不思，”身后传来的声音回荡在室内，“你上次尽情地笑是什么时候的事？”

但阿不思只是侧过身，视线落在墙角。“我晚上回来。”

决斗后第一年

“这是个什么东西？”盖勒特瞪着面前的绿色稠状物质问道。

“菠菜茸汤，外加一些营养补剂。”邓布利多坦言道，他在桌子转角处坐下，在自己面前也摆上了一碗同样的绿色稠状物。盖勒特的视线更加阴沉了。

“为什么？”

“因为你才刚刚苏醒，我不认为你希望自己的结局是被噎死。”邓布利多平静地解释说。

“没错，我希望的结局是绝食而死。”

邓布利多叹了口气。“但是现在我来了，我不会允许你这么做，所以你要么自己吃，要么我喂你吃。”

盖勒特沉默了一会儿，最终他伸手拿起勺子。在他和阿不思的共同注视下，他的手在半空中不受控地颤抖着，他必须双手握住勺柄，才终于举起了它，却像是有千斤重。表面上看，这是糟糕的外伤治疗的结果——他被粉碎又重新接起的骨骼和神经在抗议大脑的指挥。但盖勒特知道，真实的病灶要深得多。此时此刻，他本不该活着，他本不该再见到阿不思。

邓布利多在桌下悄悄施咒，盖勒特感觉得到，他面前的碗被移开了一些，因为拖过汤碗而沾湿的袖口也被一并清洁了——忙于应付汤勺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还是有些感谢阿不思没有介入，夺过他颤颤巍巍的汤勺。但他知道这会是一场徒劳，失去平衡的汤勺落回碗中，然后连同碗一起被他笨拙扭曲的手指打落在地，一时间碎片飞散，划伤了他的小腿。或许因为他的神经已经足够麻木，他几乎没有感到烫痛或刺痛。

邓布利多什么也没说，他飞速地挥杖清理了残渣，然后跪在地上为盖勒特检查脚上的伤势。他的触碰轻柔而细腻，盖勒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这样触碰过了，就好像他不是等候死亡的囚徒，而是……而是某个打闹时蹭破了皮的顽皮学生。

收拾好后，邓布利多捧着他的碗去了厨房。回来的时候，他的两只手里各拿着一只印着动物图像的宽口杯，杯柄显然被施咒变形了，变成两侧各一个大大的弯钩。阿不思默不作声地双手捧起他的那碗，以这种古怪的姿势喝了起来。盖勒特看着他和他杯子上的小猫图案愣神，心想或许——只是或许——他确实可以再在世上多停留一会儿。

中午12:30

阿不思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安东·沃格尔率先问道：“你想要签名吗？”阿不思驻足瞥了他一眼，这个人轻佻的语调一如往昔，让阿不思一时恍惚，虽然他的容颜依然忠实地反应了岁月的流逝。此刻，被绑缚在椅子上的人正扬起下巴，慵懒地向阿不思手里的那本书示意。

他举起手里的书。“这个吗？如果我们早看到的话，你早就落网了。确实是时候补充一些麻瓜文学了，我想。”阿不思拖出一张椅子，坐到审讯桌后，“你也够明目张胆的，流亡之后居然在麻瓜世界写小说。原谅我没早点看出你的这项天赋。”

“相信我，小说家和政客没多大区别。我的支持者都一样坚信我描绘的世界。”沃格尔笑道。

“我以为你至少不必那么懒惰，除了更换人名之外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自己的经历，”阿不思翻开自己的那册书——上面已经被他加上了花花绿绿的标记，作为教师的习惯很难改，“但在这个世界里，你没有背叛他，也没有我。”

安东又笑了，他今天的心情似乎格外地好。“没有你，我又何必背叛他？”

阿不思眯缝起眼睛。“你要知道，我的‘作用’不只是击败他而已。”

“我知道。”沃格尔接得过快了一些，让阿不思有些措手不及，他皱着眉头对着这名自投罗网的战犯打量了一会儿，然后提出了每个人都想让他问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主动回来？”

沃格尔耸耸肩。“我受够了躲藏。”

阿不思呛出了一声笑。“别告诉我你在你试图歼灭的种族里躲藏了那么多年之后，现在突然良心发现了？”

“为什么不呢？”安东的脸上倒映着阿不思自己的笑，虽然笑意远不及他的双眼，“你听说过Limbus吗？就像一个车站、一条走廊、一座桥，你在去向某个地方，却滞留在中途出不去也回不来。这是比死更难受的境地，无法进食、无法做梦，无法爱、无法恨，不算生、也未得死。所以，就连我的书里，‘我’都没有一个结局。”

“或许你躲在麻瓜之间的这几年确实激发了你的文学潜质。”阿不思摇了摇头，而安东看着他，仿佛在等候他的认同。

“听说你想要见我。”阿不思转移了话题，这是魔法部找他过来的唯一原因：他是这名自首的战犯唯一愿意开口的对象。

“不，我想要见他一面，”他说，“——作为我敞开大脑的交换，但我听说这个权限在你的手里。”

阿不思愣了一下，但这个诉求并不在他的意料之外。“我们不能答应你这点。”

“你们？还是你？”

阿不思抿了抿嘴。“你背叛了他，我不喜欢背叛人的人。”他今天难得地坦诚，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面对这最后一条落网之鱼时还不坦诚，有些话他还能和谁说呢？

这回，沃格尔笑出了声。“那你自己又如何呢？”

“我没说我喜欢我自己。”

面前人眯起了眼，打量着他，缓缓问道：“你从来都不喜欢我，为什么？”

阿不思沉默了几秒，他的眼前突然闪过格林德沃恳求的双眼。「差不多是时候了。」他闭了闭眼，想要眨走这些画面。

他挥杖暂停了在空中做记录的羽毛笔。“如果我说我嫉妒你，你会信吗？”

“嫉妒我？”沃格尔挑起了眉毛，但阿不思可以确信他只是作秀，他的心里一清二楚。

“你伴了他的一生，但我只拥有过一个夏天。”他轻道。

阿不思以为会收到的讽刺迟迟未到。对他的话，沃格尔的表情严肃了起来。他垂下视线，再抬起时，微笑的面具已无踪影。“我听说，决斗之后你一直陪在他身边。”他低声问道，“他……怎么样了？”

“他还活着。”

“邓布利多。”

阿不思烦躁地叹了口气。“他正在从里到外地自我吞噬，这就是你想要听到的吗？”他提高了音调，从桌边站了起来，“这是医生无法确诊的病症，但看起来他的官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消亡。可能是他自己的某种黑魔法的反噬，可能是决斗时我发出的某个诅咒，也可能是被捕之后拷问者的魔咒，可能……”阿不思的声线又轻了下去，他实在不懂，不懂为什么他生命中的所有关键问题都得不到一个准确的解答；为什么神明从来都不愿完全谴责他，却也永远不会真正赦免他。

“那现在，他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了。”沃格尔说。

“但这不算真的……活着。”阿不思脱口而出。他本以为可以欺骗自己更久一点。

“可你也不打算放他去死。”

“我做不到，”阿不思避开了沃格尔的视线，怔怔地看向门口，“你知道我做不到。你也会做一样的选择的，不是吗？”

而沃格尔一改先前的平静，他挣动束缚，拖着绑住他的椅子半立起身，惊得阿不思匆忙抽出魔杖，直指向他。“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邓布利多？”他冲着阿不思低吼道，任由杖尖直抵着他的咽喉，“因为你从来不做选择！直到被逼无奈，然后做出最坏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跟着受伤。我从来不能理解你！也许……”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大声嗤笑道，“也许盖勒特没法预判你的决定只是因为这个……你他妈根本就不做决定！”

阿不思盯着面前人燃烧着的碧绿色的眼睛，心脏在胸口狂跳。他故作镇静地收起了魔杖。“那么，我想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我希望你获得公正的裁决。”

阿不思向审讯室的门口走去，他听到金属拖地的刺耳噪音，以及身后传来的沙哑的喊叫。“你不能一直把他藏起来。你以为你能把他藏到什么时候？藏得过死神吗？”

阿不思的手停留在门把上，头也不回地轻声道别：“圣诞前夜快乐，沃格尔先生。”

“等……等下！邓布利多，求你告诉他，原谅我——”

铁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锁上了。

决斗后第三年

盖勒特一手捧着他印着小猫图案的宽口杯，一手拄着拐杖站在厨房门口，静静地望着邓布利多的背影，他赤褐的发已经褪成了灰白，略长的发丝半扎起来，另一半披散在肩头。他正坐在一张矮板凳上，全神贯注地调试他坩埚里沸腾的魔药，就连盖勒特轻手轻脚地把自己拖进屋来都没有察觉。

阿不思把他的药剂都储存在厨房的储物柜里，盖勒特默默地在心中记了一笔。如今，对他控制几乎只剩下了右脚踝上的一圈不起眼的金色脚镣，比起限制他的行动更像是为了检测他的生命体征。他和他的夙敌最新的挑战主题是对他自身性命的攻防战。

盖勒特的手指越过厨房柜台上的种种锋利的器具，思考着使用其中的任何一把为他换取自由的可能；最终，他找到了他的茶匙。然而，在转身的刹那，他不小心碰倒了右手边靠着柜台的拐杖，倾倒的杖端重重地敲打在坩埚上，把阿不思吓了一跳。

“梅林的胡子，盖勒特，你能不能当心一点？”他挥动魔杖，似乎想要挽救他的魔药。

“我只是想要泡杯茶。”盖勒特说，“我要是能当心，你就不必把自己关在这里，浪费时间研究什么解药了。”这是实话，他的右眼已经几乎完全看不见了，但他没有告诉阿不思，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想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够预判得到。

“你要是不打扰我，等我把药调制出来，你自然就可以当心了。”阿不思指出，他扶了扶鼻梁上的半月形眼镜，它正因为制药蒸腾出的汗水而往下滑。他们都不年轻了，盖勒特心想，但阿不思的眼睛依然和年轻时如出一辙，蓝得发亮，特别是这种时候——这种死脑筋到不可理喻的时候。

“阿不思，”他接过对方递上来的拐杖，一瞬间有一种想要将它掷出窗外的冲动——只有一个小问题，这里所有的窗都被阿不思封死了，“是时候放弃了。”

一只玻璃瓶从邓布利多的手中滑落，砸碎在坩埚的边沿处，紫色的液体汩汩涌出，滴落在魔药里，让混合物泛起了可疑的气泡和呛人的蓝色烟雾。邓布利多一挥杖，让这几周来他一直在费力完善的魔药和原料全部消失了。

他扭过头来，眼里是纯粹的愤怒。盖勒特不确定他看到过那么生气的邓布利多——可能除了决斗的那次。“你在说什么？”他吼道，“我们才不会放弃。只要我能集中精力……”

“你是不是永远学不会什么时候该放弃？永远不会承认事情可能只会越来越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被‘修好’的，邓布利多。”盖勒特跟着对方提高了音调，他竭尽了全力，半边身体都倚靠着拐杖发颤，“如今世上还活着的所有认识我名号的人都不会希望我被‘修好’，除了你这个疯子。”

他想要继续争执下去，想要感受到血液的沸腾，恨不得就这样耗尽气力而亡，而不是在冰冷的夜里孤身离开。然而，邓布利多已经平静了下来，他着手烧起了水，视线停留在茶包上。“你不是‘东西’，你必须好起来，然后你会活过你漫长的一生用来赎罪，”阿不思瞥了他一眼，然后又快速地移开了视线，“和我一起。”

“这就是你赐予我的酷刑吗？”

盖勒特搜寻着对方的视线，但他的夙敌只是望向了窗外，喃喃道：“预测今晚之前风雪就会完全停了，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塔顶观星？”

“我以为那是超出软禁范围的？”

阿不思回过头来，将食指架在双唇之间，冲他挤了挤眼睛。

下午4:35

阿不思手中的羽毛笔在字母g甩起的长尾末端停驻了，他的视线游离开去，不聚焦地落在不远处的墙角里。他正在米勒娃·麦格的办公室里，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来着？哦对了，他先前在走廊里撞见了本不应该出现在这儿的同事之后就约着——或者说缠着——对方一起工作。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走神被米勒娃捕捉到时，他尴尬地笑了笑作为掩饰，说：“你今天一路奔波，应该去休息一下。”

“这句话我可以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阿不思扯了扯嘴角。“圣诞假期都不愿离校的也只有我俩了。”他苦笑道，但他心里知道，比起“不愿”，更该说“恐惧”，就好像霍格沃茨的魔法屏障连同烦扰的世事都可以隔绝在外。他顿了顿，认真地打量了米勒娃一会儿，看着她今天一身黑的打扮——虽说她平时也惯常如此，但阿不思知道她今天这身装扮的特殊意义。

“你……还好吗？”他小心地问候道。

米勒娃也停了笔，她盯着羊皮纸沉默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对阿不思说：“葬礼很朴素，没有多少人出席。他和他的妻子和孩子躺在一起，看起来很安详。”她的视线垂了下去。

“你觉得你本可以救他。”阿不思轻道。

“不要揣测我。”米勒娃重新抬起视线，提高了音调。

“抱歉。”阿不思真诚地道歉道。

年轻的女巫轻轻地叹了口气，看着阿不思的眼神柔和了下来。“会……好起来吗？”她问，“负罪感。”

阿不思思忖了一下后安慰道：“会，某种程度上说。”

某种程度上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情感，只是负罪感这种东西有些难缠——淡忘本身就能滋生负罪，所以最终，人即使已经忘记了负罪的源头，却依然沉溺于负罪本身。但这一切，他都不必告诉面前正在为旧爱哀悼的朋友。

“那你呢？”米勒娃打断了他的沉思，转问道，“你怎么样？”

“我？”阿不思有些惊讶，“我都好呀。”

“说吧，你只有在有话想说的时候才会赖在我这里。”

阿不思愣了愣，这话很可能是真的，但他今天确实只想找个人待在一起。“真的没什么事。”他搪塞道。

只可惜，米勒娃并不打算放过他，正如他知道对方的日程，她也知道阿不思的习惯。她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今早去看格林德沃了吗？他怎么样？”

阿不思避开了视线。“老样子。”

“阿不思。”她坚持道。

阿不思重重地叹了口气，他从桌边站起身来，在屋里踱着步，试图组织语言。他的视线紧盯着木地板上的纹路，压抑的情绪每走一个来回都更上一个台阶。

他终于在窗边驻足，看着窗外白茫茫的森林说：“他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他最大的阻碍——并不是说我对这种身份没有经验，”他尽力发出一声嗤笑，“但这……这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他会想方设法地攻破我这个障碍，但现在……现在他只是无奈，”扭过头来望向米勒娃的时候，阿不思觉得自己像个无助的小孩，“只是怨恨。”

米勒娃点点头，她一向是个好听众，只是今天带上了一丝额外肃穆的神态。“你不能怪他，”她说，“毕竟，时间是比不可饶恕咒更加残忍的凶器。你还不打算放过他，我猜？”

阿不思的双肩像泄了气一样塌了下去，他宁愿永远保持愤怒，宁愿对方永远对他保持愤怒，那样也比愤怒退潮之后剩下的东西更好受。他拖着步子跌坐到他的椅子上，米勒娃的视线追随着他。他的视线落在面前指尖相对的手上，再次开口的时候就像是在忏悔。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活着的，”他轻轻地扯起一个自嘲的笑，“离开他之后，我又觉得一切都像是在假装……”就好像我在缓慢死去，他想说，但他余光瞥见米勒娃哼了一声，一挥袖站起身来。

“不，不，我不是在说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阿不思匆忙辩解道，“除你之外。”

米勒娃皱起眉头。“那你的学生呢？”

“也……也除了他们之外。”

米勒娃笑着摇摇头，放下了她佯装的怒意。

“你要知道，”她走向阿不思，侧身靠在他的桌边，认真地望着他的双眼，“当我说‘放过他’的时候，我不是在为他着想。你在惩罚他，更是在惩罚你自己。”

米勒娃拍了拍他的肩，然后扭头要走。

“再陪我待一会儿好吗？”阿不思慌忙问道，“等太阳落山？”

米勒娃叹了口气，一边点点头，一边召来了书架上的两本书。

阿不思在审阅几名七年级学生上交的自主研究提案，而米勒娃在备下学期的课。他们都在做着完全不必着急做的事，或许，同样只是为了抵御米勒娃口中残忍的时间，而学校是他们的避难所。说实话，他年轻时并没那么喜欢校园生活，而是直到毕业之后才开始怀念；他也相当讨厌家庭生活，又是直到失去之后才屡屡回想。年轻的岁月里，阿不思最喜欢的一直是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的那段路，一直希望它可以永远没有尽头，但它总是要终结的，不是吗？

六个月前

清醒过来的时候，盖勒特意识到一只冰凉的手正握着他的手搭在他的胸前。他艰难地扭头，顺着手臂寻得了阿不思的身影。一时间，他不确定自己应当感到失望还是庆幸。

他又一次失败了，他以为这回是万无一失的，他吞下了足够致死的药物——阿不思置办的肯定都是好货。他确实好受了那么几小时，灵魂似乎

脱离了肉身这具棺椁悬浮在半空中，日夜不休的疼痛也被隔离在一尺之外——在他不得不又一次回归这个该死的世界之前。只是，当更该死的阿不思·邓布利多趴在他床边打盹的身影映入眼帘，他无法阻止自己将这副画面纳入他的脑内残破不堪却依然屹立的记忆宫殿。

他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但阿不思的身体猛地震颤了一下，然后他醒了过来。当他看到盖勒特正睁着眼打量他，他的面色变红的速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盖勒特·格林德沃你这个混蛋！”他意料之中地破口大骂道，“告诉我，是不是那些声音又出现了？那些梦魇？”

“你做了什么梦？”盖勒特平静地问道。

“就这样了，到此为止，你不准再去厨房了，每次离开这间房间都必须有人陪伴。我会知道你的全部情况，全部！”阿不思继续气急败坏地道。

而盖勒特只是重复道：“你做了什么梦？”

阿不思瞪着他，烦躁地呼出一口气。“你还记得那片沙滩吗？从我家一路向西，穿过麻瓜的村落……”阿不思说，盖勒特点了点头，“总之，梦里我回去了那里，它还是老样子。就是这样。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依然气呼呼地叙述道。

啊，那片沙滩，盖勒特当然记得，他记得全部的细节。当时一如现在，他一直相信那段时间的记忆会永远地陪伴他。无论发生什么，他至少拥有这个。他会永远在夏日里站在那片沙丘之上，永远年轻，健康得仿佛坚不可摧，仿佛能将世界踩在脚下，有点微醺——因为火焰威士忌或者因为爱情，夺过阿不思可笑的太阳帽戴在自己头上，一手勾着他的脖颈，远眺波光粼粼的海面……

盖勒特想要说点什么，但他的舌根发硬，一阵突然上涌的恶心让他发出了几声干呕。无论他们对他做了什么，此刻他苟延残喘的身体还在试图排出那些药物。

“带我去浴室。”他挣扎想要起身，但身体却不听使唤。

阿不思上前一步扶住了他，然后引导着他下床。“小心点走，扶好墙壁。”阿不思一手揽着他的腰，支撑着盖勒特摇摇欲坠的身体，一手摸索着魔杖。

“不。”盖勒特含混地抗议道。他不能承受被阿不思用悬浮咒送去浴室的耻辱，在他死之前不可以。

“那你至少合作一点！”阿不思烦躁地道，盖勒特挣扎着向前挪动了一步，“看在梅林的份上，扶着点墙。”

“我可以……”

“这样吗？那可真是太好了。那你要不自己去？扶着墙！”阿不思将盖勒特的一条手臂绕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他松开了搂着盖勒特腰的手，匆匆摸出魔杖。

盖勒特向前倒了下去。

在阿不思来得及施咒的时候，他已经伴着几声预示不详的撞击和碎裂声倒在了地上。阿不思咒骂了一声，跪到地上对盖勒特的周身施了几个诊断魔法。在盖勒特震惊的视线中，阿不思解开了他的脚镣——他的最后一道束缚，开始治愈起了他疼痛的脚踝，但盖勒特一把打开了阿不思的手。

“别动。”阿不思警告道。

“滚开！”

“你到底想不想让我治愈你？”

盖勒特避开了视线，指控道：“你把我摔了。”

“放心吧，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从今天起，你去哪儿都会被悬浮。”

“不！”他恶狠狠地低吼道。

“好吧！你这个傲慢、冲动的蠢货！你就待在这儿吧，我才不在乎呢！”地板上阿不思的影子确实离开了他，响亮的踏步声向门口走去。

伴着门打开的吱呀声，盖勒特又干呕了几声，然后再也止不住，他趴在地上剧烈地呕吐了起来。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将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挤了出来。他看到房间倾倒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是他自己倒了下去。

一双熟悉的皮鞋进入了他的视野，阿不思站到了他的面前，举着魔杖直点着他的眉心，几乎就像是在挑衅他敢不敢继续反抗。他这才意识到刚才并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他依然在干呕，他已经吐不出什么了，但呕吐反射依然让他的身体持续抽搐。盖勒特颤抖地呼出一口气，认命地闭上了眼睛。

然而，他并没有被悬浮起来，阿不思轻而易举地就抱起了他，就好像他完全没有分量——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他确实只剩下一副干瘪的皮囊了。

随后，他被麻利地剥去衣物，摆进了浴缸。阿不思可能是想洗去他身上呕吐物和排泄物的味道，但他不知道，将死之人的气息是无法被洗去的。他全程都没有看他，而是看似专心致志地用毛巾擦洗他的身体。

一如既往地，令人不适的沉默很快就被阿不思打破了，他一会儿絮叨起学校里发生的事，一会儿叮嘱他如何调养，如何服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阿不思成为了他与死神之间最难缠的阻碍。

盖勒特让自己的身体向下滑入浴缸内的温水中，在水面之下吐起了泡泡，将阿不思的声音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阿不思还在滔滔不绝着什么，而盖勒特没有上浮，氧气殆尽的濒死感令他迷醉。

“盖勒特！”阿不思大叫着从他的腋下将他捞了起来，一脸的难以置信，“你在想什么？！”

被拉出水面的刹那，盖勒特借机用他还能动弹的那条手臂泼了阿不思一身的水。看着阿不思狼狈的模样，他大口喘息着发出尽可能响亮的笑声，然后提议道：“上次去塔顶观星我很喜欢，我们能不能再去一次？”

“盖勒特，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

“我最近做了个梦，”盖勒特打断了他，“梦见一具从高塔飞落的身躯。我觉得那是一种不错的死法。”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是认真的。”

“不行——”

他再次将脑袋没入浴缸内的水中，将水面之上邓布利多的声音化作了朦胧的回音。

晚间7:15

这确实是一个安静的夜晚，风雪平息，一周未见的繁星缀满了夜幕——几乎太安静了一些。当阿不思步入纽蒙迦德的前厅，他察觉到了一丝异

常。壁炉里的火苗在跳动，边桌上的茶杯还冒着热气，然而守卫却不见踪影。

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惊讶吗？

阿不思即刻移形去往格林德沃的房间。显形的瞬间，他手中装着望远镜零部件的皮箱跌落在地。只见乔恩和他的跟班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屋内一片狼藉，玻璃杯和花瓶都被打碎在地，他的囚犯当然已经不见了。

阿不思顶着眩晕感上前查看守卫的状况，所幸他们还有呼吸，看起来只是昏迷而已。阿不思来不及思考一个性命垂危之人是怎么做到这种事的，他环顾四周，封死窗户的魔法纹丝未动，盖勒特只有向下和向上两个选择……

自由和死亡两个选择。

那个声音说：你知道他的选择。

该死的。

在天台显形的时候，阿不思不确定自己在期待什么，他暗自希望他什么也找不到，希望他的逃犯就此人间蒸发，但他看到了，他看到一个枯瘦的身影骑在几米开外的一个垛口处，身上只披着单薄的袍子，在月光下近乎透明。他回头看向他。

“你迟到了，阿不思，”他说，“但你知道，我总会等你。”

阿不思紧攥着魔杖上前一步，而盖勒特把里面的那条腿也翻到了墙外。阿不思立即止住了脚步，举起双手作出安抚的姿势。

“拜托，不要轻信那些声音，盖勒特，”他柔声劝说道，一手将魔杖背到身后，试探性地靠近了一些，“它们是不是在这里？”

“哦，那些声音吗？它们一直都在。”

“我能帮你……我会帮你驱散它们，我、我保证……现在，从那儿下来，好吗？”阿不思将声音压得极低，几乎要被风吹散。

盖勒特笑了。“不，我听到的是你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你的声音，”他说，而阿不思愣在原地，轻浅地呼吸着，“我不需要什么杖下亡灵告诉我去死。一直都是你的声音在要求我活着。”

他拍了拍身边的空档示意阿不思靠近。在跨过墙垛坐到他身边的时候，阿不思思考了一下将他的逃犯捉拿归案，又思考了一下抱着那人一起坠落，

但他不会做任何一件事，盖勒特知道他不会。该死的，连安东也知道他不会。他总是走在无数平行的轨道上，不到最后一刻不做选择，这话恐怕是被沃格尔说对了。

盖勒特在看着天空，而阿不思在看他。他看起来精神格外地好，阿不思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他那么有活力的模样了。一瞬之内，他似乎可以假装他们只是某对普通情侣，身体疲弱、思维老朽，想不出什么有新意的主意过圣诞，所幸找到了这么一个秘密角落，有夜空和高塔相伴。

他想要说点什么，他必须说点什么……

“盖勒特。”阿不思轻声唤道，他挪动小拇指碰了碰盖勒特的手背，生怕惊吓到对方，几乎就像是课堂上偷偷摸摸的情侣。

“嗯。”身旁人只是用鼻音应了一声，他的眼前蒙在一层雾，但他依然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天空。

“安东·沃格尔自首了，我今天去见了。”他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提起这件事，但在这种时刻，又有什么是值得提起的呢？

“哦？”盖勒特继续漫不经心地回应道。

“他想让我传话……让你原谅他。”

这话引起了盖勒特的注意，他收回视线，扭头看向阿不思。“原谅什么？”他笑道。

“我想，他仍然是爱你的，”阿不思回忆着说，“我想……他是为了你才回来的。”

盖勒特眨了眨眼，脸上没有一丝波澜。“谁又是为了谁做什么事呢？”

“盖勒特……”阿不思皱起了眉头，他想要辩解，很多人都爱过你，他想说，很多人都追随过你、信仰过你，但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说这样的话，除了他。

当他们被沉默笼罩，阿不思的心再次揪紧了。所幸，这回盖勒特主动打破了沉默。“和我讲讲你自己，好吗？”

“我的……什么？”

“随便什么，你的日常，你今天做的事，最平凡无奇的琐事。”

阿不思搜肠刮肚地思考着。是的，是的，他有许多可以说的，他可以说上一夜、一年、一辈子。如果做得到，他希望可以无休无止地填满寂静的虚空。

“我……今天早上，我去……去买了花，我想给你的房间换上新的。波莫娜……嗯，斯普劳特教授准备了很多圣诞花，但是我从来没有很喜欢它们，太有节日气氛了，你不觉得吗？我是说，我喜欢节日，但不喜欢节日……气氛，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阿不思语无伦次地叙述着。

盖勒特微笑着点头，表情柔和得让阿不思恍神。“我想我打翻了你的花，你要记得给它们重新加上水。”

“盖勒特——”

“今早的空气如何？是不是很清新？”

“是、是的，这里还在一如既往地下雪，但伦敦的清晨非常美丽，就像——”

“就像我们都还年轻时的清晨。”

“是的，就像那样。”

“就像那个清晨，我在沙滩上等你，你显然睡过了头——因为前一晚的‘操劳’。你失控的头发在风里盖住了半张脸，而我在想，我从没有见过比你走向我更美的画面。这是不是很奇怪？”

阿不思张开嘴，但他哽咽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出口，最终只是用力摇头。

“我当时在想啊，这一定就是一切快乐的开端。从今往后，我们拥有的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他望着他们悬空的脚下深邃的黑暗笑了，“但谁知道呢？谁能料到顶峰即是那一刻，开始并结束在那一刻。我猜，当你活在顶峰的时候，注定是感知不到的，对不对？”

“我……我今夜留在这儿不走，好不好？”阿不思恳求道，“再陪我看一个清晨，好不好？”

“说起来，我觉得那片沙滩很好。我前两天还在想，我可以把骨灰撒在那里。”

“盖勒特。”

“阿不思。”

盖勒特扭头直视他的双眼，他的眼里是久违的光亮。“我应该诅咒你永远记着我，你至少欠我这个，但我发现自己做不到。”他的一只手搭上了阿不思的脸庞，微弱的温度却让阿不思觉得滚烫，“我希望你忘了我，阿不思·邓布利多。”

阿不思摇着头，泪滴模糊了镜片，然后又滚落到手背上。“我一路走来一直都在失败，我以为可以救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下，我……我不想要看你带着残缺的灵魂离去。”

“但我的灵魂已经完整了，比我进入这个世界时更完整。”

阿不思抬起头，惊讶地看着盖勒特摘下了他的眼镜，然后亲吻他，而他总是更僵硬的那个，走过数十年的光阴依然毫无长进，盖勒特一定也感觉到了，他低低地笑了笑，然后抬头吻走了他的泪水。

“那我先走一步。”他说，“我总会等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事，”乔恩·维尔切声情并茂地叙述道，“我是说，你不会想到邓布利多会被人劫持——哪怕是被格林德沃。我们狱卒外加赶来支援的傲罗全都吓坏了，完全不敢轻举妄动，那毕竟是战争英雄，不是吗？但也真不愧是英雄，邓布利多立即就振作起来，从那个狂妄的罪犯手里夺回了魔杖。我们都看着他杖尖直指那个恶徒，他的样子看起来几乎就像是随时会让自己的杖尖迸发出绿色的荧光！这不合规矩，我知道，但我们在场的不会有任何人对此感到惊讶。让我们意外的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放下了魔杖，还说了句抱歉。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和我们道歉，也许是希望我们帮忙收拾格林德沃？但事实证明，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了，逃犯彻底疯了，他自己栽了下去，死之前还在微笑。”乔恩打了个激灵，“我觉得邓布利多全程的表现都很古怪，你不觉得吗？”

忒休斯·斯卡曼德接过了乔恩的报告，随意地翻看了一下，应道：“我倒觉得这一点也不奇怪。”

但乔恩仍旧不依不饶。“邓布利多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减速咒救他——如果他想的话，但是他没有。您不觉得我们应该去深入调查一下吗？”

忒休斯从文件上沿瞟了乔恩一眼，厉声说：“除了调查两个老人的前尘往事，你难道没有更好的事情做了吗？”

原本跃跃欲试的傲罗被喝住了，他慌忙鞠了一躬，然后便转过身，悻悻地走了。

"Of course it is happening inside your head,
Harry, but why on earth should that mean
that it is not real?"

– Albus Dumbledore



Albus Dumbledore
Gellert Grindelwald

2021-2023